

融水文史

第十一辑



抗日战争时期，大扁洲伏击盐船及融江追歼战场遗址。

政协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

融水文史

第十一辑

政协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

2015年3月

《融水文史》第十一辑编辑委员会

主 任：潘爱国

副主任：黎启晟 管翠留 何来源

赵东明 韦壮提

委 员：覃志敏 梁认明 覃远荣

杨仁华 黄卫刚 赖晓梅

主 编：覃远荣

副主编：潘保琼

编 辑：石昔香

目 录

辛亥革命以来的融县记事·····	胡 睿 (1)
独立时融县的斗争·····	胡佩生 (21)
红七军驻军三防史实录·····	韦庆昌 (25)
出自融水中学的八位英烈·····	李振刚 (37)
革命摇篮——融县初级中学·····	卢 泽 (43)
苗山学子的“抗战赠言”·····	李振刚 (52)
倭歿融州 (选载)·····	杨 虹、黄佳运 (88)
我的 1944—1945 年	
——白马抗日守卫战前前后后的回忆·····	刘 瑜 (160)
鲤鱼岩抗日纪实·····	曹庆光 (174)
国恨难忘	
——日寇第二次侵犯鲤鱼岩寨目睹记	
·····	何玉成、宋壮华 (186)
同仇敌忾	
——东良 (寺门) 抗日自卫队二、三事	
·····	梁文驹 (19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194)
潘保琼、朱延芳、韦宗富、王庆邦、覃滋刚、覃远荣、	
向祚深、何服光、曹 议、石统权、覃瑞芳、韦善恩、	
莫文忠、曹振势、吴振兵、龙振升、姚老庚	

西寨枪声·····	卢 泽(209)
西寨枪声惊敌胆·····	杨 虹(214)
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 ·····	卢 云(225)
司令员的妻子——覃菊芳烈士·····	卢 泽(231)
柳北轶事·····	杨 虹(235)
革命老人陶三公·····	李振刚(240)
两英雄热血洒融城·····	杨 虹(243)
五少年智取和睦稽征站·····	杨 虹(249)
美人计，囚女图越狱！ ·····	韦志业、杨 虹(251)
无悔的青春·····	卢 泽(256)
融水革命老区县的光辉历程·····	杨 虹(263)
永乐乡革命老根据地简史·····	(267)
苗族人民的好儿子	
——记融水苗族自治县首任县长杨文贵···	李文彬 (271)
苗山之子——忆杨文贵同志·····	韦庆昌 (286)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293)
编后语·····	(305)

辛亥革命以来的融县记事

(1911 年—1949 年)

胡 寥

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 年）

农历十月初九日，王钟骥、周子廉、张显等率志士攻入县署，知县张礼干出、投河死。公推省咨议局议员王钟骥摄县篆。宣布融县独立。省派卜作桢知县事，未就而去，县局既定，王去省，改派邓仕瞻接任。

是年，长安商民组织成立长安商会。

民国元年·壬子（1912 年）

县公署为全县最高行政机构，设县长兼司法 1 人。总务、财政、教育三科以理行政；承审员，典狱以理司法，另议事会、参事会为县的监察机关。设自治局，计全县为中、东、南、西、北 5 个区，各设分局。

自治局：调查全县户口为 21500 户，129200 人。

夏，知县邓仕瞻它调，邓仙舫接充。冬，邓仙舫它调。王桂屏继任。

民国二年·癸丑（1913 年）

知县王桂屏免职，先后为邓州梓、杨道接代。

民国三年·甲寅（1914 年）

杨道去职，年底叶远荣接充。

民国四年·乙卯（1915 年）

自治局撤销，改设团务总局，又改称联团局，辖 5 个分局如故。

知县叶远荣去职，省长公署派黄植基接任。

将县城下街北府祠修建，设立女子小学校。

春，匪帮闭铭慧兄弟及韦老七等窜扰南区，劫掠商轮，出没无常，行旅很受痛苦。

民国五年·丙辰（1916 年）

黄诚瀹继黄植基任县知事。

匪帮李蛙拐、曾四、黄三等据李四洞，常出拉生。县长黄植基往剿匪，匪从河进出，烧掠小莫村。

匪带刘古眼等常在浮石一带拦劫圩渡，经进剿后，匪帮无路可走，接受招安。

民国六年·丁巳（1917 年）

春，县城街道的明渠暗沟，由于年久失修，到处淤塞，县民乐捐改筑，排水始畅。

夏，县署设建设科旋裁撤。

修北帝楼，成立蚕业学校。

融县河面开始有小火轮航行。

年末，县城谷行街消防失慎，延烧二百余户。

长安街也由于失火，延烧二百余户。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

黄诚瀹去职，何锡璋继任知县。

县城商民、和睦商民分别成立商会。

匪帮刘牛黄、厚脸皮、黄大颈等，骚扰东、北2区，县长黄诚瀹剿匪，匪缺粮借口愿意招安，黄诚瀹将计就计，明许而暗为防备。匪帮出山果不就范，仍到处抢劫，但到处受到地方团队的伏击，悉击毙之无一漏网，民众才得安宁。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

知县何锡璋去职，何兆奎继任。

春，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在桥头街开设其昌押当。

夏，民间商户集股在长安成立安业垦植公司。公司从外地引进的玉桂长势良好。后受冬雪摧萎。

秋，县城北去的交通要道，牛岗岭路年久失修，桥梁废。民间捐款集工补修竣工。

冬，县城下街失火烧数百家，县女子小学也被烧毁。

民国九年·庚申（1920 年）

秋，裁撤参事会、议事会，在县署增秘书 1 人。

知县何兆奎去职，陈智开继任。

匪帮谭东桂、曾军伟、李渭清、杨忠廷、谢风仪等勾结外地匪约千人，聚融、罗县交界贝江、明洞一带拉生勒赎，拦路抢劫，地方糜烂不堪，后由陆荣廷部招抚外调。

民国十年·辛酉（1921 年）

赍旅叛兵退据长安及县城，知县陈智开走避鲤鱼岩，地方团枪械被新收编之匪军收缴殆尽。

陈智开走后，省长公署先派覃史不就，柳州军政机关派朱奇元接任，时滇军在长安立行署；另派余屿为县长，筹响拉扶、蹂躏地方，朱奇元被执走脱后，改派余侣接任。

陶绍唐、胡雍宾、苏民甫等组织“同志会”联防自治，是为总局的前身。

蚕业学校，受匪乱扰害而停办。

夏末，李胡子、李佑才、凌飞廷等匪帮约千人，抄掠长安。旋从陆路下至牛崖，为“同志会”设伏阻击，不得逞而西走贝江。

游勇陆亚发在侵扰柳州时，一度败入县城。匪曾军伟帮投入黔军胡若愚部为统领后，率队缴县署枪枝。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 年）

余侶去职，驻军派覃渭川代理，未几改派钱年权代理，都接事不久，省改派黄尊接任，黄尊不久又因匪乱离去，后派县人张鸿治接代收拾残局。

自称元帅之谭东桂由桂林败窜过贝江，派曾军伟为融县县长，县人不悦。

创办县立初级中学，划定仙山书院为校址，清乡罚款为办学基金，并开征屠宰税及其全部学田、学谷为长经费。

四安、荣安、安陞、白云、拱洞等苗、瑶、侗寨各族人民，不堪匪帮豪绅混战之苦，以皇权为号召，举行起义，四处追杀匪霸，声势赫赫。融、三、罗三县及黔边一带，均取得游击活动地区，与黔桂边政府军激战 30 个昼夜。终以众寡悬殊，力不能胜而自行解散。

春三月，沈鸿英率部抵县城，为边防军韩彩凤击败奔走时，纵火焚城外各街及古鼎村房屋。

夏末，匪帮李佑才、周云山等掳掠古型村、下芦村等，匪首李亚猫等劫和睦圩、破滑桥寨。

九月初九，匪帮蔡鸿生、凌飞廷等千余人，窜扰大良等地，又焚烧大湾西寨镇背等村，受创始遁。

十一月十八日，陆部统领李渭清率部百人抵长安，黔军天王培拒之，幸未交锋，开拔时，拉夫骚扰，鸡犬不宁。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 年）

知县张鸿治辞职，省署改派覃兆昆接任，以地方人办地方事。

八月二十九日，匪帮五百余人，进犯滩底村，幸得邻近罗龙、东华、水东、下廓各处及时援救，幸免于难。

夏，东区雨数日，山洪暴涨，淹没村庄十余处，受灾重大。县城也由于上江涨水，也淹至旧县府大堂。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 年）

由中、东、南、西、北各区分局组成县团务总局，以维持地方治安。

融县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招生上课。

夏，霍雨，水涨淹至老子山头道闸门。是 1902 年至 1983 年之最大的一次水灾。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 年）

黔军败退后，广西善后督办派张显为知县。地方稍安，张显改任军职。

春，设立县立高级小学校，是蚕业学校旧址改建；设立县立高级女子小学校，是下街北府祠旧址改建。

秋，广西省政府成立，公署改为县政府，知县改称县长。委派王逊志为县长。县府设总务、财务、教育 3 科，兼理司法、检察事务又设承审员，旋裁教育科改设教育局。

黔军过境委派县长搜括粮饷、拉夫、烧屋，无恶不作，军纪败坏，县民恨彻骨髓。一月后，在柳州被定桂军击败后，仓忙从县境北窜，县民纷起驱逐，不少残兵败将，受到杀伤的惩戒。

陆荣廷部韩彩凤师残兵及沈鸿英部残兵过境，残兵掳掠，民不堪扰。

由于连年军匪混战，农村生产失修，田地荒芜，入夏久旱不雨，旱情严重，饥民遍野。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

王逊志去职，省府委派黄志勋接充。

全县进行一次户口调查，得 20408 户。

春，奉省令征调全县民工修筑柳长公路。

真仙岩边天堂坪一带为融县公园，修筑亭榭，并遍植树木。

仲夏，大水为灾，水退后又复久旱不雨，水稻作物大量枯死，米价涨至十余元银毫一石。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

春，黄志勋去职，覃汉彬接任，□□□（文字缺失），不久去职，改派刘介接任。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派谢启光来县筹办融县县党部。

广西省政府转发华洋义赈会给与本县的赈灾款银毫

2500 元，作为办理义仓的基金。

县政府增设实业科，后改为建设科。

秋潦为害，淹至县署大堂及老子山闸门下，较 1924 年稍减 1 米左右。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年）

春，教育局废选荐制为委任制，划分学区。

国民党县党部办平民夜校（后学生少停办），平民习艺所。

县长刘介勤政亲民，与各民族相处融洽，曾著作《苗荒小纪》、《岭表纪蛮》二书。不久去职，蒙儒辉接任。

民国十八年·丁巳（1929 年）

县长蒙儒辉去职，陈崇礼接充。

计本年止，本县设立中学 1 所，小学 119 所。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 年）

春，通令撤销议事会、参事会。

春，成立农会、教育会、妇女协会、商会设长安。

县长陈崇礼去职，杨盟接任，未几又改派黄志勋复任。

地方人士筹建融县公医院和长安公医院。

红七军从环江（宜北）过县西北境，攻长安未入，转向福禄、古宜方面，进入龙胜山地。

腊冬大雪，禽兽曾多冻毙。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撤销团务总局设立民团司令部，县长兼司令。

成立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编整乡村，调查户口。

国民党融县县党部停止公开活动。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

自治筹备会调查人口的结果得 33378 户，139415 人，将全县划为和睦、长安、大良 3 个区，30 乡 2 镇，328 村街，3000 余甲，整编调查完竣后，地方自治筹备会撤销。

撤销各区团分局及各团局，改为区乡镇村街公所、区乡镇村街长。区长由县荐省派，乡镇村街长由县委派，均为有给制。优先委用民团干训之毕业学员充任。

区长兼民团联队长，乡镇长兼民团后备大队长、中心国民基础校长，村街长兼民团后备队长、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是为“三位一体”制度。

辟城南门建第一菜市（解放后拆除）。

设立农场，设立苗圃。

秋，将全县 18 岁以上，45 岁以下男丁编为民团，为后备队兵。

成立 3 个民团集训中队，征集民团三百余人，在县城集训 3 个月后遣还。

长安火灾延烧 300 余户，人民财产损失十余万银元，地方筹款义赈约共 8000 余元，县拨款救济千元。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 年）

裁撤地方财务局设财政监督委员会、地方金库。

县建立县务会议制度，设建设委员会。

设立修志局，县长兼督办龙努斋为总纂。

裁撤民团司令部，在县政府设团务科。

春，广西航空学校一练习机缺油迫降于落杯洲上，民众游观者络绎不绝。

夏，思维河、田寨河，河水泛滥，淹没田户甚多。

秋，设立民众教育馆。

9 月，长安发生火灾，延烧民户三百余。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 年）

春，奉省府令征调民工修筑长安飞机场。

长安发生火灾。

秋，架设全县有线电话线路，乡镇通话。

县长黄志勋 3 年任满去职，杨盟回任。

县政府合署办公，第一科改为民政科，第二科改为财政科，第三科改为教育科，第四科改为建设科，第五科即团务科。

援上年例调集各村街民团集训 3 个月。

秋，县警备队改名为政务警备。

秋，大旱欠收，受灾户按受灾轻重、按分数减征田赋。

冬，缩编乡村为 18 乡两镇 200 村街。

冬，奉省令，在各街要道及交叉路口修筑 61 座碉堡。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 年）

元月，试行第一次省内征兵；4 月第二次征兵，均服役 1 年后遣回。

春，县府科室组织，定名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 4 科合署办公。

春，将原电话处扩大为乡村电话管理处，辖长安、鼎安、大良、和睦、江门等分机。

是年春，县境发生地震，震灾不甚严重。

夏，省军政当局划三江、融县、罗城、柳城为第五团管区，征集所辖各县的村街，每村、街征团兵 1 名受集中训练。

秋，减免二十年以前的积欠粮赋。

秋，各乡村征调民工修筑全县乡村道路共长 311492 公里。

秋，将专用信伕改组乡村递步哨，加快公文投递。各乡镇在有集市习惯的村街，建筑圩亭。

十一月，浪保农民覃国猷等为抗议民团训练、抗征兵、抗征伕、发动民变。东北地区纷起响应，与中渡百寿民变武装汇合，袭击鼎安、浪保等乡公所，扣压民团副司令梁济。

第4集团军覃连芳师长率兵一团开往镇压。骗覃国猷派其子覃奎来长安谈判，枪杀于长安圩亭后，分赴起义各地搜捕民变武装，大肆屠杀。梁济脱险，这件事是中、融、百事件。县长杨盟去职，何杞接任。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

恢复设立长安区署，取消联乡，恢复33乡镇的原来体制。

乌吉、吉漫、寨捞、元宝等地兄弟民族愤于征兵、征伕的苛虐迫压，诸般痛苦，奔走呼号！有起而发动民变之势。

荣安乡潘善彬为副指挥官、粟廷勋拘而复释，并派充荣安乡长，旋罢免。

夏，国民党派郑德昭为融县党务筹备员，准备设立公开的县党部。秋正式成立。

夏，县长何杞去职，李达能接任。

冬，民间的在乡军官会成立。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

广西绥署的第五团管区5个连驻县城。

夏，县府设乡村政务督察员，是年冬裁撤。

秋，与罗城交换插花飞地。将罗洞、九龙、水对、新维给罗城；将罗城之木王、木迎、毛潭、吉鸠、滑桥、塘寨、七里拨归融县属。

地方金库受广西银行委托以加二钞票收赎贰毫银角硬
币缴省库后公款收支以国民党钞票为本位。

食盐专卖，设供销社为专管机构，商会会长徐正初
统筹之，因利用职权，掺假发卖，致病多人，民间控于省府，
受到严惩，与有关连的县长李达能亦被罢免。

寨捞苗民抗征兵起义，袭击四安乡公所，省绥署派驻融
的第五团管区，全部开往镇压，示威鸣枪演习。后派该团管
区司令部参谋为融县副县长兼民团副司令。

秋，征集各乡镇民团集训，成立特编后备队，设江门区
（辖四安、荣安、安太、安陞）区署在江门。恢复大良区及
其原来建制。

冬，设立出征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

春，设临时参议会，议长副由各社团各乡镇的参议员互
选充任，同时成立各乡镇民代表会。

夏，中国银行在县城设农贷处，面向农村。

秋，设合作指导室，以合作指导员分赴乡村指导组织以
贷款为主的合作社。

秋，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育长杨专来视察干校毕业生在
地方服务情况。

冬，四一兵工厂由广东石井迁来本县真仙岩。

冬，广东勸勤学院迁来本县之水东村。

梧州女子中学迁来本县之水东村。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和睦构筑归桥村，收容由缅越归来的华侨。

为防空袭，地方金库乡村电话管理处及其总机、防空监视哨迁寿星岩办公。

县城及圩镇举行抗日捐献运动，并筑献金台，奉省令各乡村捐献军鞋。

办中医诊疗所。由于经费支绌停办。

于安江、安泰、江门……等乡设医务所，设备简陋。

民国二十八年·乙卯（1939年）

夏，通令禁烟，凡犯有种植、运、售烟毒者，杀无赦。吸烟成瘾者谓之烟民，入禁烟□□（文字缺失）戒所，限期勒戒，年冬裁撤。

秋，成立司法处。从此政法分立，县长仍兼检察事务。

185 后方医院，借用兵工厂旧址建立，收容医疗为抗战而伤病的军人。

融水镇征工、征料建立新圩亭于二圣社一带。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

春，县长李达能撤职，接任者梁达□□（文字缺失）又撤职，省派陆增荣受任。

春，临时参议会改选第二届正副议长。

秋，将民团司令部改称为国民兵团。

秋，省保安司令部利用真仙岩洞内建筑物，设立军械仓库，储存军械。

县府增设统计室，将政务警察队改为警□（文字缺失）室。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

将融乐、东廓合并为融水镇旋恢复建制。

设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县长兼所长，设教育长专理业务。是年分期调训全县甲长，冬季训练结束，即暂停办，以后时办、时停。

国民党融县县党部，积极发展党务，于各乡镇设立区分部，于甲长来县集训期间发展集体入党。

夏，设天赋管理处，县长兼处长。下设土地陈报、田赋稽征2科。于融乐、长安、德里设征收处。

秋，国民党融县县党部发行石印的《融县三日报》。

田赋管理处成立测量队，丈量田亩。

省将营业税项划给县地方，县成立县城及长安2个税捐征收处，从此终止包捐制度。

老历八月二十夜，火烧县城的济安街，烧毁三百余户。

县临时参议会及各乡镇民代表会举行第二次换届选举。

四和、四联、东廓3乡的地方人士及乡民代表筹建下廓圩亭。

增设和睦税捐稽征处。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 年）

春，改造第三届临时各议会正副议长。

秋，县府增设粮政科及统计室。

秋，田赋管理处办完土地陈报工作后，重新按田亩配赋税粮，改征实物带购军粮，附征县公粮，由于业务增剧，扩增为总务、稽征、收储、陈报 4 科及会计室并增鼎安、东岭、和睦 3 个征收处，江门、东合 2 个临时征收处。

秋旱严重遍及全县。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 年）

县设立粮总仓。

省粮政部门在县设军粮仓库。

16 集团军化学工厂，内迁过境，器材堆集凸头各地，年终始运走。

南宁中学内迁时路过县城，曾利用独秀山门及小洞兵工厂遗址教学。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 年）

春，国民党融县县党部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出当届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

春，改选第四届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各乡镇民代表

会四届选举。

夏末，县长陆增荣撤职，省政府派梁杓继任。

秋，县将驻县城的军警佐团组织设军警督察处，县城沦陷后，无形解体。

秋末，日寇深入，局势紧急，县将各乡民团后备大队划分融水、和睦、大良、德里、长安、鼎安、镇东、四荣 8 个联队。

冬，县城沦陷于日寇，县府迁三江门，其他行政机构工作瘫痪。分于永乐、大良、东起、安江等地设县府县团联合办事处。

冬，覃兆谋、徐正初等人分在融水、长安两地投敌组织维持会，自任会长。委派心腹担任各种行政工作，俨然县政规模打村打寨，为日寇征粮征税。陈汉襄在浪保一带搞维持会工作。

冬，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县设立分团。

县府在各乡村征调民团组成 2 个中队，并雇用 186 医院的伤愈官兵近百人，发给武器，又单独编成中队，李健为中队长。

县长梁杓在县城沦陷，迁入江门之后，擅行离职，随带武装兵若干名逃往其黔南老家。

柳州专署鉴于梁杓逃职，派吴一峰为融县县长。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 年）

融县伪维持会长覃兆谋协同驻融日寇打掠附近乡村，攻鲤鱼岩、白马……均未得逞。唯稽村有内奸潜伏，方为之攻破，抄掠一空。

李健中队阴有叛意，开驻安陞，蠢蠢思动，正在被监视中，即率队掳掠周村之后投敌。

当时在县境内拥有武装力量，以资抗敌者，有寺门之黄显球部、梁美颜部，滩底之挺进队，和睦之黄君忍联队，大良东岭之李羲部、何萍部，此皆不属于县政府之统辖。

县政府、民团司令部统辖者为第一、第二中队及永乐、大良、河东、黄境等 4 个联合办事处所属之地方团队。

夏，日寇撤退时，在县城之部，水路则强征民船载运，陆路则沿河岸撤走。一路遭受截击，由罗城退来之日寇过和睦村，火烧民房。

夏，日寇撤退，县境光复，县府迁归县城，一切机构恢复工作，将汉奸覃兆谋等人在县城枪毙。

在县城光复后，组织光复委员会。

将县府的粮政科与田赋管理处合并改称田赋粮食管理处，国民党县党部发行石印的“融县三日刊”。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 年）

春，县长吴一峰免职，刘毅接充。

又，国民党融县县党部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出

当届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

夏，三民主义青年团融县分团合并于国民党融县县党部。

又，将临时参议会更名为参议会，并选出正副议长，选出吴一峰为县之出席省参议员。

□□□（文字缺失）在长安设立警察分驻所。

将田赋粮食管理处裁撤，其业务由县府粮政科办理。

秋，由于两年战乱，人民失所，农耕失时，夏、秋粮食失收，米珠薪桂、金圆卷贬值，人民取野菜充饥。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

春，县长刘毅免职，唐资生接充。省转发美援救济物资下县发放济贫，县决定采取得旧衣物分发公教任职人员着用；将陈仓米粮采用人工代赈方式修建牛岗岭公路及都沟小洞的微型水利。

春，县府出版融县政府公报。

夏，县参议会办融声半月刊。

成立警察局裁警佐，设税务局，代税捐征收处。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

春，全县进行选举国大代表以陈剑萍得票最多当选。

春，一次县务会议上，奉省交议“反共动员会议”策动全民实现一人一枪运动，为“保家保产”尽其全力。

春，匪帮刘庆模等窜扰县境东南一带。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张天才进剿未获，后刘势穷就抚。

冬，派自卫队往永乐企图缉捕地下党首脑莫矜未获。

县长唐资生免职，黎华接充。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年）

春，县参议会副议长胡謇辞职，补选覃亘甫接任。

夏，县长黎华撤职，黄欧鵬接充。

冬，县城解放（10月3日），县府县长黄欧鵬以下公职员随同专员往桂林区等境出降。

冬，书记长雷荫为柳北总队缉获枪决于永乐。

8作者系政协融水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县政协 / 763 年文史资料组成员'

独立时融县的斗争

胡佩生

广西宣布独立后，全省各县的清吏，有矢死反对独立的，也有响应民军独立的。融县（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知县张礼干（浙江绍兴人）是1个最效忠清廷、反对独立的人。他接到广西宣布独立的消息后，在县城地区，虽不敢公然反对，但实际上已造成一个恐怖状态。经常派警检查来往行人，实行宵禁，刺探地方人士的言论行动，对青年学生及平日比较进步好谈时事的人，更加特别注意暗中监视。检查邮件及来往船只，尤为严密。这些做法，引起了地方上人心的极度慌乱，不知道张礼干将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地方人民。于是，地方上的绅耆龙运生、胡学轩、王鳌峰、陆介如、周子廉、胡用宾等，为着安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起见，先后到县署以谒见为名，向张谈到广西宣布独立的情况，想探明张的真实态度。那时省局未定，清按察使王芝祥虽接受广西军政府副都督的职位，实际上仍然效忠清廷，他拥有省防军宋尚杰等部队几千人，暗中与各县的清朝官吏互相联络，共谋反抗。张礼干与王芝祥的来往甚为密切。因此，当地方上的绅耆往县署谒张时，张对宣布独立的事，始终不明确表示态度，地方人士不知他怀什么鬼胎。而张手下的警备大队长焦盛贵（湖南人）日间经常带县警兵和侦探出外，收买大量火药和

棕绳等物件，这样更加使得地方人民怀疑惶惧。在那种情形之下，适广西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刘古香派部下何景琦、何子豪等到融县，与地方人士会谈广西独立经过，及调查张礼干的态度。地方人士遂将张礼干对独立的暧昧态度和他的行动情况作了汇报。何景琦等认为张确有反独立的企图。于是就由他们密报刘古香请求立即派队来融，准备应付张礼干的反抗。右江军政分府接信后，即陆续派民军队伍到达融县。同时地方各乡的团练，亦经地方人士及何景琦等进行联络，定期举义，推翻张礼干，并约定与民军连成一气，共同作战。议定后，暗中组织1个“融县民军办事处”，为联络各方民军和推动革命进行的机构。那时，县衙门的差役、警兵，受张礼干之命，四出暗探民军的举动。同时，县警兵队也日夜配备武装，如临大敌。其时，谣言四起，纷传王芝祥已派省防军由桂林出发，经过古化（今永福县百寿镇）到长安、融县，扑灭民军。谣言引起了地方上的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民军和地方人民及各乡团练，亦恐张先发制人，不及措手，于是进攻县署、打倒张礼干的行动，就随之爆发起来。

到辛亥阴历十月初十那一天，形势更急迫了。据地方上平日与县警备队长焦盛贵、陈标来往最密的刘崐成、邓老庆、曾筱润等传出的消息说：张礼干和警备队长焦盛贵率领全部警兵，将于十月初十夜间冲出县署，进攻民军。并已准备好火药包，同时放火，焚烧房屋。在这危机间不容发的时候，地方人民与各处来的民军、团练遂决定在十月初十日黄昏

时，先发制人进攻县署，将张礼干、焦盛贵及全部警兵包围起来，消灭他们。并以何子豪、宋载之、涂海平负责指挥民军及各县团练。在进攻之前，由地方人士公电广西都督府，报告张礼干、焦盛贵已经准备率领警队扑攻民军，纵火焚屋等企图。正在发出电报的时候，张、焦二人果然集合警队向民军直扑。民军和地方团练亦同时向县署包围进攻。战斗由初十日黄昏起，相持到午夜，尚未攻入县署。那时民军和地方团练枪弹将近用尽，而张、焦警队仍疯狂猛扑。在这种情况下，民军迫得用洋油焚烧县署的偏舍。火势起后，柳州方面新派来的民军一队亦适时开到，加入战斗。张、焦见火势已起，民军的火力又已加强，将近拂晓时，焦盛贵随同张礼干和全部县警突围出走。中途焦盛贵将张礼干抛弃不顾，带县警队及辎重财物逃走。张礼干孤身1人，走投无路。至十月十三日早晨，发现张的尸体在下廓村附近的南景河边，遂将其捞起，由民军办事处将其埋葬。其后张之亲属来融县访查，始将张的骸骨运回浙江原籍。焦盛贵带领县警弃张逃跑之后，有说其带领这些县警窜到湘黔边境，流为匪帮。结果如何，未有所闻。

在战事打响之前，县警备队副队长陈标奉张礼干派遣，带领一部分警队护送张的眷属到桂林。张礼干死后，陈标仍留在桂林未回。地方上热心革命人士邓祖送、邓老庆、曾筱润、刘崐成、艾九寿等5人，平日因与陈标有交谊，遂向民军办事处请求，愿往桂林劝陈标带领警队转回融县，将警枪

归还地方公用，并请安排陈标工作。民军办事处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邓祖送等就前往桂林找到陈标，力劝其带队回融，保证安排他的职务。在他们双方商洽中，事为王芝祥部下的侦探得悉，遂密报王芝祥，王竟将邓祖送等 5 人围捕，同遭杀害。其后，据平日与陈标有来往的人说，陈在桂林不久，即将警枪卖掉，将枪款寄回家中经营商业。

在张礼干死后，民军办事处为维持地方治安起见，联同地方人士公推典史卜作桢权署融县县长，以安定人心。卜作桢做了县长之后，最主要的是将抢劫拉掳的劫匪处决了一批。另外，那时清政府的法律已废，民国的法律尚未颁布，当时对地方民刑诉讼案件的审理，由卜以县长的名义，邀请地方上有名望的公正人士，共同协商，衡情处理。不久，广西都督府正式委任柳城人邓先仿署理融县县长。邓到任后，与地方人士较能开诚相见，县政尚能得到地方的同情。

Y注[该文稿摘自《辛亥革命在广西——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作者系原政协融水县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红七军驻军三防史实录

韦庆昌

1929年12月11日，红七军在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主力部队第一、二纵队三千多人，挺进黔桂边区，开展游击战。于1930年5月18日，到达三防镇驻军。红七军首次到三防时，因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之土豪、寨主恶意造谣，非常恐惧，都跑上山躲藏。为消除群众的疑虑，红七军宣传队在所驻扎的村屯、街道书写大标语，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如：“打倒国民党军阀！”“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红军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强奸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与此同时，还在原三防团练局的大门张贴两幅对联，揭露反动团局官员贪污腐败和假公济私的丑恶嘴脸。

第一幅是：

上联：团团团，团酒团肉团糯饭。

下联：练练练，练嫖练赌练吹烟。

第二幅是：

上联：七寨诸公，猪公、羊公、狗公，谁谓无公？公内暗藏私，公心奚在，公道何存，似此办公真刻薄。

下联：三防团局，烟局、酒局、赌局，都成骗局！局分上下口，局内者甘，局外者苦，何时了局得升平。

群众见到标语、对联，一传十，十传百，消除了疑虑，纷纷下山与红军接触。红七军驻扎在村、街农户家，给群众挑水、扫地、问寒问暖，免费治疗，亲如一家人。同时，红七军总部将领经调查了解，确认韦子儒、韦永世、韦希林、蒙季雄、俞振兴等人系三防的土豪劣绅，就发动贫苦农民打开他们的粮仓，除留下少部分做军粮外，大部分粮食就地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并把土豪劣绅租养的牛、羊、猪宰杀分给群众，烧毁许多田契、林契、债契，当地群众对此拍手叫好！

红七军首次到三防驻扎的村屯有：三防上街、下街、水街（今属三防街居委会）；礼村、后街（今属联合村委会）；新村、兰马、寨巧、板坡（今属新兴村委会）；大市（今属拉川村委会）；才杰、寨群、洞翁（今属乃文村委会）。此次红七军部队在三防休整5天。于同年5月22日，离开三防，取道宜北县（今环江县）、河池县（今河池市），重返右江革命根据地。为巩固和发展三防革命新区的成果，红七军留下第一纵队第三营部分官兵（含伤病员）镇守三防，继续宣传发动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带领贫苦农民开展抗租、抗息斗争，并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直至同年12月1日，红七军第二次到三防离开时，这支部队才与红七军总队一道北上。这支留守三防的红七军部队扎营于三防水街，队部设在水街贫民刘瑞武家。当这支部队随红七军离开时，特留下一面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三营的军旗，给刘瑞武密存，刘瑞武把军旗珍藏在屋梁上，直到1951年三防正式解放，剿匪结束后，刘

瑞武的媳妇才把军旗交给罗城县第五区人民政府(今三防镇人民政府), 现保存于广西革命博物馆。

红七军先后两次进驻三防镇以及留守部队驻军长达 7 个多月之久。

1930 年 11 月 21 日, 红七军第二次到达三防后



区(原含三防镇、**1930 年 12 月 1 日, 红七军离开三防镇时留下的红旗。**汪洞乡)。红七军此次到来, 是在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后, 执行中央命令, 沿途攻打柳州、桂林, 最后夺取广州的计划。在进军途中, 由于国民党新桂系军阀在宜山县叶茂、独山一带有重兵防守, 因而改道向天河县(今罗城县)方向挺进。部队进军到罗城县四把村时, 与赶来狙击的国民党新桂系覃连芳教导师遭遇, 激战二昼夜。为保存实力, 红七军主动撤出战斗, 向大苗山区(今融水县境内)进军, 到达三防镇驻军, 休整 10 天。在红七军 7600 多人大部队尚未到达三防的前 3 天, 原红七军留守三防的三营官兵接到密报后, 就先期组织发动三防各村寨贫农骨干及各族群

众，做好筹备军饷、安排住地及迎接的准备工作。11月21日中午，红七军将领李明瑞、张云逸、邓小平（当时名邓斌）等率领红军大部队到达三防时，三防广大各族人民、师生敲锣打鼓、放鞭炮、高呼口号，热烈迎接红七军第二次到来。

红七军第二次到三防休整，人多马多，分布驻扎在三防境内马路两旁沿线的所有村寨。军部设在三防街，军政治部驻水街大榕树下的白马庙（原三防团练局），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驻下街的谭嵩昌铺号，军长张云逸驻上街的俞振兴铺号，总指挥李明瑞驻上街李仁丰铺号；其他下属官兵驻扎三防镇现辖村、街民委的有：三防街居民委、联合村民委、新兴村民委、乃文村民委、本洞村民委、拉川村民委、兴洞村民委、三联村民委等8个村民委，占全镇11个行政村的70%以上。红七军两次到三防驻军，时间短暂，其意义重大而深远。红七军前委在水街的白马庙内，召开党员扩大会议，邓小平总结了红七军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发动全体党员讨论行军方案，分析敌情我情。经过热烈讨论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州计划，集中兵力，攻打长安镇，以筹备冬衣等军需物资。

1930年11月24日，张云逸军长在水街头的大榕树下，召开师生、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同时向指战员、广大群众宣布一项命令：把当地土豪劣绅收租设在各村寨的粮仓全部打开，

将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群众，到会的群众拍手称赞。次日，各村寨群众响应号召，积极行动。据调查：当时共开豪富大大小小粮仓72个，粮食约



25000斤，牲畜 1930年5月，张云逸军长在三防镇召开群众大会旧址。120多头，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余下少数留作粮饷。红七军这一行动，深受三防各族劳动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迄今仍传为佳话。

当时，三防各族群众为慰劳红七军，各村贫代会代表将三防特产——香糯、香菇、香猪、香鸭和重阳酒的“四香一酒”，送到红军总后勤部。军部领导接待代表们时，解释说：“群众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礼品不能收，敬请拿回去，这是军纪的问题！”代表们拒不同意拿回，立即要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部队领导只好对代表们说：“如果公平论价即收下；赠送绝不能要的！”最后以公平论价，付了银豪，收下特产，并向代表们深表谢意。

1930年12月1日清晨，红七军总部第二次离开三防，

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三防各村寨群众、师生近 10000 人夹道欢送红七军出境。当时，三防有 13 名先进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北上；在途中攻打长安镇后，其中有 8 人因各种原因离队回家；余下的吴寿明、黄月初、韦绍锦、欧照轩、唐水生等 5 人继续跟随红七军北上。据了解，此后因在行军途中，战斗频繁，特别在湖南、广东边界与国民党打了一次大仗，我方损失惨重，被打散的他们 5 人因找不到部队，各自下农村打工谋生。吴寿明就是个实例。直到解放后的 1984 年，在江西某地农村打工的他，才给家里写信；他的侄儿吴彦春接信后，把已 76 岁的老人接回三防老家。回来后，向有关上级政府申请报告经调查核实，由民政部门按月发予定救生活待遇；后于 1993 年 7 月病故，寿终 85 岁。

此外，红七军在三防镇开辟革命“新区”，播下的革命种子，随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早在 1930 年 7 月，红七军留守三防的官兵组织成立“贫代会”，总会设立在水街刘瑞武家（总部），并多次召开各村贫苦农民骨干代表会。会后，贫代骨干根据红七军的指示精神，组织、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向土豪劣绅抗租抗息的斗争。于 1931 年 10 月间，各村贫代会成员 300 多人，积极行动起来，首先到礼村屯，打开土豪韦希林的大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同时还勒令韦希林交出租田契约 12 份、借债契约 8 份，当场烧毁，由此，大长了贫苦人民的志气，镇压了豪富户的威风。在各村屯贫代骨干的带领下，在

全镇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向土豪劣绅户抗租反息斗争的浪潮。从此，三防地区的土豪劣绅富户再也不敢向佃户、欠债户再收租和催债。

二、在三防贫代会的影响下，1943年2月，三防镇第1个贫民协会在荣洞村成立，领导成员有：韦文球、韦玉吉、韦善贤、韦万金、梁荣昌、韦善北、韦崇才、韦有能、罗宗台、梁有德、韦招林等，会员136人。荣洞贫民协会成立后，公开向土豪劣绅重租、高利贷做斗争，并4次选派代表到罗城县衙门告状地方土豪劣绅的剥削实料，引起伪县官的重视。与此同时贫民协会领导成员，带领全体会员打开豪富户韦希林、俞伯于、蒙季雄、韦玉振等设立在荣洞村各屯的粮仓，将粮食平分给贫苦农民度荒生活。

三、1944年元月，在荣洞村贫农协会的感召下，三防地区（今三防镇、汪洞乡在内）成立了“三防地区贫民联合会”。地址设在汪洞乡的廖洞屯，会长韦树海、银善喜（参军后，在剿匪战斗中牺牲，革命烈士），委员16人，联合会会员394人（含三防、汪洞在内）。三防地区贫民联合会成立后，公开向地主阶级开展减租退押和减息的斗争。与此同时，三防地区的土豪劣绅富户也相应地组织“殷实联合会”，首领有蒙季雄（汪洞大地主）、黄宝兴（三防镇）、韦卓根（三防镇大地主），会员36户（两个乡镇富户）。三防自从成立贫民联合会和殷实联合会以后，出现了多年的对抗局面。后于1946年，三防地区匪乱频繁，加上没有地

下党的领导，三防地区贫民联合协会，曾一度走入低谷。直到1950年5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521团进入三防围剿“土匪窝”，正式建立人民政府，成立农会，最终实现打倒地主阶级分田地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目的。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有了今天的幸福、和谐社会的美好生活。

1985年5月16日，原随红七军北上到三防驻军的老战士、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同志，在时任中共柳州地委书记杨政中、时任融水县政协主席何世隆等地、县领导的陪同下，重游当年红七军在三防驻军的旧址，查找原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及军政治部驻扎地——虞铺号，认定当年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在水街头大榕树下召开师生、群众大会的地址，并与地、县、镇领导在大榕树下合影留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广西区党史研究室《关于补充规划革命老根据地的意见》（桂民办字〔1996年〕13号）文件精神，三防镇党委、政府结合历史实际，向上级申报“革命老区”。1996年12月下旬，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正式确定三防镇补充划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区”。

Y注[1. 此文资料出处：《三防镇志》、《融水党史》、《柳北党史》、《柳州史志办》、《柳州博物馆》及作者史存老者口碑资料卡等。

2. 此文由三防镇党委宣传委员韦红兰同志组稿、审稿、定稿。
3. 文中图片由融水县党史办提供。

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

1929年12月11日，经过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广西开展艰苦的工作，逐渐争取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并掌握李部武装后，国民政府广西警备第4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2800余人，在百色举行起义，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李谦、政治委员沈静斋；第二纵队，纵队长胡斌、政治委员袁任远；第三纵队，纵队长韦拔群、政治委员李朴。

1930年2月，李明瑞、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李明瑞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龙州起义失败后，红八军余部并入红七军。1930年秋，成立第四纵队，纵队长黄治峰、政治委员罗少章。11月，红七军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留韦拔群率少数部队进行游击战，

主力则奉命北进。在转进过程中，红七军损失惨重，进至湖南广东边界时，仅剩2个团。

1931年7月，全军抵达中央苏区，归红三军团建制。这一时期，红七军高级干部多被整肃调离，俞作豫、李明瑞被肃反，俞作豫牺牲，龚楚一度任红七军军长后被调离。

1933年，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七军番号被取消。该部被缩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主力师），在东方军入闽战略行动中表现出色，师长寻淮洲指挥一个团歼灭战斗力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一个主力团。寻淮洲升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后，由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后起之秀李天佑担任红五师师长。红五师随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东方军两次入闽，长征。

在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在扎西会议后缩编为一个师四个团，红五师缩编为红四师第十三团。

过草地后，毛泽东将一、三军团缩编为陕甘支队，红十三团调入一军团系统的红一师，改称第十三大队，到陕北后恢复红十三团番号。由于三军团番号未恢复，该团隶属于红一军团红一师。

1938年8月，红十三团随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该团为685团第二营，11月随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开辟敌后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该部扩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称解放军第64军。

红七军是一支正规红军野战部队，因为龚楚曾在井冈山红四军担任中层干部，对朱毛红军的建军思想十分熟悉，所以龚楚在军事政治上对红七军的建军有很大帮助。红七军的高层干部有李明瑞、俞作豫这样的北伐名将，有张云逸带出来的广西军校干部，有李谦、冯达飞这样的黄埔精英，所以军事素质较为出色。只是政治上屡受当时的“左”倾路线影响，和强大的广西军阀死打硬拼，所以损失不小，难以在广西立足，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来在彭德怀的影响下，锤炼成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优秀部队。

红七军在转进江西途中一度被国民党军队击溃，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马到了中央苏区，一部分却到了湘赣边界的地方红军王震所部（即湘东独立一师，后成为红六军团的主力师），结果袁任远带的这批军官为红六军团的建设和正规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红七军两次过苗山

1930年5月12日，红七军3000余人从榕江县经三江、富禄镇进入苗山境内，经大年、良寨、洞头、安泰、河村等地，5月18日，到达三防镇休整。5月22日，红七军离

开三防，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过苗山，红七军扩大了政治影响，补充了部队的给养。同年11月21日，红七军第二次进入融水县的三防镇，在该镇修整10天期间，红七军前委书记邓斌（邓小平）召开会议决定，攻打长安镇，为部队筹措冬衣等军需物质。部队取道河村，兵分两路前进。一路经盘荣、寨怀、白竹、甲昂、荣地、金兰、都景进入大榕坡村。一路从河村口经盘荣、东水、田头、小东江、都郎、香粉到大坡村。12月4日，两路红军在大坡村会合，当晚召开攻打长安镇的誓师大会。5日凌晨，红七军经安陞的暖平、江门、洋岭、牛栏山等地，当天下午3时许，到达长安镇外围；下午6时许，红军发起攻击。长安镇驻军国民党独立第三师韩彩凤部2000多人，教导师1000多人，长安民团支队300多人，共3300多人进行抵抗。战斗很激烈，后由于国民党杨腾辉率2000人增援，红军激战3昼夜未能攻入镇内，遂于8日深夜撤离阵地。这次战斗，红七军伤亡约300多人，国民党死伤600多人。12月12日进入三江县境北上，经贵州、湖南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

红七军在融水地区，谱写的许多革命标语，张贴的布告，留下的红旗，向苗区各族人民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给各族人民指出了光明和希望，为融县人民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出自融水中学的八位英烈

收集整理：李振刚

近九十年来，融水中学桃李芬芳，人才辈出，遐迩闻名。现仅将搜集到的部分英烈简介如下：

梁 林烈士（1911—1944 年），原名梁仁，融安县潭头乡人，解放前第六班学生。1936 年秋，考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附读，其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不久经中共桂林特支书记陶保桓（融县党组织创建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学成回广西后，历任中共广西学生军总支委员、中共黔桂边特支（后改称融县特支）书记。开展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因积劳成疾，不幸于 1944 年 4 月在潭头乡伏地岩中病逝，年仅 33 岁。

莫秉凡烈士（1916—1948 年），融安县潭头乡人，解放前第七班学生。1936 年，考入桂林高中，并参加“抗日反法西斯同盟”。后因反对校长贪污，触怒上司被“开除”回家。1937 年，到和睦镇中心校任教后，积极协助路璠（时任融县特支副书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 年 2 月，由党组织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深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任关中分校中队政治指导员。不久因患肺病转到延安中央干休所休养。由于病情严重和边区条件有限，党组织让其回家休养，病愈后再归队。1941 年，回到家乡。

此后虽重病在身，仍坚持工作，出谋献策，联系群众，培养对象。他一心为党，忠于革命的精神，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1948年8月，被国民党追捕时，他越墙突围，终因劳累过度，在北山村逝世，年仅32岁。

陶树才烈士（1918—1945年），融水镇罗龙村滩底屯人，解放前第十班学生。1935年，考入广西南宁军官学校。毕业后，不出任国民党军队、民团司令部以及学校中的军官职务，宁可回家种田。期间得以和路璠、陶保恒等地下党负责人接触，受到教育和影响，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44年，日寇入侵融县，党组织筹建“抗日挺进队”，陶树才被任命为第二分队队长。他工作踏实、英勇善战，赢得群众拥护和爱戴。1945年5月29日，在围歼日寇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7岁。

韦树高烈士（1920—1945年），融安县板榄乡人，解放前第十六班学生。1938年，在班导师路璠的影响下，迅速成长，成为得力骨干。1940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季，免试直升桂林高中。1942年，广西发生“7·9”事件，地下党组织受到较大破坏。同年9月，韦树高奉命秘密经柳州转移至邕宁支部，在那陈小学任教并开展活动，得到中下层人士好评。1943年，国民党桂系制造“1·13”“1·15”事件，桂南党组织受到破坏，韦树高又奉命转移钦州、防城、灵山一带活动。1945年春，韦树高调至横县，不久被派往兴业参加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韦树高及部分指战员被困

在一个岩洞中。双方对峙一段时间后，敌喊话要求谈判。多数同志不赞成，但韦树高却说：“正义在我们手中，人民在我们一边，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当韦树高大义凛然地走出岩洞时，却被背信弃义的匪徒鸣枪杀害，年仅 25 岁。

杨鼎桥烈士（1922—1944 年），融水县永乐乡东阳村人，解放前第十九班学生。毕业后，于 1942 年春由党组织安排回永乐中心小学任教。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奉调至宜山洛西中心校任教，协助韦克同志开展工作。1944 年，日寇入侵广西，融县地下党根据形势决定，筹组抗日武装。杨鼎桥受命乔扮牛贩客，爬山涉水，深入安太乡开展工作，并把甲鸟村作为打进山区的第一个落脚点。某天傍晚，正在甲鸟村一农户家做社会调查的杨鼎桥，不幸被国民党乡警逮捕。当伪乡长龚兆佳命令他，向后转举手站住之时，他机智地把口袋里的密件放入口中。敌令其吐出时，密件早已吞下肚里。此后，敌人严刑逼供，杨鼎桥始终坚贞不渝，宁折不弯。次日，龚兆佳带几个乡警将杨鼎桥押赴县城。一路上，杨鼎桥受尽折磨，走到卜问河边，杨鼎桥忍无可忍，便与敌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 22 岁。

吴春燕烈士（女，1926—1950 年），融安县雅瑶乡人。1940—1941 年，在融中就读；1942—1945 年，就读于广西省立柳庆师范。1945 年秋，返乡任教，与江明、苏健行等共产党员有密切接触。1948 年，转至柳城大埔小学，又与共产党员杨富凡、李嘉茂一道，在师生中宣传革命道理，引

导师生投奔革命。1949年5月，奉命调至龙美乡，以办村校为掩护开展活动。同年9月，由李嘉茂介绍，加入党组织；11月，任柳北总队第五大队妇工队长。其所在的古砦区，支前工作和其他任务，均列全县前茅。195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国民党残匪在古砦暴动，包围了区政府，吴春燕带领妇工队坚持战斗，打退匪徒多次进攻。当敌叫嚷“只要把‘北佬’交出来，就没有你们的事”，吴春燕严词斥责：“放狗屁，不要白日做梦，我们南北同志是一家，要交，就先把土匪头交出来！”不久匪徒找来草料实施火攻，指战员被迫突围。当吴春燕搀扶身怀有孕的覃菊芳（柳北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同志的爱人）翻越围墙后，自己再翻墙时被匪徒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Y注[“北佬”指南下部队留在地方各级任职的领导干部。

钟书鉴烈士（1936—1949年），融安县东起乡人，解放前二十七班学生。在融中的两年里，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所认识、有所不满。1944年秋，他与某同学抱着“找出路”的念头，跟随疏散来融的西大学生李某某回桂林，并由李介绍到雁山西大附属中学读高中。由于日寇再度入桂，战事吃紧，一个月后，不得已而折回家乡。同年冬天，几经周折，终于加入地下党领导的融县抗日挺进队，任宣传员。抗战胜利，钟书鉴再想回融中复读，却被学校当局以“思想赤化”拒之门外。自1945年秋至1948年秋，钟书鉴先后在柳城凤山、柳江拉堡、忻城大塘任教，此间结识不少共产党员

和进步人士。参加秘密组织的读书小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经典著作。1948 年秋，钟书鉴弃教从戎，投身革命队伍，积极在家乡开展活动，成立融县第一个秘密农会。为防止国民党当局缉拿，1949 年 4 月，柳北武工队将其调至桂西五团（都宜忻总队前身）。同年 9 月 1 日，他所在大队于转移途中连续遭敌阻击。在黑夜里，他和韦文球被敌冲散。此时他俩又饿又倦，便摸到一个农友家找东西吃。不料被伪村长带领的搜索队抓捕。随后敌人软硬兼施，要他俩交待游击队情况，他俩面对酷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恼羞成怒，将煤油浇在他俩头上点火燃烧，钟书鉴视死如归。钟书鉴牺牲时，年仅 23 岁。1985 年，中共宜山县委特别发文，追授钟书鉴为共产党员。

梁翠松烈士（女，1927—1950 年），融水县香粉乡人，解放前第二十五班学生。1945 年抗日胜利后，到桂林德智中学读高中，颇受地下党员梁任宽（梁翠松之堂兄）和覃宗义熏陶，政治觉悟迅速提高。1945 年 9 月，梁翠松的姑爷、叔父所领导的“三村自卫队”获准加入柳北总队。柳北文工队随即奉命开到香粉一带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梁翠松接到覃宗义（时任柳北第一大队队长）亲笔信后，热情接待以体康等队员在其家吃住，并积极参加队员们的活动。不久，文工队奉调撤回永乐总部，队长让梁翠松留下，一边护理患病的韩宁，一边继续开展妇女工作。同年 10 月，梁翠松带领 4

名妇女参加妇工队，返回永乐后编入一大队。1950年初，中共罗城县委、罗城县人民政府成立，梁翠松被任命为罗城县妇联筹委会宣传委员。正当梁翠松忙于工作之际，其父病了，写信给她，要她请假回家陪他老人家到融水或柳州治疗。她回信说：“当前工作紧张，任务重，为了千千万万个父母的幸福，女儿不能回家，请老人家原谅”。1950年3月下旬，梁翠松奉命到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四堡山区工作。此前，土匪曾袭击工作队，我部女工队林英、韦坤和两名男同志不幸牺牲。但梁翠松却认为：干革命越是危险越要去。她脚穿草鞋、身背背包进四堡后，积极配合桥头区公所，在西华抓获一个匪首，很快打开了局面。4月初，罗城县委任命她为县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并通知她回县城工作。4月10日，她与到县城领军需物资的队伍结伴前行，不料在金猫岭被土匪伏击。战斗中她冲锋在前，战友受伤了她去抢救；她受伤了，却拒绝别人救护，为让战友脱险，她却倒在血泊之中，年仅23岁。

Y注[以上史料摘自《柳北青松》、《融水中学校志》。

（作者系中学退休高级教师、融水县退休教工协会理事长）

革命摇篮——融县初级中学

卢 泽

广西融县初级中学，筹建于 1922 年，第一任校长是曹授章先生，融县东江人。

1923 年，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1926 年春，广西地下党派遣时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秘书的张胆（原名张举华，字芸生，中共党员）和莫大（共青团员），以国民党柳庆区特派员身份来到融县，帮助国民党整理党务，开展革命活动。1926 年 5 月，融县上村坡人黄钧明，经朋友介绍，到广州参加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于 9 月结束后，回到广西，受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派遣，回到融县进行农民运动工作。

在张胆、莫大的帮助指导下，融县初级中学等学校的学生贾珊、钟良（南区）、王慰祖、王慰琛、王慰慈、苏光、戴云彤（中区）、石坤、涂显道、韦异、黄国琛（北区）、覃俊三（西区）等人，组织了“革命青年社”，雷树蕃、胡绿渠、吴彦文、王道、刘瑜为负责人。“革命青年社”，在张胆、莫大的指导下，筹资捐款，到上海购置石印机，印刷宣传品，发送各地乡村，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宣传“二·五”减租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革命道理。黄钧明带着谢启光回到融县后，在和睦、高街、下廓、

东起等地组织了农民协会，县城的农民协会总部设在南门城楼上，与革命青年社合署办公，办公室内挂着孙中山和列宁的肖像，张贴着各种标语。

1925 年，孙中山病逝。蒋介石谋取主管军事权力后，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于 1927 年 4 月 12 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国民党广西桂系军阀也以“清党”为名，捕杀革命人民。张胆、莫大回到南宁后，先后被捕，被杀害牺牲。黄钧明也悄然离开融县。县农民协会、革命青年社即被国民党融县党政机关，下令查封、解散。在白色恐怖下，农民协会、革命青年社等群众组织，虽停止了活动，但张胆、莫大在融县播撒的革命思想，永远留在融县人民心中。

1932 年，在融县初级中学毕业后的许多融县籍知识青年，忧愤时局，纷纷外出寻求出路。至 1934 年间，就有陶保恒、路璋、杨江（路伟良）、路璠、陶保桓（陶保康）、郭英布、路聪、莫一凡、杨富凡、杨烈（莫朗）、蒙谷（周甲铭）、何庶民、吴赞之、覃桂荣、梁林、莫秉凡、路伟芬等 10 多位青年前往桂林，考取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和桂林高中。当时，广西师范专科学校重点是培养教育人才，不收学费，毕业后，可分配到各地学校工作，这正符合一些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学生的愿望。

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下简称广西师专),于 1932 年创办,由杨东莼(中共党员)主政。杨聘请朱克清(中共党员)任

教育长，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共党员）和杨潮等著名的马列主义学者为教授，他们用马列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教学，大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思想境界。学生们先后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张如心著的《哲学概论》、苏联学者拉比多斯著的《政治经济学》、布哈林著的《唯物史观》，以及《新教育大纲》和《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并在读书学习中进行自由讨论。教师们这种传播进步思想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们正确认识了社会，转变了旧的读书观念。陶保恒等同志在学校通过学习，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理论由表及里的认识，形成了新的观念和信仰。1937年3月，陶保恒到桂林参加中学班主任会议结束后，经陶保恒介绍，桂林县委书记徐敬伍审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陶保恒（保康）考取第二期广西师专。由于他在学校中积极进取，成为学生中的骨干。1936年秋，他以学生代表身份，到南宁出席桂、蒋和谈会议。在会议期间的9月，由邕宁党组织负责人刘敦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其回桂林建立党组织，担任桂林特支书记。他在回桂林途中，到融县协助



陶保恒

陶保恒同志，在县城组织“抗日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为融县和桂林两地的“同盟会”沟通关系；还协助保恒创办《抗

日三日刊》，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广西省教育厅第四科工作职务为掩护，首先在广西师专发展了莫一凡、梁林、韦树辉、腾奇、张华、覃桂荣、易凤英、古梅、陈祯嫔、杨富凡、陶保宁等人入党。同年10月，路璠在桂林经曾世卿介绍，加入共产党。梁林入党后，于1936年10月回到融县活动，与先到



梁 林

融县的邓丁兰（中共党员）进行横向的组织联系，共同推广拉丁语。融中读书会、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王文华（胡丽榴）、莫矜等人都参加了这些组织。同年12月底，梁林因宣传党对西安事件的态度，引起国民党融县政府的注意，被迫转移乡下，后调延安抗大学习。

1935年，陶保恒在广西师专毕业后，分配回融县初级中学任教，并担任简师班导师（班主任）。莫矜高小毕业后，于1935年，考取融县初级中学简师班，在陶保恒老师的指导下认真攻读。陶保恒到融中任教后，采用广西师专老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在上政治课时，讲统治者腐败无能，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还选择适当时机和场所，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讲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并与进步学生交流，给他们订阅进步书刊，指导参加社会活

动，搞好班会工作。在陶保恒老师的教育培养下，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如黄吉士、余瑞芝、莫矜、龙兆佳、龙兆琨、涂世祺、路伟芬等，其中余瑞芝、莫矜还被推选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他们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时在学校内形成风气。陶保恒老师的教育，为融县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1936年11月，中共桂林特支陶保恒，在桂林介绍张华（刘松涛）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即派其到融县进行党的建设活动。他到融县后，在县立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陶保恒同志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党的建设活动，进一步对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1937年5月，张华首先发展胡丽榴（王文华）



张 华

入党；胡丽榴后来又发展黄吉士入党；黄吉士又发展了一名党员（上世纪80年代在征集党史资料时，支部的几名党员都回忆不起他的名字，后来路璠在《中共融县支部的重建》一文中说：黄吉士发展的一名党员是余瑞芝，但在当时地下党秘密活动时期，说话多用“隐”语，黄吉士在发展余瑞芝入党时，讲的是共产党组织，余瑞芝误认为是抗日同盟的群众组织。后来余瑞芝到桂林读高中时，中共融县支部把他的党员身份符号转去，桂林地下党组织派人找他接头，余瑞芝

自认为不是中共党员，又重新在桂林入党。）这时，中共融县支部共有党员4名。1937年6月，在县立小学北帝楼（当时与融县初级中学相邻，后划归县初级中学，即现在的融中）建立中共融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为张华。同年7月，路伟良（后改名为杨江）从桂林带来调令，将张华调南宁工作，支部的组织关系由路伟良安排处理。胡丽榴从事党的活动，身份有所暴露，同年秋季离开融县，北上到延安抗大学习。这时，只有黄吉士一人仍在融中读书，坚持工作，支部活动停止。

1935年，莫矜考入县立初级中学简师班就读。在校期间，受陶保恒老师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他的思想进步很快；1937年7月毕业后，到武鸣参加全省中学生军事集训；1938年，回到永乐中心小学任教；同年4月，经陶保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曾在安江、东岭、永乐等地小学教书，并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永乐时，他把陶保恒老师教的新知识，积极向同事、同学们传播；讲时事，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教唱抗日歌曲，使学校师生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热潮。



路璠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党员路璠回到融县，先在和睦

§ 48§

小学以代课老师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此时，适逢融县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人员变动，只有党员黄吉士一人仍在融中读书，所以支部组织实际已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展党的工作？按照我们党只在城市流转不行，还要有农村为立足点的工作思路，路璠通过在融中任教的广西师专同学苏桂芳，接通与黄吉士的关系，阐述拟在融县重建党支部的想法，并得到他的赞同和介绍了融县境内党员情况。于是，路璠和黄吉士两人，通过亲戚关系，即到融县北区的浪保乡（今融安县大将镇）中心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路璠利用学校放清明、农忙假期间，专程到桂林寻找上级党组织。一到桂林，就被省工委负责人陈岸同志知悉，立即找去汇报情况，路璠详细汇报了融县境内党员人数和活动情况及拟重建中共融县支部的意见后，陈岸同志立即批准，并任命路璠为书记，黄吉士为副书记，同时还传达了广西党员要重新登记的指示。路璠回到融县北区，在浪保乡中心小学重建了中共融县支部。1938年8月，路璠和黄吉士分别到融县初级中学和长安镇小学任教，中共融县支部随着路璠的转移，而迁至融县初级中学。

路璠到融县初级中学任教后，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乘全国抗日救亡之大潮，大力组织开展校内抗日救亡活动。学校各班都建立歌咏队、演出队、墙报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重大节日，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演唱、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流亡三步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人约黄昏》等抗日戏剧

和街头活板剧等，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这时，广东石井兵工厂（后称天堂坪工厂）、襄勤大学、梧州女中、南宁中学相继疏散到融县，使大批产业工人、青年学生汇集融县，通过这些单位、学校的进步师生、职工和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参加任摩逊人士开办“七·七”书店，销售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促使一些知识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及时回击“托派”的消极抗日言论，路璠在给 学生讲授公民课时，大力宣传抗日战争形势，说明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目的，以支持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路璠在融中一年多时间里，培养了余瑞芝、韦克（韦高强）、莫可量（莫勉勤）、卢起（卢明星）、方中、莫止凡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后来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秋，路璠调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工作，融县党支部工作由陶保宁负责。1940 年夏，为扩大党的力量，陶保宁在融中先后介绍学生莫止凡、韦克、陈祯纹入党。不久，国民党融县县长陆增荣对陶保宁产生怀疑，调东岭任乡长。融县县城党的工作，交由上海转来融县邮局的邮务员韩昌明负责。在韩昌明的领导下，1940 年秋至 1941 年春，莫止凡在融中先后发展吴世彦、吴国儒、蒋学伟、梁健（梁任宽）入党后，建立中共融中党支部，莫止凡任书记，韦克、陈祯纹为支部委员。融中支部成立后，在进步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皖南事件”发生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组织指示，应严格执

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融中学生党员莫止凡、陈祯纹转入柳州读书，吴国儒、吴世彦转入桂林读书，融中支部结束活动。余下未毕业的韦克一人坚持个别活动，翌年毕业后转入柳州。韩昌明因融县政治气候恶化，转移全州。

至此，融县初级中学为革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革命人才，他们为民族的屹立，国家的振兴，在革命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向前。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组建有11支游击总队，有6支游击总队的领导人是融县籍的融中学生：杨江（路伟良）担任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莫一凡（当时化名陆华）任滇桂黔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杨烈



莫 矜

（莫朗）任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路璠任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吴赞之任桂东人民解放总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莫矜任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

Y注[：文中图片由融水县党史办提供。

（作者系原柳北游击总队第五大队二十一中队政治服务员、原融水县党史办副主任）

苗山学子的“抗战赠言”

李振刚

前 言

1944年10月下旬。融县县立初级中学(今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学)二十八班学生曹先锦在“战局的告紧”时,“为祖国人才之所需,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复兴、八桂的坚守”,要到柳州高中去。他于10月24日写下公开信,在阐明上述原因之后,还谦虚地说“在这恶劣的时代中,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是荡荡巨河,周围又是生疏残酷之岖路;热烈的期望你们(老师、同学)赐我迷津的方针,出此愁林”。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苗山学子(同班学友)传阅之后即于24日—26日,先后在曹先锦的《纪念册》中写下感人至深的“抗战赠言”,相互勉励。

该《纪念册》长13 cm宽9 cm,内页42张,共录有37位同学的赠言(画)(详见附件)。

1944年11月1日,日寇包围桂林,奔袭柳州。11月10、11日,桂林、柳州相继沦陷。

1944年11月17日,日寇铁蹄从桂林踏进融县地界;11月18日,县城第一次沦陷。

七十一年前,在那样的危难时刻,国家民族存亡之际,热血苗山学子写下“是男性前驱,为祖国后盾”、“多情自古

伤离别，岂知亡国祸更深”、“治世重文、乱世重武”、“以科学本能去创造新中国”、“在时局靠紧之秋，负起你拯救华夏中兴之重责”、“在惊涛骇浪中奋斗，&在'抗&日'建&国'关键中放出曙光”……的豪言壮语；坚信“欲具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炼来；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以你倔强的身手，去踏破一切黑暗的途程”、“抱着你的志向，踏进光明大道去”、“以你聪明的头脑，万能的双手，发挥勤劳创作的本能，实践无名英雄的使命，争做建国的先躯”……是多么的惊天地而泣鬼神啊！

如今读来，震撼心扉，令人钦敬。这些赠言堪与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播放的《抗战家书》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功不可殁。

曹先锦学友的这本小小的《纪念册》，不仅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更是极其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融水中学解放前 28 班的前辈，忧国家之忧，愤民族之愤，不仅是这样写、这样讲，更是这样做。据笔者寻访了解，他们不但在之后的柳北区域抗日斗争、解放斗争中作出了绩留青史的贡献，还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例如，

曹先锦（今融安县大良镇曹家屯人），历任柳北总队第二大队战士、文化教员，解放后任乡村小学教师。

黄太和（融水镇上村坡人），历任柳州市人民银行职员，柳州市工商银行股长、工会主席。

黄世典（又名黄明，融水县永乐乡人），历任柳北总队

第十一中队指导员，融水区区长，中共融县农村部副部长，融水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廖世忠（融水镇新安村小思屯人），历任柳州市市政建设局技术员、工程师。

罗泽寰（今融安县东江村人），历任浮石乡小学教师，大将乡中学教师。

秦意昇（融水镇紫佩屯人），1950年参军，任连队文化教员；转业后，历任融水乡小学教师，融水县水电安装公司职员、工程师。

龙道乾（今融安县东起乡人），1949年参军，1977年转业，历任中共融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融安县文联主席，离休后任融江诗社社长。

黄彬（融水县永乐乡人），历任柳北总队中队干部，罗城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中共融水县纪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郑聘瑜（融水镇水东村人），历任融水镇小学教师、教导主任。

欧道中（融水镇西廓村人），历任柳北文工队队员，融县土改队队员，融水县大年公社秘书，融水县畜牧场场长，融水县种子公司的经理。

覃恩洵（融水镇西洞屯人），曾跨越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回国转业后，历任融水县农业推广站职员，融水县土产公司会计师。

莫英治（融水县永乐乡人），历任柳北总队战士，融水乡粮食管理所所长。

附：

历史背景

1937年6月，中共柳北第一个支部——融县支部，在融县县立初级中学内的北帝楼秘密成立，书记张华（原名刘松涛，来宾籍，时任融乐镇中心校老师），成员胡丽榴（融中第九班毕业生，时任融县卫生院护士）、黄吉士（融中十二班在校生），支部工作隶属中共桂林县委领导。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华奉调南宁任地下交通员。不久，胡丽榴因身份暴露，由党组织安排奔赴延安抗大学习，黄吉士还在校就读，仍留下坚持秘密活动。

1938年春，路璠受命返回融县开展地下活动。不久到浪保小学任教，与先期回到家乡的黄吉士等重建中共融县支部。路为书记、黄为副书记。

1938年冬，路璠到融中任16班导师，发展在校学生路伟芬秘密入党。

这一时期，广东襄勤学院、梧州女中、南宁中学等外地学校相继来融避难。县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形成高潮，演出话剧、街头墙报、演讲串联、歌咏比赛等活动非常活跃。

1939年，融中推行“新生活运动”，暑假组成以学生为

主体，自费参加的暑假工宣队。步行到浮石、长安、板榄、大将等乡村，演出大型话剧《流寇大队长》等，深受群众欢迎。

1940年8月，以学生为主体的融中党小组成立，莫止凡任组长；同年10月，中共融中支部成立，莫止凡任支部书记。

1944年8月7日，广西省工委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做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决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八七决定》，中共融县特支结合本县实际，做出统一部署，并积极开展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1944年11月1日，日军包围桂林，奔袭柳州。10日桂林沦陷，11日柳州沦陷。

1944年11月17日，日军铁蹄从桂林踏进融县地界。11月18日，县城第一次沦陷。

1945年1月，中共融县特支、桂林文化支部、柳州日报社特支组成桂北临时联合工委。

经联合工委的有效宣传和统战工作，凭借司马文森岳父雷树蕃的声望（树蕃时任广西省政府咨议），利用司马岳叔雷树清的关系（树清时任融县政府主任秘书），引见融县县长梁杓，向其阐明发动群众组建武装自卫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融县当局亦想依仗司马及桂林文化界的知名度，扩大实力与影响，于是，同意给予“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番号，

拨给枪支弹药和军饷，组建“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编制32人），由杨繁、何谷任正、副队长，卢起任秘书——实为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领导的融县挺进队前身。

1944年11月25日，该队在融中北帝楼前操场（今珊顿综合大楼内地坪）正式成立并举行授旗仪式。仪式结束后，开往望江楼驻防（那时的校门在今校园东南角，距望江楼约300米），从此翻开了融水区域抗日战争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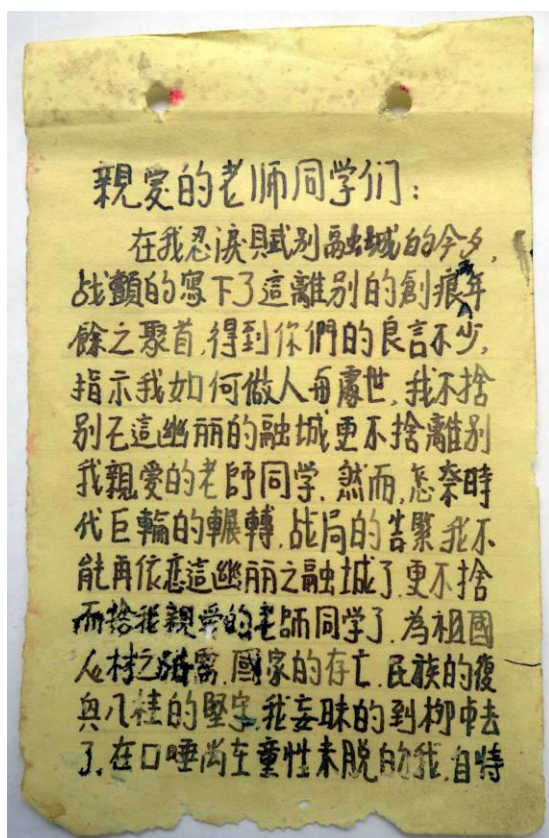
纪念册影印件



《纪念册》长 11 cm 宽 7 cm，内页 20 张，共录有 15 位同学赠言 & 画



留存于纪念册封二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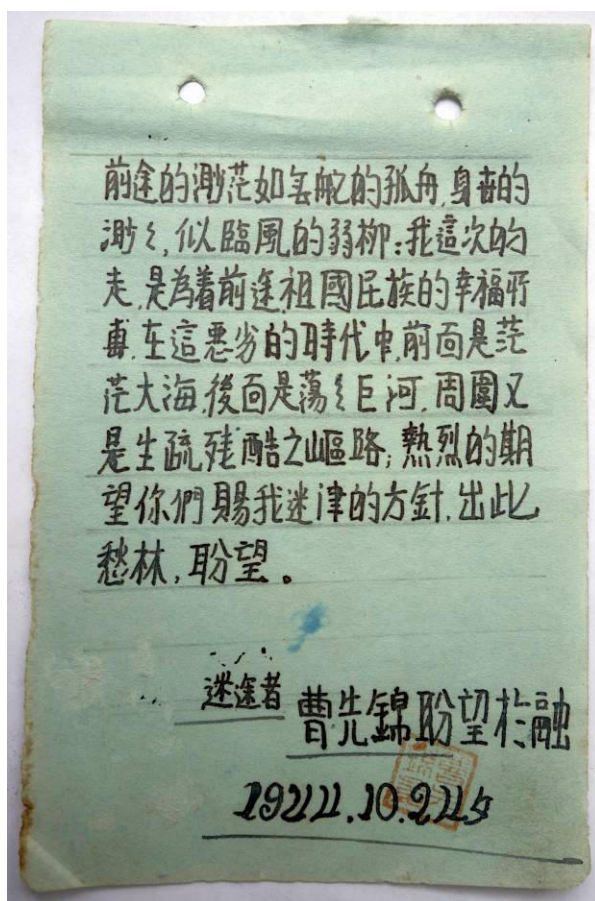


親愛的老師同學們：

在我忍淚賦別融城的今夕，
戰顫的寫下了這離別的創痕，
年餘之聚首，得到你們的良言不少，
指示我如何做人與處世，我不捨
別這幽麗的融城，更不舍離別
我親愛的老師同學，然而，怎奈時
代巨輪的輾轉，戰局的告緊，我不
能再依戀這幽麗之融城了，更不舍
而捨我親愛的老師同學了，為祖國
人材之所需，國家的存亡，民族的復
興八桂的堅守，我妄昧的到柳中去了，
在口唾尚在童性未脫的我，自恃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我忍泪赋别融城的今夕，战颤的写下了这离别的创痕，两年余之聚首，得到你们的良言不少，指示我如何做人与处世，我不舍别□这幽丽的融城，更不舍离别我亲爱的老师同学，然而，怎奈时代巨轮的辗转，战局的告紧，我不能再依戀这幽丽之融城了，更不舍而舍我亲爱的老师同学了，为祖国人材之所需、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复兴八桂的坚守，我妄昧的到柳中去了，在口唾尚在童性未脱的我，自恃



前途的渺茫如无舵的孤舟，身世的渺渺，似临风的弱柳：我这次的走，是为着前途、祖国民族的幸福所□，在这恶劣的时代中，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是荡荡巨河，周围又是生疏残酷之岖路；热烈的期望你们赐我迷津的方针，出此愁林，盼望。

迷途者 曹先锦盼望于融

1922.10.22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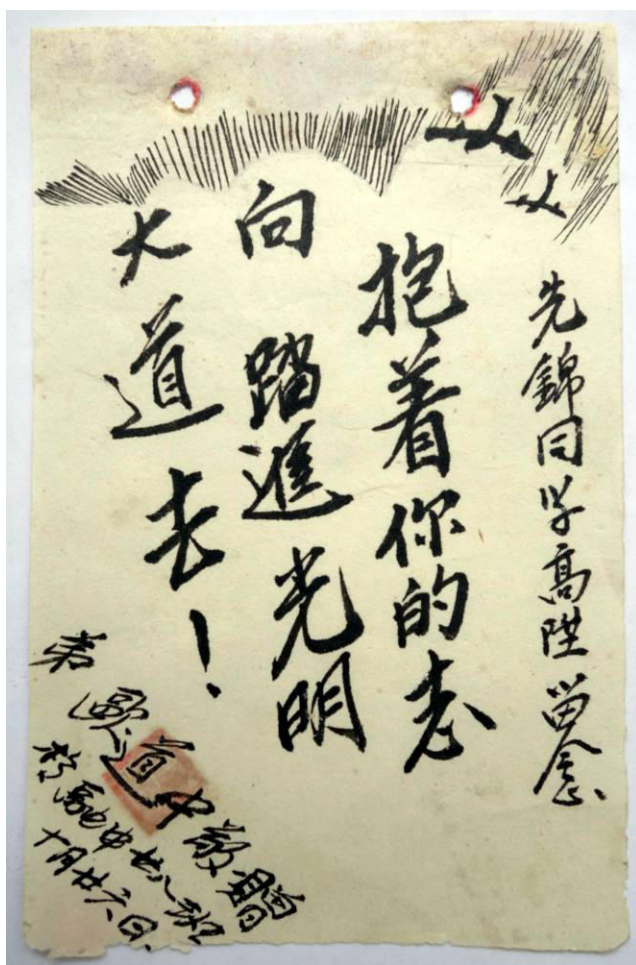
前途的渺茫如无舵的孤舟，身世的渺渺，似临风的弱柳：我这次的走，是为着前途、祖国民族的幸福所□，在这恶劣的时代中，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是荡荡巨河，周围又是生疏残酷之岖路；热烈的期望你们赐我迷津的方针，出此愁林，盼望。

迷途者：曹先锦盼望于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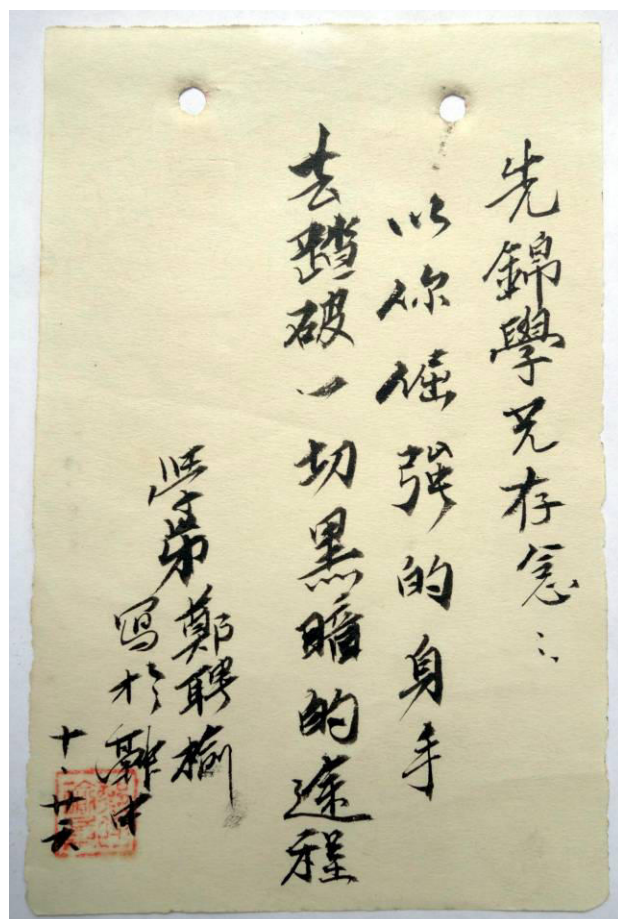
1922.10.22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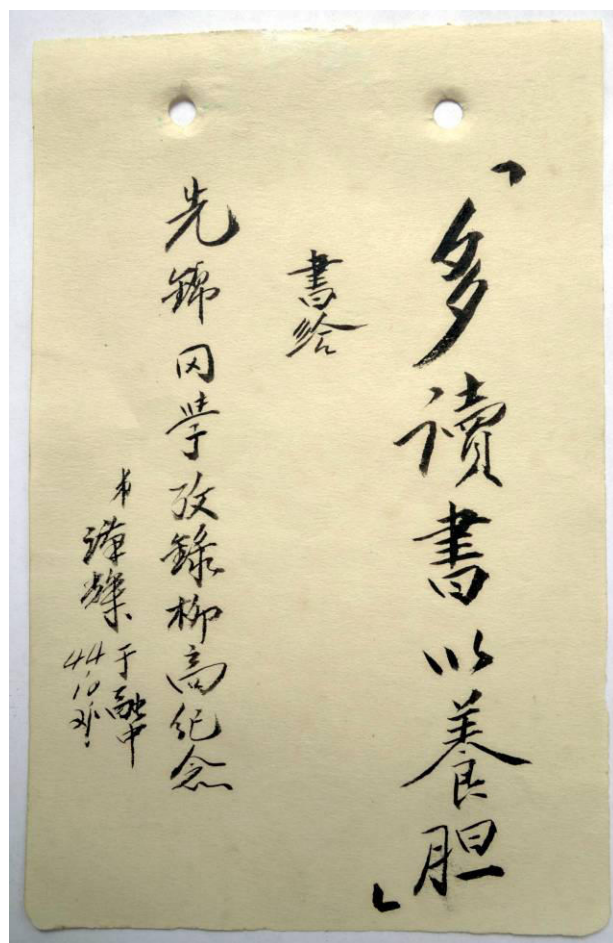
步上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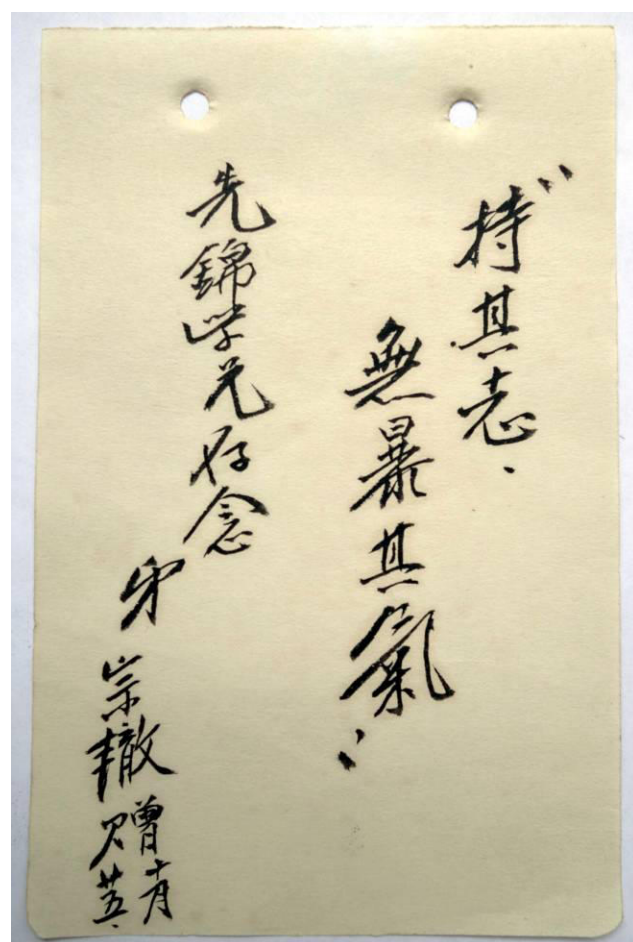
抱着你的志向，踏进光明大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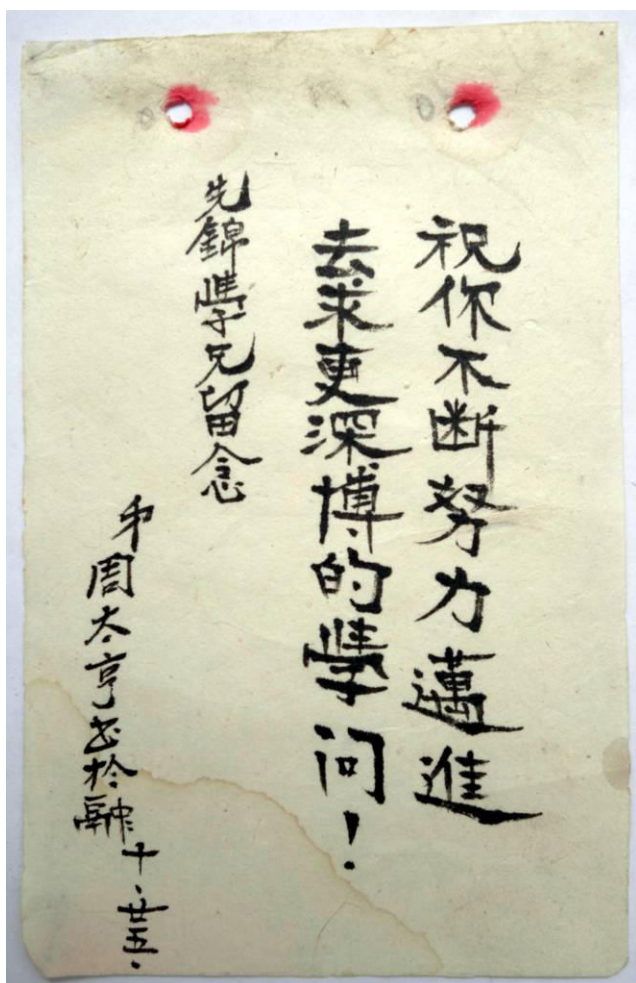
以你倔強的身手去踏破一切黑暗的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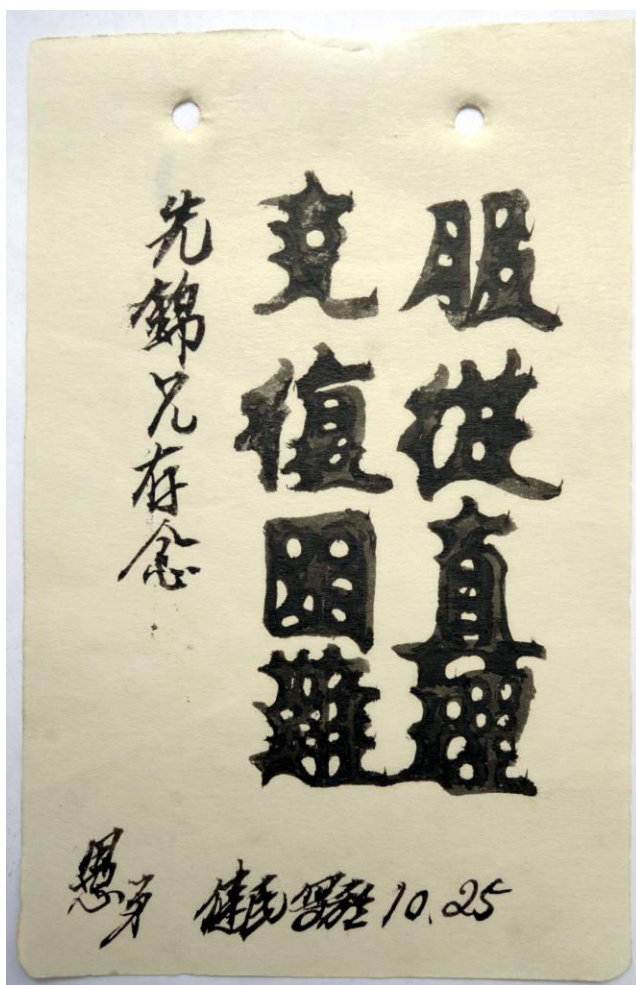
“多读书以养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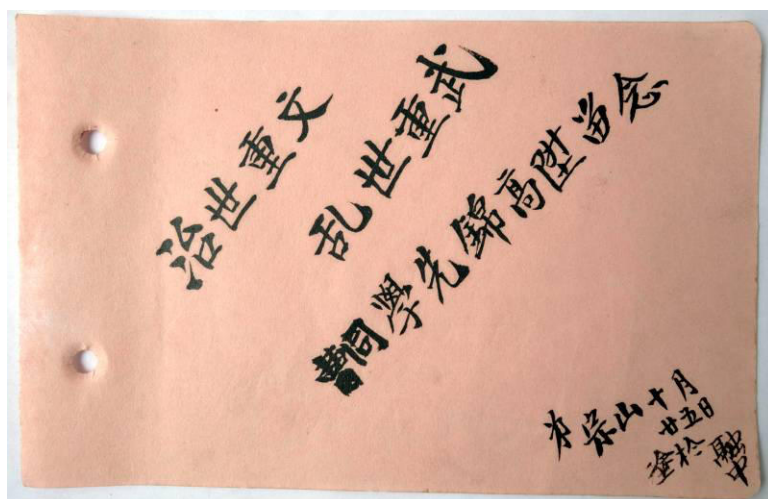
“持其志，无暴其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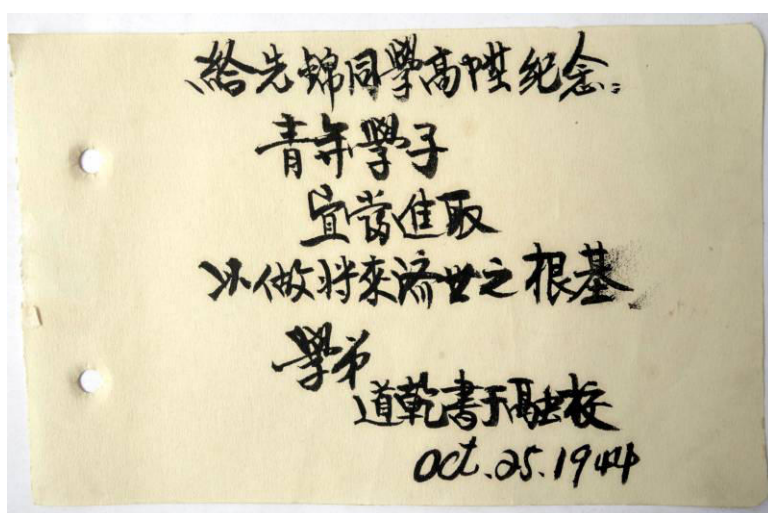
祝你不断努力迈进，去求更深博的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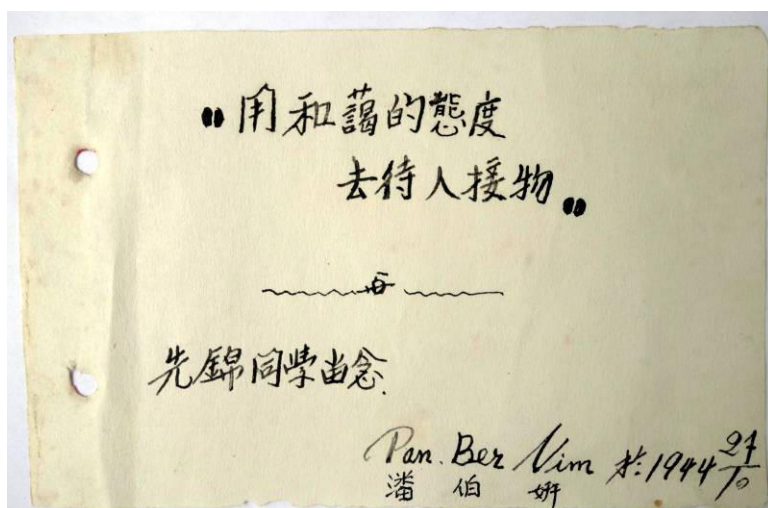
服从真理，克服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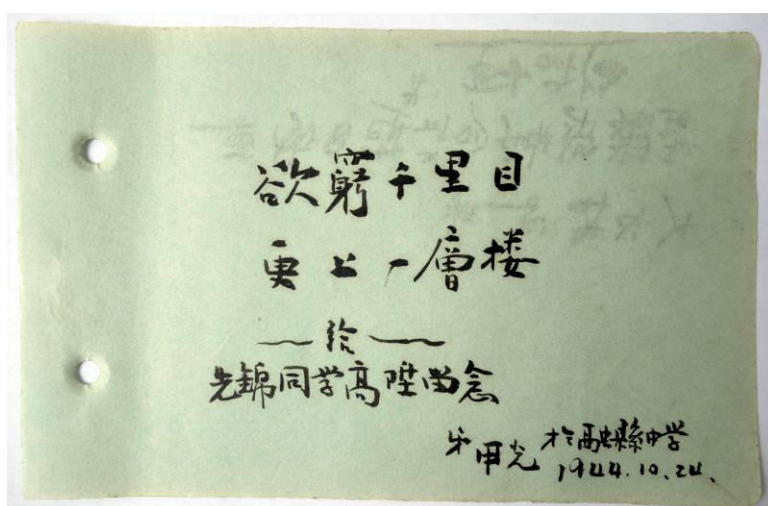
治世重文，乱世重武。



青年学子宜当进取，以做将来济世之根基。



“用和蔼的态度，去待人接物”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别了！我流着酸泪战颤地写下了赋别的创痕，我不忍的看着你走上人生的征途，二年来的聚首，得到你赦许良言籍慰这嫩稚的心灵，他山之石可攻玉，但是啊！在这短速年余中受尽人间的辛酸，同学的阴毒暗箭，师长的严酷威迫，已使我将为颓废的闲人，我挣扎、振奋，可是深渊中的乱石，足已致于命死，希望你前进吧！在时局

告紧之秋，负起你拯救华夏中兴之重责，艰辛的祝你走向你新生的桃源去。

唐伯伦 于 赋别

October.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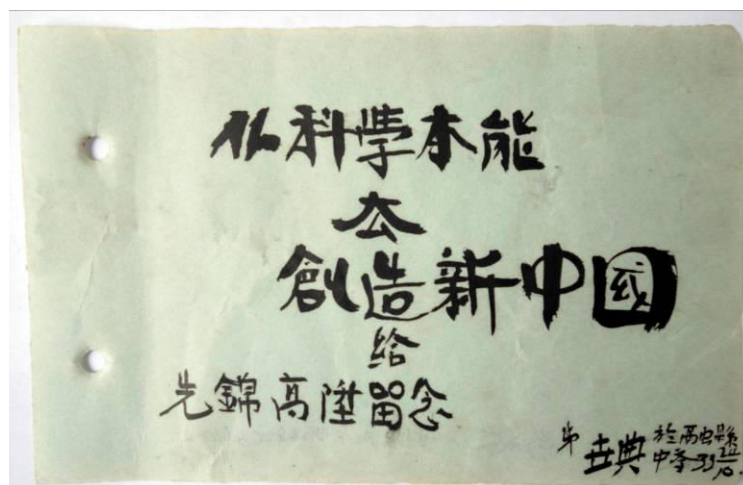
1944.

林伯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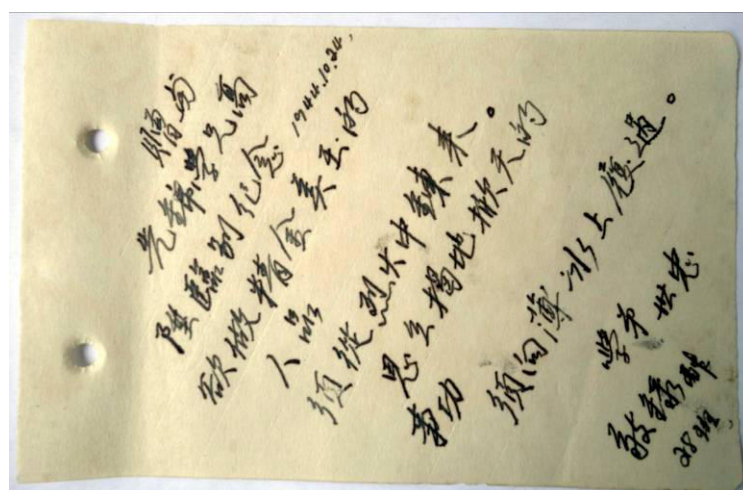
Twenty eight

唐伯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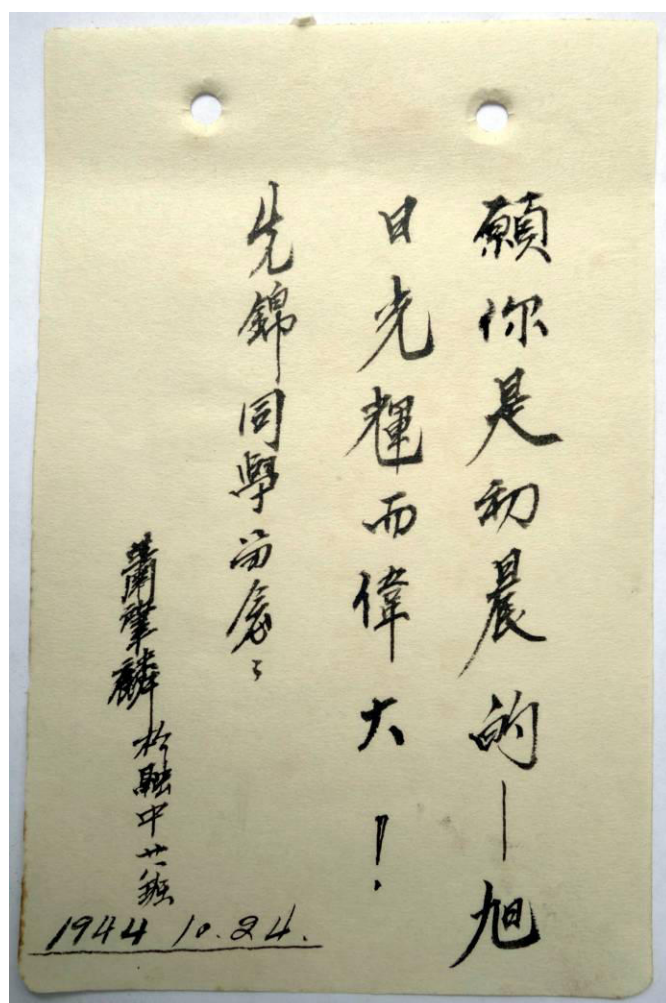
别了！我流着酸泪战颤地写下了赋别的创痕，我不忍的看着你走上人生的征途，二年来的聚首，得到你赦许良言籍慰这嫩稚的心灵，他山之石可攻玉，但是啊！在这短速年余中受尽人间的辛酸，同学的阴毒暗箭，师长的严酷威迫，已使我将为颓废的闲人，我挣扎、振奋，可是深渊中的乱石，足已致于命死，希望你前进吧！在时局告紧之秋，负起你拯救华夏中兴之重责，艰辛的祝你走向你新生的桃源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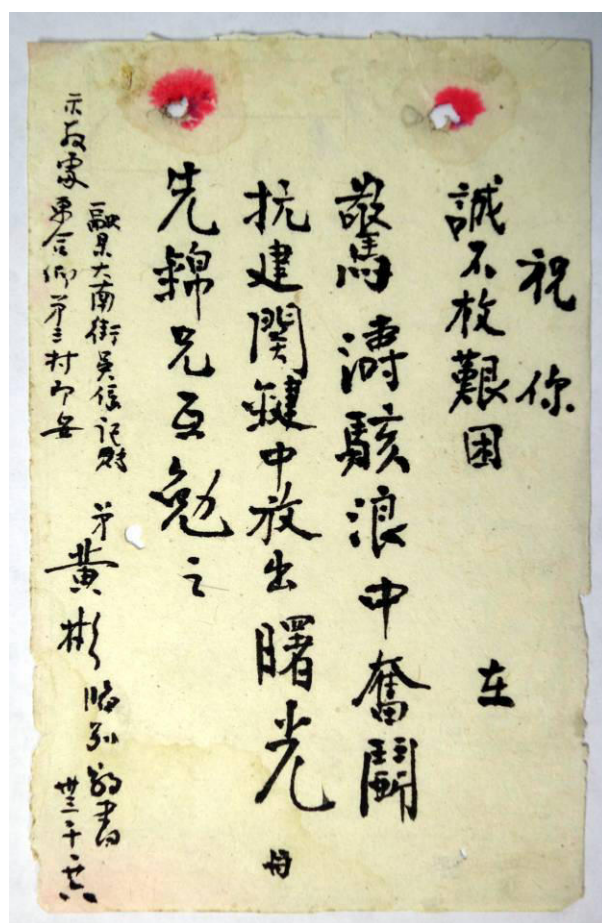
以科学本能去创造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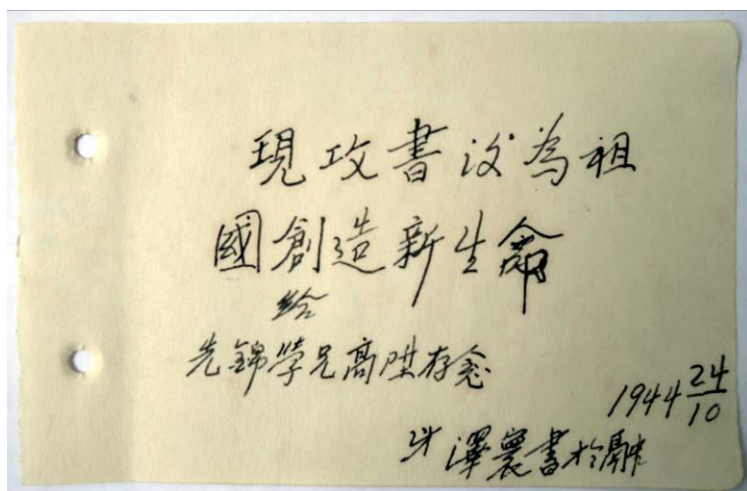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炼来。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
须向薄冰上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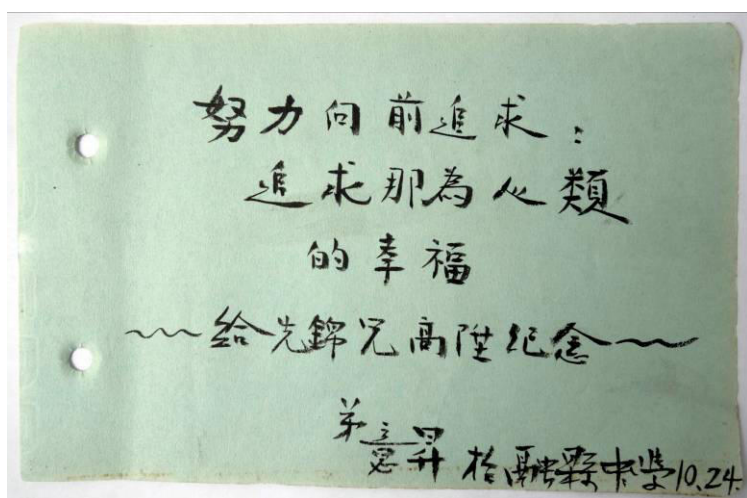
愿你是初晨的旭日，光辉而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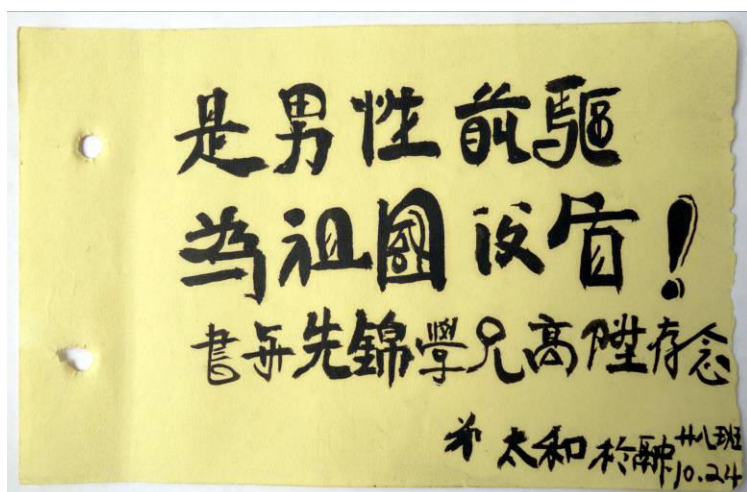
在惊涛骇浪中奋斗，抗建'建'关键中放出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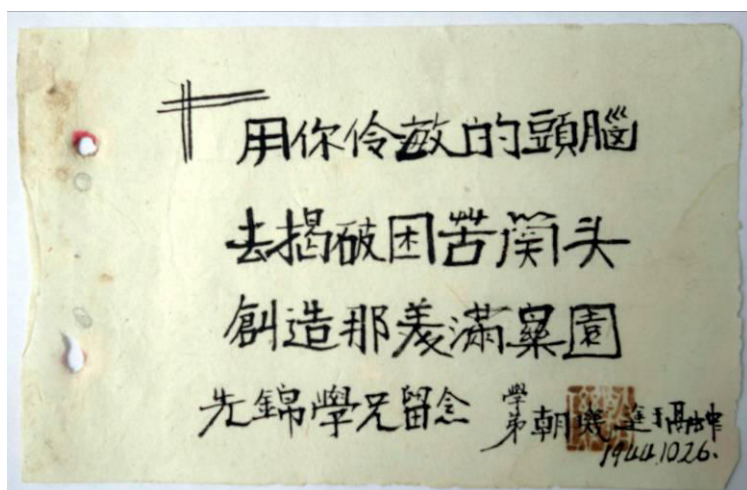
现攻书后为祖国创造新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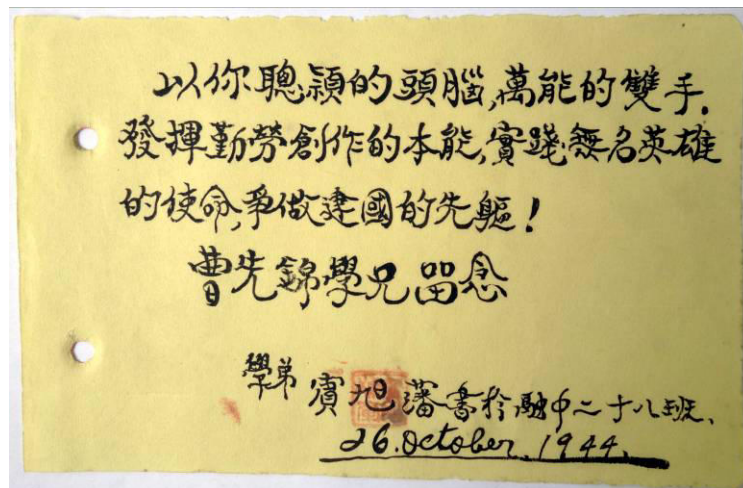
努力向前追求，追求那为人类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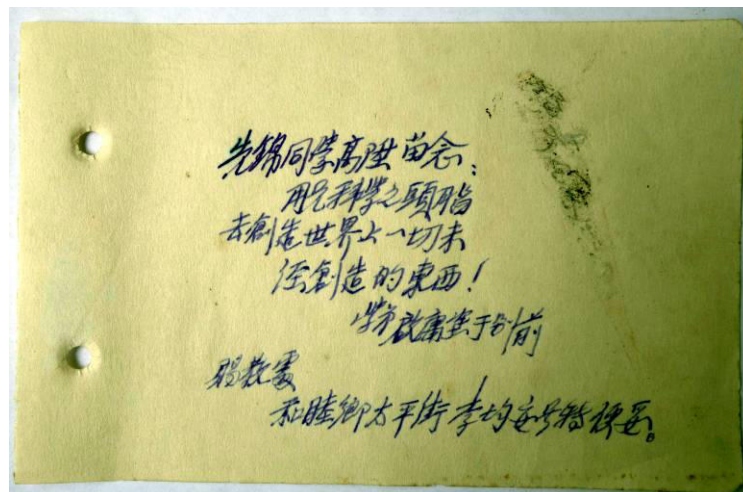
是男性前驱，为祖国后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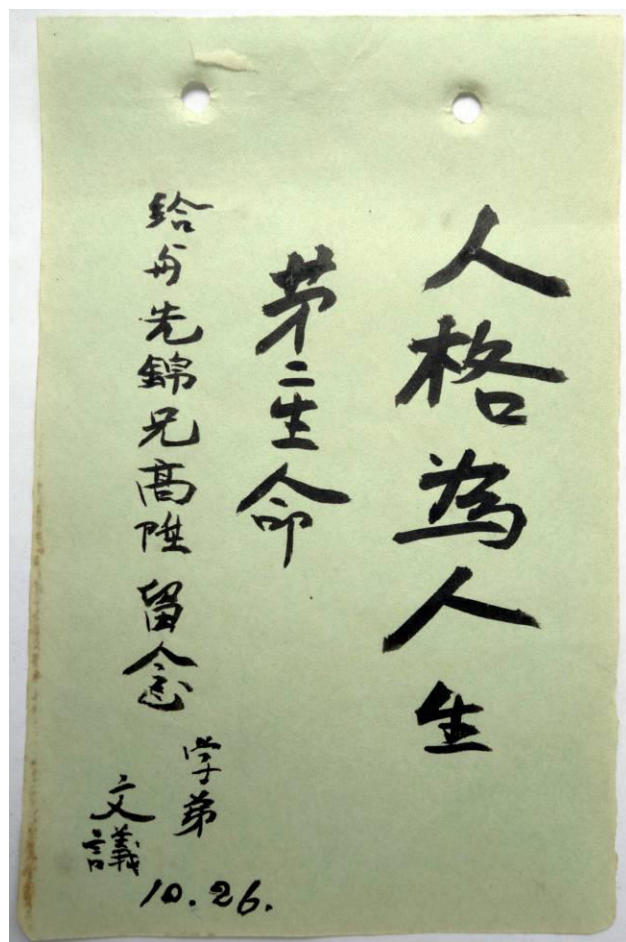
用你灵敏的头脑去揭破困苦关头，创造那美满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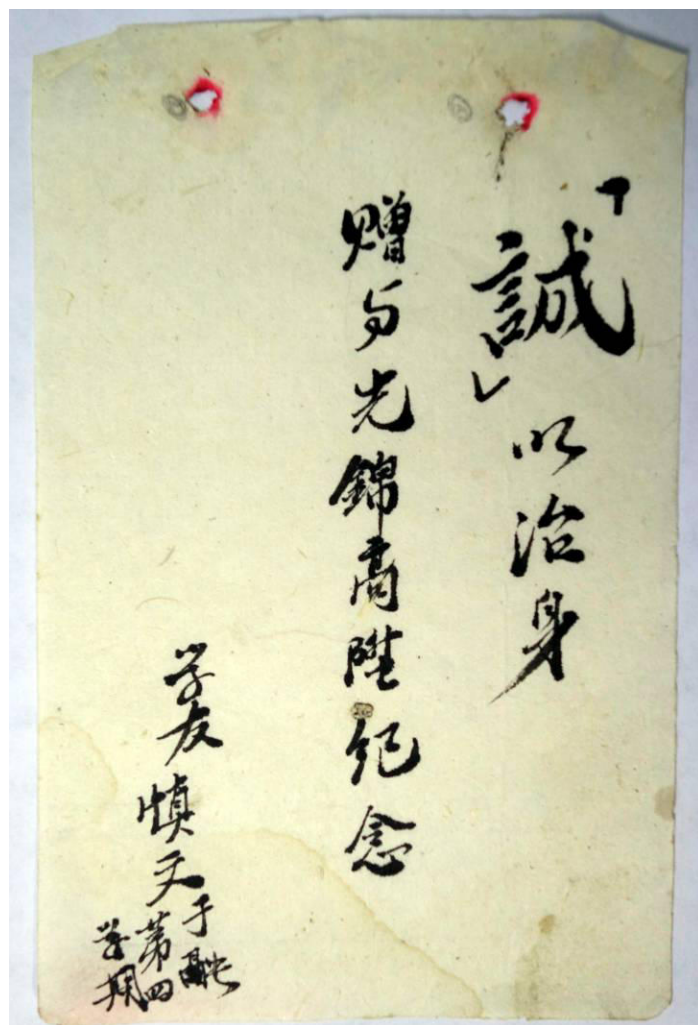
以你聪颖的头脑，万能的双手，发挥勤劳创作的本能，实践无名英雄的使命，争做建国的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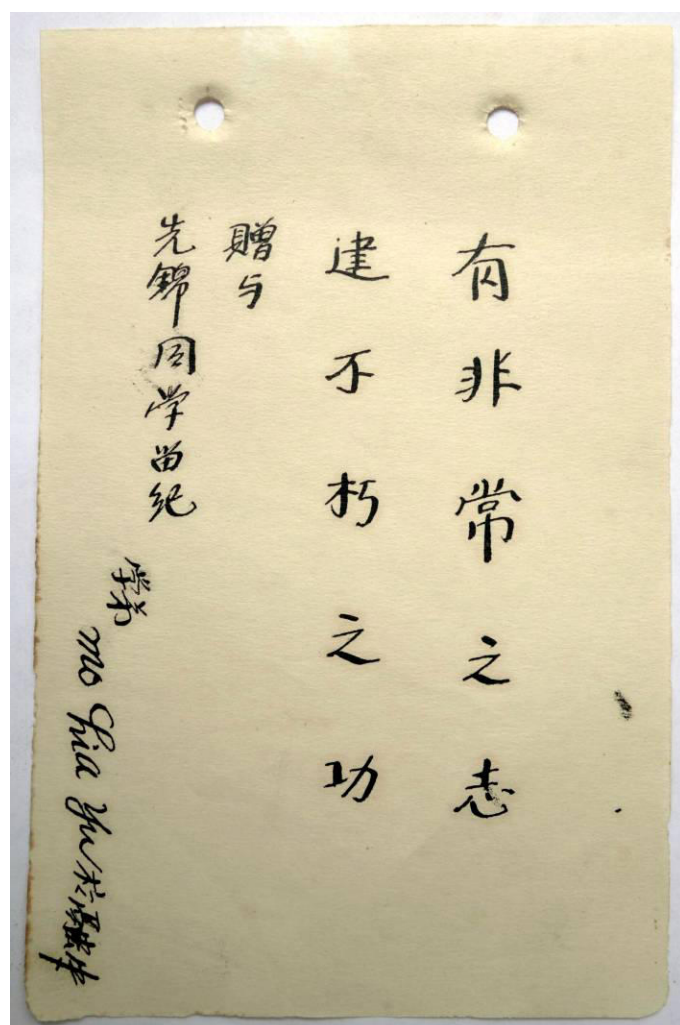
用兄科学之头脑，去创造世界上一切未经创造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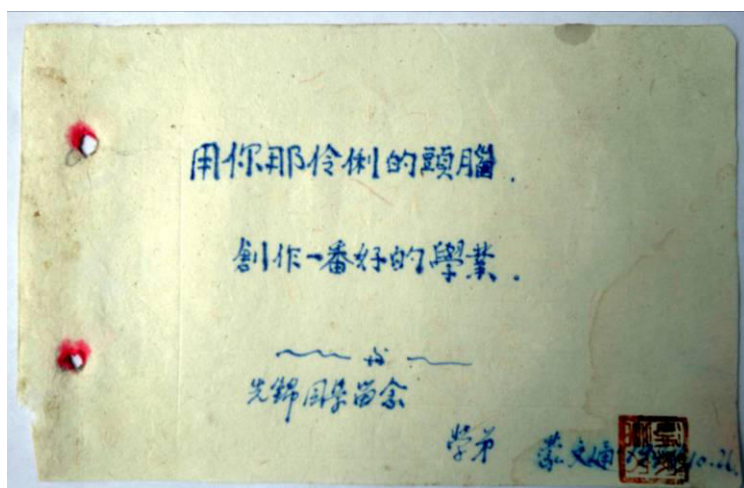
人格为人生第二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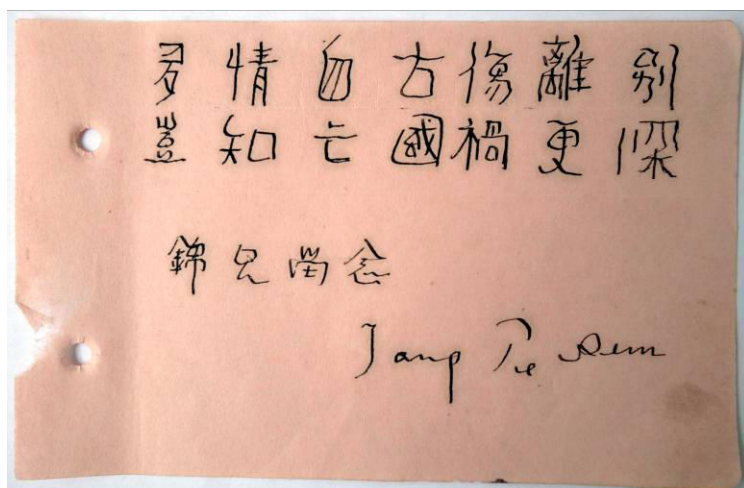
“誠”以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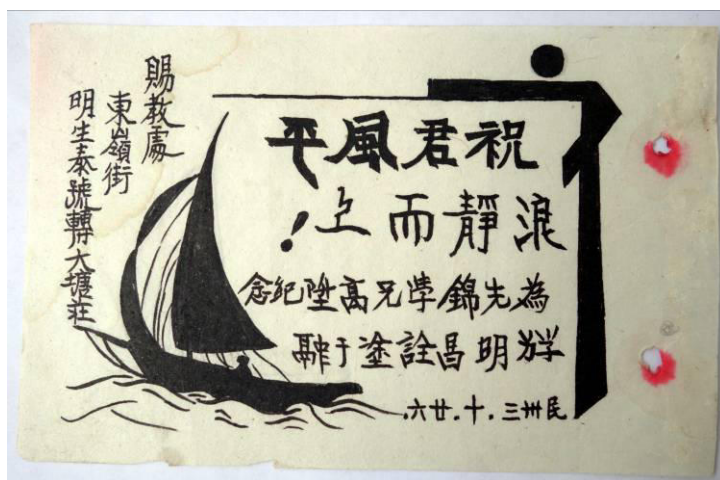
有非常之志，建不朽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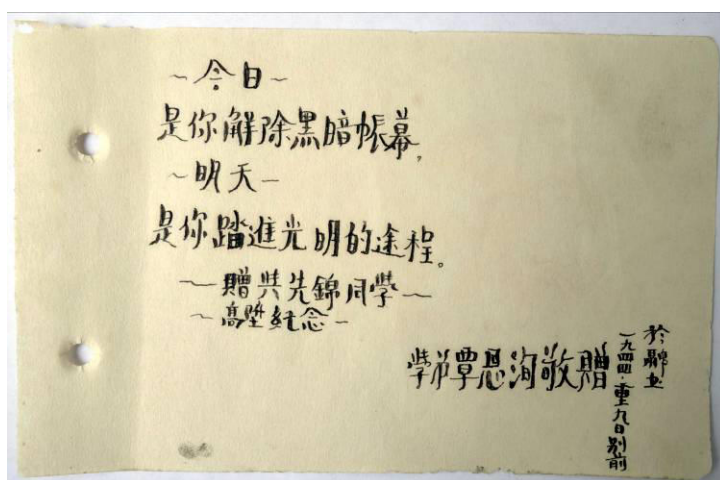
用你那伶俐的头脑，创作一番好的学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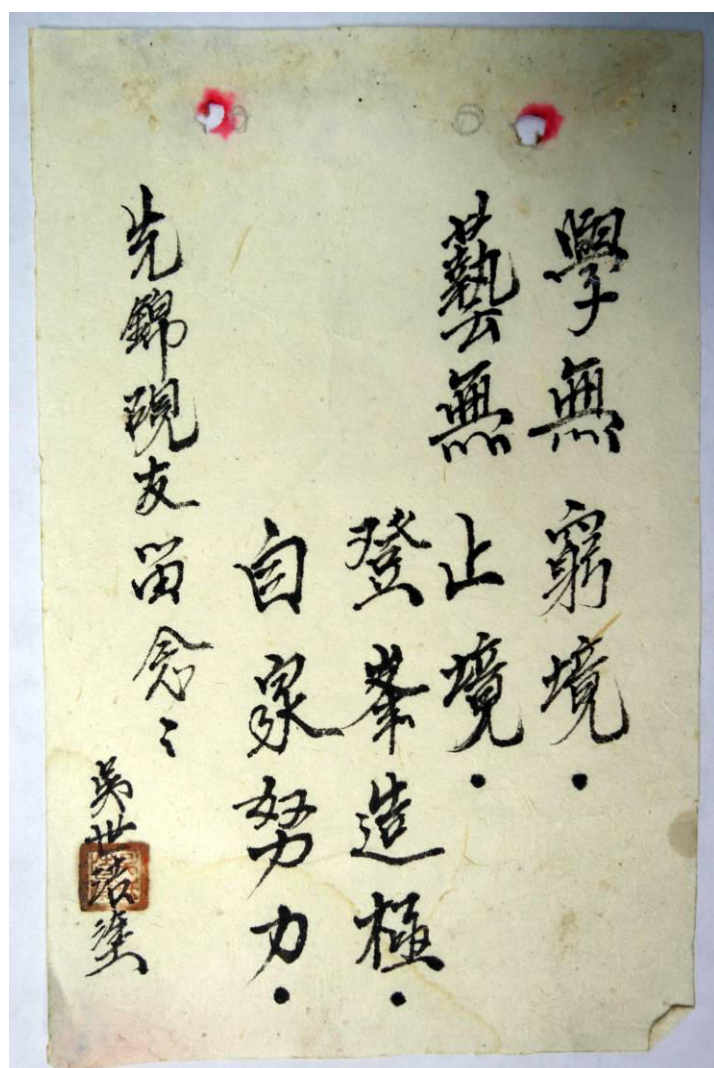
多情自古伤离别，岂知亡国祸更深。



祝君風平浪靜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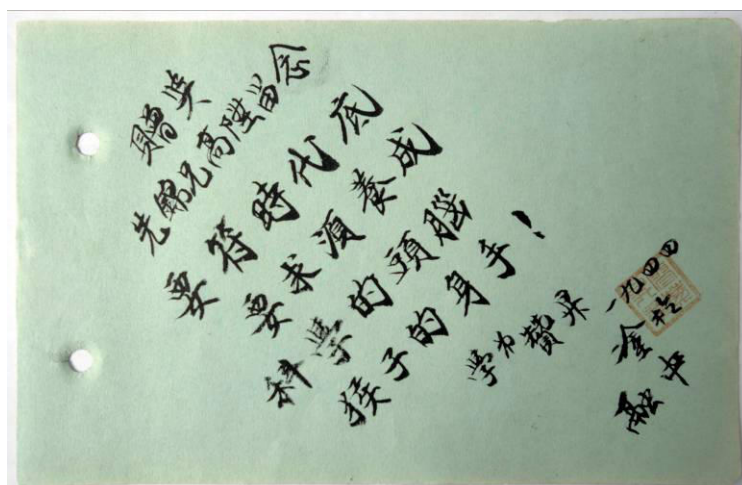
今日是你解除黑暗帳幕，明天是你踏进光明的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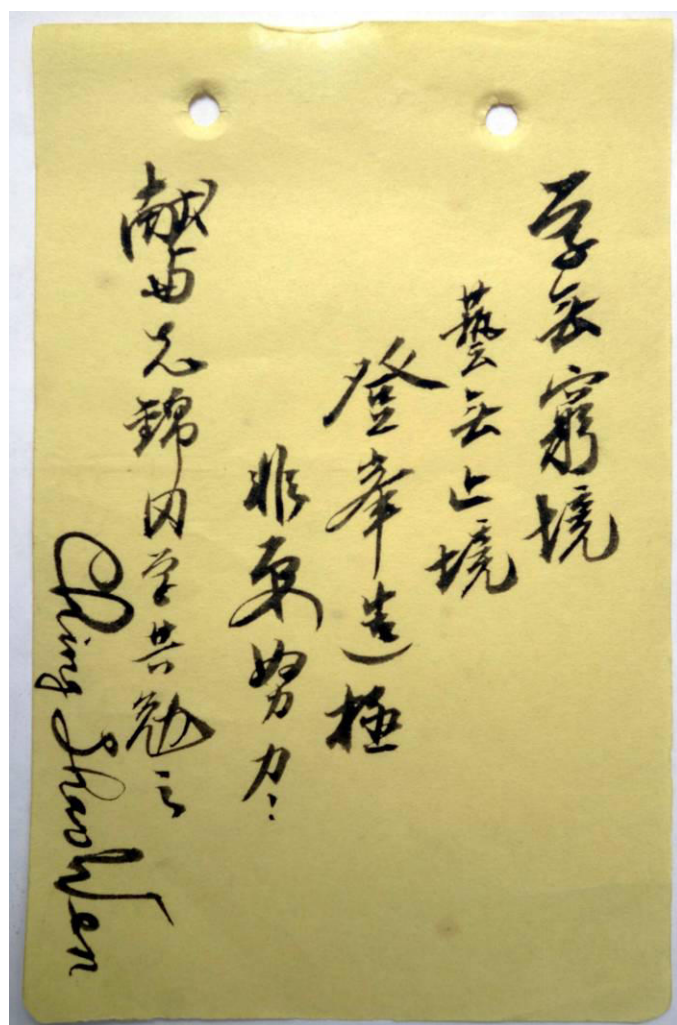
学无穷境，艺无止境，登峰造极，自家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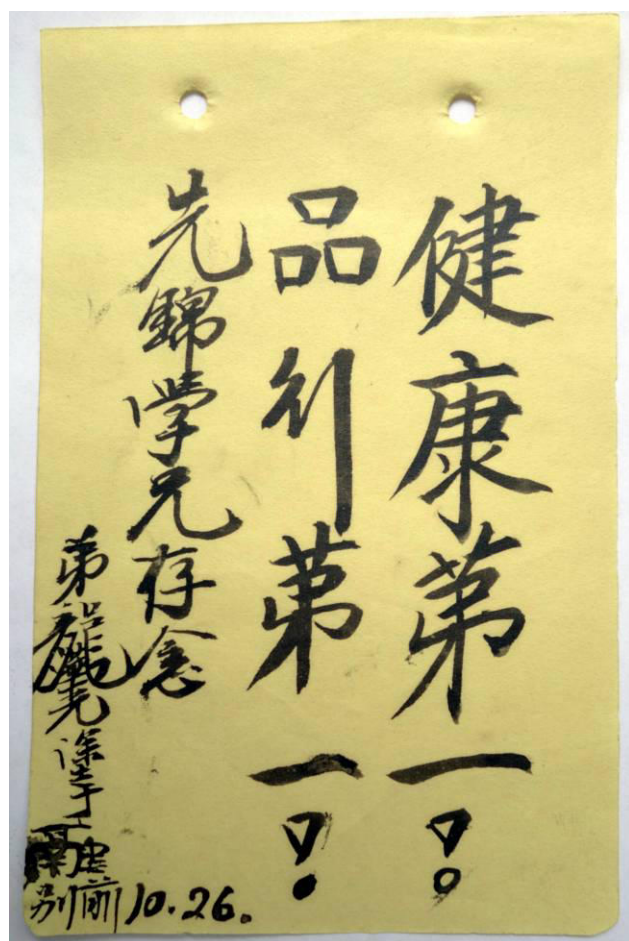
从烈火中锻炼你的才干，满足你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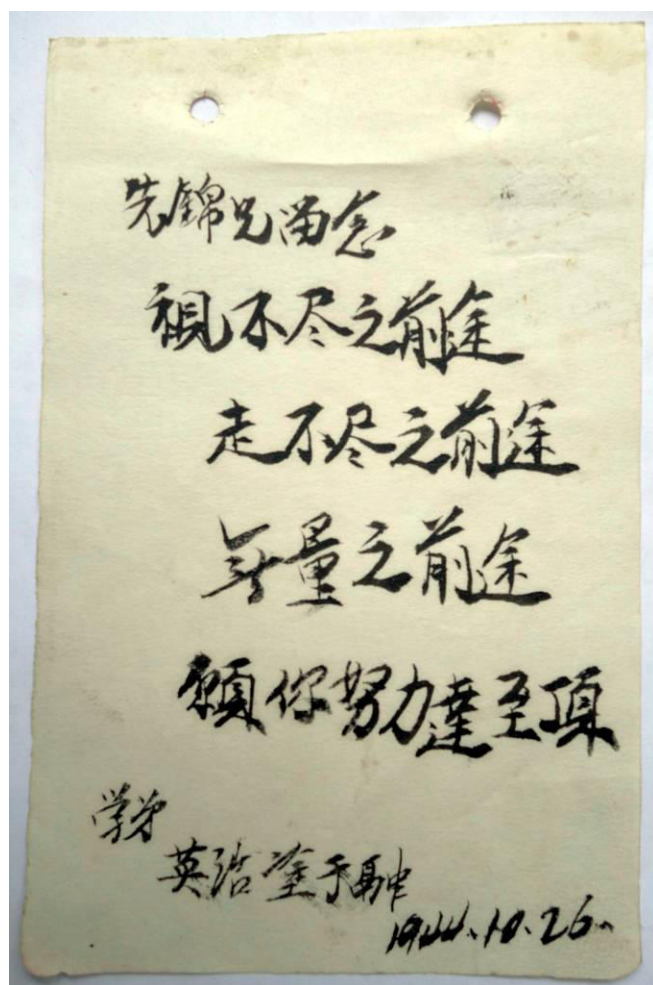
要符时代的要求，须养成科学的头脑、猴子的身手！



学无止境，艺无止境，登峰造极，非更努力



健康第一！品行第一



視不尽之前途，走不尽之前途，无量之前途，愿你努力达至顶。



(作者系中学退休高级教师、融水县退休教工协会理事长)

倭殁融州

(选载)

杨 虹、黄佳运

前 言

今年是日寇入侵(1944年11月)融县(古称融州,今融水、融安)70周年,明年是融县军民大歼鬼子并将其残部逐出(1945年5月)县境的70周年。我辈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可是,现在许多青少年,连日本鬼子是否到过融水都不清楚。为此,特将纪实文学《倭殁融州》中有关融水地区部分选载,以飨读者。

2014年7月

日寇侵融罪滔天

(选载之一)

桂林、柳州沦陷的前一天，即 1944 年 11 月 10 日，融县(古称融州，今融水、融安)县长梁杓慌忙宣布：县城(今融水镇)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城乡居民开始紧急疏散，县政府迁往贝江山区三江门寨(今四荣乡)“办公”。不几日，县城及城郊农村便十屋九空，死寂凄凉。

日本鬼子说到就到。11 月 18 日(甲申年十月初三)傍晚，在县城对岸融江畔水东村的北面大路上，蓦地冒出一大队跨高头大马，身穿黄色军服的鬼子骑兵，倾刻间，他们便散开占领路边的高地，用重机枪向县城发射一阵阵“嘎嘎咯咯”的枪弹，接着架起迫击炮狂轰滥炸，炮弹落处，屋面上瓦片纷飞，升起浓黑的冲天烟柱。

“赵君！”一个满脸杀气的鬼子军官，对身边西装革履的翻译汉奸轻蔑地发问：“嗯，你的家就在县城里的干活？”

“是的，在县城竺家沟。”姓赵的汉奸点头哈腰，然后伸出右手指点着，“那大东门上方是县政府、参议院等机关。是不是还有驻军？请太君再发炮试试！”

“哈哈！”鬼子军官狞笑着拍拍这条走狗的肩膀夸奖，“你的忠心大大的好！”

“轰！轰！轰！”日寇的炮声一过，县城里如死一般的沉寂，丝毫没有反应。

“开路!”鬼子军官举起胸前的望远镜反复窥探,当他确信县城里的中国军队全部逃跑之后,才把指挥刀向江边一指,命令前锋部队横渡融江。

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侵占了融县县城。刹那间,城里大街小巷便响起了鬼子那“咯咯”的响底皮鞋声和破门入户“叽里匡唧”的倒塌声,以及在杂乱的枪声中夹杂着未能逃走的老人、妇女、小孩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哈哈,花姑娘的有!”几个鬼子窜到城郊凸头(今红色村),在一间低矮的民房里,找到一个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妇女。鬼子小头目色迷迷地用指挥刀挑开被子,原来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他恼羞成怒,举刀就要往下劈。

“太君,且慢!”尾随鬼子的赵翻译献媚地说:“这个婆佬大大的坏,不如把她……”

“你的?”鬼子小头目余怒未息。

“烤烧猪!”翻译作了一个纵火的手势。

一会儿,几个鬼子从院子里抱来许多稻草往床上堆,然后用打火机点火,婆佬在大火中挣扎哭骂,鬼子、汉奸则发狂地大笑。

过两日,一百多名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奔袭和睦街。街上居民早有准备,都躲到乡下去了,鬼子捞不到什么便宜,把仅仅抓到的一个婆佬丢下滚滚融江淹死,临走放一把火,把500多户人家的融县第三大圩镇,烧成一片废墟。

“鬼子来啰!鬼子来啰!”一天清晨,县城南面东良村

旁山岩上担任瞭望的梁公佬急忙大声地喊着。

原来该村数百民众已躲入山上岩洞好几天了，吃水烧柴诸多不便。是早趁着晓雾弥漫，七、八十个男女青年手提炊具，下到山下的草坡上煮早餐，听到报警才慌不择路往上跑，然而还是迟了，回岩的山道已被鬼子截断，几面膏药旗在晨雾中晃动，耳边传来战马的嘶鸣；环顾四周，无数鬼子端着上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枪，淫荡嬉笑着追上前来：“哟西，花姑娘大大的有！”妇女们吓得全身哆嗦，有的拔腿就跑。突然“砰”的一声，一个看鸭公佬在启步奔逃中被打倒在地，人们再也不敢动弹。

鬼子用绳子把青年男子全部捆绑起来，派几个大兵用机枪看守，大部分官兵便向妇女们扑去。可怜那些女人一个个遭凌辱，无一幸免。山坡上阴惨惨雾迷迷，哭泣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最后，鬼子强迫被绑的男子，将掠夺来的财物运回县城他们的巢穴。

“他妈的，我操他日本鬼子祖宗十八代！”躲在山上岩洞里的东良乡亲，目睹着这光天化日之下的无耻兽行，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尔后，东良村的一个山上岩洞，亦被鬼子用烧辣椒、谷壳的烟火灌进岩，岩中躲着男女老少 28 人，全部被闷死，无一人逃脱。然而，东良村的群众，绝不向鬼子低头，他们组织起自卫队，在队长梁美颜的带领下，配合党领导的融县抗日挺进队，与鬼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讨还血债。

这群专干野战扫荡勾当的日本鬼子，在融县为非作歹了七、八天，无辜百姓 90 多人惨遭杀害。11 月 25 日，才奉命调往宜山、河池，沿着黔桂铁路追赶溃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去了。

入侵县城的鬼子调走后，梁杓带着他的僚属和卫队，由四荣贝江山区回来“光复”县城。刺入他两眼的是鬼子劫后的县城惨状：县政府大院内的门歪窗破，衣物书藉撒满一地；走入厨房，几张猪皮挂在墙上，吃剩的饭菜，发出刺鼻的酸臭味；院子里到处是猪肺、猪肠和鸡鸭毛，臭气薰天……

“县座！”尾随其后的县政府主任秘书雷树清见上司发愁忙安慰道：“日本人退走就好了。打烂几个坛坛罐罐算不了什么，莫懊恼！”

“不！”梁杓摆摆手，“这股专事野战扫荡的日寇虽然撤走了。但是，桂林、柳州仍有大批敌人，不久，他们必然会派出第二支部队来我县驻屯的。不可盲目乐观哪！”他以训诫的目光望着这位得力的助手，“老雷呀！兵荒马乱的年头，要有应付危局的能耐和准备，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咧！”

“对。”雷树清频频点头奉承，“县座真是高瞻远瞩，料事如神。”果然，第一次入侵融县的鬼子撤走才有 20 天，12 月 15 日，第二次入侵融县的鬼子驻屯军就到了。

日本鬼子侵占融县(主要在今融水县境内)7 个月期间，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据当时的国

民党融县县政府统计：全县 36 个乡镇，其中就有 27 个乡镇惨受日寇践踏，被杀害同胞 2760 人，失踪（主要是被拉伕）721 人，烧毁房屋 420 间（主要是和睦街），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这个历史教训和奇耻大辱，千万不能忘记啊。正是：

日寇侵融罪滔天，融州遍地起血腥。

三千同胞成冤鬼，无数村庄化为烟。

白面红心建武装

（选载之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 1944 年夏，世界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的根本变化：法西斯阵营中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垮台；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希特勒败亡在即；只剩下东方的小日本，它预感到不久在中、美、苏、英等国的夹攻下，也将完蛋；但它还不甘心失败，于是发动打通由华中往湖南、下广西、出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战役，以便撤回它入侵东南亚和南洋诸国的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形成“拳头”，作垂死挣扎。党中央为此指示广西地下党，要在敌后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1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县城郊外的一间农舍里，由城市疏散到融县县城的中共桂林文化支部书记司马文森和由柳州撤到融县的中共柳州日报社特支书记罗培元，以及中

共融县特支书记路璠，党员陶保恒，代表着三方 71 名党员，一面烤着炭火，一面酝酿建立桂北(融县)临时联合工委，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事。

“搞武装斗争的关键是弄到枪支!”陶保恒面露难色，“路璠、莫矜他们在羊角山(融水)军火库内弄到那些被火烧过的枪支，修理尚须时日。”



罗培元

他望着司马文森和罗培元继续说：“你们二位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去做县长梁杓的统战工作，争取成立一支武装工作队。”

“对!”两人点点头。

一天下午，融县县长梁杓的家门口，忽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领头的是著名作家，并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头街的司马文森，中间的是刚由柳州专区专员升任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手下的“红人”、柳州日报社社长罗培元；最后的是柳州日报主编、大文人张琛。

他们三人都是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党员，在社会上亦非凡夫俗子。尤其是司马文森，其岳父雷树蕃是融县很有名望的绅士；妻叔父雷树清是当时县政府的主任秘书，在县里排坐第二张交椅的人物，是有钱有势的地头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梁杓巴结唯恐不及的人物。

再说，梁杓系桂南陆川人，远离故乡到桂北融县来做官，虽有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作靠山，但远水不解近渴，而且融县地方势力很盛，他深感势孤力单，权柄不稳，经常流露出忧患情绪。因此对外来文化人表示友善，目的在于寻求知己与支持，特别是在这危难之秋。

“欢迎！欢迎！”梁杓对三人的来访显得十分高兴，快步出门迎接，随即吩咐家宴款待。4人一边围着火锅慢条斯理，浅饮细嚼；一边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梁兄！”身为县长小同乡的罗培元，三杯下肚，便言归正传，“莫怪我说话不中听。有道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特别是在这种乱世，当县长的没有三五个亲信，恐怕是不行呀！”

这一炮果然打中了梁杓要害。他巴不得借助这些名人在社会上的声望，来壮自己的势，但他又不便明言，就委婉地试探：“依你等三位之见，又该如何呢？”

司马文森察言观色接着说：“组织一支武装工作队，一来保护报社的财产和人员生命的安全；二来协助县长抗日保身。一举两得，不知尊意如何？”

梁杓微微颌首说：“嗯，是个好办法，只是政府现在非常拮据，待遇菲薄，谁愿提着脑袋来干这份活啰！再说你们三位愿来领这个头吗？”

司马文森胸有成竹地答道：“只要县长信得过我们，队员由我们去物色；至于队长人选嘛，我们三个人都不是这块

料，不过和我一同由桂林疏散来的两个青年，一个叫杨繁，另一个叫何谷，他们都是能文能武，作事牢靠的角色，可以当此重任。”

不知是梁杓多饮了几杯酒头脑发热，或是他早有此意当即拍板：“好，这支武装工作队就定名为‘融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分队’，编制25人，由县政府发枪拨饷；正副队长就由这两个青年分别担任。”

司马文森等人，在县长梁杓那里弄到枪支粮饷的指标后，就着手组建队伍。中共融县特支书记路璠急忙赶到永乐乡去，与特支副书记莫矜商量决定后，接着又赶到该乡的上朝山屯，去找时任永乐中心校校长、特支党员覃宗义，附近的乡亲们见到知识渊博的韦先生（路璠的化名）到来，便纷纷前来向他探听日本鬼子侵占县城后不久又自动撤走的情况。

无事不登三宝殿。覃宗义知道路璠此来必有要事，便走过来煞有介事地说：“韦先生，柳州的朋友来信了，请到房内去谈吧！”

路璠心神领会，跟着覃宗义步入一间幽暗的房间坐下。他向覃宗义了解近来的工作和群众的思想动态；接着传达特支关于联合由桂柳撤退来融的党员共同抗日的决定，以及招募人员组建二分队的通知。最后交代：“你就在莫矜的领导下，直接动员永乐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入队吧！”

“太好了！我一定完成特支交给的任务。”覃宗义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当晚他兴奋得彻夜未合眼。次日天一亮，他

§ 96§

就一路小跑到永乐中心校去，口头通知东岭来的进步青年教师朱世祺和永乐街的青年黄明速上县城入队。与此同时，杨青也带着本村进步青年杨大证等一行数人，向县城进发，到暂设于融中校园内的二分队队部报名。

形势危急，容不得拖沓。不几天工夫，二分队就在早已疏散得空荡荡的融中校园内成立。它的成员大部分是本地人，少数为外来的文化人。县政府拨给轻机枪 1 挺，手枪 1 支，步枪 19 支；任命杨繁为队长，何谷为副队长，曾从国民党南宁军校毕业回乡的进步青年陶树才，协助进行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正是：

马乱兵荒县长慌，当官异地要人帮。

抗日急需枪杆子，白面红心建武装。

给枪共党苦难言

（选载之三）

由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领导的、中共融县特支指挥的融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分队，在融中校园内成立不久，1944 年（甲申年）12 月 15 日，第二次入侵融县的日本鬼子——大日本皇军融县驻屯军，就开到县城（今融水镇）来。

鬼子兵约有 400 多人，司令叫今野一男中佐（相当于中校），司令部设在城南靠近老子山的下廓村。刚入城时，假惺惺地“出榜安民”；纠集民族败类覃兆谋等，拼凑伪维持

会，作长久盘踞的打算。

在汉奸的带领下，鬼子频频四出破岩劫寨，杀人放火，融州大地又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梁杓万分无奈，又统率着他的僚属和兵马，逃入被戏称为“小重庆”的贝江山区三江门寨。为稳住阵脚，他将县自卫队的李健第一中队派驻香粉、大方，警戒东面长安(今融安)方面鬼子的偷袭；又派出胡汉强的第二中队驻南团，防守来自县城日寇的侵犯；并决定把第二分队留在身边当保镖。

“老雷，二分队到哪里去啦？”梁杓在临时用作办公地方的三江门小学里，焦急地来回踱步。这次再到三江门寨已有好几天了，还不见二分队的踪影，一种不祥预感促使他急忙把主任秘书雷树清传来查问。

“据胡汉强电话报告称：鬼子占领县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派出一股兵力，沿着马肠垌向小荣搜索，被隐蔽在马头山上的二分队狙击，鬼子被打伤数人，吓得屁滚尿流缩回城去了。”雷树清有板有眼地答询。

“啊!？”梁杓惊疑不解，“难道二分队的人就不怕死？”

“这很难说。”雷树清喘了一口气，“听说他们现在开到永乐去了。”

“永乐!？”梁杓那条最敏感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他知道永乐是通缉在案的共党要犯莫矜的家乡。如果二分队的人枪被异党分子所利用，后果不堪设想。省府再三密电：决

不允许解放区在广西出现。若被上峰察觉，丢掉“乌纱帽”事小，恐怕脑袋也保不住哩。想到这里他不放心地问：“永乐有人参加二分队吗？”

“何止是有。”雷树清是本地人，耳朵长。他如实奉告，“为数还很多呢！”

梁杓听罢，脸色如土。雷树清见状也着了慌，因在司马文森组建二分队的过程中，他曾站在姻亲的立场上打过边鼓，若出乱子，他也难逃罪责，于是献计道：“县座，我建议以保卫县政府安全为由，调二分队来三江门控制使用。如果他们不听调遣，我们就立即收枪断饷！”

“嗯！就这么办。要快！”梁杓颌首认可。

就在县老爷们筹谋对付二分队的时候，杨繁、何谷率领二分队，在莫矜的安排下，住进了永乐乡龙齐寨老百姓的家中，深入发动群众，并进行紧张的练兵，准备迎接随时到来的战斗。

愁云惨雾，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1945年新年。两个骑马的军人由三江门出发，沿着蜿蜒崎岖的乡间小道：“笃笃笃”地向永乐乡龙齐寨奔去。领头的是个姓何的国军下级军官，随后的是他的卫兵。他俩跑到寨旁，被眼前的情景震慑住了：山坡上二分队的队员们三五成群，有的擦枪，有的在瞄准，有的学拼刺刀，喊杀声惊心动魄。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二分队正副队长杨繁、何谷快步上前迎接这两个不速之客。原来他俩是受县政府委派而

来，身份是县政府的代表。杨繁与何谷“咬”了一下耳朵，便走过去叫陶树才继续指挥练兵，然后向来者招招手：“请进村谈吧！”

军官选了一张干净的椅子坐下，以非常不满的口气责备道：“梁县长当初答应组建二分队，任务是保卫县政府，想不到你们竟不听指挥，先在县城附近打鬼子，现在又跑到这里来了！”

杨繁，广东揭阳人，新闻记者出身。他明白：黄鼠狼入宅，决非好意，便强忍怒气答道：“何代表，你堂堂一个中国军人，怎么这样说话？抗日自卫队不打鬼子，要他何用？！”

“日本人是要打的。”军官脸颊忽地掠过一丝红晕，“但鬼子不是豆腐兵哟，撤到融县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军一万多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尚不敢跟鬼子碰，难道凭你们这二、三十条破枪就奈得日本人的何吗？”

“你错了！这二、三十条枪是火种。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谷瞥了何代表一眼说：“饱受烧杀掳奸的老百姓是要打鬼子的。我们深入群众，就是发动群众抗日。只要群众组织起来了，入侵融县这几百个鬼子又何足惧哉！”

何谷是归国抗日的华侨，说话嗓大调高，易动肝火，人称他是“炮筒子”。

何代表意想不到面前这两个英俊的青年人，竟这么固执强悍，不易对付。他摆出一副尊长的架势教训道：“鬼子是

要打的，但不必我们动手。你们知道吗？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意大利已经垮台，德国也快完蛋，日本正四面楚歌，不久也必投降，因此，蒋委员长……”

提及蒋介石，何代表及其卫兵皆挺胸凸肚“嚓”的一声，做了一个矫揉造作的立正敬礼姿态，方才继续他的高论：“蒋委员长高瞻远瞩，指示国军尽量避免与日军对抗，保存实力，坐待胜利。让美国人和八路军、新四军替我们打鬼子，岂不更妙！梁县长为人明智，善解领袖意图，藏兵贝江山区，养精蓄锐，单等鬼子下跪投降，便还县当政，享受荣华富贵”。

杨繁、何谷不听犹可，一听肺都气炸了，心里骂道：“这狗东西，真是阴险毒辣。”为了不使气氛弄僵，才没有反驳。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岔开话题打听起敌情来：“听说以前在三江门当过区长的覃兆谋，伙同龙祖明、施坚，助纣为虐，在县城充当了维持会的头目。有这事吗？”

何代表以为眼前这两个青年人，被他的宏论感化了，喜不自胜，以鄙夷的口气道：“唉！提他们作甚！这些人的眼睛都蒙在裤裆里，‘天将亮了，还要赖尿在床！’老弟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汉奸的事可不能干哪！”

“何代表高见！”杨繁、何谷违心地奉承。

何代表得意有加飘飘然起来。他觉得摊牌的时候到了，正色道：“县政府限你们二分队 3 天之内进驻三江门，担当防卫。”杨繁、何谷沉默以待。他以为他们正举棋不定，又

道：“贝江两岸山高路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可高枕无忧；二位年青有为，追随梁县长，前途无量。何必提着脑袋去和日本人拼命哩！再说贝江苗妹，个个白白嫩嫩，温柔漂亮，入苗寨木楼坐妹，岂不快活！”

何谷早忍不住了，张开大喉咙吼道：“你知道吗？中国有句古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救民于水火，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只有怕死鬼才躲入深山野岭！”杨繁也愤愤不平。

“谁怕死？”何代表脸颊涨红，霍地站起来，老羞成怒拍桌猛吼：“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二分队不愿入山护卫，就把枪支弹药交出来！”

此时，在村外训练的队员回村了，听闻争吵纷纷挤入屋来，把何代表及其卫兵团团围住。杨繁趁势道：“你何代表问问二分队的队员，他们同意不同意交枪？”

“你们贪生怕死，带枪逃跑。”有个愣头青年队员怒气冲冲点着何代表的鼻尖骂道：“却要缴我们的枪，让我们赤手空拳去和鬼子拼，你们安的是什么心？好呀，来吧，我们把子弹头‘交’给你们，要不要？”

“不交枪就停止发粮饷”。何代表双手叉腰，凶相毕露。

“咦——唏！”另一个膀宽腰粗的队员鄙夷地怪叫着，气咻咻的骂道：“你们逃入深山，吃饱饭没事干，去坐妹耍风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打鬼子，却要断粮饿肚子，真是岂有此理！”

“不发饷随他的便，有老百姓支持，天大困难也不在话下！”

.....

队员们越说越激愤，有的挥拳踢腿，露出要打架的凶相，吓得这个自命不凡的国军上尉脸色发青，连连后退。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杨繁上前劝阻，用手排开逼近何代表的队员说：“大家静一静，让条路给他回去交差！”

何代表的头一偏，卫兵就跟着他，两人灰溜溜地跨出门槛而去。

“二分队一定是共产党！”县长梁杓听完何代表的禀告后，锁着眉头说。

“是啊！”雷树清也忐忑不安地附和，“别的自卫队，要他们打日本，你就毙了他，他也不干。一听说鬼子来了，就转头往后跑比兔子还快，可是二分队呢……”

“你的侄女婿司马文森是不是共产党？”梁杓不等他说完就插问。

“我不大清楚！”雷树清低着头回答，“我的侄女懿懿是在外地和他结婚的，他俩很少回来。这次落脚在大南街我大哥（雷树蕃）的家里，我大哥很支持司马。”他觉得武装二分队，已生米煮成熟饭，吃后悔药亦于事无补，唯有自我安慰。

“县座，依我之见，不必多虑。现在日本鬼子四处杀人放火，他们扛枪打豺狼，名正言顺；如果我们逼得狠了，二分队就会与我们刀枪相见，老百姓就会跟着反对我们，把问题闹大，

反而不妙。”

“嗯、嗯！”梁杓摸着隐隐发痛的脑壳，沉思半晌，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搞一回‘打鸟政策’吧！”

盘踞县城的鬼子，看着当地的百姓只是畏而避之，并未臣服，没有几个“顺民”前来犒劳，给养顿时馈缺起来。于是，在汉奸走狗的带领下，频频四出打劫，无恶不作，妄图用残酷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压迫老百姓就范。

消息传来，梁杓惊恐不安。他想，县政府偏安三江门寨，距县城不过40多华里，鬼子强行军两、三个小时就可赶到，作为东面屏障的李健第一中队，官兵思想摇摆不定，南团虽有胡汉强的第二中队驻守，如果鬼子打来谁能保证他们脚底不抹油逃跑呢？他又想到二分队，虽有异党操纵的重大嫌疑，幸未酿成大患，至于今后如何，他不敢长远计议了。

十几天下来，梁杓明显地瘦了。他左思右想，总觉得再在这里“藏”下去，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带着几个心腹随从，以“下乡检查”为名，悄悄逃往贵州去了。

梁杓弃职逃跑后，1945年1月间，经本地乡绅推荐和国民党桂北区行署（驻三防）主任尹承纲批准：县城大南街吴一峰出任融县县长，仍驻在贝江的三江门寨“办公”。正是：

给枪共党罪难当，收缴不成无主张。

后悔良药无处买，急忙逃上贵州疆。

鲤鱼岩寨皇军泣

（选载之四）

在融城西北5里许，有一个小山村。村外三面石山环抱，村前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成交椅状；村中有数亩水塘，水自后山岩洞穿流而来，清澈凉爽，终年不竭。因盛产红色大鲤鱼，故此得名鲤鱼岩寨。

不知从何时何代起，该村便构筑高厚坚固的石墙，墙上开通对外射击的枪孔；墙外紧靠墙根处栽种茂密的棘竹，高达数丈；全寨仅开一座大门出入，门上建有炮楼；寨左右亦筑有许多炮垒，居高临下，对外情况了如指掌。因其固若金汤，自清朝至民国的百年匪患，均有外地人入村寄居避难，而鲤鱼岩寨人一向有求必应，十分安全可靠。

日寇侵占融县期间，县城及四周村屯的官家富户，以及县外省外，如柳州、广东、湖南等地的许多商贾避入该寨，原60多户400多人的山寨，人口猛增到千人以上，连牛栏猪舍都住满了。为了保家安民，村中成立有村防委员会，挑选16岁至60岁的健壮男子组成村自卫队，编组守卡。

“你们是什么人？”1944年12月下旬（甲申年十一月上旬），日寇第二次侵占县城（敌驻屯军）几天后的一天下午，村防委员会主任曹德全，登上大门楼检查日常防务，忽然看见一溜子身穿黄军衣，脚踏大头皮鞋的军队向本村开来，忙大声喝问。

“我们是国军！”答言的是一句生硬的国语。

“既是国军，请自觉后退。先派代表进村接洽！”

对方不予理睬，只管端起枪向前扑来。冲到大门的士兵，已横蛮地用刺刀把大门撬得“咔嚓、咔嚓”的作响，扑到墙根的士兵则爬上棘竹，妄图逾墙而入。曹德全发现这支队伍着装与普通国军不大相同，知道是鬼子来了。便果断地大吼一声：“开火！”

“啪、啪、啪！”“砰、砰、砰！”躲在石头围墙枪孔后的村自卫队员一齐开火，爬上棘竹的 2 个鬼子立即中弹倒下。

“轰！”“轰！”吊在门楼上的麻尾手榴弹，跌在地面的石板上，发出雷鸣般的爆响，来撬大门的 3 个鬼子也被炸翻了，流了三滩血。

跟后的鬼子见状，转身就往后面跑。窜到村外干涸水沟里的敌人，把机枪架在石板上，“嘎嘎嘎、咕咕咕！”地向村中猛烈扫射，安在山坡上的小炮也“咚、咚”地向村内狂轰滥炸。

打了一会，隐伏在干涸水沟里的敌兵，仗着优势火力的掩护，嚎叫着成散兵群向村边猛冲过来。

“拿‘过山标’（一种大口径的旧枪名）的快打呀！”有人叫喊命令。

持“过山标”的村自卫队队员曹汉清与曹文波听到命令，立即瞄准鬼子的机枪手发射，“砰！砰！”石板上火星四溅，

敌机枪手见阎王去了，机枪成了哑巴，往前冲的敌人，急忙“哗哗”地掉头向田段中逃跑，山上的自卫队员看得真切，鬼子逃到哪里，子弹就跟到哪里，鬼子伤亡惨重，躲无处躲，逃也逃不脱，狼狈极了。

鬼子一连冲锋3次，均遭顽强狙击，死伤十七、八人，只得灰溜溜地缩回县城。鲤鱼岩寨人乘胜打扫战场，缴获钢盔7顶，血染的军衣10余件，还有日本画报、女人相片和一些零碎杂物，以及从别处掳掠来的大量食品、财物。

东洋鬼子是喝苦咸海水长大的，天性蛮烈不服输，又于1945年1月上中旬（仍是甲申年腊月）先后2次攻打鲤鱼岩。第二次鬼子来打时，恰遇县自卫队第一中队数十人开到村边，县自卫队吓得魂飞魄散，丢下2个已入村联络的代表仓惶逃命，那2个代表出村外时，被溃退的鬼子在村旁抓住杀死，称是皇军的一点“战果”。

鬼子从东北打到西南，什么样的中国武器没有领教过，但是最使鬼子失魂落魄的，是鲤鱼岩两尊清朝遗留下来的猪仔大炮。鬼子第3次由南面水塘处偷袭时，操掌大炮的几个十多岁的胆量十足的娃仔头。一点火，“轰隆”一声，被轰击的杀伤面一丈平方之多，被打中的鬼子满身铁沙，痛得惨叫连天。

“鲤鱼岩人打的是什么新式武器？开花大大的有。你的明白？”原躲在寨里的广东“广兴隆”张老板，怕寨守不住而逃出寨外，被鬼子捉住逼问。

“太君！”张老板惶恐地说：“这是古代的猪仔大炮，不是什么新式武器。”

鬼子不相信，咬着牙骂道：“你的大大的不老实，死了死了的有！”说着一刺刀朝张老板的胸膛刺去，张老板惨叫一声倒下，命归黄泉。

“天下无敌”的大日本皇军融县驻屯军竟打不下 1 个小小的山村，实在可悲、可笑。为此，今野不得不暂时搁下，另找别处为目标，他用内奸加偷袭的战法攻破稽村，不但掠得大批财物，还嗅到一点门道，但是，鲤鱼岩不是稽村，寻找不到内奸。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访，终于在众伪军中找到 2 个熟悉鲤鱼岩后山小道的汉奸，可以带路偷袭。

1945 年 3 月上旬(乙酉年)的 1 个晚上，今野从日伪军中挑出善于爬山攀壁的 30 多人，组成 1 个轻便的小分队，交由横山中队长指挥，在家住县城的汉奸项桥修、徐个柏的带领下执行“暗渡陈仓”的诡计，他则亲率大部队开往鲤鱼岩寨前埋伏等候。对鲤鱼岩发动第 4 次袭击。

在夜幕的掩护下，横山带着小分队出城西门，入小洞弄场，悄悄爬上与鲤鱼岩相邻的鸦太大山，再到达村右侧两峰之间的松柏隘上。有人抢掳心切，抬脚就要往下滑。

“慢！”横山脸色阴沉地摆着手。他举起望远镜反复窥探：在他们的脚下，村内房屋行人历历在目，鸡犬之声相闻。这一切近在咫尺，但崖高数丈，如不慎跌下犬牙似的石笋上，不死也成重伤。崖光壁陡，极易被人发现，且又十分难行。

万一被对方察觉，只能让人当活靶子打，有来无回。待夜色更黑之后，他们才像壁虎小动物一样，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慢慢向下滑。

“骨碌！”不知是哪个兵牯踩翻了一块石头，直往山脚滚下。

“鬼子由后山偷袭来啰！”

“坚决消灭他，叫他有来无回！”

枕戈待旦的鲤鱼岩人，早就预料到鬼子会走这步棋，因而严加防范。守在山麓的村自卫队员，立即朝石头开始滚动的人影开枪，一个中弹的汉奸痛得“哎哟”、“哎哟”直叫唤。吓得其他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横山见偷袭已经败露，老羞成怒地朝寨中乱打枪出气，而后草草撤回，埋伏在寨前的敌军也尾随扫兴归巢。

多次攻打鲤鱼岩寨均未得逞，损兵折将，今野大为震怒、苦恼。此刻，司令部办公台上的电话铃响了，他走过去抓起耳机，里面传来上司暴怒的斥责：“鲤鱼岩小小的，日本皇军大大的，为什么打不下来？哟西，笨猪！”

今野站得笔直，脸颊随着耳机里的吼声不断地抽搐，同时连声“咳、咳”地用力应着。接完电话，屁股颓然地跌坐在太师椅上，一筹莫展。正是：

县城附近鲤鱼岩，一面平川三面峦。

四次皇军来进犯，损兵折将胆心寒。

稽村惨案教训深

（选载之五）

今野是一头蠢牛，越斗越疯狂。他3次攻打鲤鱼岩寨受挫后，便把视线转到颇有“油水”的稽村来。

一天，他伫立在融县驻屯军司令部里，面对墙上的融县地形挂图，煞费苦心地思索，妄图在军事上创造一次奇迹，为“大东亚共荣圈”建立殊勋，以洗刷因久攻鲤鱼岩不下，迭遭上司训斥的耻辱。

“报告！”

今野闻声回头一看，见是县维持会长覃兆谋，便招手：“进来！”

“太君！”覃兆谋上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深知今野为最近打鲤鱼岩寨频频失利而懊丧便献殷勤：“鲤鱼岩算什么东西？一块鸡肋骨而已，稽村才是一头大肥猪哩！村里躲着桂林、柳州、广东、湖南等地许多巨商富户，桂系几个官僚合办的‘天益盐站’，也运进数万斤食盐囤放。攻下它，既可大振皇军声威，又可以补给军需咧！”

今野暗淡多日的贼眼忽地一亮，光彩又瞬即消失。他知道稽村确有许多有钱有势的人躲在里面，村内什货、布匹、屠宰、饮食等行业，应时而兴，俨然一个小街。然而其地形与鲤鱼岩极为相似，村旁高筑石墙，遍栽棘竹，易守难攻；村内也有村自卫队布防。唉！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覃兆谋见主子脸现难色，媚笑道：“太君！我斗胆说一句，多次攻打鲤鱼岩失利，恐怕都是强攻的多。打稽村若用内应加偷袭，必稳操胜券呢！”末了，他还引用“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俗语自圆其说。

“内应？”今野阴阳怪气地打量着覃兆谋身旁的中年人，“他是……？”

覃兆谋正要介绍，中年人却弓着腰抢着卖身投靠：“我叫张振中，是稽村人。对皇军大大的忠心，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今野喜出望外，详细地向张振中打探稽村的人口、财产、地形地貌，以及村自卫队的兵员、武器、岗哨等情况，都得到今野较为满意的回答。

“村里为增加银钱收入，最近还开了好多处赌摊呢！”张振中喜形于色继续献媚“本村的和外村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可以自由进入村内赌钱或买卖，无人盘问。皇军何不派人化装为赌徒或生意人入村侦察？”

“咳！”他上前拍着张振中的肩膀：“事成之后，你的金票多多的奖！”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45年1月10日(甲申年十一月廿七)下半夜，浓云密布，寒气袭人。此刻，稽村内的主客户人家，正在温暖的被窝里作着甜蜜的梦。

夜幕下，今野带着100多名日伪军，从县城出发，由张振中带路，经过西廓村时又抓了几十个村民作挑伕，便神不

知鬼不觉地向离城 8 里外的稽村扑去。

敌人先把稽村包围起来，对所有的哨垒都布置了机枪火力封锁，然后派出部分兵力，选择村边南平庙旁棘竹稀疏处，跨过 5 个负责看守却都抱枪呼噜呼噜睡大觉的村自卫队队员的身上，进入村内。

“砰！”敌人进到村内水塘边时，在晨曦中，才被巡逻的自卫队队员李福富发现。他一面开枪向敌人射击，一面大呼：“鬼子入村了！”可是敌人并未急着还击，而是抢占村内的险要地点。

枪声震醒了酣睡中的群众和哨卡防卫的村自卫队队员。一时间，大人喊，小孩哭，鸡飞狗跳，全村乱成一锅粥。人们纷纷跑向后山上逃命。

拂晓前，曙色中坚守在第一线的队员向村外一看：啊！大队敌军已逼近村边，一部分敌军用棉被铺垫地上的防戳脚板的竹丁，推崩石墙缺口进入村内，尽管队员们一齐向敌人开火，但因各哨垒都受到敌人机枪火力的封锁，抵挡不住敌兵前进。

这时，先入村的敌人也开枪响应，从背后发起攻击；村外大队敌人乘势向第一道门楼进攻。有几个敌兵疯狂地用铁镐猛劈门板，防守在门楼上的张少林等 5 个队员奋勇抵抗，在敌人猛力的扫射下，不久就有 2 个队员受伤，寡不敌众，被迫后撤。第一道门楼被敌人攻占了。

接着，敌人蜂拥而入，向第二道门楼冲来，队员们倾尽

全力射击。可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大都是老掉牙的“土单”、“大拾”等旧枪，子弹又年久受潮难发火，加上平时缺乏军事训练，对敌人的杀伤力不大。1个鬼子冲到第二道门楼转弯角时，与队员路信余相遇，路的枪口已触到敌人的胸膛，他马上扳动扣机，可惜他手中的“大拾”枪打不响，反被鬼子一刀刺中咽喉，倒在血泊里，延至次日死亡。

在混战中，任村防委员会财务委员、大学肄业归来的潘伯余和文书张少益等人，都在与敌人拼搏时英勇牺牲了；军事委员潘敬伯上前线穿梭地指挥战斗，不料突被由背后窜来的敌人抓住，押往县城。他大骂敌人不止，遭毒打壮烈牺牲。

战斗约持续半小时，自卫队完成掩护群众逃上后山的任务后撤退，全村遂陷入敌手。这时天已大亮，今野如斗胜的公鸡，趾高气扬地站在村中央的地坪上，手持望远镜朝后山四处搜索，嘴里“叽哩呱啦”地指挥日伪军，用机枪“乒乒乓乓”地朝逃难的群众扫射，村民路庭孙，外来客老贺、老邓等数人死于枪弹之下。敌人临走时放了一把火，大火熊熊，多时不止。

当稽村自卫队拼命抵抗敌人攻寨时，先逃上山的几个村民，偷偷由后山的悬崖峭壁滑下去，跑去向驻在2华里外西洞村的国军“三休兵”部求援，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自己都保不了，哪里管得了你们那么多！”

敌人践踏稽村直至上午11时许才退走。一部分监押从西廓村抓来的民伕，挑着脏物回县城；另一部分在刘公寨四

联乡公所盘桓多时，并不断向稽村后山打冷枪。

是日下午，人们小心翼翼的下山回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劫后惨景：被惨杀的亲人，尸横村巷，血流遍地；受伤的在痛苦地呼叫呻吟；被火烧的房屋，仍冒着缕缕黑烟；一处未熄灭的火堆旁，满地鸡毛、猪皮、尿肠，散发出腥臊的气味；家家门崩窗倒，箱翻柜破，荡然一空，破衣、烂布、旧鞋随处抛撒……，全村男女老少呼天喊地，哀声震岳。

这场空前兵祸，全村被打死 11 人，重伤 8 人，房屋烧毁 19 间，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鬼子是怎样摸入村中的？”人们痛定思痛，搜肠刮肚找原因，“村中肯定有‘鬼’！”

“我亲眼看见张振中在鬼子面前指手划脚！”1 个村自卫队员揭发。

“是，我也看见！”另 1 个队员作证。

“把他马上抓来杀掉！”

“暂不要打草惊蛇！”1 个老者道，“最好报给政府出面处理！”

“张振中是该杀无疑。”1 个公佬叹道：“可是，村里既开圩场又开赌场，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总有一天要出事的啊！”

张振中很快就被县自卫队捉住，由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但是损失却无法挽回。

稽村血的教训，使县城四周群众百倍警惕起来，加强防

备，日寇无隙可乘。但是，鬼子也因为轻易获胜而更加骄狂起来，暂把鲤鱼岩寨放在一边，把目标转到离县城较远的融江河畔和永乐乡村寨。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灭亡。正是：

家破人亡泪满腮，市场开赌必招灾。

稽村教训应牢记，胡乱贪财悔不该。

挺进队首捷大扁洲

（选载之六）

大扁洲在哪里？就是今天古顶水电站水坝下面的大沙洲。

“流亡县长”吴一峰，躲在四荣贝江山区就职后，对不听指挥的二分队实行追枪断饷，并不断寻衅滋事。为避免摩擦，部队由永乐转移到融江畔的罗龙滩底寨，发展到 100 多人枪，并甩掉“二分队”的包袱，变更番号为“融县抗日挺进队”，在中共融县特支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融县抗日挺进队的胸章和代号

1945 年 2 月（甲申）的一天，暮色深沉，寒星稀疏。挺进队中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卢起，越过田野，翻过山坡，凭着北斗星辨别方向，朝着潭头乡（今属融安县）北山村走去。中

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委员、融县特支书记路璠(化名“韦先生”),隐藏在该屯大绅士莫伯贤老先生家,秘密地领导着挺进队的战斗。



1923年1月,中共桂林文化支部、柳州日报社党组织和中共融县特支三方党组织的代表在融水县融水镇罗龙村滩底屯陶保恒家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

莫伯贤,1883年生于1个封建地主家庭,家有良田50多亩,既雇工也出租,口粮之外多有余剩。他早年在桂林优级师范读书时,就接受新文化熏陶;大革命时代,他在家乡带头实行“二·五减租”;在任县财政局长、民团副司令期间,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反动腐败,1935年弃官经商,转而用心教育培养子女,并倾尽全力支持我党的革命活动。

“我的一家人都是革命的!”莫伯贤常自豪地对人说。是的,他有三子二女,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儿一凡在抗日战争年代,被党组织派去支援越南,后任太原战区、

十二战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回国化名“陆华”任左江支队司令员。二儿炳凡，去陕北延安学习后，分配在八路军某部，后因病重，组织动员他回乡隐蔽休养；但他仍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不幸病歿，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三儿芷凡，在融县北区参加抗日挺秀队，解放战争时期为柳北第二大队政委。大女玉珍(化名丁友平)，亦去延安学习，在八路军某部工作。二女玉兰和收养的干女儿苏健行，参加抗日挺进队。莫老的家屋宽墙坚，建有防盗炮楼，是个“碉堡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路璠、莫矜、梁林等，常在他家吃住和工作，所以他家成了不挂牌的指挥部和地下联络站，他本人就是不挂牌的“站长”；他的老伴莫大娘，也就成了操持家务，负责接待的没有职称的“服务员”。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北山村群山环抱，阡陌纵横。卢起左盘右绕，来到一座颇有气派的门楼前，用暗号有节奏地敲了几下。

“谁呀？”屋里传来莫大娘慈祥的声音。

“我是老卢，韦先生在家吗？”

“在，在！”门开了，莫大娘指着桂花树旁一间亮着豆大灯光的小阁楼相告。

卢起直向小阁楼走去，忽然一阵男中音的歌声，从小阁楼中飘洒下来：

怒发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

听着悲愤雄壮，慷慨激昂的歌声，卢起心潮奔涌，热血沸腾。不待推门，路璠已热情地迎出门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哇，我正要找你，你就来了！”

路璠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近况，接着向卢起介绍了当前的局势，然后说：“现在入侵融县的鬼子，既很猖狂，又很麻痹。我们挺进队打出旗号不久，老百姓在怀疑我们有没有本事打鬼子。你们要善于利用目前鬼子的致命弱点，寻找战机，把鬼子狠狠地敲一下，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

“好！”路璠书记的指示，正中卢起和广大指战员的心怀，“我与杨繁、何谷二位已商量过，想提出‘杀鬼子，过新年’（指春节）这样的口号。”

“嗯，这口号要得。”路璠赞赏地点点头，又指示：“东良村群众受鬼子的孽最重，我们要派人去和他们村的自卫队联络，一起打鬼子。另外，我已派陶保恒同志去何平部，派覃绍彰同志去德里义勇军处，把南区的这几股地方武装联合起来，局面很快就会有改观。”

说战机，战机就到。在东岭乡（今属融安）挺进队的队部里，杨队长对一个小队员布置说：“莫文，部队想给你一个

艰巨的任务，你能去完成吗？”他特地把“艰巨”二字说得很重。

莫文原名莫介忠，壮族，长安镇附近农村人，1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仔，十分机警勇敢。他拍着胸脯答道：“什么任务？这么艰巨，我保证完成！”

杨队长看着这个英气勃勃的小战士，高兴地说：“刚接到情报，有几十个鬼子汉奸在油榨古顶屯劫取了长安镇商家囤放在那里的盐巴，正在装船准备运回县城。”他举起右手使劲往下一劈，“我们决定在途中伏击，已通知东良自卫队配合。关键是摸准敌人回程开船的时间。”

莫文知道，油榨古顶屯离县城不足40华里，伏击时机稍纵即逝，所以杨队长交代的这个“关键”非弄清不可。清早，他换了一套当地农民的服装上路，为避免敌人的怀疑，他绕道由高街上岸，然后折往北走。

上午9时多，莫文走到油榨古顶屯边。这时，晨雾已经散去，能见度很高。他举目四眺，低矮的农舍，陈旧残破；枯黄的草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村南通往融江岸边一里长的小路上，躬腰背盐包的民伕，在敌人的吆喝下来来去去；路旁间隔几十步，就布有1个敌兵看守。

莫文定了定神，默数了一下，共有12个鬼子和20多名伪军。他的目光沿着小路搜索，发现盐仓是村旁一间泥砖民房；门口摆张小桌，1个伪维持会的小头目，负责登记运盐下船的数字；不远处有一赌摊，摊旁有人卖零食，赌腻了的

赌徒们，三三两两在游荡。

怎样才能混入民伕的队伍中去呢？莫文信步来到零食摊前买了块糍粑，一面吃一面观察四周情况。哦，运盐途中，路边那间囤积人畜粪尿的小屋，就是敌人指定民伕们大小便的地方。小屋旁有个婆佬在地里收菜。于是，他走过去借故和婆佬聊天，趁着敌哨换班那一刹那，迅速由灰屋后面的矮墙爬过去，出来时，他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伕”了。

莫文混在民伕的队伍里，连续背了几十包盐，草鞋把脚擦伤了，鲜血直流，走路一拐一拐的。忽然前面“哗啦”一声水响，他循声望去，哎呀，登船的踏板上，有个骨瘦如柴的民伕公佬连人带盐跌落江中。

他弯腰用尽力气想把盐包捞起来，但力单气弱未能如愿。站立在船头监视的鬼子火了，恶狠狠地骂着“八格牙鲁”，随即举起枪尖的刺刀朝公佬的背后捅去，公佬惨叫一声便沉没在水里，水面顿时一片血红。民伕们见了，个个脸色如土。

“他妈的！”莫文在心中咒骂。他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把鬼子撕碎，但此刻他必须压制心中怒火，完成这次侦察任务。

“大师傅！”莫文把流着鲜血的脚趾伸出去让船上的艄公看，“你看我的脚受伤了，想搭船回县城。什么时候开船呀？”

“明早！”艄公同情关照地说：“日本人是不会让民伕搭船的；你要搭，就得装扮成我们船上的水手，上滩时帮忙拉拉纤。总可以吧！”

傍晚盐运完上船，民伕们相继散去，有的汉奸入村赌钱。莫文为核实敌人开船的时间，做到万无一失，又故意一拐一跛的走到运盐登记处，对那汉奸小头目说：“长官，我是船工，你看我的脚受伤了，今晚想到村里找些草药来医。什么时间开船呀？”

“明天一早。”小头目斜眸瞥见莫文的脚果然淌血，连头也不抬，摆起官架训斥：“天亮前，你一定得赶回来啵！”

“关键”已经摸清，莫文不露声色地雇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渡过融江，回到培村挺进队队部报告。杨繁队长、何谷副队长与陶树才指挥，立即去融江东岸沿河察看地形地貌，选定的伏击地点就是古顶屯至油榨屯之间的大扁洲。

此处航道狭长水浅礁多，来往船只都走得很慢；航道紧靠东岸，崖高壁陡，崖顶草木茂盛便于隐伏，航道西面则是一片宽广平坦的沙洲，无处可躲；尤其是冬季枯水，逆水行船全靠拉纤，走得就更慢。敌人盐船处在近距离的挺进队火力网之内，而敌人还击又看不到目标，只有挨打的份儿。这是一个打伏击战最为理想的地方。

1945年2月5日（甲申腊月廿三）夜，一听到打鬼子，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欢腾雀跃，兴奋得难以入眠。凌晨3时，吃过早饭，队伍便悄悄地向大扁洲开去，天亮前埋伏在东岸的草丛里。

“哎呀！哎呀！”大约过了一袋烟工夫，阵地上就听到清晰的摇橹声。晨曦中，敌人的运盐船向大扁洲逆水上行。

每只船除留 1 名艄公掌舵外，其余的船工都一个个把肩披套在肩膀上，嘴里哼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在西面河滩上吃力地拉船上滩。船上的鬼子、汉奸，有的尚在呼噜的睡觉；有的坐在船头，把枪撇在一边，好奇地看着那些垂首躬腰，艰难拉纤上滩的船工。

“打！”等到敌人盐船进入射程 50 米内的航道时，陶指挥把驳壳枪一举下令。

“轰！轰！”“哒哒哒！”“砰砰砰！”

挺进队的土炮、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手榴弹也频频甩出，平时沉静的融江顿时沸腾起来。雨点般的子弹把敌船打得千疮百孔，土炮、手榴弹落在敌船上爆炸，船篷、碎板和敌人的残躯，一齐被抛上天空，落入水中的子弹、土炮、手榴弹，溅起点点水花和股股水柱。

敌人措手不及，许多人还来不及抵抗，就被打死在船上；还活着的一面盲目还击，一面弃船跑上河滩，慌忙往北逃窜，妄图混入拉纤的船工中。机枪手李清友端起枪边扫边骂：“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随着“哒哒哒”的枪声，大多数敌人猝然倒地。

“叭咕！”一颗子弹从队员何其中身边飞过，他循声望去，发现 3 个头戴钢盔的鬼子，躲在船舷的水中开枪还击，忙从腰间掏出 2 颗手榴弹用力投下去，“轰！”“轰！”河里升起两根水柱，3 个鬼子便沉下河去了。

“龙祖明，你往哪里逃？”埋伏在西岸草丛中的东良村

自卫队，在队长梁美颜的指挥下，奋勇出击。不久前鬼子、伪军扫荡他们村时，犯下了弥天大罪，现在这些作恶多端的强盗就在眼前，怎能不使他们怒火中烧！一轮枪弹打去，便有几个汉奸毙命。伪县维持会副会长龙祖明屁股也中了弹，在贴身汉奸的扶持下，仓惶逃命。

战斗约 30 分钟便胜利结束。除龙祖明等几个汉奸逃脱外，出动运盐的 12 名鬼子和 10 多名汉奸一一覆灭。我军无人伤亡。计缴获步枪近 20 支、敌船 9 艘、生盐 20000 多斤，挺进队只留下 5000 斤用于换取武器弹药，其余分给融江两岸参战的各族群众。



1973 年 0 月 3 日，融县抗日挺进队在大扁洲伏击日伪军盐船。

首战大捷，大快人心。挺进队女队员苏健行，把它编成顺口溜，广泛演唱。从此，挺进队的军威远扬，许多青年携枪踊跃参加挺进队，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成为柳北地区敌后抗日的主力军。正是：

大扁洲头礁石多，行船逆水用人拖；
突然一下枪声响，全歼皇军奏凯歌。

皇军魂落白马寨

（选载之七）

日寇在大扁洲之战的惨败，鬼子司令今野归咎于“轻敌麻痹”。为挽回面子，他要再打1次大破稽村那样的“赫赫战果”，但是，县城附近的农村自卫队多有戒备。他在远程奔袭永乐东阳掳得大批财物后，又飘飘然起来。过了几天，他便率领大队兵马奔袭永乐白马寨。

“开路！”

1945年2月20日（乙酉年，春节中的正月初八）早晨，浓雾弥漫，春寒料峭。今野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把指挥刀一举，200多名日伪军就气势汹汹地向永乐乡扑去，目标是国民党融县县政府西区办事处驻地的白马寨。上午9时多，到达白马寨邻村的葫芦寨外。

今野站在葫芦寨旁的高地上，举起望远镜向白马寨窥测，棘竹包围的小村，一面靠山，三面环水，茂密的竹枝斜伸在河面上；村前平坦开阔，阡陌纵横，空旷寂寥。似乎人们远远地看到皇军，都统统逃走光了。于是便令各部成散兵群，全面向白马寨推进。

“笃！笃！笃！”

负责在山上了望的村自卫队队员蒙士进，一面急促地敲着竹绑报警，一面用诶话(读 ei，又叫五色话，是壮话的一种)大喊：“日本鬼子亭了！”(日本鬼子来了！)

“眉几赖云？到办边了？”(有多少人？到哪里了？)正在村中巡视日常防务的县参议员、村防委员会主任的蒙健停步向山上问。

“眉桑山驳云！已冲到漏板北桥枢！”(有二、三百人，已冲到村北桥头。)

“吴捞！”(不怕)蒙健沉着地下达命令，“等帽纠亭近才嗨銃！”(等他们走近才开枪！)

枕戈待旦的白马寨人，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立即投入战斗，从地面和山上抗击来犯之敌。一时间，枪炮声大作，惊天动地，子弹呼啸着在村寨的上空交叉飞窜。山上的了望哨则用诶(读“ei”)话不断地、大声地详细报告敌人进攻的路线、兵力、行动等情况，给地面指挥员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

敌人的进攻受到猛烈火力的狙击，伤亡惨重。今野大怒，他向身边的赵翻译“哇啦”了几句，赵摇摇头，又转过身来问伪县维持会长覃兆谋：“山上打梆的人在喊什么？”

覃兆谋哈着腰为难地说：“他们讲的是诶(读‘ei’)话，又叫永乐壮话，我也听不懂。可能是在向地面的指挥官报告皇军进攻的路线和兵力吧！”

“你的中队马上增援攻打北门。”今野无奈，只得根据

汉奸前来提供的情报，用指挥刀指着村庄的北面，对着横山下达命令“那里河面较窄，河中又有几个桥墩，可由北门攻入村内！”

“咳！”横山随即飞身而去。

“咯咯咯，咕咕咕！”一会儿，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横山带着自己的中队恶狼似地朝北门扑来。强大的火力网，把北面门楼打得弹痕累累，一些鬼子就地砍来竹木，妄图架桥强渡。

“快去报告李英！”村防委员会主任蒙健急得额头沁汗。他在阵地上穿梭往来，一面鼓励村自卫队沉着应战；一面急派村防委员会副主任蒙士永去向驻村的县自卫队李英中队求援：“请他派兵紧急增援北门！”

白马是永乐小盆地中央一座 50 多户的壮族村寨，从来民不畏死，村民步枪、鸟枪甚多，公家还置有轻机枪；鬼子侵融前，他们又在羊角山（融水）军火库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兼之村庄山环水绕，寨有《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之称。本地人热衷习惯地与鲤鱼岩寨相提并论，美称叫“天生白马寨，铁打鲤鱼岩”。全村与外界只有两条路相通：一是北门外随时可拆的木板桥；二是南门外 10 多米宽的陆地走廊。南门内山腰有座“白马娘娘”庙，居高临下，对村内外情况一览无余。西区办事处和李英中队驻在庙里，就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好！好！”李英暗地庆幸县长兼西区办事处主任的吴

一峰，此刻仍躲在四荣三江门寨，不然有个闪失自己难逃责任；虽然如此，但是如果给鬼子攻入寨内，自己也要跟着完蛋。他迟疑片刻狡猾地答道：“我马上派一个分队去接应。你们在地面要坚决顶住，我的其他分队留在山上，以便发挥火力。”实则是保持实力，按兵不动，让村自卫队去和鬼子拼命。万一村破狼入，他的大部人马躲在山上，便可安然无恙。起码也可尽量减少损失。

太阳偏西了，敌我双方仍在隔着 10 多米宽的小河对峙着，敌人虽然在兵力、火力上占着绝对压倒的优势，但是县、村自卫的人躲在山上树林和村边的竹丛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却又时时射来夺命的子弹；鬼子呢，则裸露在平坦宽阔的田野里，好像和尚头上的虱子，只得躲在低矮的河岸背后，一露头就遭到近在咫尺的火力猛射，十分被动狼狈。

今野从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士卒，被压在村前的河岸背后动弹不得，且不断发生伤亡，急得抓腮挠耳。随即向侍在身旁的覃兆谋咆哮道：“你的，赶快去叫村中的人停止抵抗，否则村破之时，鸡犬不留！”

“是，太君！”覃兆谋点头哈腰答道。

覃兆谋急“登登”向前跑去。他颤危危地爬上河岸边一棵小树，双手拱住嘴巴，声嘶力竭地用本地土拐话狂喊：“乡亲们，不要抵抗了，只要归顺皇军，我可以保证大家安居乐业！”然而，回答他的是在他身边飞舞的子弹，吓得他心“砰砰”地跳。当他嚎到“我就是县维持会长覃兆谋”时，子弹

突然骤雨般向他射来，惊得他跌倒地下，“哎哟，哎哟”的哀叫。

“冲锋！”今野见了，气得扭歪了脸，下令所有预备队投入战斗，作孤注一掷。子弹像泼水般向村中撒去，打得竹林“沙沙”作响；迫击炮也向村中胡乱轰击，升起几处烟柱。可是自卫队越战越勇，鬼子、汉奸一冲到河岸上就被“粘”住了，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他们唯有望河兴叹，一筹莫展。

1个鬼子军官霍地站起来，挥舞着手枪向后一指，示意撤退，立即引来无数仇恨的子弹，“扑扑”地落在他身边的地面上，冒起朵朵“土花”。他蓦地倒了下去。

“皇军挂彩了！”有个汉奸惊呼。

“八格牙鲁！”伏在附近的横山大怒，挥起战刀“哇啦”了几句，立刻有十几个鬼子弯着腰，向受伤的鬼子军官冲去，妄图把他抢救回来。

“鬼子冲亭了，快槌呀！”（鬼子冲来了，快打呀！）随着喊声，隐藏在村中棘竹丛里的村自卫队和李英的1个分队，发射出更为猛烈的弹雨，又有几个鬼子中弹倒下；其他的急忙趴下，再也不敢动弹。

今野再也无计可施，前进吗，有几米深的小河阻隔，过不去；后退吗，又暴露在对方咫尺射程的火力网内，白挨打。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才在朦胧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收兵，仓惶逃回县城。而那个倒霉的鬼子军官呢，因距对方射程太近，地形又太暴露，抢救几次，徒增伤亡，只得被迫丢下。

激战整天，白马寨除了被炮弹打烂几间储存人畜粪尿的灰房外，无一损失，抗日保家的信心更大地增强。可是，驻在该村的西区办事处的“官老爷”和李英中队的官兵，却被吓破了胆，他们害怕鬼子卷土重来打击报复，便不辞而别，当晚就从后山偷偷溜下来逃走了，成为村民们耕余饭后闲谈嘲骂的笑料。

次早，村自卫队怀着胜利的喜悦出来打扫战场，生俘了腿受重伤的鬼子军官，原来是个皇军小队长，缴获日制驳壳1支；另外，发现敌人留下20多处腥臭的血迹。从此，鬼子再也不敢踏入永乐乡境半步。

白马大捷的消息传到东良，该村自卫队立即赶到白马寨。当他们看到受伤鬼子军官那丑恶的嘴脸时，恨得一话不说，就用刺刀把他捅个稀巴烂。

白马大捷的消息传开后，全县军民大受鼓舞，连一向“畏敌如虎”的躲在四荣山区的国民党融县县政府和它的县自卫队，也产生了过分轻敌的情绪，因而吃了苦头。正是：

战火纷飞白马屯，太君在此都跌魂；
皇军被捉官一个，抗日英雄天下闻。

司令“联欢”怕赤化

（连载之八）

1945 年的春节过去了。国民党融县当局眼看共产党的融县抗日挺进队日益壮大，感到将来对自己不利，于是千方百计，要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乙酉年春节期间，大良（今属融安）“湖洞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县党部书记长周召溪就窜到和睦街西区自卫队队部，一见其队长黄君忍就问：“黄兄，挺进队在大扁洲打劫日军盐船的事，你也听到了吧？”

“嗯，挺进队真有两下子，鬼子汉奸输得惨哩！”黄君忍显得很高兴。此公是和睦街人，国民党还乡团级军官，现任县民团副司令兼西区自卫队队长。

“哎呀，你还欢喜呢！”周召溪心中十分不快，凑近黄君忍耳旁神秘地说：“挺进队是共产党的队伍，如不及早消灭，让他们坐大了，将来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噢！”黄君忍不听不知道，听了吓一跳，“那怎么办？”

周召溪接着向他面授机宜，只见周右手合拢捏成拳头，往八仙桌上重重地一捶。

“县长吴一峰同意这样做吗？”

“我相信他是不会反对的。”周召溪晃着二郎腿说：“枪是他们向县政府领的，他们擅改番号，不听指挥，县政府收回枪支既合理又合法。”

经过数天的策划，春节后的一天，节日气氛仍浓，黄君忍带着西区自卫队 100 多人，鬼鬼祟祟的渡过融江，直奔挺进队驻地的南岸屯（今属融安）。

杨繁接到山头观察哨的报告，想起不久前的“湖洞事件”，不敢怠慢，立即将部队拉到外围的山头上去进行监视掩护；他和卢起留在队部，静观事态变化。

西区自卫队开到南岸屯外一华里处，前锋忽然转跑回报告：“前方山上树林中有许多伏兵！”

黄君忍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明白挺进队已有戒备，是针对他的。挥师直进吗？他知道挺进队的厉害，未必能占便宜；后撤吗？又丢面子。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部队就地休息，副官和两个卫兵跟我上前。”

“我们是奉吴县长之命来点验的。”黄君忍和迎上前来的杨繁、卢起，虚情假意地握手：“因为县政府不知你们有多少人，不便发给粮饷呀！”

杨繁答道：“县政府不是早就断发粮饷啦，现在又要恢复发吗？这好办，我们可送一份花名册报上去。”

“不！”黄君忍的算盘是周召溪早就打好的，然而杨繁、卢起等人又岂是 3 岁娃仔，这么容易上当，只见杨繁两手一摊：“黄司令是担心军中常有造花名册吃空额的事吗？我们绝不要这假把戏。”“司令想必知道，军人的天职是守土卫民。我们的队员大部分开到接敌前沿，担任守土之责去了，无法集中。还请司令如实禀报。”

黄君忍明知杨繁故意推托，却又无懈可击，便又心生一计，佯装非常谦恭地说：“既然贵部不能全部集中点验也就算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两部可是隔壁呀！为了搞好团结，共同抗日，今天我们来了，两部趁便联欢一场，总该不嫌弃吧！”

“欢迎！”杨繁不假思索地答。黄君忍脸上露出得计的奸笑，然而杨繁接下去的话却是：“为避免发生误会，请你们部撤离我方驻地两里之外，双方派非武装人员参加就行啦！”

“哦！”黄君忍设下的在联欢时缴械的圈套又落空了。他勉强嚅嚅地说：“那就按杨队长的意见办吧！”

联欢会选在双方同意的一处山坡上举行。挺进队派出第一分队（即政工队）20多名男女队员参加。演出前，杨繁推让卢起陪同黄君忍在前排就坐；接着卢起起座离席步入场中作简短致词：他重申挺进队一如既往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倒退的政策，表达了希望和广大友军携手把日寇赶出县境的意愿。他的讲话获得双方队员热烈的掌声。

演出开始，挺进队1个男队员唱起了自编的抗战歌曲《融江水》。歌词用传统民歌由此及彼的表现手法，以源远流长的融江水为起兴，情真意切地倾诉融江两岸敌占区的各族人民深重的苦难：

“融江水，长又长，
老百姓，多悲伤；
逃到深山密林里，

没油没菜没米粮!”

.....

悲凉的歌声，凄惨的现实，使这些和睦藉占大多数的自卫队员，脑里忆起了2个月前鬼子窜到和睦街烧杀掳掠的滔天罪行，眼前显现出灾民们逃难时呼天喊地老哭幼啼的惨状。这些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不胜唏嘘起来。

正当自卫队员们陷入悲伤彷徨之际，歌词转向高亢激昂，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老百姓，莫悲伤，
放下犁耙拿刀枪；
男女老幼齐上阵，
杀尽鬼子保家乡！”

此时群情激奋，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纷纷挥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杀尽鬼子，保卫家乡！”
“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

.....

有个自卫队小头目见黄君忍在发愣，忙扯着他的衣襟细声说：“司令，点验不成，我们的人反而被他们‘赤化’过去了！”

“唔！”黄君忍皱着眉头应了一声。他正在思谋对策，以求一逞。节目演到《朱大嫂送鸡蛋》，剧中朱大嫂一身农

妇打扮，手挎满满一篮鸡蛋，自然而娴熟地扭着腰肢唱：

“手提鸡蛋出门去，
送给同志们尝一尝！（哟呀嗨）”

身背步枪，饰男挺进队员的接过鸡蛋唱：

“多谢群众来慰问，
不打胜仗，
对不起乡亲一片心。（那合嗨）”

朱大嫂接着唱：

“只要挺进队打胜仗，
圆圆的鸡蛋，
圆圆的鸡蛋管吃饱！（哟呀嗨）”

“好哇，好哇！”看到挺进队和老百姓鱼水般亲密无间，许多自卫队员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接着是“噼哩啪啦”的热烈掌声。

“看，人家挺进队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多么高！”一个自卫队员由衷称赞。

“是呀，人家打鬼子，保卫老百姓嘛！”另一个自卫队员附和着，“而我们这些自卫队呢，只游而不击，鬼子来了就跑，老百姓当然就讨厌啰！”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带头称赞对方的那个自卫队愤愤地说：“当官的不指挥去打，能怪我们当兵的吗？”

附和称赞的那个自卫队员接口：“说来也是，讲打鬼子，在我们融县是挺进队最狠；其次就是鲤鱼岩和白马寨的老百

姓了。”说到这里，他怨恨道：“其实国军和自卫队都是‘饭桶’！”

“听说挺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个自卫队员咬着那个队员的耳朵悄悄地说。

“共产党又怎么样？谁打鬼子，老百姓就拥护谁！”声音渐渐的越说越低。

黄君忍听着想着，脸颊微微发烧，心烦意燥。后来到底说演些什么，亦不得而知了。联欢会一结束，他就急忙拉起队伍滚回老窝去了。

国民党政府再也无计可施，只得听其自然，融县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局势很快就好转起来。正是：

识别点验是阴谋，坡地联欢巧应酬。

偷鸡不成蚀把米，担心赤化急回头。

小荣轻敌胜转败

（选载之九）

日伪军在永乐白马寨被打得大败而归的消息，也鼓舞了长期躲在四荣三江门寨的县长吴一峰，他认为向县城敌人反击的时机将要到了，便给驻南团的县自卫队第二中队队长胡汉强打电话：

“老胡！”他带着颇为不满的口气说：“10 多天前，鬼子汉奸在白马寨被打得落花流水，东良自卫队跟着神气了起

来，最近城郊古鼎等村庄组织起自卫队，加强保护村寨。”他提高声调道：“我们堂堂的县自卫队，老躲在山沟里，将来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呀！”

“吴县长！”胡汉强心中不快，我驻南团不是在执行你的命令吗？他委婉地答辨：“保卫县政府的安全是我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嘛！”

“……”吴一峰一时语塞。

可不是吗？前不久驻香粉、大方的李健第一中队叛变出长安投敌，吴一峰惊恐万状，曾派人把胡汉强叫到三江门寨面谈，要他加强对二中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整训，多作国内外大好形势教育，不要数典忘祖，有奶就是娘；要继续守住南团，坚决挡住由县城来犯之敌。最后特别提醒说：“老胡呀，要多注意官兵的思想动态，要避免出重大政治问题啊！”

“请县座放心！”胡汉强带着几分骄傲地说：“李健那个广东仔，早就丧失了中国人的气节，他的部下又多是兵痞流氓，出问题是不奇怪的啰！”为了加强乡土亲切感，他改用融水土拐话说：“我是本地人，队员也多是家乡子弟，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啰！”

“我不是说你违反命令！”吴一峰察觉到刚才说话的口气不大妥当，忙作解释：“我的意思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要打出去。鬼子也不过如此而已。”

“是！”

吴一峰的指示，正中胡汉强的心怀。他与二中队的官兵

又经过一段时期的整训后，对抗战胜利“摘桃子”更心切了。他早就想乘机露一手，免得以后论功行赏，不好讲话。于是，他把第三分队派驻山外小荣村的黑饭寨，伺机出击；并早已将内奸张振中迅速捕获处决，算是为全县和稽村人民出了口恶气。

今野接到密报，即唤横山中队长到跟前听令：“哼！国民党的县自卫队胆敢为稽村人报仇，现在又溜出山来凑热闹。你的去教训、教训！”

1945年3月中旬的一天，横山带着日伪军100多人，朝着黑饭寨攻击前进，胡汉强的三分队闻讯不敢抵抗，兔子般向分水坳奔逃。

“追！”鬼子兵不血刃就突入黑饭寨，疯狂地纵火焚烧，接着跟踪追击。

“出发，跑步！”南团与黑饭寨仅一坳之隔，胡汉强听到枪声，急忙集合第一、第二分队，“在分水坳上布防，一定要把敌人挡住！”

分水坳就在分水寨后，地处南团与小荣黑饭寨之间，是县城进入贝江山区的门户，坳虽不高，但坡陡林密，易守难攻。胡汉强明白如果分水坳有失，日寇就可长驱直入攻打三江门，县政府就会坐卧不安。

三分队不战而逃，大大助长了横山的嚣张气焰。他认为县自卫队不敢接火，挥舞着战刀“哇啦”了几句，鬼子便衔尾追赶。

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的胡汉强，得知来犯的鬼子不多，且地形对自己有利，便命令第二、第三分队隐藏于坳的左右两翼，他亲率第一分队扼守坳之正面，布成一个“品”字形的口袋。

“嘎嘎咕咕！”横山带着鬼子追到分水坳下，就用六五机枪朝坳上扫了几轮，打得树叶纷纷扬扬，鸟飞兽逃，然后用望远镜窥探，但见坳上静悄悄的，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以为县自卫队都逃跑了，便命令士兵端起上有刺刀的步枪“嗷嗷”叫着往上冲。

“打！”等到鬼子爬到半坳，胡汉强一声令下，三面火力织成的火网，齐向敌人撒过去，骄横之敌措手不及，一会儿便伤亡六、七人，狼狈地向后奔逃。

“追！”胡汉强高兴地命令部队迅速向坳下追去。他想：驻融县的国军，从来不敢与日寇交战，唯有自己的第二中队胆敢破例，且旗开得胜，将来论功行赏，名扬乡里不算，还升官发财哩！

山道弯弯，树木森森。二中队得意忘形地向前猛追，转过几个弯，来到小荣村附近的山林地段，忽然不见了前面的鬼子，胡汉强正在孤疑，蓦地从路边的密林中“嘎嘎咕咕”射来一阵六五机枪弹，有几个县自卫队员当即伤亡倒下。

“快撤！”胡汉强一惊，急忙下令退兵，然而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叽哩哇啦”怪叫着从树林中窜出，2个负伤的自卫队员逃跑不及被敌人俘去，押往县城。次日，鬼子把被

俘走路一拐一拐的2个自卫队员，五花大绑，口塞烂布，押到罗家地坪（今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处）示众。

“他俩的良心大大的坏！”鬼子军官用战刀指着这2个队员狞笑着，“今天皇军要给他俩厉害！厉害！”说着朝旁边一努嘴，几个鬼子扑过去，将他俩按倒在地，直往嘴里灌辣椒汤，须臾，两人的肚子就膨胀得像皮球。

“喝！”鬼子军官一声怪叫，2个鬼子把上有刺刀的步枪，朝2个队员的肚子刺去，“扑！”血水像喷泉般射出来。

“啊！”被强迫赶来观看的群众大惊失色，掩面不敢正视，有的咬着嘴唇，把仇恨的种子埋在肚里；有的妇女害怕得轻轻发抖。鬼子则哈哈大笑。

胡汉强垂头丧气逃回南团后，立即打电话给吴一峰，报告这次战斗先胜后败的经过。叹道：“唉，都怪我太轻敌哟！”

“是啊！”吴一峰不但没有责怪胡汉强，反而安慰道：“你们功不可没，只是太麻痹了。要知道日本鬼子厉害着呢！”然后又以尊长者的身份教诲：“老弟，当今日军实力不可轻视。我们还是要按白崇禧长官的指示办‘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日寇作战’。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后胜利迟早总会到来的。”

国民党融县自卫队从此又像乌龟一样，缩入深山老林，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了，听凭抗日挺进队与各村群众武装在山外与日寇厮杀。正是：

分水坳头树森森，东洋鬼子败狂奔。

轻敌猛追中奸计，先胜后输教训深。

鬼子被困黄陵村

（选载之十）

盘踞在融城残暴的日本鬼子，由于各地农村群众越来越强有力的反抗，连生活给养都发生困难。日酋今野司令认为：“国民党的县、区自卫队不足为患，可怕的是那共产党的挺进队迅速壮大，必须迅速铲除。”日寇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敌人确定的下一个扑食目标，即是挺进队靠近县城的门户——易攻难守的黄陵村。

黄陵位于融江畔东面的河岸上，与黎伍屯隔江相望，距县城仅 10 多华里。1945 年 3 月上中旬，挺进队与该村自卫队曾 2 次打退日伪军的进犯，气煞今野。他决定再发动第 3 次奔袭。

“嘟——！”

4 月 18 日（乙酉年三月初七）早晨，今野带着日伪军 200 多人由县城出发后，情报立即传到黄陵，报警的牛角声，在村寨的上空尖厉地响了起来。

“敌人快要来了！”在该村自卫队长的指挥下，队员们迅速进入战斗岗位；平时早就做好应变准备的群众，呼拉拉

一阵风似地疏散到附近的山上去了。

上午9时许，敌人逼近黎伍村外，今野骑在马背上，用望远镜隔江向黄陵村反复窥视后，突然大吼一声“渡河前进！”

“砰！”“砰！”村自卫队坚决抵抗。

“嘎嘎嘎嘎、咕咕咕咕！”敌人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分乘十几只木船强渡融江。村自卫队抵挡不住，只得撤往村外。

大队敌人冲入村内，他们找不到人，便“乒乒乓乓”的乱开枪示威，吓得鸡飞狗跳。鬼子汉奸见门窗就踢开砸烂，胁迫来的“箩筐队”接着入屋翻箱倒柜，值钱的东西掳掠一空；还牵了一百几十头耕牛到河边，准备渡河赶走。

“哒哒哒哒！”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黄陵村南面响起了捷克机枪清脆的射击声，驻上罗屯的挺进队第四分队闻警，在指导员杨青、代队长陶保禄的指挥下，跑步首先赶到。

“快，抢占黄陵学校背后的制高点！”杨青把枪一指，队员们如同猛虎似的向上冲，驻守高地的十几个汉奸，吓得连滚带爬溃退下去。

杨青、陶保禄并排伏在高地上，探出头来向村内望去：前方是一条村巷，鬼子从老百姓家进进出出，提着大包小包刚到手的赃物。杨青忙对身边的机枪手说：“先把提白布包的那个干掉！”

“哒、哒！”两声点射，那个鬼子朝天踉跄几步便倒于地。其他鬼子听到枪响，急忙跑出门外惊慌张望，还“叽哩

哇啦”地叫喊，队员们一轮排枪打过去，又打倒2个。鬼子们一边叫喊，一边向后巷奔跑，引得满村的鬼子都叫喊起来。

与此同时，队长杨繁、副队长何谷带着第二分队(队长陶树才)、第三分队(队长覃宗义)和附近屯的自卫队武装赶到。他们与第四分队密切配合，把黄陵村从南东北三面包围起来。

陶树才带的第二分队绕道来到村庄东面，尚未展开进攻，敌人的机枪就在他们面前叫开。他恼怒不已，把狙击手组织起来，专门对付鬼子的机枪；再用2挺机枪压住敌人的火力，准备发起冲锋。

谁知鬼子很“鬼”，在被打死1名机枪手后，就不断变换射击位置，而且不轻易开枪；但二分队队员一露头，鬼子的2挺机枪就劈头盖脑扫射过来；而队员们再找他们时，却又转移不见了。

“上！”覃宗义带着他的第三分队，蛇行兔跃，一口气跑到村庄北面，打倒2个鬼子前哨，正要往村内冲，就被隐蔽在屋子里的鬼子2挺机枪的交叉火力封锁住。鬼子机枪手也很狡猾，打一下就换一个地方，队员们一冲，敌人的枪弹就雨点般的泼过来。幸而队员们熟悉地形，机警灵活，才未造成伤亡。

战斗至中午，以“抗日反蒋”为口号的南区民变武装的何平部队和地方武装刘子标部队，也先后赶到增援。附近一、二十里内的群众，听到鬼子被包围在黄陵村中，自动地拿起

鸟枪、大刀、锄头、木棍，纷纷前来参战。一时间，由黄陵至下伞数里长的山岭上，都站满了群众，少说也有一两千人。喊杀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日伪军被这人民战争的辽阔雄伟场面吓破了胆，龟缩在村内不敢动弹。

这天，滩底屯 63 岁的陶三公，像个指挥员般手拿驳壳枪，身背子弹袋，不停地跑上各个山头进行宣传鼓动，忙得满头大汗。

“陶三公，打鬼子有我们年轻人在，你老人家莫要把身体累坏呀！”几个挺进队队员见了，都来劝他下去。

“不碍事的！”不管别人如何劝阻，陶三公硬是不肯走。

这时，一颗流弹飞来，击中挺进队员罗洛的左手，鲜血汨汨的往下淌。

“陶三公！”指导员杨青走来对他说：“现在交一个重要任务给你，就是带罗洛同志回队部医治。”

陶三公望了望沸腾的战场，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开阵地。

忽然对岸高地上敌人的枪炮声大作，炮弹带着呼啸，越过河面，在挺进队的阵地上连连爆炸；轻重机枪亦疯狂地向挺进队的阵地扫射。杨繁、何谷明白敌人快要突围渡江逃跑了，立即命令各部并通知友军，要沉着应战，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

“看，鬼子突围了，快打呀！”

敌人以为还和上两次一样，仗着他们强大火力的掩护，可以安全渡江而归。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随着喊声，挺

进队的 8 挺机枪和几百支步枪，在友军何平部和刘子标部的配合下，居高临下，组成一张严密的火力网，向敌人撒过去。敌人成群地被打倒，死伤惨重，不得不又缩回村里去。

鬼子几次突围都被击退，挺进队组织冲锋，亦未成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当晚是农历三月初七，午夜过后，大地漆黑一片。

“队长，鬼子可能趁黑突围！”有着丰富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的陶树才，急忙向杨繁建议：“我想组织突击队摸进村去！”

“好！”

陶树才立即挑选十几个精干又熟悉地形的队员，准备实施他的作战意图。可惜迟了一步，敌人在入黑后不久，就丢下掳到手的全部赃物和耕牛，在夜幕掩盖下偷偷渡江逃往西岸转回县城去了。

事后查明：这一仗敌人死伤 20 多人，挺进队只轻伤 1 人，大获全胜。日伪军遭此惨败，魂飞魄散，从此龟缩县城，再也不敢轻易下乡扫荡了。战事又暂趋沉寂。正是：

来时容易去时难，被困黄陵敌胆寒。

数次突围皆打退，皇军遗下血潺潺。

日寇驻屯军的覆没

（选载十一）

1945年5月（乙酉），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纳粹德国投降。日寇侵略者预感到，不久，苏联红军必挥师东向，集中力量对付皇军，于是，紧急收缩兵力，撤出广西。国民党军耳朵长，躲藏在深山中的融县县政府及其自卫队，还有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国军独立第四团，于5月25日、26日、27日三天，纷纷开到县城附近，伺机抢夺胜利果实。盘踞县城的鬼子急忙撤退。

5月27日下午，挺进队便接到由县城归来的罗龙村农民罗宝真的情报：“日寇在县城大肆拉伕，征用船只，将赃物装船，大有沿水路逃下柳州的迹象。”挺进队领导杨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部署，并通知各部友军，要求协同作战，务必全歼鬼子在融江水路之中。

28日深夜，驻罗龙村的挺进队第四分队，听闻县城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由远而近，表明鬼子已经弃城沿江而下。指导员杨青一面派人向驻潭头乡（今属融安）南岸屯的挺进队队部报告；一面召集沿江的高沙、滩底、黄陵、上罗、下罗等村自卫队长开会，进行临战动员：“同志们，不久入侵我们这一带烧杀掳掠的日本鬼子，从县城逃下来了。我们怎么办？”

“打！”众人异口同声，挥起拳头愤怒高呼。

“好！”杨青非常激动，“请你们马上回去集队，今晚和

我们四分队一起开到河边割茅坡一带待命！”

29日凌晨4时许，担任岸上护航的鬼子横山中队就窜到唐码头。他们用机枪向岭上猛烈扫射，进行火力侦察。

“不管他！”杨青沉着镇静地说，随即指挥四分队与高沙等村自卫队，抢占河边制高点。

8时左右，敌人船队像鸭子一样，1艘接1艘共23艘，在上游出现，顺流而下；一会儿，这一长串的大木船，就渐渐地进入四分队和各村自卫队的射程之内。

“开枪！”代分队长陶保禄把手一挥，机枪、步枪、鸟枪一齐开火，敌船被打得摇晃起来。船上押运的鬼子“哇啦哇啦”噉叫着疯狂还击；岸上的鬼子护航队也立即集中火力，向四分队和各村的自卫队占领的制高点扫射轰击，子弹“扑扑”地在狙击阵地前后跳动；炮弹“轰隆！”“轰隆！”在阵地上连连爆炸，烟火把阵地吞没。

横山意识到若不把对方占领的高地攻克，或者把他们的火力压住，就不能保证船队顺利前进。于是，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组织发起冲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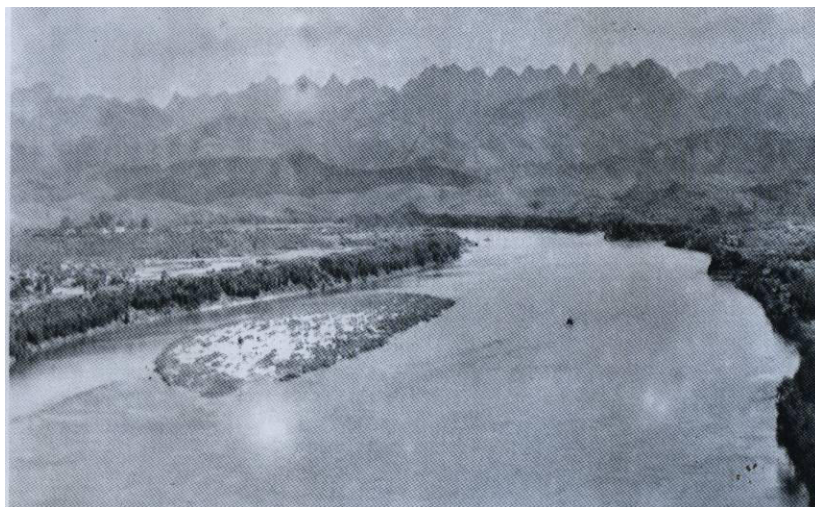
“分队长！”负责阵前观察的我方队员报告：“鬼子向山上冲上来了！”

“有几个人？”

“20多个！”

“快投手榴弹！”陶保禄且打且喊。随着枪声和爆炸声，几个鬼子摇晃着倒下去。敌人冲锋受挫，不敢恋战，待船队乘机通过后，便绕道且战且退。四分队和自卫队即衔尾追击。

10 时左右，在岸上护航的鬼子横山中队侵入高沙村，抢劫财物，暴吃暴喝。就在这时，杨繁、何谷率领挺进队第



二、三、五、六等 4 个分队赶到；接着友军何平部、刘子标部，国军一八八师李曦部和附近村的自卫队及老百姓也赶到，我方实力猛增，数倍于敌。于是，由挺进队杨繁挂帅，召开各部联合作战的战地会议，统一布署，分别埋伏在高沙至直浪码头 10 华里长河岸的山坡上，单等敌人前来送死。

1973 年 3 月 07 日，融县抗日挺进队在融江高沙滩底至石浪码头一带伏击由融水向柳州撤退的日伪军，歼敌大部，毙敌歿今野一男于船中。

中午时分，横山中队自高沙村窜出，掩护船队继续行驶。当敌船进到石人岭下的河面时，杨繁一声令下，岸上挺进队第二、三分队和李曦部突然开火，重机枪首先吼叫，接着轻

机枪、土炮、步枪、鸟枪一齐射击，手榴弹象冰雹般落下去。刹那间，敌船上硝烟滚滚，火光冲天，被打得摇晃不前；火光里，鬼子成群成片地倒下，鲜血染红河面。

战斗不到1小时，敌船便有半数被击沉，幸存之敌大多弃船上岸，与岸上护航的横山中队搅和继续顽抗。不久，挺进队第四分队和高沙等村的自卫队赶到，齐心合力，把横山中队及其他鬼子，团团包围在河岸上一处凹地里。

“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何谷隐藏在高地茂密的草丛里，张开“炮筒”向敌人喊话。

被围困在凹地里的鬼子困兽犹斗，疯狂地向二分队控制的高地冲击。队员陶雄急红了眼，倏然一蹦而起，端起冲锋枪就扫射，几个冲在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

横山见状大惊，绝望地指挥那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炮手，向二分队轰击。一发炮弹呼啸着向高地飞来，“轰！”的一声在陶雄身边爆炸，他不幸被弹片击中，身子摇晃几下，便倒下牺牲了。

“为陶雄同志报仇！”分队长陶树才怒不可遏，一跃而起，把正在指挥鬼子顽抗的横山一枪击毙，其他鬼子见了，也失了斗志，四处逃窜。队员们个个悲愤交加，人人奋勇争先。他们居高临下，子弹雨点般地向凹地洒去，手榴弹密密地向凹地投下去，凹地里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一会儿，横山中队和刚窜上岸不久的敌人，就十有六七被消灭。

与此同时，余下小部分敌船在岸上护航队的掩护下，突破石人岭下河面的火力网，进入大扁洲地段。敌惊魂未定，

又被早就守候在此的挺进队第五、六分队和何平部、刘子标部的截击。附近杨梅、大村、培村(今属融安潭头乡)的自卫队，亦纷纷赶来参战。河岸上枪声不断，杀声震天。

日酋今野站在船头上，声嘶力竭地“哇哇”大叫，威逼着船上残存的敌人上岸，为他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所剩不多的船只突围。

可是时机已晚，刚结束凹地战斗的挺进队第二、三、四分队和李曦部及各村自卫队，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和挺进队第五、六分队及何平部、刘子标部及杨梅等村的自卫队汇合，总兵力达二、三千人(含参战群众)，把逃上岸的敌人及残余的护航队团团围住。

空前激烈的战斗在进行着，我方凭着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以十倍于敌的优势与敌浴血搏斗。满目是刀光、子弹射出枪口的闪光和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山野里一片枪声、喊杀声，夹杂着武器的碰击声和敌人死亡前的惨叫声。地下横七竖八躺着伤亡的敌人，有的尚未断气仍在阵阵痉挛和抽搐；有的发出有气无力的哀叫，到处是血……

我方越战越勇，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跑；见到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冲。直杀得鬼子哭爹叫娘四处乱窜。战场上草木茂盛，鬼子躲在草丛里不易发现。陶树才身先士卒带着机枪手何朝宗搜索前进。何谷见他太暴露，急忙拉他扑下，“这样太……”

何谷言犹未了，一颗子弹从草丛中飞来，正中陶树才头部，他当即倒在血泊中。何朝宗见分队长牺牲了，顿时火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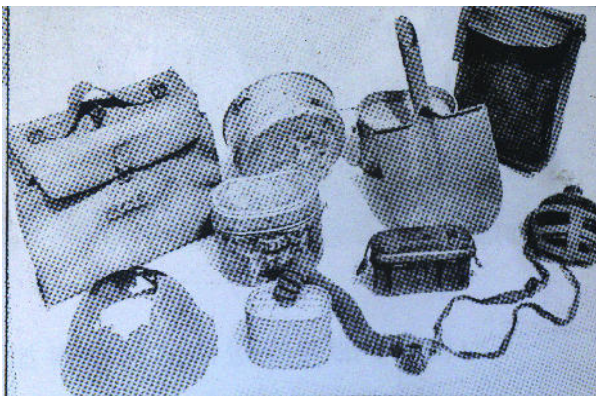
三丈，端起机枪就往草丛扫，边打边骂，“我操你奶奶，看你躲到哪里去！”一梭子弹就把那个放冷枪的鬼子送上西天。

战斗持续到下午 4 时多，河面上的敌船只剩下 4 艘，无人掌舵，随水漂流，岸上掩护的残敌，突破重重狙击，好不容易逃到北山（融安潭头乡的 1 个村）附近，又陷入挺进队第七分队和当地自卫队的包围，被打得四散奔逃。

是日为农历四月十八。深夜，在清冷的月光下，今野蹲在船头，呆呆地望着那残破的木船和滔滔江水发愁，往日那“武士道”的威风，不知去到什么地方了。

蓦地，1 个强健的身影从水中跃出，悄悄地爬上船，由背后迅速接近今野，只见寒光一闪，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连叫也来不及叫一声，就到水底龙宫去圆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去了。

激战两昼夜，直杀得天昏地暗，鬼泣神惊，鬼子伤亡惨重；敌人的 23 艘木船，有的作了抗日军民的战利品，有的沉下



融县抗日挺进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

水底，1 艘也未逃掉；计缴获重机 2 挺、轻机 8 挺、小炮 1

门、步枪 200 多支；其他财物不计其数；敌人由县城出发时约 400 多人，大部分被打死、淹死，侥幸逃出融县县境的残部不足 100 人，并且在柳城县的洛崖、十五坡等地，再次遭到桂北联合工委领导下的另一支武装——柳州日报社警卫队和当地自卫队的围歼，能逃到柳州的就更少。

2 个多月后，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中国军队也开始全面反攻，日寇四面楚歌，陷于绝境。8 月 15 日，日本政府急忙广播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八年神圣抗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正是：

沿河十里摆战场，三百皇军见阎王。
可笑融江河畔鬼，犹是东京梦里郎。

光复融城的真相

（选载之十二）

1945 年（乙酉）5 月下旬，国民党政府获悉日寇将要撤出广西的情报。一直躲在四荣山区的融县县政府及其县自卫队，和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正规军 1 个团，于 5 月 25 日、26 日、27 日三天，先后开到融水，准备光复县城。攻城指挥部设在县城西郊一位有名绅士的家里。

“县座，覃团长！”一身戎装的西区自卫队队长黄君忍，刚跨入宽敞的指挥部，就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发起总

攻呀？”

县座当然就是县长吴一峰，覃团长就是国军独立第四团团长覃泽文，后者也是本县人。他俩是负责指挥国军和地方自卫队收复县城的。

吴一峰招呼黄君忍坐下后，慢条斯里地以问代答：“心急吃不得热粥啊！听说你们西区自卫队，昨天在攻城时伤了2个人。是吗？”

“是！”黄君忍见吴一峰那逍遥自在的神态，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他对于上司的发问，还是如实报告：“昨天(26日)下午，我部奉命进驻西廓一带，有十几个弟兄求战心切，擅自出动，经丹江桥摸到独莞松那里，突然被老子山上的鬼子发现，挨敌机枪打伤的！”

“唉！”吴一峰不无感慨，“老黄呀，鬼子尚未撤退，你们就要硬闯，那是要吃苦头的呀！”他望着覃泽文意味深长地又道：“上峰命令，这次攻城的作战方针是‘围而不攻，网开一面。’具体布置，请覃团长给你详细说吧！”

覃泽文笑着点点头，走近墙边拉开帷幕，露出一幅自制的融县地图。

“你看，县城南、西、北三面，都有国军和自卫队扼守。”覃泽文用一根光滑的棍子指着地图说，“鬼子必然东下融江向柳州撤退，而沿江又是挺进队的地盘，……”，他突然一收棍子，诡谲地放声大笑：“哈哈，到那时让共产党的挺进队去和鬼子拼命吧！”

“啊！”黄君忍恍然大悟。

黄君忍前脚出门，东良村自卫队队长梁美颜亦登门请战。吴、覃二人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梁美颜的嘴角蠕动了一下，欲言又止。心中暗忖：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是多么复杂无情呀！

吴一峰与覃泽文狡猾地玩弄“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攻城把戏；每到夜晚，县城的南西北三面的国军和各级自卫队的阵地上，都是枪声一片，喊杀连天。那纯是虚张声势，捞取“摘桃”的政治资本而已，实际上他们并未朝前挪动半步。但有一点他们很聪明，那就是频频派出少数武装人员潜入城内侦探日寇撤退的动向，以便抢先入城夺取胜利果实。

由城南进攻的东良村自卫队，怀着对鬼子的深仇大恨，不顾上峰命令，擅自提前在 28 日清晨，攻击老君洞旁的鸡嘴山，将鬼子哨所的机枪手打死，占领其制高点，但他们也牺牲队员 1 名，生命的代价使他们停止前进。

29 日凌晨鬼子撤退后，东良自卫队开入曾作为鬼子司令部的下廓街(村)，只见各栋房屋之间的墙壁都已挖通，成为 1 个可以互相支援的大堡垒。在司令部附近的菜园里，筑有三十几座鬼子的新坟。

“看，鬼子怎么把这么多白米倒入土坑里？”有个队员惊诧地指着土坑里散发酸臭气味的大米说。

“这是鬼子耍的‘减兵增灶’的诡计！”有个颇有见识的队员解释。“因为敌人兵力单薄，为了虚张声势，就指使

伙伙故意挑回一担担白米，让人们得出有大把鬼子开饭的错觉，煮不完，当然就往坑里倒啰！”

“鬼子真是坏透了！”有个队员骂着。

29 日上午，当覃泽文探明鬼子已全部退出县城，正在融江畔与挺进队等激烈交战的时候，他便指挥国军独立第四团和西区自卫队，由西郊丹江桥越过城郊荒芜的田野，毫无阻挡地开入城里。在大同街码头处，看到 3 具被捆绑的尸体。

“我们是常胜部队！”在县城，独立第四团的军官趾高气扬地向东良自卫队员们夸耀。

“常胜个屁！”自卫队员并不买账。他们看到该团武器虽然精良，但枪支弹药布满油污灰尘，肯定很久没有使用过，便挖苦地问：“你们在何时何地打过日本鬼子？有何战果？”

“……”军官哑口无言。

是啊，国军独立第四团从娘胎生下来就不敢与鬼子交火，他们远远听见“鬼子”二字，便惊慌失措，逃得比兔子还快！

吴一峰得知县城日寇确已逃跑的禀报后，亦于 29 日上午，带着县自卫队由北面向县城挺进。在北门塘（今民族会务中心处），看到 7 个被鬼子活埋的老百姓，头颅露出地面，张口裂目，十分吓人，便向城内扫了几轮机枪壮胆，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城内一片死寂。他们这才由西门（今人民医院门诊楼处）气壮如牛地跑入。在县政府门口又发现 3 具被杀害的群众尸体。

“往县政府内搜索！”胡汉强喊着。

县政府曾一度是县维持会的驻地。眼前是人去楼空，门歪窗缺；院子里青草遍地，蛇蛙出没。一片劫后凄凉惨状。

“报告！”1 个小头目匆匆跑来，“县维持会那些家伙都逃跑了！”其实，伪县维持会并未远遁。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天下无敌”的皇军，竟然撂下他们离城而去，痛得如丧考妣，只得暂时往附近的山头上躲藏。

29 日上午，国军和县自卫队不费吹灰之力便“光复”了融县县城，吴一峰又稳坐在县长的宝座上。6 月 1 日，吴县长正在办公室里批阅公文，忽然鲤鱼岩村自卫队派人前来报告：“汉奸覃兆谋等 90 多人，已在长岗坡处(今融水乡中处)向我村自卫队缴械投降！”

“什么？”吴一峰以为听错。

来人重述了一遍。

“把他们押到县自卫队看管！”吴一峰脸一阵发烧，老羞成怒，恨恨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向我们县自卫队缴械投降呢？！”

“这……”来人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回肚里，心中骂道：“谁叫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这样的不争气哩！”

伪军 90 多人，缴枪投降后，国民党融县县政府对罪大恶极的覃兆谋、龙祖明、施坚、冯庆南、钟伯达等 7 人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大快人心。那是 6 月下旬的事了。

须臾，南区办事处也派人来报告：“逃离县城的日寇，

在融江河畔被挺进队联合其他友军基本消灭完了！”

“啊？！”吴一峰惊喜交加，喜的是他们钻山沟东躲西藏的狼狈处境已成历史，如今终于以“战胜者”的姿态，重登宝座，一统融县的江山；惊的呢，那支共产党的挺进队竟然迅速壮大，由融中成立时的 20 多人枪发展到现在的 500 多人枪，成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为此，他除依靠国军独四团力量外，还从贵州请来杨彪的土匪部队，向挺进队施加压力。

中共桂北(融县)临时联合工委审度时势决定：选些坏枪凑数交还给县政府销账；挺进队解散，指战员转入地下斗争。为解放战争时期柳北游击队的组建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正是：

枪声夜夜震融城，声势虚张枉费神。
三面围攻开一面，相争鹬蚌梦难成。

附

新旧日历对照表

日寇第一次入侵融水（野战军）	1944. 11. 18	甲申十月初三
日寇野战军调离融水	1944. 11. 25	甲申十月初十
县自卫队二分队(挺进队前身)组建	1944. 11 下旬末	甲申十月中旬
日寇第二次入侵融水（驻屯军）	1944. 12. 15	甲申十一月初二
县政府追收二分队枪弹	1945. 1	甲申十二月上旬
日寇四次进犯鲤鱼岩寨	1944. 12 下旬	甲申十一月上旬至
	1945. 3 上旬	乙酉正月中下旬
日寇制造稽村惨案	1945. 1. 10	甲申十一月廿七
挺进队首捷大扁洲	1945. 2. 5	甲申十二月廿三
皇军魂落白马寨	1945. 2. 20	乙酉正月初八(春节中)
司令“联欢”怕赤化	1945. 2 下旬	乙酉正月中下旬
县自卫队小荣之战	1945. 3 中旬	乙酉二月上旬
鬼子被困黄陵村	1945. 4. 18	乙酉三月初七
日寇驻屯军的覆没	1945. 5. 29—5. 30	乙酉四月十八、十九
光复融城的真相	1945. 5. 29	乙酉四月十八

采访人员

卢 起：挺进队内地方党支部书记，著《回忆融县抗日挺进队》。采访时为柳州市城建局局长，尚在。

陶保恒：中共桂北(融县)临时联合工委委员，采访时为广西民族学院处长。

覃宗义：挺进队第三分队长，参加大扁洲战斗和沿江追歼战斗，著《融江风暴》。采访时为广西民族学院处长。

杨 青：挺进队第四分队指导员，著《融江河畔歼敌寇》，参加黄陵战斗和融江追歼战。采访时为柳州地区中级法院第一副院长。

莫 文：长安镇人，挺进队队员，著《大扁洲载盐船侦察记》和《回忆黄陵狙击战》，并参加其战斗。采访时为融安县土产公司经理。

杨 柳：挺进队队员，参加过大扁洲等处战斗，县党史办干部。

黄 明：挺进队队部通讯员，县志办副主任。

蒙朝广：白马村人，采访时为县老干局局长。

卢绍述：白马村人，采访时为永乐退休教师。

何震光：融水镇人，国民党融县自卫队第二中队分队长，参加小荣战斗和光复县城。采访时为县城居民。

冯 鸣：融水镇人，国民党融县自卫队第二中队文书，参加光复县城，采访时为退休干部，《玉融诗社》社长。

黄君忍：和睦街人，融县民团副司令兼西区(和睦)自卫队队长，参加光复县城。采访时住广州市十六码头处，居民。

梁美颜：融县东良村自卫队队长，参加大扁洲战斗和光复县城。采访时为柳州市某街道居民。

曹延祺：鲤鱼岩寨人，曾任融乐(今融水)镇镇长，著有该村与日寇四次战斗及稽村惨案资料。

另有：鲤鱼岩寨和稽村部分老人座谈会提供的资料。

Y注[：文中图片由融水县党史办提供。

(作者：黄佳运系融水县职业中学退休高级教师；杨虹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公安局离休干部)

我的 /722—/723 年

——白马抗日守卫战前前后后的回忆

刘 瑜

一、县城沦陷前紧急疏散的情况

1944 年上半年，华南重镇——衡阳失守之后，日寇沿粤汉、湘桂两铁路线长驱直入广西。国民党部分爱国将士奋起抗击，一战于冷水滩，王本甲将军献身；再战于桂林，闵维雍师长殉国。寇深祸急，朝野震惊。省府紧急疏散宜山；柳州也在告紧；桂林军政机关，绅商豪富，成千上万，逃难融县山城，以图保全身家性命。农历 9 月中上旬，寇警频传县城时，街市仍熙熙攘攘，如常热闹，学校也在上课。下旬，县府突然宣布紧急疏散。县长梁杓随即带领僚属员警，丢下人民群众死活不管，先行躲入贝江三江门。此时，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有钱有势的，不惜重金雇夫搬运，散住山区江门、江潭、三防、中寨、四荣、香粉各地；贫苦困难的，肩挑行囊钱米，扶老携幼，分向远近农村山岩躲避。道途人挤拥塞，逃难队伍络绎不绝。其中，夹有三五成群的伤兵或溃散队伍；间有瘦骨嶙峋，肌黄脚跛，行走困难的；有倒卧或死仆于路旁的。哭声、怨声、呻吟声、鸣犬声不绝于耳。这一幅见所未见的流民图触目惊心！令人体体会到国家受人欺侮，人民群众流离失所，是多么悲惨和难受。说明多年来国民党当局“先

安内，后攘外”的倒行逆施，造成多么深重的国难。

笔者迫于形势，于农历 1944 年 9 月 25 日疏散培英全校员生，各自暂先回家。随后，则考虑到我全家老弱妇幼，加之钱米素无多蓄，远走难以持久，而小莫（永乐乡地名）系我世居祖籍，亲友家族素具互助深厚感情，田园庐宅又可随时利用，遂决定同月 28 日带家小、内亲 30 多人，径回小莫安居。这时间，恰有先期疏散到融，借住我校舍的客人——柳城白糖厂（即化工厂）厂长梁砥中（曾任上海工部局局长，随广东石井兵工厂迁融到老君洞任兵工厂副厂长，他留法 7 年，留英 3 年）和职工家属——黄福恩、何民宪、陈炳瑶、何永基、潘之彦、杜光、郑志平、朱煜光等并厂警多人，他们原定避走贵州，不料时局危急，前无去路，被迫跟我一同疏散到小莫。还有广西大学翁德齐教授，已跟组织急奔古宜，遗下走不动的妇幼内亲潘芬母子数人；柳州艺联照相馆的胡冬光经理和职工；刘钧江、刘昆江母子；武鸣韦礼和我县韦健、谢保琨等，全部百数十人，多从柳州匆忙赶到，因过去曾经相识，现在人地两生，临急走投无路，也一起跟我同往小莫。我见危不顾，内心不忍，连日奔忙，激起老父恼火责骂：“兵慌马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拖带这么多人。有这样愚蠢，看你怎么办？”更为突出的是与我有共同师事我县龙泰任老师之谊的、和县长梁杓也属友好的柳州名士阚宋骥德轩老先生，7 月间已疏散到县城，寄宿下廓。阚公忧郁卧病时，梁杓曾常面慰，当力予援助；不料县府疏散江门

之后，梁一去不返，阚公此时已无人过问。避地生疏，坐困危城，阚公张皇失措。延至农历十月初二，急派亲随驰函呼救；鉴于当时形势高度紧急，我亲率家族子弟，于初三上街援救。其时，全城已空无人影。由于人力不足，忙到初四晚上9点多钟，才全部到达小莫。次日（十月初五）拂晓，敌到，县城告陷，险哉！全体疏散客人，欢欣雀跃，互庆安全。阚公旋率家属，向我拜谢，“不是贤师弟大力驰援，我家已全毁夭矣！”。

县城已陷，接着和睦又被烧光，日寇所到逢人便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永乐地处融水、和睦之间，日寇随发随到，无援无备，岌岌可危；国民党政权，已丧失控制机能，而基层组织，也各自解体，加之宵小匪徒乘机蠢动，结党聚伙，专向外地疏散客人打主意，致使行人绝迹，户户关门，人人愁眉苦脸，除听天安命之外，别无他计。

二、为策安全，发起组织联团自卫

小莫地处永乐西隅，汾水坳下第一站。全村约七、八十户，突如其来的百数十疏散客人，一时很为热闹。由于，笔者等人做了工作，家家户户对逃难客人均很同情，给予生活、住宿照顾，短时间内即全部安排定当。厂长全家独居一所，外有厂警护卫。他与我原属初交，对我所带这一大群生头不识面的人，心有怀疑似拆白党之流（以后厂长当面对我说过），故为提高警惕，秘托我县缸瓦商文松筠，暗将贵重财物分散寄存于思榜屯山岩，以防不测。驻定小莫后，双方考

虑到厂警不纯，万一生变，则将何以善后？遂决定给资遣散，武器弹药交由我分配，着眼巩固村防。随又考虑到小莫虽可苟安，但势孤力薄，安全仍不可靠，只有联防外围，方才可保。永乐旧称四团，即由下覃、东阳、大莫、小莫组成。于是，由我函约西寨卢伯奇姨爷（代表大莫）、白马蒙健表哥（代表下覃）、东阳梁承鹑（代表东阳，是县参议员）等前来小莫，商议保卫村屯安全的意见。商议决议，大难临头，必须自救；保卫家乡，防敌、防奸、防匪，刻不容缓；同意以我等4人名义，函请全乡绅、耆、殷、富和乡长以下基层有职人员，于农历十月十六日，假座永乐小学，召开大会，共商大计。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届期，乡长梁承鹑（承鹑弟）和被邀人士，纷纷出席。大会决议，一是成立“永乐乡联团自卫委员会”主持全局，票选我和卢伯奇分担正、副主任。下设军事、总务、情报、侦察、宣传、财务各组，分别遴选适当人员担任。二是遴选人员全部义务负责，共赴时艰。三是委托梁、蒙两参议员，间道入贝江，面向梁县长汇报成立筹备经过，并请批准备案。四是会后立即行动，放哨守卡，互通情报，盘查出入。五是严格监视平时游手好闲和形迹可疑的人。六是来往行人，不经批准，绝对不许居留。消息传开，民心大定。往日行人绝迹，而今圩期已恢复正常热闹。

三、豺狼当道，本人蒙冤，险遭毒手

谁能料到，蒙、梁二位未成行，招牌未竖立，办公未正

式，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圩期午刻，梁乡长约我入乡公所。稍歇，出示梁杓县长手令，以“图谋不轨，与敌呼应”罪名，逮捕解案法办人，我当即被扣。其后，即配备双倍武装民团，将我押送到县交案。

事出突然，震动全乡，吓得参加人员人人自危，什么事一个也不敢再过问。特别是疏散到小莫的一大批客人，更是失去依靠，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在此同时，专员倪仲涛由龙岸出巡到县，偏听偏信，以为抓到一个罪魁祸首的大汉奸。便召集城厢群众，于现大南街训话。杀气腾腾，耀武扬威的宣告：“刘瑜以一个知识分子身份，搞汉奸组织，经查证确凿，胆敢阴谋通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民贼败类，本专员巡视长安回来，决枪毙示众，以昭儆戒而彰国法”。事情至此，本人生命即面临千钧一发之危。

四、阍厂长鼎力营救，市长仗义平寨探监

厂长和笔者同住小莫，迅知本人情况，遂凭中央工作人员身份，出面鼎力营救。曾质询梁县长说：“刘瑜何罪而扣留法办？”梁答：“犯汉奸罪。”厂长说：“刘瑜属汉奸，我全家、全厂职工和他同住，枪支武器又是我供给，我已通了汉奸，请一并扣留惩办。”梁答：“与你无关。”最后厂长表示“刘瑜绝不是汉奸，本人，连同全厂职工，可以身家性命担保”。县长唯唯，不得要领而罢。

这时间，阴森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家、全村。我爱人王素

霞，魂飞魄散，胆战心惊，抛家含泪亲入龙岸地栋（地名），再找阍厂长求计。阍立即挥函专员，呼请“慎重办理”。厂长随后又派亲信连日在东门（地名）守候，果然专员回来由此上岸，亲信尾追，将二函交由卫士递呈，专员随行随阅，阅后，即交梁县长并吩咐：“这问题请仔细办理”。

10日之内，厂长三找县长。最后一次，县长表示：“刘瑜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最后谍报敌情又紧，日内将解送贝江平寨羁押；但可以安慰家属，刘瑜的危险期已过，查清楚后，一定解决，请放心”。

监牢，平时听说都会怕。笔者怀着痛苦的心情，在空无一人的大牢房内，整整挨了10日。农历十一月初五，县城二次沦陷前，笔者被提出捆绑解入贝江平寨（当时，笔者曾心惊，疑将发生不测，后解警说明，才放下心来）。登程两日，步行到达。见监舍为民房临时改建，四围新加竹笆，并挖有掩体深堑，警卫森严。同监的透露，彭所长昨天说：“解来一个汉奸县长，上级要他加强戒备”。这时，笔者才明白，自己的严重危险性，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尝试了脚镣手铐的滋味。监牢生活，度日如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见到戴钢盔、荷手提机关枪国军样的士兵，三五成群，簇拥覬觐监内的情况，笔者心知有异，又忐忑不安起来。一时，突然提名，原来安排笔者会见一位素未见过，身体魁梧，面孔黝黑，全付武装的军官。一时愕然，经介绍才知为疏散在江潭的桂林市长苏新民（字炎辉）前来慰问。当时，即释出

外室，生火畅谈对地方、对时局、对保家卫国的意见，历时两个多小时，最后承厚馈关金六仟元。资助补充营养，送回监舍而别。

苏公事后对人说：“刘瑜的问题，我苏新民一个肩膀挑起来，越几日即农历十二月初一，派大队长蒋炳隆，率队带马入平寨，接笔者到香粉大队部居留。

农历十二月初十，送来梁县长不签名不盖章的小文条，上写8个字：“刘瑜一名，着即释放”。哎哟！雾散天青，赦令到了，谢天谢地，谢真理，脱灾脱难！即日下午向苏公道谢，并各幕友刘毅、蒋炳隆大队长等多人，一一告别。来人再三致意：“路过江门，必须与梁县长一见”。随后偕家人王有忠，离香粉上都景。当晚，借宿于友侄冯志强家。次日，到达江门，梁县长接见，频频握手，连称：“对不起，老兄受屈，对不起，老兄受屈！”坐下之后长叹说：“这一回，稍不仔细，老兄完矣！生逢乱世，真不知冤枉多少人命也。”晤谈3个小时之久，始终不谈及案情的原委。

往日蒙难，全乡震惊，一旦安归，皆大欢喜，新交旧好，亲族戚友，源源不绝来慰问。

五、白马烽烟严峻考验，卫乡爱国真心可见

笔者脱险安归之后，素霞陈诉：在解送平寨之后，县司法处要员邱岳，乘我之危，派人秘密索款3000元，可保性命安全，否则自误。一时无法应付，得万利行（赌友）倡议义捐，每摊500元，才解决。闻讯愤极，又莫奈何。国民党

的贪污腐化，可以想见。适又年关逼近，两手空空，内心十分苦闷，除变卖家私来维持生活外，没心情过问一切，但本村防务还是念念不忘的关照。

极其离奇巧遇的是，除夕之前，厂里一职工叶某，前去融水失踪，厂长着急，找笔者商量营救。笔者建议，可派机警人员入城，先去探明生死消息，再行计议。厂长同意，派出职员何永基负责。不迟不早，恰逢选在春节中农历正月初五清早匆匆出发。行到东阳大岩石灰窑，见烧窑群众奔逃四散，大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何急上窑顶远望，果见浩浩荡荡一大队穿黄色军服的人马，朝永乐方向疾进。何立即转头飞跑，一气跑到小莫直奔我家，连声大喊：“刘先生，敌人来啦！敌人来啦！”当时笔者尚未起床，随即大喊：“有忠，有忠快跑，快跑！跑去白马办事处报警”。同时紧急集合我乡村众，严加戒备，火急督令将本村过江木桥抽下，分头进入掩体深堑，准备迎击。另分部分青年，掩护全村妇孺老幼，向西近山距离二公里的大坪躲难。笔者和厂长分担巡逻检查责任。不久，白马方向枪声大发，双方开始接触，白马烽烟，由此揭幕。枪战约1个多小时，继后听到炮声，我村主在防守，久久不见敌情，估计目的专在白马。

不见敌人进犯，民心稍安。笔者偕厂长，登上村尾马巩山瞭望，敌情了如指掌。人数不过百人，高头骏马4匹，驮炮4门，正在卸马架炮，队伍分散于白马对面、下覃岭脚一带，不时远传命令声，即见炮口冒烟，响声一轰，顷刻又一

轰。约十分钟一发，初甚骇人。厂长介绍：“这是迫击炮，性能在破坏，杀伤力不大。”敌似发现我等目标，用步枪朝我方射击，我等随即避而下山。

敌人不多，不能分扰小莫无疑。可是，枪声炮声，愈来愈猛烈，为全局计，拟具报告，专派有忠，急奔龙岸，呼请专署，派兵增援。建议由古盆搜索前进，潜伏永乐附近，断敌归路。并请派员互相联系照顾。去后，下午3时左右，勿报白马蒙健等多人，从村后绕道来访。晤面互祝安全，共勉鼎力。蒙然不出声，似有难言之隐。良久表示：“表弟，我等准备撤退，特来知会”。笔者大惊，追问：“为何？”蒙称：“子弹已尽，不能支持了。”事关全局，福祸眉睫，急找厂长商量应付。笔者事先并不知厂长备有子弹。接着厂长当面表示：“为惧敌撤退，我们无法阻止，如确缺子弹，我厂存有2箱，可以借用，必要时还可抽人支援”。这一下大家欢喜，放心了。带子弹回白马，再上火线。之后，双方战斗，愈加激烈，炮声隆隆，轰得人人提心吊胆，不知怎样结局？煞黑，有忠自龙岸回报：“专署得情报，立刻派兵营救，叫我带路到古盆，不知怎样，扎营不来了”。嘿！误了大事。如果按笔者建议，潜进埋伏永乐附近，趁敌退在葫芦寨吃饭，一声令下，四面村庄出击，敌人可能被我全部歼灭。如此专署派兵不是增援，而是防敌窜扰龙岸，派来帮助守龙岸门口的，战机坐失，深为痛心！万一永乐不保，唇亡齿寒，守位古盆，又何济于时局呢？国民党的官兵就是这样不负责任。

糟糕到这步田地。正规的部队都怕死，大家心中有数，越想越害怕起来。好在9点钟之后，枪声由密到稀，炮声由稀到止。夜间黑暗模糊，不知敌是否攻下白马，或已撤退？我村只有坚持死守，不敢越雷池一步。

天亮，卢伯奇赶到，据谈敌已退却，退前窜入葫芦寨杀猪吃夜饭，抓了几人，抬运伤敌。掳去一些家私牛只（后查有凸头人担箩筐跟敌），取道东阳村出中径坳，不走原路，由寺门回城。凭这次行动，察觉东阳有汉奸活动。敌人走了，白马办事处和全村群众，通通也走光了。办事处走入玉高去立脚。可叹！连气也不通一点。

六、白马战果大振人心，军政慰问表态虚伪

号角吹响，东奔西跑，敌退却后，如释重负，妇孺老少皆大欢喜。我村武装青年个个生龙活虎，三五成群，纷纷奔赴白马方向，一看究竟。移时来报：“近白马竹苑里发现一伤敌”。稍息又来报：“伤敌已拖出来了，怎样处理？”笔者即派厂里何永基前去检查讯问。据供：敌姓朱，名全昌，浙江人氏，着黄色卡叽军装，任伪复兴队队长。搜身得小太阳旗1面、护身符1个。又供：我等十多人跑步往白马冲，将到白马桥边时，一轮枪响，我即中弹，伤断腿骨，不能跑动。有几个轻伤的即刻退下，便有部队救去。我因太近火线，部队不敢来救，只好慢慢爬到竹苑里躲避。供后，苦苦哀求饶命。讯后，吩咐好好看守。随决定找担架，派人员，备好解文，上交龙岸专署处理。一切布置尚未就绪，移时来报：“各

地民团涌来看热闹的，愈来愈多，料不到有一鲁莽队员，突然跑去，随即用刺刀将敌刺死。怎样办？”笔者闻报愤极，拍案大骂。后想，既死不能变生，追查有碍团结，不妥，后即责令该队员负责掩埋了事。埋葬地名“寓朗”在大莫附近。后又查知，缴得小队长驳壳枪一支，得者顾虑会充公，矢口否认。笔者认为要提高士气，必须物质刺激。枪，是青年人机智勇敢夺来的，应予奖励。即宣布：谁缴谁得，集体缴集体得。得者如实承认是4人共缴，同意卖出得款均分而罢。此战，得枪者另伤伪维持会施坚手部无名小卒2名（后枪毙），我无损伤。白马民房略有破坏。

第3日初七圩期，古盆部队扛机枪2挺，列队三路向永乐姗姗而来。为首者是专署参谋长韦象贤。见面握手慰问，勉以鼎力支撑永乐，专署决为后盾。笔者呼请留部队长驻永乐，粮草地方承担，借以安稳人心。韦表示回龙岸复命后再决定。下午3时左右，离去。第4天初八，县长吴一峰，偕警长林本祯，率警数十人，取道古盆出永乐巡视，对笔者慰勉有加。笔者建议，命令办事处迁回白马，县长同意。但过后，遇圩期只是有人来收税，直至光复，也不见迁回来。

又过几日，专署果然派来一营部队进驻永乐。人人认为，有正式军队来保护，可以放心了，便杀猪送粮，表示欢迎慰劳。谁知住仅3日，不声不响，悄悄地又撤回龙岸去了。群众大失所望，担心敌伪不甘心失败，卷土重来，真不知怎样招架。

半个月后，韦参谋长来征询意见，拟在永乐设立前敌指挥所，委笔者以全权责任。笔者表示：永乐设立军事机构，设有可靠实力，反招敌祸，以指挥所受专署节制，和县职权容易产生矛盾，以群众面貌对敌，可以取得广大群众信任和出力。搞指挥所，成为官方组织，作了官，你有了特殊待遇，群众会离心不肯卖力。反正是抗日救国，专署全力支援即可，不宜另设机构。持不同意见作罢。

在这期间，别动队司令韦善祥，偕政治主任司马文森联袂来访；又派杨中队长，邀请笔者到龙岸土城司令部作客，加委为少校政治员。以后大小军政人员，出入永乐，接触频繁，穷于应付。

光复后，省令组织善后委员会，负责惩办汉奸事宜，笔者被选为常务委员。结束后，县长吴一峰邀请出任第三科长。梁厂长由重庆飞回接着，委接收东社，委以机要秘书职，笔者身受国民党3次迫害，不感兴趣，均谢却，贯彻我行我素，继续教书过活，此是后话。

七、白马抗日守卫战的深远意义

1. 对战略的影响

永乐距县城三十多华里，面向融水，下接小长安、和睦，背倚苗岭山区，和汾水鹅颈两坳，为龙岸军政中心的屏障；为柳城、罗城和西南地区联系叉口的主要通道。风景秀丽优美，民情纯朴，土地肥沃，粮食丰富，是1个重要战略地区。如果白马沦陷，永乐全乡必将解体，汉奸土匪乘机蠢动，地

方糜烂民不聊生，势所必然。交通切断，指挥不灵，战略上将陷于被动地位。

2. 对民气的影响

敌骑所到，国民党正规部队不敢撄其锋镝，州县官兵闻风丧胆。日寇占据县城，企图扩大地盘，第一次远征永乐白马，计在出我不意，攻我不备，以为突然袭击，一鼓拿下。不料我已事先有备，迎头痛击，令敌损兵折将，狼狈惨败。由于这样，纠正了畏敌为虎的消极观点。既长了藐敌、抗敌、杀敌的志气，也挫伤敌焰嚣张的威风；鼓舞人民立下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激发了广大群众同仇敌忾的拼命决心；民气大振，同心合力，地方可以避免一场劫难。

3. 对永乐治安的影响

这一战虽是局部小接触，却震动四方，威胁消除，人心大振，市面繁荣，治安良好。自始至终从没1件抢案发生。除东阳团外，下覃、大小莫三团，没1个汉奸。前述厂长分散寄存在思榜的金银财物，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洗劫无余，对比之下，白马战役，对永乐全区治安具有深远影响。

4. 对个人的影响

所谓疏散，目的在求安全。求全面得不到安全，则确是人生大恨。笔者具有优越条件，选择小莫为疏散地。又幸得外地多人，共同命运，枪弹武器，不求自到，同心协力，共挽危舟。万一白马失守，小莫近在咫尺，无疑必被波及。走鬼遇鬼，国未救而家先亡，前途就难以设想了。因此，白马

之战，对笔者，对全疏散客人，具有极大影响。

八、微妙的结论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谓知，则全在情报才能知。白马能保，关键在预得情报，从而得以严阵以待，击败敌人，白马赖以安全，地方也得无恙。笔者乃一历史见证人耳，匹夫有责，不敢言勇，更不配言功，亲身经历，不避繁琐。

（作者系政协融水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县政协 / 763 年文史资料组成员）

鲤鱼岩抗日纪实

曹庆光

鲤鱼岩村位于县城西北角，距城约八华里，那里群山丛立，峰高陡峭，山弄盘旋曲折，峻险异常，山山天生岩穴，七穿八窿，奥不可测，且山弯水绕，风景殊为优美。

该村三面靠山，形如坐椅，内有十余亩水塘，水自后山岩洞穿流，清澈凉爽，终年不竭，多产红色大鲤鱼，鲜美可口，故有鲤鱼岩之称。

绕村筑有高厚石墙，墙外栽有茂密茨竹，高达数丈，紧贴石墙边，全村只有1座石门出入，门上设有炮楼，村之左右山峰，亦筑有炮垒，居高临下，对村外形势，了如指掌，因其天然形势巩固，素有“天生白马寨，铁打鲤鱼岩”之美称。

自清末至民国年间，历年匪乱，均有外地居民入村避难，一向安全稳固。

解放前，有居民40余家，均属曹姓，以农为业。当日本鬼子侵入广西省境，县城沦陷时，附近城乡居民和县外、省外商人，纷纷避难入村，人数约有千人以上，甚至牛棚猪舍都住满了人。

村民为了保卫家乡，自动组织成立村防委员会。并公推曹德全为主任，委员有：曹延佑、曹延华、曹仕谦、曹云鹏，分别负责村政总务、财务、军事等工作。村防委员会挑选

14 岁以上、60 岁以下的强壮男丁编组守卡，并推举 2 个年高望重的族长曹庆玲、曹子猷为督守员。共同制定守卫公约。如公约中有“临阵退缩者当场斩杀”的条款。组织十分严明，俨然军队一般，同时，与毗邻之麻洞屯建立联防盟约，若一方受敌侵犯时，另一方应积极主动互相援助。

日寇第一次攻村

1944 年底，日寇从临桂县两江圩，经百寿、雅瑶，第二次侵犯县境，到达长安镇后，即星夜由西隅乡西边小道进入螺江洞，从永利、小思、江口村渡口过江，凌晨到达古楼三寨和古选等村，在各村抢掠后，分为 2 队，1 队直奔县城，1 队则闯过鲤鱼岩村，队伍稀稀拉拉。当前头鬼子到达村境时，守在山头上的瞭望哨已经发现，但分不出是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军，中间还夹有挑担的群众，不一会就见他们排成长蛇形，上起刺刀，包抄靠村，有些已临近石墙，守在大门炮楼的曹德全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一句生硬的普通话回答：“我们是国军”。曹德全说：“你们既是国军，请你们退后，派代表进村接洽。”对方并不听话，仍继续蜂拥上前，还用刺刀撬门，有的人还爬上茨竹，设法准备入村……情况万分危急，于是曹德全果断地喊一声“打”！顿时，各炮眼的粉枪齐鸣，事前装吊在村门要道的茨竹尾上除去保险片的麻尾手榴弹，也由专管人员割断吊绳，发出了如

雷般的爆炸声，只听到拥挤在这条路上的鬼子兵豪呼惨叫，纷纷回头逃跑，窜入村外的干沟里躲命，随后利用石板桥做掩护，架起 2 挺机关枪，向村里猛烈扫射。过了一会，躲在干沟里的鬼子兵，又重新冲近村边，此时隐蔽在左右山头上的守卫哨曹汉清、曹文波等，用“过山彪”瞄准这 2 挺机枪连发数弹，打得石桥火星直冒，崩石横飞，躲在石桥下面的鬼子几乎丧命，刚才震撼山岳的机枪声倾间哑巴了，往前冲的鬼子，又慌忙缩返回头，一窝蜂地逃出村外田野间，准备组织力量，再次攻村，可是他们的行动，已完全暴露在两边山头的火力网之内，他们跑到哪里，炮火就跟到哪里，打得他们团团乱转，逼得连爬带滚，向县城方向逃去，尚未近村的后头敌人，见势不妙，也仓皇躲藏入山脚的草丛刺坡间，并趁机奔逃。

这时，被沿途抓来挑担的群众，也趁机逃命。事后他们十分感激地说“如果没有鲤鱼岩人打这一仗，救了我们的命，不知这把骨头要搭在哪里啊！”

敌人败退后，村防委会清查这次战果：在打崩石桥处，捡得机枪预备枪杆 1 条；沿村周围和田坎中，捡得日制饭盒 3 只，钢盔数顶，军呢大衣革呢服数件，其它杂物如日本女照片、画板、信件、烟、日记本等零星东西很多，以及鬼子沿途抢掠民众的鸡、鸭、腊味(腊肉、腊菜)，衣服被褥等。另外捡得被粉枪铁沙击中屁股粘有血肉的黄呢长短裤各 3 件，计有铁沙眼孔数 10 处。又检查吊爆手榴弹处有淤血 3

§ 176§

摊，后据留在县城的街民反映，见日寇入城时，抬有死尸数具，但不知是官是兵。

据前村长曹延佑口述，光复后，即 1945 年 9 月，经会同融县县府向各方面调查，当天日寇共死伤 18 名，曾向广西省府上报过。

这次抗日战斗，村上只死亡村民曹士英 1 人，但不是被敌人击中，而是在参加战斗中被误伤，抢救无效致死的。当时村防委会追认，为其光荣而死，曾与客人们联合举行公祭大会追悼他，同时抚恤他的家属。

日本鬼子进驻县城后，曾多次向汉奸们查询，鲤鱼岩村驻有多少国军，有多少新式武器？其实鲤鱼岩村并无什么国军，也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全部只是一些过时的古老枪支，全村仅有长短粉枪 20 支，“过山彪”单响钢枪 4 支，麻尾手榴弹 4 箱，另外私家有驳壳手枪 1 支，毛瑟单响 3 支，单响降底步枪 4 支。

日寇第二次攻村

日寇自占据县城之后，由于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所有生活物资都搬到山岩收藏，仅留 1 座空荡县城，他们得不到物资供应，便四处打岩劫村。为了提防日寇再次侵犯，村防委会每天都派出流动哨到村外巡逻侦察。

1945 年元月下旬的一天，曹汉杰、曹文彬等几名流动

哨巡到二麻园（地名）处，发现有 1 小队日寇从古选村方向抢掠过来，其中还混杂数名被捆绑的群众挑着掠获来的鸡、鸭、猪肉等杂物，同时又隐隐听到附近山岩上传来男女的哭喊声，他们便埋伏在山脚下，向前来的敌人开了几枪，不料距离他们不远的鸡笼山岩上面，有另 1 队日本鬼子正在破岩奸掳，敌人听到枪响后，便寻声冲下山来，刚才那小队日寇，也同时追来，他们急忙抄小路回村报警。当他们翻过龙井隘弄，却见有一群衣着不整的人，三三两两地躲在一处，且手上都持有枪支，自称是县自卫队，准备来帮助鲤鱼岩村防守的，流动哨便对他们说：“现在鬼子正从后面追来，就请你们帮忙打吧。”这些人，听到有鬼子来，竟慌忙逃跑了。

不久村里山头瞭望哨大声高喊：“日本鬼子来啦！”守在村门的步哨曹尉增等见日寇从对面隘头冲下，一面开枪对抗，一面入村关闸。霎时，敌人的机枪像放鞭炮似的响了起来。守卫在石墙内的民兵，大家沉着严守岗位，为节省子弹，敌人不冲近村，就不开枪。日寇上次吃过苦头，这回却不敢拢近村沿，只是远远躲着瞎打，但有茨竹石墙保护，村内安如磐石。日寇打了一阵，觉得毫无作用，乃悄悄摸到村右水塘边，大圳口杨钱树菟（地名）处，企图从这里突破入村。因为这里没有石墙阻挡，加之茨竹较稀，但村防委会，已考虑到这点，早就布置有 2 座猪崽炮在此镇守，由几个 14、15 岁的小青年负责管炮，他们年纪虽小，但胆量很够，当日寇的鬼祟行动出现时，他们马上燃炮，顿时“轰！轰！”

两声，竟似天崩地裂，成千上万铁沙、钢蛋，如撒网般向敌人罩去，接着，又有2枚“炮弹”在敌群爆炸开花，这样连发几炮，打得鬼子丧魂落魄。

这时，山头上的瞭望哨和未回村的流动哨兵，也一齐开枪围攻。一时枪声夹着炮声，震得周围山谷回鸣，似有千军万马之势，溃散在田垌中的鬼子，似被关门打狗一般，东逃西躲，处处挨打，慌得各自夺路而逃，直窜出村外很远时，才敢吹哨集队，1名敌人军官，检查人数不够，登上高处大呼。在山的民兵远远望见日寇拖的拖，扶的扶，集合很久，才零零星星回城。这次战斗，日寇实际伤亡多少，因距离太远，看不清楚。

日寇退后，在村上避难的广东商人华安西药房老板张益我，自动拿出2000元法币双手捧给村防委会说：“我在广东从未见过农民敢拿枪打日本鬼子，你们村上民兵真了不起，可敬，可敬，我献出这点钱给大家买杯酒喝吧！”

清查这次回击战果，村上不但毫无损失，还截获日寇从各村掳来的大黄牛6头，并救出了从各处抓来绑在村外树林下的东郭乡乡长黎祯和群众10余人。

村上的流动哨在龙井隘弄碰见县自卫队的事，原来确系第一中队长李健部。李健是外省人，出身兵痞，他部下兵员，全是国民党一八六和一一五后方医院的流浪伤兵，生活腐化，嫖、赌、吃、吹，件件齐全。加之县境沦陷后，税源继绝，无兵饷可发，军纪更坏，到处抢掳。李健自率其部80

余人枪，流徙于偏僻乡间，专门俟机抢劫，形同流寇。他们得知鲤鱼岩村，住有富户巨商众多，早已垂涎三尺，在前一天，就有2名到村“探水”，自称奉南团县民团司令部（县司令部逃在南团村）命令，派来协助鲤鱼岩村防守日寇的，随带有七九子弹1箱，手榴弹1箱，这2个人，各背1支长短枪。

村防委会一面招待他们，一面在研究。县民团司令部，远在山区，无半点援助，为什么一下子关心到鲤鱼岩村呢，其中必有文章，觉得事有可疑，于是，将送来的弹药打开检查，发现子弹头，非原装样，拔出弹头一看，数百粒子弹都是没有硝药的，再检查手榴弹也全部是摘除雷管的废物，这时真相已大白，原来是李健的阴谋诡计。打算派这2人，混入村内做内应，准备当日深夜乘守闸人员疲倦之际，偷开闸门迎接潜伏在龙井隘弄的队伍入村抢掳。本想马上将这2人扣押起来，但又考虑到大敌当前，如再与这帮兵痞为仇，势必影响到村防安全。于是不动声色地将这2个奸细监视起来，使其无从下手，因此，使守候在村外的李健部失去了内线联系，直等到日寇来攻村时，才闻风逃跑。再说这2名“国军”，当战火弥漫之际，拿长枪的便乘机与10多名怕攻破村的胆小容人从后山攀崖逃出村外，当他们走到融水往小荣公路（地名覆船岭处）正碰上抢掳回城的另一队日兵，被其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了这个背长枪的和融水镇上商人广怡隆、蔡益记等。

拿手枪那个家伙，一直被监视到日寇退后，才将他撵逐出村。可见鲤鱼岩村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既防日寇，又防国民党兵痞（李健部后来于 1945 年 3 月投靠日本当汉奸）入侵。

日寇第三次黑夜攻村

日本鬼子，因上次攻村，一无所获，反而失去抢来的 6 头大黄牛和其它物资，心里自是不甘，曾对维持会汉奸们宣布，立誓要攻破鲤鱼岩村，并扬言破村之后，全部杀光烧光，鸡犬不留。当时便有少数胆小客户害怕起来，率家逃入贝江山区，其中大部分走到中途遭受土匪散兵杀害，反而弄得家破人亡。

县城到鲤鱼岩村，仅需半个小时，确有常遭日寇攻击之险。1945 年 2 月下旬一个下午，忽有县城南街冯天祥老板娘悄悄入村报讯，她从伪维持会 1 个熟人口中得到消息，今晚鬼子率同伪维持会卫队攻打鲤鱼岩村（因她全家也在该村上避难），村防委会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全村群众，做好夜战思想准备，叮嘱各哨垒人员要加强防守，并考虑到晚间天黑，两边山岩哨垒看不见敌情，乃派出曹瑞孙、曹炳林等 4 名步哨出村侦察，如发现敌情，即鸣枪报警。

当晚正值阴历下旬，加之乌云密布，天黑如漆，凌晨 12 点钟左右，曹瑞孙、曹炳林等 4 名步哨走到距村半里远

的停牛坪时，那里大树蔽天，更是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前方不远大榕树茆处，有些响声，便喊问：“口令”，不见回答，立即朝响处打了一枪，然后急忙掩蔽起来，这时忽听到叽哩咕噜的日本话，似乎是在大骂人，接着维持队的汉奸头也在大骂“哪个王八走火？”1个伪兵答道“不好了，皇军被打死了”。

这时散伏在附近的日伪军全部骚动起来，可能是因为天色过黑的缘故，敌人不敢进行搜索。不一会，就响起猛烈的机枪声，跟着榴弹炮也轰鸣了起来，只见一串串火光，掠过村空，一团团火球落到村背山腰爆炸，打落着屋瓦，哗哗发响，夜静山高，回声震荡，从未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全村群众的确有些提心吊胆。敌人凭着优势火力掩护，几次摸到石墙傍，又被一轮粉枪铁沙击退。如此断断续续，直相持到半夜3点多钟，敌人实在累得无计可施，因为枪炮打得高了，只中后背山腰，打得低了，又被茨竹石墙阻住，气得敌人无可奈何，最后猛打一阵，猛烈的机关枪作施威，便悄然无声了。天亮后，到牛坪检查昨夜敌人机关枪射击处，只见丢下弹壳足有一大箩筐之多，大榕树茆傍有血迹1摊，显然是昨晚击毙日寇之处。

这次敌人夜袭，只有少数靠山边的房屋被炮弹炸破碎石打坏一些瓦片而已，客人与村民，虽受到整夜的虚惊，但大家对这次难得欣赏的夜战奇景，反而觉得新鲜有趣，谈个娓娓不休。

日寇第四次从后山偷袭

日寇3次从正面攻打不得手，于是又改从后山偷袭。他们挑选爬山的日伪兵30余人，组成一支轻装的小分队，由熟悉山路的项桥珍、徐个柏2个汉奸带路，于1945年3月上旬，从城西小洞进入，爬上与鲤鱼岩村相邻的鸦太岩大山，将近黄昏时，他们已登上该村后山右侧山峰松柏隘（地名）处。

这个隘高约百余丈，从隘顶俯视村庄屋宇，历历在目，人畜杂声可闻，虽然近在咫尺，但崖陡壁峻，山石嶙峋，往下攀缘，实非易事，敌人满以为从此处摸入村里，人不知鬼不觉，可以一举偷袭成功。谁知当他们寻路准备向下爬时，守候在这里的民兵，早已发现了他们，一阵粉枪声，吓得他们急忙龟缩入石隙里不敢动弹。当时夜幕已沉，敌人身临这样危崖深壑，自知寸步难移，如继续行动，只有死路一条，于是胡乱打了一阵枪，泄泄气后，便寂然逃遁了。

事后，据伪维持队汉奸传出，当晚有不少敌伪人员，因夜间爬山失足跌伤残废，使敌人又一次吃到苦头。

日寇第五次夜摸村门

日寇盘据融城一天，鲤鱼岩村，就不得安宁一天。鲤鱼岩村已是日寇的眼中之钉，何况，多次攻打不破，于众汉奸

面前，大大污损了日本帝国“大皇军”的声威，故时刻苦思积虑，千方百计，要攻破鲤鱼岩村，方肯罢休。

1945年3月中旬一天夜间12点钟后，又有日伪军从村门正大路摸来，准备偷袭入村，企图重演偷袭稽村把戏（稽村于1945年元月（旧历1944年十二月初二）被日寇偷袭破村）“吃掉”鲤鱼岩村。

村防委会深知日寇惯会使用夜袭伎俩，对夜间防守措施极为周密，考虑如利用破烂钢铁器皿与响马铃等，分别吊于石墙炮眼上，另用绳索分系于第一重茨门主要通道上，与绊脚绳相连，夜间天黑，敌人对此设置不易发现，亦不留心提防，所以当敌人摸到第一重茨门时，他们已触动了暗绳，被炮眼守岗民兵已多次听到铃铛和金属的震动声，知道有敌人来捣蛋了，但并不急于开枪，只是逐个相传下去，要密切注意敌人行动，不久便听到用刺刀撬门声和爬上茨竹的响动声，因夜间竹林下天色更暗，看不清有多少敌人。一声暗令发出，各炮眼朝着响处，同时点燃粉枪，只听到一阵急骤的脚步声，朝村外跑去，其后却听不到有什么声响了。当夜各哨口通宵加强警戒，不敢疏忽，次日出村检查，发现离村不远的荒地上，踩有许多皮鞋印迹，并丢有不少烟头，这显然有大批敌人在持枪袭村，经过试探，知道村里防守严密，乃自撤退而已。

尾 声

鲤鱼岩村，就这样遭到日本鬼子的 5 次攻打，由于全村群众团结一致，客户们也纷纷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鼓励支持，在县城被日寇盘踞 8 个多月的时间里，仍然平安无恙。

1945 年 5 月 30 日，日军溃败退出融城县境，该村村民与居客商们共同举行一次联欢大会，庆祝抗日伟大胜利。

重温历史，缅怀前辈，勿忘国耻，启迪后人。

国 恨 难 忘

——日寇第二次侵犯鲤鱼岩寨目睹记

何玉成口述 宋壮华整理

1944年冬的一天清早，祖父把我叫醒，要我立即起床，趁寨闸门打开的有限时间，陪他牵牛出去吃草，不然牛就会被饿死了。我急忙爬起，快手快脚穿上衣服（1944年冬，我才6岁，初知人事）。我的老家原来在铁坑村，因日本鬼子侵占了融县县城，邻近村寨都随时会受到侵犯，加上铁坑村没有防护围墙，多条路口也没有寨门，而且离县城不过3里，极不安全，因此，我祖父带着我们便到鲤鱼岩寨投靠亲戚，暂时避难。今天，之所以要牵牛出寨去吃草，是因为3天前日本鬼子第一次来攻打鲤鱼岩，被自卫队击退，毫无所获；寨门口的石板上留下的血迹，即是自卫队员炸伤鬼子留下的，因此，怕鬼子败退之后，不甘心失败，再次前来报复，所以，紧闭寨闸门3天。

我跟着祖父把牛牵往麻洞村方向的草坡放牧，约2个小时左右（大约上午10时），看见2个老乡远远走来，祖父眼力很好，认出1个是融乐镇上的裁缝韦师父，1个是做小生意的经纪人，2个人脚步匆匆，走上1座小石桥。这时，他们身后的不远处，就出现日本鬼子50多人的队伍，叽里咕噜叫喊着，其中3、4个鬼子举枪瞄准射击，“呼！呼”几声

枪响，韦师父被击中倒在小石桥上，另1人见事不好，跳下干河沟，顺沟往寨门飞跑，逃入寨内而免于难。我与祖父也急忙赶着2头水牛往寨中逃跑。我毕竟因年龄小、脚步短，跑得不快，落在后面。当我到寨子门口时，寨门已经紧紧闭上，但我知道寨子右边的石墙下有个出水口(平日玩耍时发现的)，因我个子小，那口子我应该钻得过，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往前跑10多步，拨开草丛，双手双脚往前爬钻墙入内。平日的顽皮和观察使我逃过一劫。

这时，寨里的群众在自卫队员的组织下，纷纷从房屋内走出来，扶老携幼向后山转移。山体全掩盖在百年生长的风水树林之下，人群虽然显得紧张却不惊慌，无声息地向山上爬去，各找掩蔽之处藏身。我来不及寻找祖父的去向，跑向左边岩口的山崖攀登上去，当上到3丈高时，却被1道断崖挡住，跨不过去，紧急之中，一只大手把我一挟，横在右肋之下跃过断崖，放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只见1个魁梧的大哥哥，做着手势要我快走。我一个6岁的孩子，既不懂细问，也不知道谢。后面又陆续有100人上来，大家共同搀扶，在树丛之中钻行攀登。——数年之后，与同村的长者共同回忆抗日期间的往事时才知道，这个大哥哥是融水镇商家李永泰之长子李道平，在急难之中向我伸出援手，时到今日，我却没有向他道过一声谢。

这时，日本鬼子已追至寨墙外面，被坚固的石墙挡住，墙体又完全被茂密的刺竹林掩盖，要攀爬上去根本不可能。

而寨门由不很大的两扇厚杉木板制成，横栓一插，异常稳固。鬼子无计可施，只得把兵力分散绕着寨门打转。寨内的自卫队员此时已各就各位，硬枪(指长短枪支)、火铳、土炮早已填硝以待，并布置在山头各处。山上有1个极具巧妙的瞭望哨位(在1块竖直的石板之下，天然生成左右2个孔穴)，可俯瞰寨门前后动静，又能向远处观察；能借回声作用，传出指挥指令，让自卫队员们听得清楚，却让远处的敌人听不出位在何处，分辨不清位置。

这个寨子可以称为百伍斤水碾“一槽人”，他们都姓“曹”，是1个大家庭。始祖落户生根时，选择的住地，筑庐大山之下，一股清泉从岩口流出，由此取名鲤鱼岩。寨前是平坦的田地，即有山有水有田园。随着人口逐年增加，寨子扩大，建成1个“品”字型的寨场。寨边石墙围绕，棘竹成林，是1个易守难攻的村寨。同时，人人姓曹，是一大家子，人心统一，易于团结指挥，即使来避难之人亦大多数是亲戚，虽是异姓却有血缘，所以很容易组织领导。当时，住村总人口约在900人之上(其中外来避难暂住人口多达500人)，青壮年是自卫队员，一部分参加保卫，一部分在群众转移上山疏散途中扶老携幼，因此整个过程只是略显紧张而没有慌乱。山顶的断崖之下又有1个观音洞，可以藏一、二百人。我也知道有这个岩洞，便钻草丛拨荆棘向山洞方向走，果然，祖父也为寻找我的下落，没有走入洞内，而在洞口瞭望。相互遇见，不胜放下心来。这时，山下鬼子兵进而不能，

§ 188§

攻而无果，退兵又不甘，便在寨外不远的小石桥上，架起机枪向山上扫射，“哒！哒！”，响声不断，“小钢炮”也胡乱发射，古树被打下落叶，却不能伤人。这时，我们的瞭望哨发出指令：“右边石桥上有1挺敌人机枪，大拾枪手瞄准还击！”（大拾枪是较古老的枪支，弹粗枪重，射程虽不很远，却较有准头，威力也大），大拾枪“呼”一声，击中了敌人机枪手左边的石板。鬼子机枪手吓了一跳，急忙拖着机枪缩下水沟向后逃去。同时，在水塘右边的“大脚铳”又“轰”一声发射，枪堂内装填的铁砂、铁片暴雨般淋下。日本鬼子不知枪声方向，山上的自卫队员又不断变换位置射击，虽然声音稀疏，却极具威胁。这时，鬼子指挥官骑着高头大马，在对面大榕树下发号施令。鬼子兵便往后撤退。机不可失，自卫队的“猪仔炮”（当地土炮），早就安装在山头上，近可轰击万一被破坏的寨门，二可抬高炮身向远处射击。这种“炮”虽“土”，发一炮后虽用一定时间待人员再次装填火药，但在旁边的小武器保卫下，发挥一定的威力。“猪仔炮”“轰！”震耳欲聋地射向对面鬼子指挥官，1根大树枝在马身边落下，鬼子指挥官滚落马鞍。不远处又“轰”一声爆响，鬼子兵纷纷伏在地面，不敢动弹，惊魂出窍，不知是什么“新式武器”。稍时，鬼子指挥官从地下爬起，指手划脚一番，鬼子兵从不同角落起身，不成队形地急急向县城逃去。

后来，从大人们的欣喜交谈中，我才听到这台“猪仔炮”口径大，可填充1斤以上的硝药，引信可靠，又可加入铁片、

铁砂，甚至是一截不长的铁链，此次竟填充了1枚麻尾手榴弹。炸出的铁链击落了1根大树枝，后一声“轰”的爆炸是麻尾手榴弹垂直落地的爆响，使鬼子魂飞魄散。但遗憾的是，我们自卫队的装备实在落后，队员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未经军事训练，缺乏军事常识，只凭靠民族大义而勇于担当保卫家乡的责任，使亲友免遭日本鬼子蹂躏。

后来，我又听长辈们讲到，同一时期，日本鬼子曾洗劫过好几个村寨，如小榕、上村坡、稽村、古选，所到之处，鬼子掳掠耕牛、粮食和财物，任意横行，枪杀数人，但鬼子们不敢在寨内久留，突然而来，匆匆而去。这些寨子因没有鲤鱼岩这种坚如磐石的地形地势和民众的齐心卫家而遭到洗劫。这是我们民族的大恨，至今难忘。

70年了，往事记忆犹新，鬼子的凶横残暴欠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孩提时目睹的状况时刻印在脑际，不可忘怀。历史是不容歪曲和篡改、否认的！今日，日本的首脑还企图“二战”的侵略罪行翻案，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人不惹事，但中国不怕事。”“你敢放出第一枪，我们就绝不让你再放第二枪。”这个谈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也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内心愤慨。正是：

忆想当时九域眠，积贫积弱百余年；
今朝睡狮屹然起，倭奴垂涎岂敢扬。

（作者系原融水镇中学教师，退休后曾担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同仇敌忾

——东良（寺门）抗日自卫队二、三事

随访整理：梁文驹

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征用民工修筑融县——罗城公路（经过寺门、高桥、和睦、小长安至罗城东门）。日军迫近广西时，此路虽未正式通车，但所有桥梁均已完工，成为当时融县至罗城的一条交通要道。

1944年9—12月，日军发动桂柳会战，企图打通湘桂、桂越二线。日军占领融县，取得水路、公路沿线的控制权后，曾多次进犯寺门（今融水镇东良村）。当时，寺门暂住有大批从桂林等地撤离到融的各界人士及逃难群众，他们向村民控诉日军的暴行，号召群众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保卫家乡；从桂林撤离而来的一所大学的师生们，一边坚持在谢家祠堂上课，一边组织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还有一个叫司马文森先生，指导组织了寺门抗日自卫队（队长梁美颜，副队长黄显球，队员70多人）。自卫队在日军进犯时，抗击日军，保护群众安全撤入山洞，其间主要大的战斗有，和睦七里阻击战、良隘罗二岭反“清乡”扫荡、夜袭下廓日军等。

1944年11月，为阻止由宜山经罗城增援融县的日军，寺门抗日自卫队联合和睦地方自卫队，在和睦镇七里隘共同伏击日军。七里隘是从罗城方向进入和睦镇的门户。根据情报，日军在午夜进犯和睦。狡猾的日寇派出尖兵，绕过自卫

队岗哨，抢占和睦附近的制高点。待自卫队哨兵发现日军大部队，指挥员下令开火时，自卫队后方也响起了枪声，被日军前后夹击。在与日军激烈交火后，由于天黑，加之前后受敌情况不明，指挥员命令部队撤离战场。撤离中有大部分自卫队员系赤身、提着武器、夜泅七里江到石浪集结的。这次战斗虽然达不到预定的战果，但鼓舞了当地群众抗日的士气。

时隔十多天，驻守县城的日军为搜集战备物资，在伪维持会的带引下，对和睦镇降龙境脚等村进行扫荡，遭到抗日挺进队与武装民众的猛烈反击，没捞到便宜，便沿融江西岸进犯寺门。自卫队哨兵发现敌情，马上发出信号（哨兵在山头上发现敌情，便按约定暗号敲打梆子）。自卫队立即集合，在一名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旧部队团长的指挥下，跑步进入良隘、罗二岭一带阵地。日军开始用小钢炮发射数发炮弹，进行威慑试探，但射程远，打到村后的稻田里，随后步兵从隘上冲下来。自卫队指挥员一声令下，轻重机枪（马克沁）一齐开火，敌人马上原地趴下。经过约半个小时的交火，敌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便后撤，经兴贤、紫佩退回县城。此次战斗，我方无一伤亡，粉碎了敌人的“清乡”扫荡，保护了地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保护了从北方、桂林逃难到寺门的民众和在寺门谢家祠堂上课的部分师生的安全和学习。

桂林沦陷后，广西地下党在融县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

如荼。寺门抗日自卫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融县抗日挺进队和从北方撤离而来的抗日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一部分脱离了原部队的战士主动加入当地抗日武装。寺门自卫队中，就有好几位逃难而来的抗日人士与当地群众并肩战斗。他们有战斗经验和较高的军事素质，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寺门群众叫他们为“难民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融县的日军取守势，龟缩县城，偶尔出城烧杀抢夺粮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寺门自卫队偷袭驻守下廓（陶瓷厂）一带的日军。自卫队在摸到下廓街口，准备突袭据点内的敌军时，不料从街口的皂荚树上射下密集的机枪子弹，敌人的潜伏哨发现了自卫队的行动。自卫队指挥员只好命令火力掩护队伍撤离。一位手拿机枪的“难民哥”在掩护撤离中，不幸中弹牺牲，战友们用“七九”步枪抬着他的尸体，到六洞掩埋。这位无名的抗日战士，在寺门的青山埋下了他的忠骨，谁也不知他姓甚名谁、何处人氏、婚否、父母是否康健。如果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或许他还健在，享受着天伦之乐；或许在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仍会用他的不幸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安息吧！“难民哥”，我们永远悼念你！现赋诗一首：

家亡国破恨难消，日寇疯狂似兽嚎。
隐避东良重跃马，索居融县屡横刀。
驱逐敌贼身无顾，扫灭东洋首可抛。
六洞青山埋铁骨，每临孤冢泪沾袍。

（作者系融水镇退休教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 周年

潘保琼

弃揲播僧勸吵

岫

儀攴嫉恬摯 ㄅ 勃塔処宮号嗚曝

侧傻健伽摯揚ふ拘嚟忉吳 ㄅ ㄅ

播卫倭嚟摯刑嚟址侨忉備ふ曝

吵埡嚟儋摯竭嘎健役嗚恬俾 ㄅ

拈忉俏儋摯 ㄅ 恬 ㊦ kA 傍僚号曝

ㄅ ㊦ ◆ 嚟摯勸吵垫冰关協埤 ㄅ

怀

ふ忉徭彊揲播僧摯 ㄅ ㄅ 嚟倭司 ㄅ ㄅ 慶曝

ㄅ 嚟恬 ㄅ 庠役冰摯 ㄅ 忉同垫 ㄅ ㄅ 眞 ㄅ

恬嘎 ㄅ 划吵ㄅ ㄅ 摯啓髮姪來呋健司曝

ふ悒咪咩岳勢倭摯健Gy役垫妻糖媵 ㄅ

儋侯 ㄅ ㄅ ㄅ 忉劫摯儋宸午呀 ㄅ ㄅ 嚟愴 ㄅ

攬勸 ㄅ ㄅ 処号嗚摯呱宮卉務 ㄅ ㄅ 咽慶 ㄅ

朱延芳

末路穷途，日寇猖狂侵古鼎；
腥风血雨，乡民强悍镇凶灾。

横批：驱倭逸事

死守严防，大败倭兵千古颂；
佯攻痛打，频尝战果一方欣。

横批：抗日传奇

ふドウ^ニ毆

倭兵蓦地略山村，奋勇男儿不惜身。
誓捍家园齐杀敌，全凭热血扫妖氛。

刁斗铿锵响不休，严防死守挂心头。
飞弹似雨来山谷，大炮如雷品庶愁。

^ニ毆^ノ埤^ノ劼

大敌衔枚午夜间，桃源古鼎起狼烟。
山村二百神枪发，日寇惊魂鼓角严。

殄灭倭奴不顾身，神兵袭击趁黄昏。
堪怜战地僵尸臭，尽是扶桑梦里人。

ミッ散懂嘅

四面飞弹似雨来，内奸外患酿凶灾。
山头远近枪声响，岭畔高低炮火开。
岩洞有缘成处所，妇孺无奈露悲哀。
相怜此际如穷鬼，恨煞当初李左才。

注：李左才即当年一介乡豪。

万方洗劫乱纷纷，古鼎坚牢岂独存。
 羊角山间谁讨贼，马蝗洞里孰藏身。
 正怜屋宇遭摧毁，又笑园丁吓失魂。
 骁勇援兵来助战，倭狼遁北不成军。

韦宗富

想昔日，苗山倭寇横行，抢粮杀人放火，狼嚎遍野；
看今朝，华夏儿孙圆梦，归港回澳合台，镜破重修。

11

八年抗战，卫国保家，一寸山河一寸锦；
两岸繁荣，翻天覆地，九州日月九州春。

王庆邦

攢攢僧勸吵岫

易守难攻，五挫倭狼千古唱；
同仇敌忾，频添杀气万家钦。

攢攢僧勸吵嶝捌𠵹^注（古风）

鲤跃龙门佳话传，鱼沉深海炼涛洋。
岩嶝山峻凭地利，抗倭敌智勇彰。
日落西山规律转，英豪吟唱赋诗章。
雄鹰搏击擒魑魅，村誉融州世代扬。

注：1973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对鲤鱼岩村3次顽强抗日的英雄事迹给予表彰，特赠给锦旗一面，旗红底黄字，三面流苏，左书“奖励融县鲤鱼岩村”，中书“抗日英雄村”，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赠”。该旗悬挂在村校北墙的黑板上方，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才不知去向。
（摘自《融水文史》第九辑23页）

覃滋刚

当年日寇略融州，掠地劫城恨未休。
窜进乡村烧杀掳，东华寨里毁黉楼。

侵融倭寇罪滔天，罄竹难书血泪篇。
柳北军民挥利剑，罗龙滩底把狼歼。

日寇侵融几度行，苗家儿女愤难平。
军民团结把家保，众志成城扬美名。

日寇投降七十年，中华崛起换新颜。
欣圆华夏复兴梦，不忘深仇血海渊。

弃凿掌二唵邴佞

抗日英雄陶保桓，捐躯血染桂林城。
头颅肝胆酬家国，弹雨刀光忘死生。
正义群星催灿烂，冲天浩气耀精神。
苗山儿女多奇志，永铸中华民族魂。

覃远荣

纪黄陵抗日

一

汉奸日寇劫黄陵，百姓逃生跑不停。
宰鸭抢粮还作恶，拉牛烧寨面狰狞。

二

破门掳掠惨呼声，挺进风闻即出征。
巷尾村头齐伏击，炮轰铙打贼心惊。

注：挺进指融县抗日挺进队。1945年4月18日上午10时许驻上罗屯的挺进队第四分队闻警后立即向黄陵出征，接着挺进队的第二、三分队及周边村屯的自卫队逐步赶到黄陵，配合第四分队实行东南北三面包围，共歼鬼子。

§ 198§

向祚深

诗

七十年前战火连，中华遍地起狼烟。
苗乡侗寨驱顽寇，卫国安邦意志坚。

倭寇侵融气焰狂，奸淫掳掠似豺狼。
同仇敌忾驱强盗，国恨家仇永不忘。

逝去枪声七十年，太平盛世艳阳天。
苗山儿女多奇志，建设家乡永向前。

联

保家卫国中华儿女扬英雄本色；
抗敌捐躯苗岭军民塑壮士丰碑。

何服光

怒斥日寇

日寇历来爱乱横，邻边总想被它吞。
野蛮爹养野蛮仔，混账爷教混账孙。
购我“钓鱼”为国有，说韩“独岛”属它们。
雷轰天打狗强盗，坏事作多要死瘟。

耶嗚吵咤○（古风）

日寇兵临融县城，烧杀掳掠祸人民。
几攻鲤鱼岩未遂，频打嵇村寨得能。
县府移迁山避难，联军打击寇逃生。
多行不义终须败，保卫江山壮国魂。

曹 议

追溯鲤鱼岩村抗日景况

一

日军欲掳鲤鱼岩，五次围攻五败还。
唯此小村无可奈，铜墙铁壁鬼心寒。

二

敌人夜半近围墙，土炮轰鸣心已惶。
丢下血衣千百孔，旧陈火铳胜洋枪。

三

村防智勇固如铁，进犯豺狼要消灭。
园里村前变战场，斑斑四处倭奴血。

注：村防指村防自卫队，也指村防工事设计。

石统权

日寇猖狂，融水横行称霸道，一片杀烧沉渊海，侵华国土；

军民团结，卢沟愤怒起烽烟，八年抗战奏凯歌，还我河山。

覃瑞芳

前进！前进！苗家亨配头可断，血可流，舍身卫国；
起来！起来！华夏子孙目未瞑，心未死，弃笔从戎。

韦善恩

风云突变起硝烟，倭寇疯狂犯苗山。
炮火铺天尸满野，硝烟盖地血如川。
保家保国红旗举，参战参军壮志坚。
抗日辉煌存史记，英雄儿女颂千年。

莫文忠

苗岭英雄陶保桓，捐躯革命立功勋。
临危不惧杀身祸，视死如归报国心。
浩气长存光日月，光辉永照励子孙。
后生铭记先贤史，铸我中华民族魂。

曹振势

忆鲤鱼岩抗日

一

世道风云变，招来虎豹狼。
康宁惩日寇，典籍有文章。
五次攻难动，三枪急躲藏。
丧家龙挟尾，落魄喊爹娘。

二

村内钟声贯太空，牛坪树下喊冲锋。
猎枪土炮迎蛮敌，铁铲锄头战毒龙。
日寇慌张惊破胆，豺狼溃退急如风。
今朝会聚相回忆，煮酒同欢论俊雄。

注：康宁指鲤鱼岩旧村名

沁园春·纪鲤鱼岩抗日战争 70 周年

祖国升平，更要回眸，爱我家园。记恨凶日寇，侵略华夏，杀人放火，掳掠强奸。独自村庄，铜墙铁壁，战地枪声响连天。凭团结，败岨兴鼠窜，土炮围歼。重言野兽横蛮。防御再烽烟妖雾还。按理评历史，和平众仰，战争恐怖，毁坏江山。草木枯焦，黎元受苦，万物飘零令鼻酸。诤谏世，镇恶除残静，天下居安。

吴振兵

均嘯安§ 弃齒勸吵劫岷L r (x)log尅

日寇侵华，杀烧抢，惊心动魄。山河碎，哀鸿遍野，陈尸历历，鏖战平型开胜局，沟通地道歼顽敌。望延安，高塔似明灯。雄军集。持久论，方针立，行统战，台儿役。拯危精英奋，友军同力。八载炎黄同敌忾，万千将士留功绩。告倭奴，莫再起狼心，重操戟。

龙振升

一

东洋小子进融城，“会长”从倭亦徇征。

岭脚牛岗魔鬼据，县区郊外兽狼行。

杀烧喋血无人性，掳掠奸淫使恶氓。

柳北铁军游击队，奋勇抗敌铸英名

注：岭脚牛岗为地名，即为当时融水通往融安的牛岗岭脚公路。

二

东瀛踏融水，绝计“三光”，老少遭灾，民不聊生，耻辱不休，失道横行终失败。

各寨保家乡，共施“一策”，军民抗日，众无怕死，光荣无限，多助歼敌始成功。

注：“一策”指社会各团体、党派、民众及仁人志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策略。

姚老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联文

开篇有融水县籍永乐乡东阳大岩村人，县公安局离休干部杨虹先生悼战友梁刚烈士联：“血战鸡笼山，反围剿功成痛君去也；振兴千户寨，奔小康在望问汝知乎”。梁刚同志是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机枪手，永乐乡东阳村人，1949 年 9 月 6 日在永乐反围剿战斗中牺牲。并有歌堂兄杨青^①联：“打鬼子，灭蒋兵，一生豪气冲牛斗；当法官，任行长，两袖清风上宇穹”。颂路安彝、粟神护^②英雄赞歌：“宣传革命，利剑抹光，贝水串村燃战火；劝降挨嘲，酷刑不屈，融城就义慑敌魂”。及挽巾帼英烈覃菊芳^③联：“离故里，别亲人，匆忙赶去柳城地；斥叛徒，抗土匪，壮烈牺牲古砦乡”。呜呼！七十年前，东洋鬼子侵华，烽火漫天，烧光掳掠，家破人亡。仰英雄伟绩丰功，凝成巨柱擎天地，昔时胜利史成血泪史。

想当初，八载抗倭炮火鸣，勿忘历史珍惜和平。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烧杀掳抢，穷凶极恶，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而最终则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和嘲弄，无条件投降。湖南桃林塾师龙逸才撰写的对联最具讽刺意味：“本日果然降日本；皇天竟不佑天皇”！上联“果然”二字，视抗日胜利为意料中事，指出了正义之师必胜，“玩火者必自焚”的历史规律。下联“竟不佑”三字，充分表现了对侵略者的讽刺与奚落。“亡日本”，意为赶跑日本侵略者。

姚昆田先生联曰：“东洋来鬼子，豕突狼奔，掳掠奸淫，纵火屠城，践踏文明，涂炭生灵，竟妄图霸占江山，毁灭神州，大厦垂倾，惊见魔高万丈，邦危旦夕；祖国奋群伦，龙腾骥跃，呼号振发，挥戈抗敌，申张正气，弘扬志节，更殷望重光日月，昭苏故土，金瓯永固，欣瞻忠著千秋，义薄云天”。血战八年，歼敌卫炎黄，民族安危悬一发。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精神永存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联：“起来！起来！起来！前辈不甘亡国为奴，驱他日寇排危难；前进！前进！前进！后生应惜当家作主，兴我中华谋富强”。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英勇气慨，同骄横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挥师万里，同仇纾国难，英雄生死重千秋，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那是一段血与泪的岁月，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捍卫民族自尊，抗战精神永存，没有万众一心的人民战争，哪有八年抗战的胜利成果？联曰：“金陵城下，寒水呜咽，青是烽烟白是骨，胜利堪欣，春深似海，发展当谋，奔富强大道、文明大道、康庄大道；富士山前，樱花吐芳，绿牵相思红牵愁，战争犹痛，血溅成河，和平须保，筑思想长城、血肉长城、钢铁长城”。忆往昔血雨腥风，铁骑蹂躏，

华夏遭践踏。看今朝山清水秀，民强国昌，神州正复兴，尤可喜九州崛起，百业大梦腾飞。

陆秋儿先生撰九一八闻笛联：“炮起柳条湖，枯骨荒园霎时间，谁抚此心千载恸；风干先烈血，黑水白山残照里，忍教长笛一声嘶”。闲联漫对：“穿草履，持步枪，仇恨满胸膛，有日皆成残暴日，腥风血雨难随岁月东流去；抛头颅，抗顽日，功勋垂宇宙，无天不是杀人天，铁马金戈常伴钟鼓入梦来”。胜利今朝，岂能忘北满烽烟，南京血雨。兴亡国共求团结，生死英雄赴赵燕。即将去冲锋陷阵，何必知姓甚名谁？耻字何堪鲜血写，更尸骨成山，弹洞残垣，七十年焉敢忘？

百字联有曰：“忆史篇，倭寇横行，烽烟弥漫，枪杀、掠夺、火烧，遍野哀鸿，国家破碎，一寸山河一寸恨，秉笔成篇，神州浩气谁同赋，抗日先驱谁敢忘；欣今日，中华崛起，捷报频传，港归、澳回、台合，复圆玉镜，事业辉煌，八方疆域八方歌，挥戈退日，世界强音我共鸣，兴篇重任我争担”。

百字联有曰：“心连祖国，再筑长城励后昆，万众怒吼，万众抗争，万众欢呼，万众荡诗放歌，有担当，有毅力，有作为，华夏光复赖万众，飞歌圆梦想；血染家园，堪为砥柱承先烈，百年屈辱，百年奋斗，百年崛起，百年圆梦溢彩，不怕鬼，不信邪，不称霸，神州希望看百年，闪彩荡诗潮”。

硝烟虽远，记忆犹新，海浪方平，妖风又起，史册无言

伤血泪。无尽冤魂无尽血，一重气概一重天。史证长存民未忘，人心可测鬼难防。巍巍中华不可欺，借一腔热血，洗清国耻；拳拳壮志何曾负，呈九域画图，告慰英灵。气贯长天，八年浴血惊天地，民族复兴，百年大计，浩荡千秋挽狂澜，扶摇万里怀国梦，中华崛起傲寰球。

习近平主席话语铿锵：告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先烈，告慰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这是我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注：①杨青，永乐乡东阳大岩村人，1920年生，中共党员，解放前为融县抗日挺进队指导员、柳北三中队指导员；解放后任副县长、高级法院庭长。

②路安彝、粟神护烈士，均融水镇古鼎村人，柳北总队武工队员，1949年11月14日执行任务时，于古选村附近被敌伏击俘去。11月17日两烈士在融水就义。

③覃菊芳，永乐乡下覃村人，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莫矜的夫人，解放初期她不顾安危回到匪患较重的柳城县古砦区工作。1950年2月17日（正月初一），土匪七百多人暴动围攻区政府，她身怀有孕，突围时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满江红·同韵三叠调》
——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战胜利 70 周年祭

七七烽烟，神州恸、屠龙斩蝎。中原急、生灵涂炭，名城陵伐。一寸前沿一寸血，千城焦土千城骨。齐举戈，铁壁固河山，当鼙忽。家国恨，心永结；史为镜，城当设。笑窥邻隙动，死灰残屑。已洗甲兵金鼎铸，强军反腐滋光烈。再倾杯，扞泪祭忠魂，纷纷雪。

八载刀兵，斩倭寇、寰球魅蝎。回眼望，瘴云愁雾，祸降兵伐。华北三光千里血，江南一望万人骨。刹那间，怜我大中华，焦烟忽。余孽种，犹暗结；靖国社，非虚设。况死灰燃烬，落飞鳞屑。七十辉煌承国梦，五千基业思鸿烈。祭国殇，百尺丰碑前，花如雪。

碧水青山，忍付与、贼蛇盗蝎。惊鼓角，挥戈扬帜，护疆征伐。万片衣砧泓碧血，四方马革包忠骨。更何堪，火宅泣生灵，焉能忽？纂历史，仇再结；鬼屡拜，存幻设。纵孤行弗止，徒燃残屑。匕现图穷烟幕散，词严义正薪柴烈。看吾曹，挽臂振雄风，融冰雪。

西 寨 枪 声

卢 泽

1944 年春，由梁林、路璠为正、副书记的中共桂黔边特支，遵照上级指示，从贵州的大年、三江县的富禄撤回融县，改称中共融县特支。由于，县城未建立有据点，梁林回到家乡——潭头乡西桂村，隐蔽在附近的大陸山伏地岩里，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他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人员，不能在外医治，加之缺医少药，岩洞环境潮湿，致使肺病恶化，于 1944 年 4 月 3 日病逝。1950 年，融县人民政府追认梁林为烈士。

梁林同志病逝后，上级党组织任命路璠为中共融县特支书记，莫矜为副书记。他们都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人物。路璠家在古鼎村寺底屯，算是皇城脚下，特务密探，经常光顾，无法存身。经与路琛、路以初研究认为，永乐英田村是他祖母的娘家，村小地僻，人少注意；有个表哥韦信义，是他中学第八班同学，诚实可靠，在永乐中心校当教师，能到他那里，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最为稳当。路告诉莫矜，莫矜也认为极好，是个理想之地。一是英田距西寨 3 里多路，去找莫矜时，可直接到他家；二是莫矜、卢起（卢明星）在永乐中心校任教时，组织有“永乐青年读书会”，经 1 年多的教育培养，发展杨鼎桥、莫恩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 1942 年夏，建立永乐党小组，领导永乐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路璠于 1944 年来到永乐时，西寨卢伯奇担任乡长，他表示，他的乡公所，只要路璠他们说一声，他可依照路璠他们的意图而办。从此，永乐成为中共柳北工委领导柳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直至 1949 年 11 月，柳北人民解放总队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解放全柳北地区后，于 1950 年 1 月 5 日，中共柳北区工委、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机关，迁往长安镇办公而止。

1949 年 1 月，中共桂柳区工委改组，分别成立广西省城工委和广西省农委。李殷丹接手农委工作后，决定春节期间，在融县永乐乡溪滨寨，召开各地区领导干部会议，总结 1948 年经验，布置 1949 年工作。1949 年 1 月 25 日，部分地区负责人开始到达。当晚，有的暂住西寨，桂柳区工委联络员江明，柳北区工委林润葱、卢云(女)和新来参加工作的陶英(女)住在莫矜家；桂北区工委陈亮、桂中区工委陈钜、农委陈乐思、柳北区工委谢之雄住在农会骨干莫鸿光家；“江猛”武工队调来的莫止凡、莫堃、陈光等同志，分别住在别的村屯，莫矜则住在融县工委办公处竺自照家。

农历 1948 年 12 月 27 日(公元 1949 年 1 月 25 日)，莫矜邻居莫俟才的老弟结婚，请了结婚在永乐街廖生兴店铺的一位房族阿姐回来吃酒，她吃完喜酒就回去了。住在她家店铺的一位“常客”(实为国民党融县政府派出的密探)，便向她探问，你回西寨吃喜酒，看见我的老同学莫矜吗？这位阿姑不加思考地就说，见呀，贴的喜对都是他写的。敌探李世富马上赶回县城，带领 30 名左右的警兵，连夜赶到永乐后，

又找到乡长蓝锦彪和四莫村村长竺正山，于1949年1月26日，天刚蒙蒙亮就来到西寨，先从下巷入村，假装检查了2家户口后，就直奔莫矜家，把房屋团团包围起来，巷内都站了岗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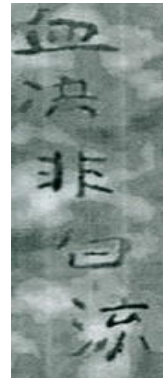
我们村农会会长莫伯春，这天早晨起得也较早，听到村上狗的叫声与往时不同，他便警惕地去察看，发现敌人进村了，立即到莫矜住处向他报告，莫矜马上派人去他家和莫鸿光家，通知住在里面的同志立即撤离。因住在莫矜家的同志需要处理各种文件，来不及撤离，被包围在内；住在鸿光家的，也因巷内站有岗哨，一时不能撤离。

我们村的农会骨干和有关人员，知道敌人进村后，都到莫矜处听他布置工作，有的分配去告知各家各户，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敌人问什么都说不知道；有的迅速送信去永乐街、下覃村、上下朝山、兴隆等村屯，这些村屯的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迅速到达田垌的指定地集中，研究营救事宜。莫矜在群众掩护下，离开西寨，先到指定地点等候开会。

敌人砸开莫矜家门进去后，就派乡长蓝锦彪和2个警兵到我伯父卢伯奇（地方上的知名人士）家，请他到莫矜家，看他们搜查，以表示敌人的“文明”。为察看敌人包围房屋和屋内情况，我装作到莫矜家请问伯父，要不要给乡长他们做饭的机会，里里外外都看了个遍。这时，巷内的岗哨都撤去包围房屋了，我回来后把情况告知鸿光三叔，他叫我在巷口看着，他回家便将谢之雄等4位同志引领出来，经我家大门入大园，出竹围，往兴隆而去。掩护同志们出村后，我立即

送信到兴隆，交给莫林（莫士彬）同志。

江明他们从莫矜家天井矮墙翻过莫侯才家时，不慎碰落屋檐上的瓦片，引起敌哨注意，又被包围在莫侯才家。原来莫矜的计划，先由卢伯奇出面去做工作；如果不成，就组织武装营救；万一营救失败，由覃俊三先生，组织下覃村坚定勇敢的青年积极分子，配备 2 挺机枪，在长岗坡种木槽隐蔽截击。



当年，共产党员林润葱、江明、卢云三人，被国民党武装围困在融水县永乐乡西寨屯一间民房里，并用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血决非白流”。

江明、林润葱、卢云(女)3 位同志，转移到莫侯才家房间后，凭 1 支白朗宁小手枪，18 发子弹，与敌人对抗了 3 个多小时。在危难之时，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高唱国际歌，用刀割破手指，在房内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血，决非白流！”3 条血的标语。

为营救同志们，莫矜调集党员、武工队员、农民群众积极分子 30 多人，组成营救队伍，由莫矜、覃宗义、卢起（卢明星）和黄明（黄世典）各带领 1 个小组，分三路向村内突袭，敌人慌乱败逃，有的低头往外跑，从哪里去永乐，都找不到方向；蓝锦彪乡长，也抱着脑袋弯着腰，边跑边喊，“我是蓝锦彪，是被迫来的，不要打我”。这次战斗重在营救，放给敌人逃出村外。营救队伍打退敌人后，便进入莫侯才家，开始喊江明他们时，他们还听不清自己同志的声音，当莫矜呼喊后，才听清楚，于是一齐拥出房外，和同志们拥抱欢呼，然后转移到兴隆村。西寨枪声，后来燃烧了整个柳北，溪滨寨会议改在柳江县成团乡召开。

我送信去兴隆，回到西寨，刚进第一道大门，下村头的群众又在呼喊，敌人又来啦。这时，陶英正从村里出来，我立即带她到后山岩洞里藏好后，便回到伯父家，打开他的房门，看见还有 1 挺机枪 2 支步枪和子弹没拿走，我马上扛起往后山跑，将到山脚时，遇见莫致材，我们便分着扛上山。这次来的敌人，是由胡汉强带领 1 个县自卫中队一百多人。他们进村后，没搜查到什么，抢掠了群众的年货后，就撤退了。敌人退后，我下了山，和陶英一道去到兴隆村。这天晚上，我们村的人员，都在兴隆村后的松林中渡过一夜。

Y注[文中图片由融水县党史办提供。

（作者系原柳北游击总队第五大队二十一中队政治服务员、原融水县党史办副主任）

西寨枪声惊敌胆

杨 虹

由永乐街向西走二、三里，有个 40 多户的壮族小山村，村后石山兀立，山上树木葱茏，村旁一湾溪水，四周良田沃野。这就是中共融县工委机关所在地——西寨屯，工委书记莫矜的家也在这个村子里。

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歼，败局已定。1949 年元旦，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桂系军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妄图作垂死挣扎。

为加强农村武装斗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撤销桂柳区工委，分别成立广西省城工委和广西省农委，城工委书记陈枫，负责桂、柳、邕、梧四市；省农委书记李殷丹，委员路璠、黄传林，仍负责领导原桂柳区工委所属来宾以北的广西北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省农委决定，春节期间，再在永乐的溪滨寨，召开一次各地区党的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布置工作。外地来的同志，有的先到西寨，待到次日凌晨，才连夜前往开会地点。

1949 年 1 月 26 日(农历十二月廿八)刚拂晓，一阵比一阵更强烈的狗吠声，促使住在工委机关竺自照家、刚躺下休息不久的莫矜，警觉地爬起来，刚走到门口，农会会员莫伯

春迎面走来，急促地说：“大哥，不好了，敌人开始入村了。快想办法跑走吧！”

“是真的？”莫矜对突然发生的事件感到愕然，“有多少人？”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是从下村进来的。多少人看不清。”

“你先通知住我家和鸿光家的同志赶快出村。”莫矜说。

莫伯春走后，莫矜转身入屋叫竺哥（竺自照），想问个究竟；那知他出去了，便顺手划了一根火柴，把自己随身带的文件资料统统烧掉。

不一会，竺哥带着惊慌的神情跑回来，他一进门就低声地喊：“大哥，大哥！敌人已经从村背进村了，几条小巷都有敌兵站岗放哨。老林和老谢都还在村里。你看怎么办呀？”

莫矜知道，林润葱、江明、卢云住在他的家里；谢之雄、陈亮、陈钜、陈乐思住在莫鸿光家里。武工队员又住在外村，同志们的安全成了问题，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但他镇定自若，即对竺哥说：“你马上去通知鸿光、伯春、竺嫂和卢伯琦，叫他们赶快串通各户，千忌不要开门。敌人问什么，都答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动静，立刻报给我们。”

送走竺哥，莫矜的脑子就翻腾起来：怎样组织突围呢？竺哥家近在村边，只走一、二百步就可出围墙，然而，围墙外有敌兵站岗，怎能出得去啊！

“大哥、大哥！”清脆的女声从外面传来。莫矜见是竺

嫂，赶快开门让她进来。

“不好了！”竺嫂紧张地说，“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还问你家在哪里？有两个敌兵抓住莫光灿，威胁他带去你家；光灿不去，骗说他是外村人，是来走亲戚的。”她看见莫矜手中握着枪，也找来1把镰刀，准备一同对付敌人：“大哥，快点想办法吧！”

接着伯春、鸿光、竺哥等几十个农会积极分子来了。大家交换情况：敌人已发现莫矜的家，正倾尽全力围个水泄不通，并用力打门，门始终不开，就把村边的岗哨调去支援，通往竺哥家路上的哨兵也被抽走1人。

莫矜担心住在他家的林润葱、江明、卢云(女)3人的安危。于是，他和大家商量说：“现在，只有武装解围。我先出去，调动武工队和群众的力量打进来，解救被围困在村里的同志们。”

竺哥当即表示赞成：“对，你化装成赶鸭帮的，把莫崇光家的老鸭赶出去。我们几个拿锄头、镰刀跟在你身边，万一碰到哨兵检查你”，他扬扬手中的锄头，“我们就用这个解决他。”

“这个办法很好。”莫矜一口赞同，“另外，派些人去发动各家各户，将猪牛鸡鸭一齐放出来。不给放，就和他们吵，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造成解围的有利条件。”

莫矜赶忙换上1件烂棉衣、1条烂裤子，戴着烂竹笠，把手枪子弹推上膛，插在腰间，然后，扛着1把锄头，赶着

§ 216§

莫崇光家的鸭帮，若无其事地向村外走去；跟在他身边的是拿锄头、镰刀的竺哥等人。莫矜的胞弟莫致林则换上漂亮的新衣，装成外地来吃酒的客人混出村去。

莫矜等人顺利地出了村。不久，住在近村边莫鸿光家的谢之雄、陈乐思、陈亮、陈钜也顺利出村；住在莫矜家的林润葱、江明、卢云(女)却被困在屋内，未能冲得出来。听到时断时续的枪声，莫矜只得压住心头的怒火，迅速组织力量解围。

天蒙蒙亮，当敌人窜入西寨村的时候，杂乱而强烈的狗叫和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也把住在莫矜家的林润葱等人惊醒。只听到莫矜的妻子覃菊芳喊道：“敌人围村了，快跑！”

林润葱、江明和卢云猛地跳起来。本来，他们立即撤出还是来得及的，但是，有一批秘密文件还未处理。他们叫菊芳先离开；3个人把大门关死，还用一副木板梯顶住；动手烧文件，埋油印工具。文件未烧完，敌人已来到门口。

“开门，清查户口啰！”几个敌兵大声叫喊。他们不予理睬，由江明从门缝里窥视敌人的动静，林润葱、卢云继续烧文件。

“开门！开门！”敌人又是狂叫又是踢门。他们烧完文件，爬上二楼；老林骑在江明的肩膀上，轻轻地揭开屋顶的瓦片，想看个究竟，头刚伸出外面，就被敌人发现了。

“你们跑不了啦！”房子周围的敌兵一面吆喝，一面“叽哩哇啦”地拉动枪机。情况表明：整个房子都被包围了。

莫矜的家是1间坚固的砖房，外面还有围墙，敌人一下是冲不进来的。但是，敌人既然已在屋顶发现了人，就绝不会放过，何况是莫矜的家。很久以来，国民党当局就悬赏捉拿莫矜了哩！

冲出去吗？不行！昨天，工委就把村中的机枪、驳壳枪带到准备开会的地方——溪滨寨。3人之中，只有林润葱随身带的1支白朗宁手枪。

莫矜家的毗邻是莫二嫂家，中间只隔一堵墙，墙边有个洗澡室，可以从那里爬上墙头进入莫二嫂家，再由莫二嫂家翻过一道矮墙，就可以进入村外的竹林。于是，他们决定，先越入莫二嫂家，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

林润葱长得又高又瘦，很敏捷地爬过去；卢云是个女同志，长得又胖，爬墙手脚不利索，江明用肩膀顶她上了墙头，她正要往下跳时，一不小心，把墙头上的瓦片踩破了，“哗啦”一声，惊动了敌人，几个敌兵又哇哇地嚎叫：“注意呀，出来了！出来了！”

1个戴大盖帽的警官，象哄小孩似的在门口大喊着：“不要怕，我们是来查户口的！”敌人的阴谋是想把他们骗出去抓活的，所以，虽然围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冲进来，也没有开过1枪。

隔壁的莫二嫂，是个40多岁的农妇，见他们爬墙过来，一时不免有点惊慌，后来把他们藏在她的卧室里。江明用唾沫润湿窗纸，扒开一个手指大的小孔向外望去，只见窗外站

着许多持枪的敌兵，敌人把莫矜和莫二嫂家两座房子都包围了。哪里也找不到逃出去的缺口，3个人只得走入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以便固守待援。

这时，敌人撞破莫矜家的大门，进入屋内翻箱倒柜，二楼上搜查文件书籍发出“唏里发啦”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们的耳朵里。敌人如果在莫矜家找不到人，必然会搜到隔壁莫二嫂家来。

他们3个人都是早期入党的老党员，江明和卢云还分别参加过融县抗日挺秀队和临（桂）阳（朔）联队，打过日本鬼子。于是，立刻成立战斗小组，由林润葱指挥，他拿着1把小铁铲；江明使枪较熟，就拿着唯一的白朗宁小手枪；卢云则拿着1把大柴刀。只要敌人敢冲进来，就拼个你死我活，绝不投降。

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寻找外逃出路，用铁铲挖墙。一会儿，挖出1个一尺左右宽的小洞。3人轮流向外张望，前不远处就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大家不禁一阵高兴。

“丢那妈，这里有人。快来呀！”1个广东口音的敌兵，在洞外惊得大叫起来。他那黑色的警察服装在洞外闪过，随即听到一阵急促的哨音和慌乱的脚步声。他们见状，立刻又把洞口用泥砖塞了起来。

敌人见他们想从这间房屋逃跑，就撞开莫二嫂家的大门，冲入屋内。他们急忙用木头顶住房门，屏住呼吸，紧握武器，准备搏斗。可是，狡猾而胆小的敌人，却不敢来撞房

门，而是用枪尖押着村长竺镇山，逼他来叫门。

竺镇山虽是国民党的村长，但他同情革命，还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当他犹豫着是否该叫门时，江明透过门缝瞄准敌人，“砰”的打出了柳北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丢那妈，有枪，有枪！”枪声一响，堂屋里立即引起一片混乱，竺镇山乘机跑掉。敌兵们惊慌地乱叫乱跑，在房门外四处散开，接着“乒乒乓乓”的打来一阵乱枪，子弹穿过门板，“嘶嘶”地打在房内的泥墙上。

敌人不敢从房门正面进攻，改由侧面用枪托撞房门。敌兵一撞，江明就开枪；江明一开枪，敌兵就慌乱跑开；接着又是一阵乱枪打来，把两扇门板打得千疮百孔。

江明打到第5枪时，忽然卡壳了。这帮敌兵好像得知枪出了毛病似的，一窝蜂跑来撞门。林润葱高举铁铲，卢云紧紧地握住柴刀，站在门内的两旁守卫着。

幸好江明随身带有小刀，立刻削了一支小木棍，往枪筒里猛捅，把小手枪弄得“咔嚓咔嚓”地响，敌人以为是在推子弹上膛，又乱哄哄地跑开。

须臾，子弹壳终于捅掉，可惜只剩下7发子弹。这时，林润葱庄严果断地说：“老江，记住，你要留下最后3颗给我们啊！”

战斗到上午11时多，尚无援兵消息。他们以为没有救援希望了，3个人互相对视，同时也担心省农委领导李殷丹、路璠和各地区来的党的领导同志，是不是也落在敌人的包围

圈里了？如果发生不幸，党将遭到一次很重大的损失。

想在这里，江明异常激动。他想在这九死一生的时刻，应向党作最后一次报告，表明自己的决心；要使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宁死不屈的。于是，他在手心上划了一刀，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墙壁上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林润葱从江明手中接过小刀，用鲜血写下自己的祝愿：“毛泽东万岁！”卢云也划破手指，毅然写下“血，决非白流！”

他们3个人默默无言的拥抱在一起，想到“生，我们一同并肩作战；死，我们也不能分离！”时，感到一阵轻松和舒畅。

敌人又来擂打房门。情况一分钟比一分钟危急，但是，他们的心里却很平静。在这最后的时刻，大家一致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房门外的敌人喊话，一方面让敌人认清形势，受点教育；另一方面，也让敌人看看，共产党员是怎样的人。

“喂，国民党的兵警们听着，解放大军就要渡过长江了，广西就要解放了！你们不要当蒋介石、李宗仁的走狗啦！赶快向人民立功赎罪吧！”

敌人回答的是一阵慌乱的枪声。

他们接着又一齐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呼完口号，又齐唱《国际歌》，并大声喊道：“有本事的进来吃手榴弹！”其实他们没有手榴弹。这句话本来是吓唬怕死的敌人，确是打中了要害，谁也不敢冲进来，只是用密

集的枪声给自己壮胆。

他们喊了大约 1 个小时。敌人听出卢云的声音，几个敌兵在房外议论：“有个女共产党！”“哎呀，女的也这样厉害！”

就在这紧要时刻，莫致林、卢泽和莫伯春、莫少堂、莫志坤等人，已分头到平地、朝山、朱杆、兴隆等村屯，通知事先从南区调来保卫会议的武工队员和参加第一线战斗的民兵，火速赶到了；由莫鸿光、莫崇政通知下覃村的农会民兵，也将出动 2 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迅速开到永乐街外的长岗坡隐蔽待命，如果敌人把林润葱等 3 人抓走，就在途中截击解救。

一切安排停当。参加战斗的第一线队伍，在莫矜总指挥下，兵分三路向西寨村冲去。莫矜事先指定：如果他牺牲了，就由覃宗义为总指挥。

中路为主攻。由莫矜率领其弟莫致林等人，首先，冲进第一道围墙，即命莫坤在右前方的屋角伏下，莫伯春在左前方菜园墙脚伏下，用密集交叉的火力压住敌人；接着，莫矜身先士卒冲锋。队伍迅速越过棘竹丛生的天然围墙，进入第二道围墙，直捣敌人包围的中心地带。

左路队伍由卢起、黄明率领，沿着村边柚子园，从莫侯明家攻击前进。

右路队伍由覃宗义率领，从村边莲藕塘搜索前进，猛袭莫二嫂家右侧的敌人。

密集的火力，直向村巷里的敌人倾泻。行动敏捷的黄明

登上莫侯明家的屋顶，居高临下，直向巷子里的敌人猛射，掩护队伍冲锋。

战斗刚打响时，敌人尚敢还枪抵抗，当三路队伍势不可挡地冲入村内第二道围墙时，便开始慌乱起来。

在三路猛烈火力的攻击下，敌人全线动摇溃退。那敌队长低着头弯着腰向后逃跑；那个脑壳上长着稀稀头发的人，一边逃一边喊：“弟兄们，我是乡长蓝锦彪，是被迫来的，不要错打我呀！”。敌人仓惶退出西寨村，朝永乐街方向逃去。莫矜带着莫芷凡、莫坤、莫伯春，立即奔至莫二嫂家房门前喊：“老林、老林，敌人跑了，快出来呀！”

“他妈的，你们打吧，白浪费子弹！”房内传出愤怒的骂声。接着，又“砰”的一枪，子弹落在莫矜面前一尺多远的地方。

“老林、老江！”莫矜后退一步，他高声喊道，“不要开枪啦，我是莫矜。敌人已经败退了，快出来呀！”

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江明“兵”的把房门打开，不等同志们问候，他从莫芷凡手中夺过驳壳枪，愤怒地向敌人追去。此刻，大队敌人已经远去。

“赶快撤离，防止敌人增兵反扑！”莫矜冷静地向参战武工队员和民兵下令。

果然，当天下午3时许，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第五分校毕业生、上尉队长胡汉强，带领一百多名军警，携着轻重机枪和小炮，由县城气势汹汹地赶来。敌人再进入西寨村搜

查，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没看见，面对大堆子弹壳发呆，气得将群众准备过年的东西，当作胜利品掳走。

原来，在事件发生的前夜，西寨有家房族娶媳妇请宴，莫矜也去参加，并与他在永乐街开客栈的侄婿廖生兴同台喝酒。恰巧，国民党融县政府为搜捕莫矜，派县警察局便衣密探李世富，前来永乐侦察。李世富以做生意为名，住在廖生兴的客栈里，不久，两人就混熟了。当天傍晚，廖生兴喝得醉薰薰地回到家中时，李世富乘机便问：“你去哪村喝喜酒回来呀？”廖生兴答道：“西寨！”李世富心中暗喜又问“啊，是西寨！莫矜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正想去找他玩哩，不知他在家没有？”廖生兴不知有诈随口答道：“在呀！今天我还和他同桌喝酒哩！”李世富获此消息后，立即偷偷地溜到永乐乡公所，打电话报告县政府，县长黎华马上通知县警察局，连夜派军警前来永乐西寨村搜捕莫矜。

酒醉老人的一句话，差点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啊！

西寨事件后，共产党的威望在永乐乡群众的心目中迅速上升，各村农会、民兵、妇女会纷纷成立。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三）西区武工队在永乐成立，政委莫矜（兼），队长石定坚。一个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武装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向四周扩展。

（作者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公安局离休干部）

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

卢 云

中共融县工委、桂黔边人民保卫团总部，原先在融县西区永乐乡西寨村，有莫矜、谢之雄、林润葱三位负责人，还有工作人员卢云。1949年8月，总部迁到下覃村。直到同年12月，即大军南下会师以后，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总部才迁往长安镇，直至1950年3月总部结束。到下覃村之初，总部设宣教科（卢云负责）、军需（莫林负责）和通讯班。后来又设立了训练科（杨松负责）、秘书科（陶保恒负责）、医疗组（谢宝昆负责）。宣教科人员增加了侯高峰、林盛丰、覃炳珣、李毅、杨虹等。军需工作人员还有杨光、杨辉。医疗组还有龙绮兰、谢锦珠、杨影馨、覃爱连4位女同志；通讯员有七、八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是西寨村的莫兴同志，其余都是仅10多岁的小同志，当时叫做“小鬼”。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有26人。人数虽少，却从始到终都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肃活泼的工作作风，也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优良作风。

高度自觉，艰苦奋斗，是总队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特点。屋里摆着2张没有油漆的方桌，几张条凳，其中1张桌子就是莫矜等3个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司令员莫矜等3

个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司令员莫矜平日待人和蔼可亲，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大哥”。林润葱同志是我们宣教科的“顶头上司”——政治部主任，可我们都叫他“老林”，有些同志称他“林哥”，本地的“百姓话”（地方方言）读“谢”作“夏”，副政委谢之雄同志就被大家昵称为“老夏”。我们从未见过他们3人空闲，不是到部队检查、布置工作，就是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再就是与大队的领导干部讨论工作。大家平日里虽亲密相处，但亦常见他们一脸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对同志在思想政治等各方面要求都是极严格的。柳北工委很重视总结工作。《武工问题》、《组织工作问题》、《群众工作问题》，这3本依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柳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小册子，是有指导性的文件，也是他们3人在总部写出来的。他们经常工作到很晚，才铺开草席，和同志们一道睡在地板上。因为没有蚊帐，大家在手脚上抹驱蚊油，避免蚊叮（这种驱蚊油还是中共广西农村工委交通员江明同志特地从城市带来的），可脸上不能涂油，他们3个也和我们一样，脸部老挨蚊子叮咬。

各组、科的同志们，对工作也都是全力以赴，自觉自动，从来不需别人催促。如宣教科办的“群众报”，领导上并未规定出版时间，但我们总是出版了一期，又立刻编第二期。有一次，午后刚编完稿件，大队的通讯员就到了，等着要报纸，第二天上午要赶回去。大家就立刻商量决定，由卢云同志开夜车刻写，天亮写完，印刷由侯高峰等同志接着负责。

那时已是寒冬，工作到了深夜时很冷，可又不敢烤火取暖，怕蜡纸受热后，刻的字迹会模糊。只好顶着腊冬的严寒，继续刻写。工作到下半夜两点多钟时，又困又冷，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一想到明天上午必须把报纸发到大队，我立刻提醒自己：“不能停！不能瞌睡！”紧打起精神，搓搓冻得发硬，写得发痛的手指头，又顽强的工作下去。天亮了，报纸也终于刻写出来了。这时，我的全身也几乎冻僵了，同志们心疼地说：“快去睡！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息”。小侯他们就立即接手印刷。终于在吃午饭前把报纸赶印出来，交大队的通讯员按时带走，因为“部队等着要”！

《群众报》的内容，一部分是报导柳北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由总部的同志写稿；另一部分是报导全国革命形势，主要是依靠收听新华社的广播，而新华社的新闻是深夜播送的，而且只有深夜才听得清楚，所以，负责收录新闻的林盛丰同志，在大家入睡之后，还要工作。他戴上耳机，全神贯注地一面收听，一面不停手地记录着。一直到收录完毕，夜很深才能休息。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又忙着整理、抄写电讯稿，作为《群众报》的重要新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最幸福的一天，1949年11月某天，林盛丰同志突然在收听中移开耳机，惊喜地向莫大哥说：“解放军已进入广西作战了！”第二天早上，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啊！啊！”的欢呼起来，乐得手舞脚踏，又跳又笑，我一面笑，一面眼里含着泪水，老谢对我说：“你哭什么呀！最后胜利就要到了！”

我们对工作的要求，真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精益求精”，那时的印刷油墨须火油渗调后才能够用。如果沾、墨比例不恰当，油墨稀了，就会满纸渗油，字看不清；稠了，油墨就会堵塞蜡纸上的字孔，印出来是黑糊糊的，字迹不清楚。无论那种状况，都会影响印刷品的份数。为了尽可能增多宣传品，我们很动脑筋，多次试验。最后终于摸索出用小火烤调的办法，印出来的字迹清楚美观，又不伤蜡纸，可以增多印刷份数。1949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九期《群众报》，一张蜡纸竟印了1265份之多！比起1948年秋最初我躲在凤姑（即莫玉）房中印文件，一张蜡纸只能印20多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1949年11月25日，由总部编印出来的，供妇女、农民、战士用的文化课本，有20页之厚，也印了1260多本，堆在方桌上满满地有一尺多高。大家非常高兴地说：“这回可以保证每个战士都有1本了！”“就是一家小书店出书一次也印不了这样多啊！”宣教科6个同志以李毅的字写得最好，文化课本中那些大字体的课文，就是他写的。1949年11月总队的布告及第一、第二号命令，也是他刻写的。端正的字体后面盖着鲜红色的“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关防”，显得既庄严，又漂亮，使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投以赞赏的目光。莫大哥也高兴地笑着说：“呵，这笔字写得实在漂亮啦！”

总部各部门的同志对工作都抓得很紧。医疗组成立之后，很快就办训练班，学员除了学政治外，也学医疗知识及

技能。莫林同志是总部的“大总管”，他和两杨在一起，把工作、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总部的文件、指示、宣传品一批一批发到各大队，上下联系迅速而密切。他们3人从来不让大家为生活的事操心，只管集中全力工作。到了开饭时间，肯定能“保证供应”，来往总部的人员，都能保证吃上饭，冷天有热水泡脚，消除走路的疲劳。虽说生活艰苦，但在那种情况下，做到后勤保证工作需要，也是很不容易的。通讯班可说是总部必不可少的组织部分，莫兴同志虽然是总部里年纪最大的，但只要有任务，他不管天晴下雨，是早还是晚，马上就出发。

同志们的学习自觉性也很高。只要有学习资料，就自动组织阅读、讨论，还常常自动以工作为中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提意见也是真心诚意，态度既严肃又友好，因为大家都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得更加出色。那时，党、团员的组织联系还是单线的，组织生活进行得正常。

在那战斗的年代里，同志间有极深厚的情谊，凡是来总部的同志，大家都热情相待，留宿的同志吃过晚饭后，面前总有我们端上来的热水，让他们泡脚解乏，接着帮他们在地板上铺下席子睡觉。第二天他们要走了，彼此亲亲热热地告别——可连对方姓什么都没有问。其实，又何必要问呢？都是亲如手足的革命战友啊！

总部这个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生活气氛是很愉快活泼

的，唱革命歌曲和扭秧歌，是大家最喜爱的活动。1949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总部临时搬到朱杆寨，新来的杨波同志（即龚健武，后来是总队的文工队队长）是扭秧歌的“总教练”。在紧张的工作空隙，大家在晒坪上跟着他摆成一个大圈，一边唱一边扭，快活得很！当晚，前线不断有人到总部，我也就不断地从晒坪的谷垫上爬起来，铺垫席给他们睡，我几乎一夜都未能有空合眼。第二天，战斗紧张时，非战斗人员撤到山区的香粉。走了相当长的山路，有些累了，当时年已40来岁的陶保恒同志见他们不声不响，就忽然唱起歌来：“索拉索拉朵拉朵拉，索朵拉索咪列咪！”一边唱，一边扭开了秧歌。那时正走过一滩浅水，他扭得脚下水花四溅，我们这一伙年青人见他硬着歪颈脖，抬头两眼望天，又扭又唱，样子十分有趣！于是大家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精神也就振作起来了。到村上，我从口袋里掏出锯短了的钢板，立即刻写起来，小侯、炳珣和小杨就动手开印，用的是白报纸（平常的宣传品是用湘纸），因为这次翻印的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所以格外用心尽意。

几十年过去了，然而柳北总队的战斗历程，以及我们在总部工作的情景，却永远留在心中。

司令员的妻子——覃菊芳烈士

卢 泽

覃菊芳于 1924 年春，出生在融县永乐乡下覃村 1 户算为富裕的家庭，她的母亲是一位善良勤俭的农妇，父亲覃仲光是享有很高威望的中医，是柳北爱国开明上层民主人士。覃菊芳后来过继给她的三叔——覃俊三，也是柳北爱国开明上层民主人士，他在抗日时期就支持中共融县地下党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带头出钱购买枪支弹药、捐献粮食给柳北人民武装；1949 年 8 月，中共柳北工委和柳北总队队部机关，从西寨搬迁到下覃后，他打开粮仓，任凭来往人员吃住。

覃菊芳于 1942 年与莫矜结婚。结婚这天，莫矜还在外地忙着党的工作，但覃菊芳依然坐着花轿来到莫矜家。到莫矜家后，即担负着农业生产的重任和协助莫矜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菊芳在永乐中心校读书时，就和莫矜在一起；后来读初中时，又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向往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7 年，她带着儿子——一个应，和莫矜一道，到国民党罗城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吴渭滨管辖区内的木偶村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到村里串门发动群众，使龙现朝家（龙家为路璠的姐姐结婚在此）进一步成为 1 个革命

据点，为 1949 年 4 月中共广西农委在木偶村召开 1 次重要会议，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莫矜工作的变动，覃菊芳后来又回到西寨，继续担负农业生产和接待工作。“西寨事件”后，在莫矜的支持下，由覃宗义带领覃菊芳和她的弟弟覃炳琰，一同到柳城县龙美乡覃村小学任教，进行革命活动。覃炳琰调到游击队后，吴春燕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于是，搬到覃志江家居住。她们继续白天上课，晚上上门串联发动群众，组织妇女，开办夜学班，读书识字，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征粮、征兵、征税，星期天还到田间和群众一同劳动。

覃村有个恶霸村长，无恶不作。武工队应群众要求，决定施计惩办，不料让他跑掉。武工队撤离时，来不及通知覃菊芳她们。傍晚，国民党龙美乡 1 个副队长，带兵包围了龙家盛和覃志江家，指着覃菊芳她们追问，覃志江母亲挺身而出，讲她们是覃村请来的教师，有什么事找我们。这时，村里的革命骨干群众闻讯赶来，国民党乡队副弄不清村里的底细，急忙带着警兵，灰溜溜地走了。

1949 年 11 月底，柳北全境解放，各县成立了人民政府。莫矜调柳州专署任副专员，托人叫覃菊芳一同到柳州工作。覃菊芳却认为，群众的恩情还没有很好报答，愿留当地。而后，古砦即发生土匪暴乱。

1950 年农历正月初一，古砦区人民政府内的同志早早起床，准备到县里参加全县筹粮支前总结会议。他们刚打开

大门，就被枪声袭击，于是迅速关起大门。这是以国民党罗城、柳城、融县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吴渭滨和柳城县古砦、云峰、龙美三乡联防主任钱子清为领头，以国民党古砦乡长莫京槐、云峰乡长吴治平、龙美乡长陆以道和中统特务欧阳威为主要骨干，纠集特务、党棍、兵痞、地主武装、经济惯匪为伍，并以“参加者发光洋，不参加者杀全家”来威胁逼迫部分群众，共七百多人，扯起“反共救国”的破旗，利用春节之机，围攻古砦区人民政府。

古砦区人民政府内不足 30 名同志，在区长廖美奇和副区长田祥春的领导下，从清早开始，就和敌人进行顽强抗击；直到下午 4 时多，由于叛徒扛来柴草，烧了区政府大门，区府内的同志，被迫突围。覃菊芳等同志在翻过墙后，不幸被俘，受尽土匪摧残，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古砦事件，共牺牲 14 位同志，他们是区长廖美奇，副区长田祥春，工作队长龙家盛，妇工队长吴春燕，区中队长仇殿军，副队长廖志山，财粮干事郑樵，妇工队员覃菊芳，工作队员廖世佳、韦善仁，战士梁小弟（廷举）、莫荣生，通讯员卢正，炊事员廖五福；另探亲战士覃金保、莫耀萱；给区府拜年的革命群众廖学贵等。以上烈士，除田祥春、仇殿军、郑樵为南下干部外，均为柳北战友。

柳城县委不见古砦区的同志前来参加会议，又联系不上，估计发生问题，即派副政委文纵，带领县大队和公安队前往古砦。但惨案早已发生，土匪也已逃跑。县大队和公安

队的同志，即把牺牲的烈士遗体一一埋好。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朱渭川亲自请示上级，调来四三八团一个营，进剿古砦土匪。前后共 11 天，就悉数歼灭，杀害覃菊芳烈士的凶手莫谦被抓后，经批准，进行公审枪决。

柳州专署副专员、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莫矜，获悉古砦事件后，带领警卫人员，亲临古砦，到牛头山下，看望了壮烈牺牲的战友和夫人覃菊芳烈士，向他们默默地哀悼。

（作者系原柳北游击总队第五大队二十一中队政治服务员、原融水县党史办副主任）

柳北轶事

杨 虹

光阴似箭，眨眼就是 65 个春秋，但是，我在柳北游击队里的几件轶事，却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9 年炎热的 7 月，永乐地区的革命形势，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态。一天早晨，我在覃涛同志(地下党员)的指引下，悄悄地离家，奔向西寨去参加柳北游击队。走前留下寥寥的几个字：“妈妈，我离家外出，寻找当老师的工作去了。勿念！”这样我就“失踪”了。中午，母亲由田间劳动回家，见我不辞而别，便怀疑我是去参加“土共”的武工队。当时家乡尚未解放，国民党当局正在搜捕革命分子呢！如果声张出去，岂不是自找苦吃吗！于是，她只好照着我的留言，撒谎地对别人说。

一天，我由五官屯驻地去东阳村，途中突然遇见我的胞姐焕息，相距只几十米，她惊喜地大声喊着我的奶名，我怕身份暴露，急忙转过身去不予理睬，假装不相识并迅速离去。一个月后家乡解放了，我回家探亲，胞姐便问我道：“那天我在去东阳村的路上，看见一个身带手枪的人，十分像你。可是，连喊几声不见答应。到底是不是你呀？”我愧疚地答：“是我呀，只是怕家里人受我的连累不敢相认罢了。”

改姓名

凡是参加柳北游击队的人，除了莫矜等众所周知的个别领导人之外，入伍时，都得按地下工作的纪律改用化名，以避免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及对其家属的迫害。自此，我便将原名“杨大瑾”改为“杨虹”，一直沿用至今。

在永乐西寨的一间农户里，接洽我入伍的是个年纪比我稍长的女同志，她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姓卢，名字你不必问。以后你就叫我‘卢姐’好了。”停了一下她又说：“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姓杨的人很多，有本地杨，也有外地杨；有真姓杨，也有假姓杨。总之，有关个人的情况由领导掌握，互相之间不准询问。即使是很相熟的人，也只能按现名称呼，不准喊原名，这是纪律，违者轻则批评，重则处分，屡教不改的视为‘别有用心’的人，清除出队。”所以，许多柳北战友如覃涛、黄彬、卢泽、杨柳、曾玲(女)、梁芳(女)等，都沿用化名至今，只有蒙朝广、杨耀南、李慰严在解放后恢复原名。

因在部队规定用化名，独立第一中队中队长杨保，在早晚排队点名时，有意将两个战士的化名联在一起，当叫“55”（伍武）、“66”（陆录）时，大家就笑起来。解放后的1950年冬，我在柳江县参加剿匪反霸工作时，遇见杨保队长下县巡视，我叫他“杨队长”，他笑着答道：“我现在不姓杨了，恢复原名叫‘巫俊’，在柳州军分区当参谋。”啊，原来如此。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柳北游击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上至司令员莫矜，下到各级干部和战士，都是同吃一样的大锅饭，睡的是一样的木(楼)板床，除了伤病员之外，没有一点特别照顾。由于是在农村依靠穷人闹革命，经济来源十分缺乏：夏无蚊帐，冬缺棉被，不发一分薪饷。生活实行供给制，只求塞饱肚子。人均一天的伙食标准(包括油盐柴米)，不准超过3市斤大米的价值，等于今天人民币的7、8元。荤腥更是罕见。可见生活水平之低，然而无人叫苦，大家均以苦为荣。

当时，我所在的战斗部队是第一基干队，驻在东阳村山脚巷梁定标的家里，第二基干队仍驻五官屯外的祠堂里。秋社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大米饭加青菜，当听到第二基干队有大碗猪肉吃时，许多队员感到上级给予的待遇不公平，而牢骚满腹。

莫矜知道后，次早天一亮，就赶到东阳我们部队的驻地。他先平静地问道：“听说你们对昨夜第二基干队有猪肉加菜有意见，但是，你们知道这些猪肉是怎样得来的吗？”我们七嘴八舌地嚷道：“那不是上级发钱给他们买的呀，不公平！”莫矜严肃地扫了我们一眼说：“你们说错了。这是他们军民关系搞得好，群众自动送猪肉来的。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谁叫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比他们好呢！”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话，它为我在后来漫长

的征途中少犯错误，起到重要的警示引导作用。

刺刀见红是英雄

记得独立第一中队驻扎在东阳期间，除了学习政治、军事知识之外，还练习射击、投弹、拼刺刀。特别是面对面地与敌人拼刺刀，是一个部队英勇顽强不怕死的战斗作风的主要表现。要求我们在与敌人拼刺刀时，眼不眨、心不跳，敏捷奇巧。刺刀见红才是英雄，两军相逢(杀)勇者胜啊！

担任教练的是我们的中队长杨保，他当过新四军的排长，与日本鬼子交过手。他介绍拼刺刀的有3种形式：中国式、苏联式与日本式。他说，日本鬼子拼刺刀的战术动作是3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我们中国针对对方的弱点，改为4个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所以在对拼刺刀时，日军往往处于劣势，但是，日军仗着“武士道”精神傲慢不愿改变，反而胡说中国兵拼刺刀不讲人道。难道日军入侵中国不也是仗着他们的飞机、大炮、坦克比中国的多吗？

这些拼刺刀的格斗训练，对后来的小荣伏击战中，我军冲入敌群，与敌人搅在一起时，射击与格斗并用，起着一定的效果。

男女青年同床而不共枕

10月初，我军在衡(阳)宝(庆)战役胜利结束后，林彪率领的四野大军即将向广西进军，白崇禧为了保住他的老巢，动用正规军围剿桂北与柳北游击队，便成为他巩固广西

的重要战略措施。

7月，敌五十六军六八六团与驻柳军统交警总队以及柳北各县反动团队共2000多人，气势汹汹地向柳北地区杀来，大有一口吞下之状。我军除组织战斗部队与之周旋外，总队司令部的卢云(女)带领我们男女7、8人，武装挺进香粉山区，发动群众，组建新的游击基地。

早晨，我们由下覃出发，经古盆、永靖爬山越岭走了近百里路，傍晚时分，到达四荣乡边远高寒的松冷寨，当地群众见到持枪的队伍到来时，早就关门锁户逃跑上山去了。我们只在村边找到一间未锁门户的破屋，作为暂时安身之处。该屋是个贫困户，家中无油盐柴米。我们只得自己动手将挂在楼上的谷穗去壳做饭，再煮些辣椒汤吃。留下几块银毫作为付款。

晚上睡觉怎么办？家中只有1铺床，1张棉被。我们实在太困乏了，于是7、8个人和衣而睡，横躺在同一铺床上，同盖一张棉被取暖，只是男青年睡这一头，女青年睡那一头，同床而不共枕。数我年纪最小，卢姐就安排我睡在男女青年中间的结合部位，一动也不敢动，一会儿，大家就进入梦乡。第二天拂晓，我们就起身奔向目的地——香粉乡的雨卜东兴寨。这是多么难忘的一幕呀！

(作者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公安局离休干部)

革命老人陶三公

收集整理：李振刚

陶三公名承尧，字继唐，生于 1882 年，卒于 1949 年。融水镇罗龙村滩底屯人。成家立业后，勤耕作善经营。性刚直富正义，经常济贫压邪。人们敬爱，惯呼为三公。

三公对堂侄陶保恒、陶保桓极为关爱，时时勉励他俩努力求学，刻苦上进，二侄不负重望，于 1932 年先后考入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这是 1 所由中共党员杨东莼任校长，朱克清任教育长，薛暮桥和杨潮等任教的学校。保恒、保桓和杨江(路伟良)、路璠等 10 多位融县籍革命青年，在该校得以接受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熏陶，人生观、世界观发生质的飞跃，后来成为融县和柳北地区地下党的创建者或领导骨干。保恒、保桓假期回家实践调研，亦向三公传播灌输革命理论进步思想。三公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十分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义愤填膺。

1937 年“七·七”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初期，三公亲送长子卓才从军。未几，卓才在安徽前线英勇捐躯。噩耗传来，三公化悲痛为力量，愤然继续前行。

1937 年 3 月，时任中共桂林县委组织委员的陶保桓，到柳州重建党组织。8 月 31 日，在柳州中学被国民党当局

抓捕，数日后押往桂林。在狱中陶保桓左臂和左腿被酷刑打断；10个指头亦被竹签刺烂，但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遂于9月17日，将陶保桓杀害于南门外。

保桓烈士遇害后，三公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刑场收殓遗体，并与莫一凡等地下党员共誓必报此仇（莫一凡后来历任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崇左军分区副司令员、广西区政协常委和副秘书长）。

在三公的言传身教之下，次子陶树才，广西省军校毕业后，不到国民党军中任职，毅然回家务农。后于1945年1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融县抗日挺进队，任二分队队长。1945年5月28日，在阻击日寇溃逃战斗中，身先士卒，光荣牺牲。

陶三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义无反顾地捐粮献枪，积极支持融县抗日挺进队和柳北总队，其家房舍成为革命队伍的基地；三公一家老少倾注全力为指战员，尤其是伤病员服务。其孙女也勇敢地加入柳北总队妇工队。

1948年冬，三公在护送游击队员途中，遭遇狂风暴雨，染病成疾，久治不愈，于1949年春逝世。

三公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他为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革命老人，将留芳千古！

原中共融县特支书记、桂柳区工委委员、广西省农委委员、都(安)宜(山)忻(城)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宜山地委副书

记、武汉钢铁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副部级)路璠的《纪念陶三公七绝六首》，对三公的一生作了精湛的概述、诚挚的赞颂和缅怀：

滩底村头一老农 刚强正义贯长虹
勤耕俭聚成殷富 周济不忘穷弟兄

高明点化识时艰 抗日心坚疾国奸
八载抗倭捐二子 一家忠勇在人前

东洋贼子破乡关 官弃斯民避远山
敌后英儿有“挺进” 赖公奔走力支援

柳北军兴起冻雷 老人闻讯笑颜开
家自再次成基地 忙煞三婆及妇孩

两捐爱子两支军 革命三公卓有勋
只恨功成人已逝 空余青冢对江村

日出东方万户春 和风未解入陶门
澄江千古留遗憾 明月清风合断魂

（作者系中学退休高级教师、融水县退休教工协会理事长）

两英雄热血洒融城

杨 虹

1949年11月16日，在国民党融县监狱旁一间空屋里，县政工室主任雷升汉，在审讯逼供2个被俘的柳北游击队武工队员路安彝、粟神护。

路安彝、粟神护都是融县县城附近古鼎村的青年农民，于1949年5月、9月，先后参加柳北总队第四大队武工队。他俩负责深入敌后的小荣、古鼎、新安、云际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民兵，准备配合柳北游击队各部，伺机解放县城。11月15日中午过后，他俩从长赖出发，走在古选至麻洞的途中，突然与李德纯指挥的县自卫队相遇，躲避不及，人和随身带的宣传资料，一起被敌人抓住搜出。

雷升汉先审路安彝，他以为这个乡巴佬，只要押到公堂一问就会乖乖投降，想不到竟这么厉害。他瞪着眼睛喝道：“你们有多少人出来活动？谁是头头？快快老实讲来！”

“就是我们两个人，其他的我就知道了！”路安彝面不改色，大无畏地回答。

雷升汉被激怒，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们跟着“共匪”是死路一条！”

身经革命锻炼的路安彝，在敌人的刑堂上，面对敌人的辱骂，斩钉截铁地给以反击：“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光明磊落；你们国民党反动派，欺压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土匪！现

在，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解放军消灭了，正在向广西进军。你们才真正是死路一条！”

雷升汉的威胁辱骂，不但未能压服坚强的路安彝，反而被驳得理屈词穷。他恼羞成怒地下令：“给他尝尝‘辣椒汤’的滋味！”

身旁两个活像阎罗殿前鬼卒的打手，立即一拥而上，把路安彝捆吊起来，用木棍猛打。

路安彝闭着眼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的左手腕被打断，鲜血不断地滴在地上。雷升汉一边毒打一边逼问：“你到底讲不讲？”

雷升汉坚信：“棍棒下面出口供”的强盗逻辑，因此，十分得意地用手枪顶着路安彝的前额，不停地重复着：“你有多少人？谁是头头？是怎样活动的？讲了，马上释放！”

任由敌人如何嚎叫、恐吓、欺骗和酷刑，路安彝忍着剧痛只回答三句话：“我早就说过，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的一概不知道！”

黔驴技穷的雷升汉只得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再不讲，我马上就枪毙你！”

路安彝横眉冷眼地回答：“杀了我一个，杀不完千万个柳北人民。你们疯狂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敌人从路安彝的口里掏不出什么东西，只得暂放一旁，又来提审粟神护。谁知粟神护也和路安彝一样的强硬。雷升汉指着搜出来的宣传资料，拍着桌子狂吠道：“你们带这堆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你要老实交代！”

粟神护盯着敌人冷冷一笑：“这是柳北游击队的宝贵宣传资料，是发动群众用的。难道你不懂吗？”

“嘭！”雷升汉气得用力把桌子一拍：“谁和你们两个一起出来捣乱的？快讲！”

“哼！什么叫捣乱？”粟神护用鼻子哼了一声，果断地回答：“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的我就知道了。”他指着雷升汉骂道：“你们拦路抢劫，坏事做尽，你们才是十足的捣乱！”

雷升汉怒火冲天，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大吼：“你要放老实些。到底愿不愿讲？”

粟神护针锋相对地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想从我的嘴里捞到什么好处，万万的办不到！死了这条心吧！”

雷升汉听了，更是雷霆大发，又进一步逼问：“快把你们出来活动的同伙名单开来，把在什么地方活动的情况讲出来！你再顽固，我就枪毙你。难道你不怕死吗？”

“怕死我就不出来革命了！”面对死亡的威胁，粟神护理直气壮地回答。

雷升汉在审讯桌上句句碰壁，一无所获，就下令把粟神护吊起来严刑拷打。粟神护被打得皮开肉绽骨折，几次死去活来。雷升汉以为他动摇了，便软硬兼施地说：“讲了，可保你平安无事；不讲，就是死路一条！”

“头可断，血可流！你们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什么东西，那是痴心妄想！”粟神护忍着剧痛顽强地回答。

3个小时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仍不肯甘心，继续在

牢房里对路安彝、粟神护施行“烫红烧肉”、“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两英雄几度死去又几度复醒，仍坚贞不屈。

晚上，锁响门开，雷升汉又踱步进来。他一改白天那种穷凶极恶的模样，和颜悦色地对路安彝显得十分关心地说：“你们也算是英雄好汉了，令人钦佩。不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又何苦一定要走那条死路呢？！”

路安彝正色道：“不管狐狸怎么狡猾，总骗不了人！”

“你，你骂人！”

“不，我是骂狗！”

雷升汉无可奈何，只得忍住气故作大声地说：“我不计较。路安彝，我实话对你讲了，如今你们被关在这里，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顽固到底，结果是身首异处，又有何用？另一条是听人劝告，回头是岸。黄（鸥鹑）县长对你们都很器重，讲了不但有赏，还可升官厚禄哩！……”

“住嘴！”路安彝怒不可遏。

对路安彝的反感态度，雷升汉不但不恼，仍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退一万步来说，就是共产党得了天下吧，那时你们已死去了，又无老婆、儿女沾光，岂不等于零！什么共产主义信仰呀，全是哄人的东西！比如说，我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说真心话，你以为我真的信仰三民主义吗？那只不过是借这块招牌来为自己谋利益罢了。生命、地位、金钱、美女，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听了雷升汉丑恶的自白，路安彝轻蔑地笑了：“你还算

是老实!”

雷升汉以为路安彝被他说动了心,又自以为是地进一步引诱道:“你是不是怕被你的同党知道了,今后对你不利吧?”他故作神秘地说:“这个嘛,政府绝对保密,不登报,不对外宣扬。谁知你在这里讲了些什么话呢!”

路安彝听得不耐烦了,怒喝道:“你这是枉费心机,我头可断、血可流!却不出卖灵魂。你赶快滚吧!”雷升汉望着路安彝那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他又到粟神护的牢里去游说一遍,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敌人对劝降的痴心已完全绝望了,就决定对路安彝、粟神护下毒手。

11月17日下午3时,国民党融县政府的警兵,把路安彝、粟神护手镣脚铐地从牢房里提出来,押到县政府摆设的公堂前,宣布他俩的“罪状”,插上牌子,绑赴刑场,在旧时杀人吹的长喇叭凄厉声中,他俩沿途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一天,正是县城融水街日,雄壮的口号声,震撼着街坊,吸引着许多镇上居民和赶街的群众观望。惊恐无耻的敌人,无可奈何地打他俩的嘴巴,继而给他俩佩戴上口闸。当走到今解放桥时,他俩又挣脱口闸高呼口号,使得敌人惊慌万状,狼狈不堪。走到蔡邕桥,路安彝看到本村的群众,为他俩遇难而悲伤流泪时,他昂首挺胸大声喊道:“古鼎峒的同志们,放心革命不要怕,我们什么也没告诉敌人。穷人不久就要得到翻身解放了!”

路安彝、栗神护被敌人推推搡搡地拖到济安街旁的河滩上(今种枸杞菜处)，慌乱地“砰、砰”开了几枪。英雄们殷红的鲜血便洒在古融州的大地上。

11月22日(英雄就义后的第五天)，在南下解放大军进入柳北地区的形势下，柳北总队的第二、第十一、第十二中队和独立第一中队，便先后开入融县县城(今融水镇)。融县解放了。雷升汉这个国民党凶恶的鹰犬，也被我军逮捕归案，后来被判处徒刑，送往劳改，不久，他就像癞皮狗一样死去。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融水人民早已翻身作主，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如今正迈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大道上迅猛前进！

安息吧，路安彝烈士！

安息吧，栗神护烈士！

(作者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公安局离休干部)

五少年智取和睦稽征站

杨 虹

那是 1949 年 8 月份的一天，中共融县（今融水、融安）工委领导的桂黔边人民保卫团（后扩称为柳北总队），为了打击国民党和睦乡军政人员的反动气焰，同时解决部队的给养困难，莫矜决定派第一中队的“小鬼队”（皆是十六、十七岁的少年），自永乐去和睦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这天正是和睦圩日，这个地处融县、罗城、柳城三县边缘的小镇，中午时分特别热闹，赶街的人熙熙攘攘。“小鬼队长”卢君和他的 4 个战友，游荡到和睦稽征站门口，便借故争吵打起架来。那 2 个被打的少年，人单势孤，拔脚就逃入稽征站内躲藏，后面的 3 个少年乘机追入站内。

“瞎闹！”在站内值班的职员邵龙斌大怒：“你们打架到外面去打！”可是，正在扭作一团的 5 个少年哪里肯罢手，吵闹声惊动了在楼上午休的稽征站长梁友传，他威风凛凛地跑下楼来处理。

“不准动！”5 个打架的少年，突然从腰间拔出小手枪来，对着他俩喝道：“快把钱柜打开，将勒索人民得的税款全部交出来！”

两位税官大人没想到这几个“小鬼”有这一着，立即愣住了，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永乐的‘桂黔边人民保卫团！’”1 个少年豪迈

地答道。

“啊!?”两位税官大惊失色。但转念一想，就凭这几个“小鬼”又能有多大能耐呢？随即镇定下来。梁友传指着刚从街外训练回来的乡自卫队说：“看，你们进得来，能出得去吗？”

“不怕!”“小鬼队长”卢君神色坦然地把手枪一点：“快把税款全部交出来。再啰嗦一句就不客气啦!”

面对5支手枪，梁友传只得垂头丧气地叫邵龙斌打开钱柜，把钱全部交出。

“好！你们两个再陪我们走出街外去一下。”梁友传一听，以为这下没命了，吓得双腿打颤，迈不开脚步。

“不用怕!”卢君见他俩丧魂落魄的丑态，便换了一种口气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暂时把门关着，就把我们当作好朋友一样陪着出去走。脸色要放自然些。如果出了事，先要你俩的狗命!”

“是!”“是!”他俩只得遵命。

接着，卢君点燃两支香烟，往他们的嘴里一塞，然后以目示意，于是，2个队员紧跟梁友传，另2个队员紧跟邵龙斌。他们大摇大摆有说有笑地从乡自卫队身边擦过。

梁友传他俩眼睁睁地看着“小鬼队”从容地向永乐退去后，才跑回乡公所向乡长报告。等到乡长知道稽征站被“劫”而集合乡自卫队去追击时，“小鬼”们早就走得无影无踪了。

(作者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公安局离休干部)

美人计，囚女图越狱

退休干部韦志业口述，杨虹记录整理

这是曾发生在融水县城的一个真实故事。

1951年清明季节，解放军四三六团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对盘踞在融县（今融水、融安）贝江山区一带的林茂权、李振鹏等匪部进行重点围剿。至4月底，股匪基本消灭，许多被俘的土匪集中在融县县城（今融水镇）大南街几栋宽敞的房子里（今县信访局处），男女分开关押。

一天晚上，夜色沉沉。在大南街关押被俘土匪的女牢里，匪首陈志鸿（三江县丹洲人，地主恶霸、原国民党军团长、县参议员，暴乱失败后逃上苗山，被击毙）的小老婆“野牡丹”，睡在地板上，辗转难眠。她从在滚贝被俘那一天起，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思谋逃走。

“野牡丹”虽对和40多岁的陈志鸿的结合不甚满意，但是，华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她，更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这也是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后，就跑到国民党军队中搞反共宣传工作，并紧跟陈志鸿的主要原因。

现在，“野牡丹”身陷囹圄，能有什么好办法逃走呢？唯一就是发挥女人的优势。她想，看守她的干部战士，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表面上看来都正正经经，难道就没有七情六欲？特别是那个担任俘虏看守所领导的排长，每天来查监

时，都以异样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她那隆起的胸脯。凭着女人的敏感，她知道排长对她已发生了兴趣。

“表嫂！”黑暗中，悄然传来一声既亲切又熟悉的呼唤，有个解放军战士的身影，在牢门外出现。“野牡丹”一阵狂喜，便冲到牢门旁向外窥视。这牢门是用几根粗圆木拼成的，每根圆木之间有拳头般大的空隙，上面是一尺见方送饭用的窗口。

“表嫂，你不认识我了吗？”战士擦亮一根火柴。火光下，她认出来了，这个战士是陈志鸿的嫡亲表弟，家住长安镇附近的农村里，往来甚密，表弟曾经和她还常眉来眼去的。有一晚，在黑暗的巷道里相遇时，他还拥抱和吻过她哩！不知什么时候，他竟混入部队去了。

“表弟救我！”“野牡丹”从牢门栏栅的空隙里伸出手去，紧紧扯住战士不放，眼泪漱漱地滴了下来。

“嘘！”战士急忙用手捂住她的小口，示意小心：“我们的排长管得可紧呢！”

“如果我将你们的排长调开呢？”

“你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这有何难！”“野牡丹”充满骄傲地说。

“我保证配合好。出来后，表嫂你一定要答应我……”战士馋涎欲滴，临走时还用力在她的酥胸上捏了一下。

“嘻！嘻！看你急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在女俘牢里，忽然传来一声声“哎
§ 252§

哟!”“哎哟!”的呻吟,正在值班的排长,急忙向呼唤的地方走去:“怎么回事?”

星光下,排长看到那个长得最漂亮的少妇,倚在牢门边,敞开的胸脯,露出两个面包似的乳峰。她用手按着肚子,哆里哆嗦地在呻吟着:“排长,我肚子痛得好厉害呀,请你给我点药吃吧!”

面对这个关在牢中的美人儿,排长不觉春心荡漾,想入非非。他非常同情地说:“三更半夜的,哪里来的药啰!”

“没有药,你就给我按摩一下吧!”

“这怎么行?如果给人看见,就不得了啦!”排长尚在犹豫。

“怕什么!”少妇蓦地把裤子全部拉下娇滴滴地喊道:“快来吧!现在就是你一个人站岗,我们牢里的姐妹不说,谁能知道!”

许久隐藏在排长心中的邪念突然上升,终于憋不住,两人在夜色中,半启着牢门,皆站着面对面地干了那些“贴膏药式”的、不可告人的丑事。

“你要打开牢门放我们出去!”排长和少妇发生几次肉体关系后,她便公然向他提出要求。

“这怎么行呢!”排长吓得浑身发抖。

“哼!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要向你们的上级控告。”少妇杏眼圆睁,一反过去那种温柔亲昵的媚态,“有我们牢中的姐妹作证,不怕你抵赖。”她大声吼道:“你必然明

白，你利用职权，勾引与女囚通奸，该当何罪？”

“这、这……”排长差点吓得倒了下去，他哀求着：“你们跑了，上级追起责任来，我怎么作交代呢？”

“这个好办！”少妇早已胸有成竹，“只要你晚上因公离开前，偷偷地通知我表弟一声就可以了。这么低的要求，不至于为难你吧！”

晚上 10 时过后，战士们都按作息时间睡觉去了，只有 1 个站岗的班长在巡逻。

不久，突然在黑暗的角落里窜出一个黑影，从背后悄悄接近班长，举起手榴弹，对着班长的脑袋就砸，班长随即跌倒在地。

那黑影即在班长身上搜出钥匙，飞快地跑到女牢门前，“吱吱嚓嚓”的轮流不断地打开牢门上的铁锁，牢门被打开了。囚女们蜂涌而出。

在这紧急时刻，班长苏醒过来。当他看到黑影把那女牢门打开时，大吃一惊，便艰难地托起冲锋枪，向着黑影就打。

黑影中弹倒下，原来就是“野牡丹”的表弟。几个女囚手中拿着越狱时用的散石灰包，刚出牢门，就被吓得跌落在地，扬起灰蒙蒙的烟尘。

住在同院子楼上的融水镇公安分驻所（派出所）所长韦志业和警士，听到枪声急忙赶来，与看守所的干部战士一道，把刚越出牢门外逃的女囚堵住，将负伤在地的班长扶起，送往医院治疗。如果迟到几分钟，女囚们越狱就会得逞，消失

§ 254§

在茫茫的夜色之中，真是好险啊！正是
狱中匪妾卖风骚，
好色之徒耻折腰；
所长闻声急出击，
不然囚女尽逃夭。

（作者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
公安局离休干部）

无悔的青春

卢 泽

1945 年冬，我们在永乐中心校高小毕业后，有一部分同学就到县城培英学校补习。附近的柳城县和罗城县的乡村，也有同学到该校补习。1946 年冬，永乐乡在培英学校补习的和邻近县的同学，首先报考罗城县私立德山中学，都被录取。这年，覃宗义老师，也被聘请到德中任教。莫矜大哥知道后，他便对我说，你和致林(莫矜的老弟)就跟同年哥到德中读书好了。于是，永乐考取的覃涛(覃宗文)、蓝锦藩等，和潭头乡的朱安(朱世则)及柳城曲江村的罗寿延、罗城上施村的冯玉忠，与我们一道到德中读书。

德山中学，是以罗城县龙岸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德山名字命名。以本地热爱教育的著名进步人士覃绩光为校长，聘请张文藻、李伟霖、陈国戡、李国英、陈迪等一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为教师，在中共地下党员教师的团结和带领下，他们以各自所长，以不同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和灌输革命理想，弘扬革命烈士精神，使德中以培养革命人才为己任。

1947 年 12 月，中共融县工委，为加强柳北地区平原和山区的革命工作，分为“恒山”、“华山”两个工委。其中，“华山”工委以卢起(卢明星)为书记，以罗城县龙岸乡良泗

小学为据点，领导罗城、柳城、融县等平原地区的农运和学运工作。

为开展平原地区的农运和学生运动，“华山”工委派岑有鲲、莫林、黄明、卢志、梁中等人合资在龙岸街陈肇勋家，开了一间商店作掩护，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站，由岑有鲲任负责人，负责与德山中学、罗城县城、融县中学、长安镇学校等几个点的地下党员联系。德中，由在校读书的覃涛、朱安为交通员，与早已派到德中的潘德怀、杨松、覃宗义和黄日清老师进行秘密联系。我和覃涛、朱安，在星期日，常去良泗小学玩。在该校任教的，都是熟悉的融县人，卢起就是我的叔公。一次，潘德怀老师买了一双胶鞋，写了个纸条交给覃涛，我们3人送去良泗，交给卢起。

潘德怀、杨松等老师，她们在校内，组织了“野火”和“萌芽”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和讨论《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鲁迅的《野草》、《彷徨》、《阿Q正传》、《祥林嫂》等文艺作品，以及《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进步书刊，传阅柳北地下党编印的油印资料，出版“野火”、“萌芽”墙报，教唱讽刺国民党物价高涨，货币贬值的《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揭露国民党特务横行的《朱警察查户口》等许多进步歌曲，在进步老师的引导下，成立学生自治会，保证遵守校规，支持进步老师开展教学活动，做全校有利于团结的事。

“萌芽”墙报，由覃宗义老师负责收集和选写稿件后，由卢泽(卢光泽)到他房间秘密抄写，以第五班名义出版。有的文章直接从《新华日报》上抄录，稿件多时，送“野火”墙报刊出。“野火”墙报是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版，主要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讲清中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革命道理。有一期墙报出版后，第二天早晨就被撕了。学治会的熊昌桓、谢兴文等立即商议，再行出版，以更尖锐的文字，揭露国民党反动教师的卑劣行为，并监视可疑分子，不许他们再搞破坏。

1947年后，由于内战的扩大，国民党邮电部门，对来往邮件严加拆查，发现不少进步书刊寄往德中。德中因此引起国民党罗城县当局的注意，遂将德中改为罗城第二中学，并派反动教师进入德中，拉拢发展反动势力，破坏学校学生民主运动，激起学校进步力量的抗争。

昆明，云南大学民盟中央领导人闻一多、李公朴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德山中学师生，纷纷声援云南大学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反动教师邬某某等人，即公开进行反动宣传，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在中共党员老师的领导下，进步的学生们，对反动教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轰轰烈烈的签名运动，上街贴标语和游行，要求驱赶反动教师出校。覃某某在离校时，找潘德怀老师到校长办公室拍桌而骂，说潘支持学生对他们的斗争。潘一一予以驳斥。此前的一天，覃某某等突然要检

§ 258§

查全校学生的周记,以便了解学生的进步思想和班主任的情况,从中发现谁是进步学生和老师。当时,潘德怀和杨松老师当面进行交涉,反动教师全某某,指着潘老师骂。在潘、杨老师处境十分困难之时,地下党指示覃涛,在夜间,将她们秘密转移到永乐。

1949 年初,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大军顺利渡过长江,全国解放之日即将到来,德中广大师生受到极大鼓舞,在中共地下党员老师和进步老师的教育培养下,学治会发挥其应有作用,把大多数的同学都争取团结起来。德中学生在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培养教育,吸收了覃涛、钟智学、朱安 3 位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1949 年 6 月,德中提前考试放假后,经相互串联,德中的第四、第五班大多数同学奔向融县永乐,有的参加了中共融县工委在永乐的古盆、西寨举办的青训班。古盆青训班,由黄日清老师主持,覃涛负责行政事务和接待;西寨青训班由卢云和杨松老师主持,卢泽负责后勤和接待工作。学习内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群众工作、游击战等问题。黄彦(莫矜)大哥亲自到学习班讲授;学习结束前,他逐个进行谈话后,分配到武工队、战斗队、妇工队和文工队等单位。德中學生参加柳北游击队的约有 100 多人,多在以覃宗义为大队长的第一大队各单位内工作。他们朝气蓬勃,团结互助,英勇善

战，和群众同甘共苦，时常引导大家高唱：“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教育着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

1949年10月13日，柳北总队取得第四次反“围剿”全部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的六八六团二营撤离龙岸回宜山。驻在龙岸的只有罗城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长梁庆春带领的300多人武装，且恐慌动摇。柳北总队部根据新的形势，决定主动出击，进行外线作战。10月20日，柳北总队在莫矜司令员和第一大队长覃宗义的领导下，出动4个中队，配以永乐乡等民兵，总兵力约为800人，向罗城县龙岸发起进攻。

10月19日，部队集结在双降、风强、良泗、六马一带村庄；20日凌晨，分南北两路向龙岸出击。南路从风强出发，由柳北一大队三中队队长梁中，带领三中队和部分民兵，经芙蓉山直插老土城，进攻龙岸街南面莲花方面之敌，阻击敌人增援和防止敌人撤退逃跑。另由三中队指导员杨青，带领一个小分队及部分民兵，在何家祠堂一带，向龙岸东面佯攻，牵制敌人，警戒后方。

北路为主攻部队，由第一中队长杨保，带领第一、第二中队及十三中队的一个小分队及民兵，从双降出发，经上下地栋，过福康洞，隐蔽前进，于拂晓前，攻占地维坳左侧靠近金街山头的敌人哨所，并以此为掩护，向地维坳右侧桥头岭敌人哨所攻击。猪头山之敌，见大势已去，仓惶下山逃命。钟智学率领的突击队，在我方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冲进龙岸

旧街和德山中学，并与赶来的后续部队，一起直扑南街头。国民党罗城县自卫总队长梁庆春、副总队长韦嘉恩等，急带其残部，纷纷从水街向板仗河方向溃逃，连其坐骑和公文包都来不及带走。龙岸战斗共歼敌 23 人，缴重机 1 挺、步枪 2 支、驳壳 1 支、马两匹。梁庆春等溃逃后，国民党罗城县自卫队中队长刘绍光部 10 余人，放下武器投降，缴机枪 1 挺、步枪 10 余支；中队长何明科、欧覃光也先后缴械投降，龙岸宣告解放。

我军的武工队、妇工队等相继进街，群众纷纷上街欢迎，争看穿草鞋的司令。莫矜司令员在龙岸粤东会馆主持召开各界人士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宗旨，宣传解放大军即将进入广西，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灭亡的大好形势，要求各界人士认清形势，协助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维持地方秩序，巩固革命成果。

28 日，莫矜司令员又和部队乘胜进击，解放了罗城县的黄金、寺门两乡。解放黄金时，国民党乡长韦启华接受改编，自卫队编入柳北魏文荣的第六中队；解放寺门时，国民党寺门乡长黎纯荣，也接受和平解放方式，交出步枪 15 支。

解放后，我们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但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有坎坷。1998 年 12 月，在庆祝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 50 周年相聚时，原柳北总队副政委谢之雄，在他的诗词中说道：

回首历史兴衰，
洪流淘汰，
谁著千秋史。
改地换天推腐朽，
唯仗人民群力。
清白公心，
鲜红热血，
赢得民心愜。
白头相聚，
青春犹喜无悔！

（作者系原柳北游击总队第五大队二十一中队政治服务员、原融水县党史办副主任）

融水革命老区县的光辉历程

杨 虹

最近，我县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广西革命老区县”的光荣称号，其中永乐、融水、和睦、怀宝、三防乡(镇)与四荣乡的永靖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获得“革命根据地”的命名。

我县革命历史悠久。早在 1927 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融水镇便组织有农会、革命青年社，后被迫解散。1930 年，红七军两次远征路过苗山，给各族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指出了光明和希望。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7 年，时在桂林任县委组织委员的陶保桓(融水罗龙滩底人，烈士)便派张华到融水镇建立了柳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融县支部；1944 年春，升为融县特支，书记梁林，不久梁林病逝，由融水人路璠接任。1944 年 11 月，日本鬼子入侵广西占领融水，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入贝江山区躲命，中共融县特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发动群众，组织融县抗日挺进队，多次重创“大日本皇军融县驻屯军”和伪军，保家卫国。1945 年 5 月，在融江追歼战中，挺进队联合友军，将自县城逃跑的日伪军 400 多人大部歼灭，鬼子司令今野一男亦被砍死，沉下融江。正是：可笑融江河边骨，犹是东京梦里人。

日本投降后，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中共广

西省工委指示融县特支，要以融县(今融水、融安)为中心，负责周边柳城、罗城、三江、中渡、百寿六个县党的工作。1947年7月，广西省工委决定，融县特支升为融县工委，此时，路璠上调桂柳区工委，书记由永乐莫矜担任，要求迅速筹备开展柳北地区的游击战争。1948年12月，组织第一个武工队。1949年5月，新成立的中共广西省农委指示，成立桂黔边人民保卫团，团长兼政委莫矜，团部驻永乐西寨；8月，融县工委改称柳北区工委，书记莫矜，保卫团扩建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总队司令部由西寨迁往永乐下覃屯。柳北总队共有6个大队，我县任大队第一把手的有第一大队的覃宗义和第五大队的卢起，他俩都是我县永乐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我军由弱变强，大踏步地向外线出击，其中在我县境内就解放了永乐、融水、和睦、怀宝、四荣、香粉和当时属三江县的大浪、白云等乡镇，国民党融县县政府，被迫龟缩县城融水，陷入孤立状态。

1949年11月，南下解放大军进入三江，与柳北第三大队在丹洲会师；11月21日，融县县城之敌闻讯连夜逃跑；22日清晨，柳北总队第二、第十一、第十二中队，与独立第一中队，先后进入县城，融县宣告解放。

12月初，柳北地区全境解放后，柳州军分区立即宣布中央军委命令：授予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的番号。随着形势的发展，柳北区工委并入柳州地委，柳北总队并入柳州军分区。1950年3月14日止，柳

§ 264§

北区工委与柳北总队，已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解放前，在柳北地区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我县各族人民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日本鬼子侵占融水期间，与日伪军作战的主力，是我党领导的融县抗日挺进队；队员多是我县融水、永乐等乡的青年；挺进队的总领导是融县特支书记路璠；挺进队共有7个分队，长期地参加对敌武装斗争的是第二、第三、第四分队，这些分队的领导陶树才(烈士)、覃宗义、杨青、陶保禄，皆是今融水县人，其主要战场马头山、大扁洲、罗龙、兴贤、东华、滩底、融江河段等，也在今融水县境内。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3人(陶保恒、陶树才、陶雄)，亦是融水乡人。

解放战争期间，党的领导机关(特支、工委)与武装部队的指挥机关(保卫团团部、柳北总队司令部)的驻地，在我县永乐乡内。柳北总队共有6个大队2000多人枪，其中第一大队在永乐乡组建；独立第一中队(大队级)在永乐组建，是柳北总队的主力，中队长杨保，曾任新四军排长，他身先士卒，指挥有方，不但在永乐两次反“围剿”战斗中，大显虎威，还率队远征大良、龙岸、龙头、大埔、古砦等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第三大队在大浪、白云乡组建(当时属三江县)；第四大队在四荣、香粉乡组建。在我县组建的3个大队，共有700多人枪，占柳北总队全部兵力约三分之一。

柳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多在我县境内进行，著名的战场有融水的小荣、永乐的西寨、鸡笼山、回龙桥、思隆坡、古

盆村、鹅颈隘等处。在柳北时期(1937 年—1950 年 3 月 14 日)，柳北地区六县共牺牲 66 人，而今融水县籍的有 22 人，恰占总烈士数的三分之一。

饮水思源。新中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和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要继承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为实现新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宣教科干部、融水县公安局离休干部)

永乐乡革命老根据地简史

1937年6月，中共融县(今融水、融安)支部建立。1938年秋，莫矜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他回乡任永乐中心校教师时起，永乐便有了党组织活动。1941年夏，卢起入党。他俩以教师为职业，组织永乐青年读书会，发展杨鼎桥、莫恩瑞入党，并建立永乐党小组。

1944年(抗日战争后期)5月起，永乐乡是中共融县特支领导人路璠、莫矜重点活动的地方。莫矜与卢起组织永乐乡许多青年参加抗日挺进队、挺秀队，并任两队的领导成员之一，覃宗义、杨青为挺进队分队指挥员。经过艰难困苦的战斗，在友军的配合下，将由县城逃跑的日本鬼子大部分歼灭，并对自长安逃窜途中的日本鬼子予以重大打击。

解放战争时期，永乐乡是柳北地区中心革命根据地，是中共融县工委、中共柳北区工委及领导下的桂黔边人民保卫团团部和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部的驻地，在此，领导着柳北地区六县(融县、罗城、柳城、三江、百寿、中渡)的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1949年春节前夕，西寨解围打响的第一枪[被困的林润葱、江明、卢云(女)三党员，在墙上写血书“宁死不屈”]，拉开了柳北地区我党对国民党当局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柳北总队独立第一中队(中队长杨保，即巫俊)组建于永乐乡，成为柳北总队的主力；第二中队也成立

于永乐乡，中队长杨子嵩，副中队长周光。许多永乐子弟参加了这两个中队，并参加过小荣伏击战与柳北地区四次反“围剿”（如在永乐乡境内的就有鸡笼山、永乐街前回龙桥、思隆坡、鹅颈隘等地，古盆寨之战为第三中队所打），皆取得辉煌的胜利。

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反“围剿”，与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中，永乐乡为革命斗争牺牲了杨鼎桥（党员）、梁刚、李光成、覃嘉光、黄勋、覃菊芳（莫矜夫人）、卢彪、卢正、杨超、莫自南、周兆华同志，莫恩瑞（党员）因病去世。永乐是柳北地区战斗最激烈、牺牲烈士最多的乡镇之一。

柳北革命斗争时期，永乐乡广大农村组织了农会、民兵、妇女会，并积极配合部队作战。许多妇女会成员打草鞋，送给部队指战员穿；民主人士覃仲光、覃俊三、卢伯琦、杨启明等，组织了新民主促进会，为柳北总队筹集粮钱和武器弹药。在武装斗争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莫矜为中共融县工委书记、中共柳北区工委书记、柳北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外来总队级的干部有副政委谢之雄、政治部主任林润葱），覃宗义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卢起为第五大队政委，任中队一级领导的有杨青、黄明、杨子嵩、卢志、周光、覃炳琰、军需主任莫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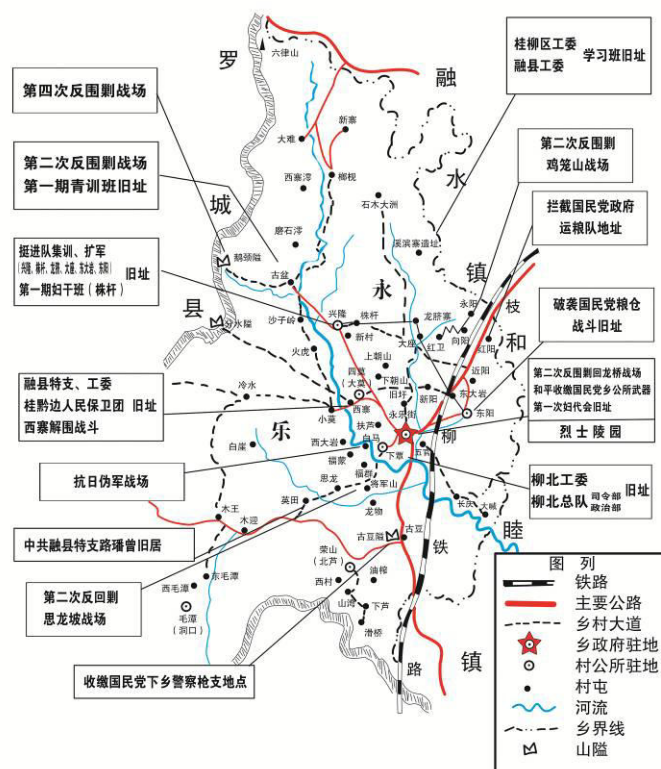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以后，柳北地区军事形势转为敌弱我强，柳北总队决定扩大外线作战，加强主动出击。莫矜与覃宗义、梁仲彬率领的第一大队各中队及数乡民兵，解放了罗城县的

龙岸、黄金、寺门乡后，莫矜又率领独立第一中队，配合第二大队解放了柳城县的龙头乡，进击大埔南村坳，活捉柳城县自卫总队中校副司令甘达霖等 18 名官兵。嗣后，卢起、刘建华在柳城县率队威迫该县的古砦、龙美、云峰三乡长，全部交出枪弹。在南下解放大军进逼长安镇的形势下，11 月 22 日(农历十月初三)上午，驻古鼎的第二中队，与时在总队司令部的卢起、陶保恒，率领独立第一中队(驻永乐)，以及莫可量、覃珍率领的第十一(驻东良)、第十二(驻新安)中队，先后进入融县县城(今融水镇)，宣告解放。23 日，覃宗义、梁仲彬率领第三、第六中队，协同解放大军解放罗城县城。

解放后，中央军委立即授予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的番号，接着指战员陆续分配到融县、罗城等县大队和党政机关工作，莫矜调入柳州专署为副专员，又立即投入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直到 1950 年 3 月 14 日，柳北总队才宣告胜利结束。

上世纪九十年代，柳州地区行政公署以柳署〔1994〕74 号文批复，同意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划为革命老根据地。

永乐老区革命遗迹示意图



Y注[文、图由杨虹提供。

苗族人民的好儿子

——记融水苗族自治县首任县长杨文贵

李文彬

融水苗族自治县首任县长杨文贵，是一位得到苗山各族干部、群众赞扬的好干部，苗族人民的好儿子。

1926年8月15日，杨文贵出生于黔桂边区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家庭。这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苗寨，在1952年前，属三江县田寨区；1952年10月，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时，划归融水苗族自治县，为白云区帮阳村。由于经济落后，这里没有私塾班。当时，少数民族山区没有孩子读书的习惯，其他同学上学很不正常，杨文贵却是一个聪敏勤学的孩子。不久，就走出山门，到远离家乡30多公里的丹洲小学读高小班。小学毕业后，考取融县长安中学。1947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取柳州高中。在柳州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树立了为人民谋利益，走振兴中华的道路。经进步老师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三江县境内的两支革命力量进一步强化和公开。一支是共产党领导的柳北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另一支是莫虚光、荣成礼、欧文光分别领导的民变武装暴动。杨文贵受共产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闹革命，主要活动地点是

三江县的田寨区，即现今的白云、大浪、红水、拱洞一带。他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全国革命形势，教育大家相信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发展革命组织，第一批成员是本村的6名苗族青年。不久，又有大湾乡的3位瑶、苗族青年加入。有了组织，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就得到更好地开展起来。根据三江县党史办公室编的《解放前党在三江的活动和斗争》(1988年8月版)所列的名单，1949年下半年期间，田寨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39人。在此时期，他们的活动已经纳入柳北游击总队党组织的领导。其主要内容有：

一、搞好同群众的关系，稳定和巩固脚跟。他们都是本地籍的青年，和群众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很快就得到群众的信认，群众基础较好。

二、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启发群众拥护革命，争取解放。组建农民协会、民兵等群众组织。

三、筹建革命武装。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于1949年6、7月份，组建西江武工队，后编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队长杨文贵，副队长韦昌宁，指导员陈世裔。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伪乡村长中，有的跑了，有的躲起来了，国民党三江县的乡村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处在人民已经摆脱国民党统治的真空时期。

1949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路过三

江境地，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占领三江县城古宜镇，三江县宣告解放。12月18日，三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相继建立健全起来，杨文贵任白云区(原田寨区)首任区长。

1950年初，潜伏下来的国民党三江县党部潘书记，县参议长书建民，国大代表李青等36人饮鸡血结拜兄弟，盟誓反共到底。大力纠集土匪武装。

同年3月中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后遣送回家的国民党军官伍英纠集社会上300多名散匪组成“三抗军”(抗粮、抗税、抗解放军)。

3月15日，贵州省黎平县匪首杨彪，派人到三江县杀害三江县人民独立支队第二大队长张公，策动第二大队100多人哗变为匪。

3月下旬，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杨作达、石世佑匪股占领广西的三江县和比邻的湖南省通道县、绥宁县。

5月14日，三江县人民政府从古宜迁到丹洲。三江县共有9个区，已有8个区基本被土匪占领。

5月17日，伍英、梁洪川、石公山等匪股占领古宜，组织匪县政府。他们还与湖南省邻近广西的匪股联合成立“湘桂黔三省边区反共救国军司令部。”

三江县是广西最北端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山多林密，交通闭塞，一时成了湘桂黔三省区的土匪集合地，除本县境内的土匪外，还有广西省临桂县的王冠一、李国英匪股，

义宁县的石世佑匪股、百寿县李允忠匪股，龙胜县鲍钧匪股，贵州省黎平县杨彪匪部的钟英匪股。还有活动在广西融县、三江边境的陈志鸿、龚裕斌、廖国卿匪股，从罗城县、融县逃往三江县的散匪。根据三江县干部马贤写的《战火中的青春》一书，当时三江县境内共有大小匪首 910 名，匪徒 5440 多名。他们到处抢劫财物，杀害革命干部，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把三江县唯一不被他们占领的田寨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放出“要踏平田寨区”的风声。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上级组织从保存革命力量的角度考虑，通知杨文贵和田寨区的干部暂时撤离。杨文贵以革命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不畏艰险，他向组织请求留下来，并说：只要我还留在这里，群众就认为共产党没有败，这对稳定人心，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有利。上级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杨文贵榜样的带动下，田寨区的区、乡干部没有一人动摇，都愿意留下来继续做好各项工作，战斗到最后胜利。干部不走，群众情绪稳定了。与此同时，三江县党委还派一些干部前来协助工作。

他们有领导有计划的开展发动群众和组织武装力量等工作。为尽快把工作做好，有些同志一个晚上走几个村寨。当时的工作重点：一是思想发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全国形势，说明大江大海不翻船，小河小沟也不会翻船；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土匪在小山区猖狂的日子也不会长久的，有效地树立了群众防匪打匪的信心。二是健全农民协会

和民兵组织，做到召之能来。三是组建区武工队，亦称“苗连”。群众发动起来了，真是威力无穷。当时，除干部有几支手枪，区武工队和民兵有少量步枪外，群众都是猎枪、大刀、长茅、弓箭。群众想出很多办法，如烽火报警，插鸡毛送信(特快)，在山坡、要道插竹签，挖陷阱，埋铁夹等等。虽然很原始、很落后，却布下了天落地网。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兵库里，猎枪已属陈旧的武器，但如果有质量好的硝药，仍能一枪就置一、二百斤的老虎、山猪于死地。苗族人民有玩力弄枪的习俗，在成年的男性公民中，基本上是人人都有一、二支猎枪。土匪见田寨区这种形势，又恨又怕，不敢轻易入侵。也曾有几次到边沿村寨骚扰，以区长杨文贵为首的田寨区人民政府都能及时调动民兵配合区武工队和县大队出击，打退敌人，并先后活捉匪独立大队长蓝田玉，匪中队长吴玉堂、李老根。

杨文贵在田寨区威望很高，有一呼百应，召之即来的影响力，三江县党委派到田寨区协助做防匪工作的北方藉干部张胤回忆这一迎战情景时写道：“1950年11月30日，我和文贵住在帮阳村，半夜两、三点钟，有消息传来，说土匪已经打到高露、加番一带。文贵立即找几个民兵布置，老弱妇孺转移，青壮年随我们上山防卫。我们守卫的那座山虽然很高，但山顶上却有个小平原。一小时后，附近几个村子的民兵都起来了。天气很冷，山上燃起几堆篝火，文贵做战前布置和动员，苗话我不懂，只见火把高举，照映着一个个彪悍

的身躯，他们挥手顿足，慷慨激昂大喊大叫，斗志非常旺盛，土匪真的出来，必有一场血战！”

1950年至1951年初，从贵州溃下来的几股土匪与本地土匪勾结，有的干脆合股改编，致使田寨区交界的富禄、同乐一带的土匪突然增加了力量。

其中一道在边境活动的广西籍廖国卿匪股与贵州藉王枕林匪股联合后，自认为力量强大了。决定1951年2月要打入田寨区。杨文贵一面指挥县大队派来的1个排兵力，一面带领六百河一带苗族民兵1300多人配合前往阻击，区武工队则留守防止土匪被打散后进村烧群众的房子。两军到高武岭相遇。土匪本来心虚，又初入历来不敢入侵的境地，十分慌张。战斗打响后，县大队机枪一通扫射，土匪中有3人中弹倒地，其他土匪误认为有解放军参战，便争先恐后的往回逃跑。战后，当地群众编了一首苗歌：

“卿爸”很怕“公”，^①

拿钱买机枪，

又还买冲锋。

讲要去打“公”，

又怕去打“公”。

走到高武岭，

“东北”朋友到，^②

“东北”枪响卜隆卜聩，

还有机枪哈喇哈啦。

“卿爸”坏三人。

“卿爸”人怕死，

跑到劣伟、洋溪。^③

脸黑像火堂边的酸水镚，还骗说是的了胜仗。

田寨区不但做了大量的防匪工作，而且比较扎实，由于土匪不敢进驻，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一次打虎活动，便成了一次思想发动广泛性，组织工作落实性，通讯联络畅通性，兵力调动迅速性等方面的漂亮演习。

1950年至1951年，元宝山周围出现一只嗜好吃人肉的大老虎，三天、五天就伤害1人，造成群众必须结队才能上山干活，给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区人民政府布置要除掉此害。1951年9月的一天傍晚，老虎又在帮阳寨边咬了1位女青年。帮阳村的青壮年民兵立即行动，兵分两路，一路携带枪支弹药，把守各个岭头、坳口，防止老虎逃离；一路以2人或3人一组，手提灯笼、火把，通知区武工队和各个村寨民兵。第二天，3000多人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帮阳岭上，民兵们运用防匪期间制作的高质量硝药不断鸣枪相应；有经验的猎人毫无畏惧，带着猎狗潜入深山跟踪老虎脚印。下午4时许，数10条猎狗围着一处丛林猛叫，猎人发出目标在此的信号，顿时枪声大作，老虎冲弹而死，将其抬到草坪用当地流行的梧州老秤过称，老虎体重550多斤（梧州秤每百斤折现今市秤130斤）。

随着重点剿匪工作的深入开展，贵州省黎平县藉的时任

湘桂黔三省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匪首杨彪在原活动的地方已无藏身之地，于 1951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窜到田寨区大湾村旁边的一间小屋吃饭，当即被该村民兵逮捕，并缴获德国造驳壳手枪 1 支、子弹 18 发。

1951 年重点剿匪活动结束后，杨文贵率领田寨区民兵、区武工队配合解放军，作出重大贡献。剿匪结束后，经县三级干部会评选，逐级上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广西军区批准给杨文贵记特等功一次，后又记甲等功一次。柳州军分区发给田寨区民兵一面缎子奖旗，上面绣有“英勇战斗，保卫家乡”八个大字。

剿匪结束后，杨文贵到北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又在武汉列席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1951 年 12 月，调任三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2 年 11 月，大苗山苗族自治县成立，选为首任县长。1956 年元月，任中共大苗山县委书记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任职期间，当选为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第一、四届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桂西壮族自治州副州长，柳州专员公署副专员，柳州地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

杨文贵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

§ 278§

深入实际调查调研、管一行爱一行等方面，给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杨文贵喜欢与群众交谈。由于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群众也喜欢接近他。苗山有不少群众熟悉他的名字或认识他，每走到一个村寨，都有不少干部、群众主动前来和他亲切交谈，群众把他当作自己的人看待。他的小名叫“公”，群众见面和他打招呼时，不叫“×长”、“书记”，而叫“公哥”。他在群众场合或者群众会上也常说：“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们对我不要叫那个官名，就叫‘公’，或者叫‘公培逊’”（融水苗族有人与地方联名的习惯，“培逊”苗语为帮阳村名。“公培逊”意为帮阳村的“公”）。杨文贵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事例遍布苗山。由于他有一种与人平等的态度，与群众在一起时，大家都感到没有拘束，谈得十分投入。柳州地区农业技术干部农中杨、陈光玲，对 1960 年随杨文贵进苗山调查研究在四荣乡荣塘村一次座谈会的回忆写道：“夜晚后，由贾老芳同志（党支部书记）带队去“走寨”（“走寨”是杨文贵同志深入基层，访问群众，了解情况的主要工作方法。从“走寨”中，他可以得到来自基层关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进到一位社员家中，已有几位社员先到而坐在火堂边，男主人再次向火塘添加几根柴条，火势渐旺，逼得人们纷纷向外移动，文贵同志引导社员谈论如何争取在高寒山区双季稻获得高产的问题。元宝山海拔 2081 米，荣塘寨虽然位于元宝山东南

较低的地方，但自然环境条件对大苗山山区各公社乃至柳州北部一些地方，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贵同志参加这个“走寨”座谈会上，与会者的情绪和形成的气氛，正像火塘内的火势一样，热烈而又融洽，没有区分出干部与农民的界限，更没有“官”与“民”的隔阂”。

杨文贵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常常是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会议也不少，但仍坚持安排时间下基层做调查研究工作。1996年，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老干部石干珍(女)这样写道：“融水苗族自治区(县级)成立初期，全县12个区镇都不通汽车，往返都靠步行。当时的工作重点都在农村，杨文贵身为县长，他并不坐在县府听汇报或靠电话指挥，而是带着一两个干部，脚穿草鞋，爬山涉水到各乡去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几年时间，他走遍苗山的山山水水，全县177个乡他几乎都跑到了，他那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是有口皆碑的”。

杨文贵下基层调查研究，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而是用时间力争掌握更多的情况。他们到柳州地区行署任副专员后，分管大农业，工作很多。1960年11月，他带领几位农业技术干部，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山区搞调查研究，快要回柳州时，给地委主要领导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们9日到大苗山县城，11日进山，现已28天，经过6个公社大队，看了好的，一般的，较差的。”

杨文贵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政策措施。融水苗族自治县于 1952 年 11 月成立，由融县、罗城县、三江县，以及贵州省一部分少数民族山区合并而成的少数民族山区县，经济、文化落后，干部不但奇缺，而且文化水平很低。当时全县少数民族干部中，没有 1 个大学生，只有一、二十人具有中学水平。拱洞区所辖 16 个乡，只有 2 个乡的文书初识一点文字，其他 14 个乡的文书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上级发给乡的文件，他们多数都看不懂，常常是接到文件后，又带着中午饭和文件跋涉数十里路，到区政府请人讲解文件内容，然后才返回乡里贯彻执行。全县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很难适应工作需要，杨文贵提议，得到县有关领导的共识，把加强干部建设提到全县工作重要日程。在文化教育方面措施有：（一）创办县干部学校。杨贵文亲自任校长，从行政机关和学校中选拔 10 多人到干校领导、主持工作和教学。杨文贵十分关心干校的工作，经常是出差回来的第二天，就到学校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1955 年至 1957 年 3 年时间，全校共办扫盲班 20 个，学员 700 多人；会计班 9 个，学员 300 多人；速成初中班 5 个，学员近 200 人。这些学员回到区、乡后，迅速成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骨干；相当一部分成为乡、村级的主要领导；有些成长为县直属机关的科、局长。（二）大批引进外县籍干部及社会知识青年。这批青年到大苗山初期，大多数为农业合作社会计和小学教师，后又转入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苗山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不少人已经在苗山安家，做到了为苗

山的进步繁荣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选送干部和社会青年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桂林民族师范学校等民族院校学习。杨文贵十分关心他们，去开会时，都要挤时间去看望他们，召开座谈会。有些会议不在武汉、桂林召开，杨文贵就途中下车。笔者在广西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学习时，曾和大苗山藉的同学一道荣幸地参加杨文贵在桂林榕湖招待所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他是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的，在座谈会上他讲了很多新鲜事，我们得到很大鼓舞，至今已时隔半个世纪，仍记忆犹新。

杨文贵的事业心很强。他常讲，“不论做什么，首先要热爱它，了解它”。在柳州行署任副专员时分管农业，他没有学过农业专业，就一面深入农业第一线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一面挤时间学习书刊和向技术人员请教，迅速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实际经验，特别是广西区党委关于“加强种子工作，各级都要主要领导挂帅，专人负责的决定”下达后，柳州地委作出书记贺亦然挂帅，副专员杨文贵负责的决定。杨文贵从第一天起，就以高度的热情，惊人的毅力，去钻研种子工作。两年时间，不仅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而且对水稻、玉米等各种类型粮食品种的特性、优缺点，以及它与《农业八字宪法》的关系等，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在一次柳州地委召开的农业生产会议上，地委主要领导谈到优良的种子对增产的作用，要求各乡领导都要重视种子工作时，他指着杨

文贵对大家说：“大家都要像杨文贵那样狠抓种子推广。他就是我们的‘种子司令’”，从此，“种子司令”的美称迅速在柳州地区广大干部中传开。

1959年11月20日，《广西日报》发表本报记者黄真、骆正元采写的长篇报导《访“种子司令”》。文章一开头就说：“走进柳州专署副专员杨文贵同志的办公室，首先得到一个特别新鲜的印象是：在乳白色的墙壁上挂的不是画屏，而是一串串的各种各样的稻穗；在台案上摆的不是花瓶，而玉米和花生良种；在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农业科学技术书籍和杂志。文贵同志从地委决定他管理种子工作那天起，就钻到种子世界里去了，在党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推广良种的任务，人们崇敬地称他为“种子司令”……

杨文贵经过艰苦的学习和研究以后，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不但为他能较好地领导当时柳州地区的种子工作提供条件，而对后人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的知识来源，一是书刊杂志（含名学者的专著）和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讨教；二是实地调查研究和认真细致地观察分析。因而他的知识领域里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来自实际的现实性。《访种子司令》中有一段写道：“杨文贵同志由于努力学习，积极钻研，不到两年时间，已经有了丰富的关于种子工作的知识，变成了内行。在我们访问他的过程中，他常常拿起某一个品种的稻穗，很熟悉地说出它的穗长、粒数、粒重以及它的特征特性，并且从理论上说明它和其他条件的关系”。

1978年元月25日，杨文贵因患肝癌，病逝于柳州，享年51岁。

杨文贵是苗族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之一。他离开人间已近30年，柳州地区认识他的干部，特别是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广大干部、群众，仍在深深地怀念他。柳州地区农业技术干部杨端于1996年这样写道：“杨文贵同志英年早逝，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他的优良作风，高尚的道德品质，堪称楷模，令人敬仰”。同年，柳州地区农业技术干部欧敏祥亦写道：“杨文贵同志离开人世了。但是，我一直在怀念这位好领导，他身为一位柳州行署副专员，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深入细致，工作极端负责，关心下级和群众，生活俭朴，他的言行对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影响很大，他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1996年10月，杨文贵的家属将其骨灰从柳州殡仪馆迁到融水家乡安葬时，柳州地区林业干部林庆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杨文贵同志分管柳州地区林业的时候，我正是20多岁的青年，有幸跟随在杨文贵同志身边工作，他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他艰苦朴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实事求是，讲究数量的工作方法；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的态度……是我一辈子可以学的榜样。杨文贵同志是对我进步影响最深的几位领导之一。在杨文贵同志骨灰迁回融水安葬之际，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怀念”。五十年代在融水和杨文贵在一道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何世隆、林

§ 284§

培生、邓成德、梁平四人赋诗，缅怀杨文贵同志：

白云何处吊英灵，幸有平碑伴寿星。
两袖清风梳苗岭，一身正气进龙城。
征鸿远去留高影，锦瑟遥传溢玉音，
官至廉明堪德范，流光难泯旧芳名。

Y注[① “卿爸”，廖国卿。“公”是杨文贵的小名，由于他一生平易近人，许多苗族群众都喜欢叫他的小名。

② “东北”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此仗没有解放军参与，是土匪而误认。

③ “勇伟”、“洋溪”是村名，属三江县。

苗山之子

——忆杨文贵同志

韦庆昌

一天，想写一篇《三防史记》。记得过去在三防工作，积累了一些资料，丢在书箱里，于是，一叠一叠地翻，一件件地看。蓦地，发现采访笔记本里夹着一封信：“柳州专署杨斌”。打开一阅，我想着想着，手打着颤，眼润着泪，禁不住长叹一声：“咳！这位领导太好了”。这封信是1962年，我当记者后还乡不到一月时接到的。他写的信不长，话不多，200多字，但给人以深思、回味……，记得在信的结尾写道：

“小伟，今后尽管思想负担多大、农事再忙，也不用丢笔杆子啊！”

——文贵草笔

今天，重温此信，激充肺腑，悲喜交错。悲的是杨文贵啊！您不该匆匆地与世永别了！喜的是您爱上苗山的土地和一草一木，一切的一切，给苗山各族人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印象……

我虽不才，但您的动人事迹，时时象汁一般滋润着我的心田，尽管成章与否？用倾肚刮肠之志，写下回忆之页！

(一)

1961年仲秋，我以记者身份随同他下来苗山检查工作。从柳起程，我们搭电船而上，共住一个船舱里，他打量了我一眼，携带着简单的行装，笑咪咪地问：“小韦，山里人要懂得山里的气候，秋后了变化无常，你带冬衣吗？”我回答说：“杨专员，谢谢您的关心，带了一件‘毛背心’”。他点点头唔！那差不多！接着我反问他：您咧？他指指他的旅行袋，瞧！比你大好多倍？俩人面对面为之一笑。顷刻，他又说：“这次到苗山故土，打算走遍山区的13个大家庭(公社)和访问一些‘老东家’，一个月够吗？”我想了想说：“凭着‘11号’单车的速度，那可用啊。”当我提到‘11号’单车时，他沉默没话，进入沉思……，见他目移窗外，望那蓝蓝祖国的天；望那绿绿融江的水；望那沿岸的平原上，车如流水马如龙……。

片刻，他用手指点着：瞧！平地人用拖拉机，单车队运肥、拉柴草，多幸福，平原人的今天；山里人的明天，不再等到后天！这次，我到县委好好与头头们共商这一大事！这话给我心内赞叹：多好的领导啊！心里尽装着山里的人民……。一声船笛长鸣：嘟嘟嘟！打断了思绪，融水站到了。

(二)

到融水，杨文贵专员只逗留一宵。这夜12点钟过后，县委会议室里仍是灯火辉煌。正是：人逢知己，话不投机六月寒。他们是原县委书记曹蔓山，副书记杨自元、唐仁，县

长梁彬，组织部长何世隆，农村部长梁丰，公安局长曹息余等。过去，他们多数是柳北游击队的老战友，为苗山各族人民早日解放而日夜奔波，在枪林弹雨面前挺身而出，流血流汗过！今天他们又欢聚一堂，肩负着建设苗山的重担，设计了一张张的蓝图，修改了一次次的方案，从交通到建设；从城镇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一切的一切，无所不适，直至午夜后方散，他们的革命情操，是何等可贵啊！

（三）

日上三竿时，杨文贵同志再三催促往山里进发。县委领导们，怀着一番心意，派汽车队长李炳福的货车专送一程；计划送到三江门，还指派通讯员小梁与杨专员携带些行李，我们上车时，曹书记还说：派一位干部作向导好吗？杨文贵同志笑着回答说：我与小韦都是故土人，还用什么向导啰！

从县城乘货车原计划到三江门。谁料，刚行程半个多小时，木桥坏了，工人们正忙着抢修。李司机刹住车，便说：“首长，对不起，无法进去了”。杨专员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到故乡早就自带‘永久牌’11号单车”。弄得大家哈哈大笑。他那种平易近人，乐观神彩，的确令人敬佩！

回忆文贵同志，原以为他在外当官多年，又年迈五旬，怕他‘11号’单车有毛病。然而他的健步平平稳稳，脚步密密匆匆不减当年。

本来，事历40多个春秋的往事，乞今仍犹忆如新，时刻浮现在我的面前：其一，他深入山区，口渴了，畅饮一口

溪水，喝罢滔滔地赞道：“丢久不喝家乡水，越喝越想喝，它凉爽而清甜！”这话发人深思，这人虽是当官，却是乡土的情味很浓啊！其二，与他路过三江门革命烈士墓址时，他领着我们一行3人，到烈士墓周围环巡了一圈；别时，大家向烈士们行三鞠躬礼，并说：英雄烈士们安息吧！你们的革命功迹流芳千古，永垂不朽！在路上，杨专员还告诉说：他们是1950春前仆后继牺牲的。他们当中有的是五湖四海英雄儿女，支援山区人民早日得到解放；大多数是苗山英雄儿女——柳北游击队的战士和指战员，在最后一次殊死的搏斗中，敌人调兵遣将，用多于我方5倍的兵力，围攻柳北游击队一个分队，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最后敌人崩溃了，柳北游击队取得了胜利！我方乘胜攻入融城，从此苗山各族人民得到解放！最后杨专员诚告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要经过严峻的考证，正如毛主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衡量一个爱国、爱民者的分水岭。然而，活着的人们，对已故的战友无不悲痛、敬仰……。杨文贵同志的言行，使我联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四）

随着杨文贵同志走访“家园”检查工作，时间并不长。十来天，几乎走遍了苗山的村寨。当他走到那里，哪里的干部、群众见时似“如鱼得水”；而他也象“故鸟归旧林”。到苗家讲苗话，溜溜有味，乐乐无间！苗山各族人民称他是“苗

山之子”。这话，说出文贵的人品与风格。

记得在下船时，我抢拿他那装得鼓鼓的大号旅行袋，重约 20 多斤，手提不便，只好往肩上扛着。我边走边想着：内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事后在小东江坳的风雨亭内，以及在苗寨台集的座谈会上，才全部揭晓。

在小东江坳的风雨亭，我们休息片刻，山区的秋天与平原差异极大，凛凛的晚风扑面而来，感到初冬的寒意。文贵同志忙着与小梁要那旅行袋打开，见他取出 1 件紫红色发亮的苗装棉衣穿在身上，又拿出 1 块黑布巾盘缠在头上，我蓄着笑意，凝神地望着……，他打扮完成后，在亭内踱踱步儿，笑咪咪地说：“小韦，怎么样？”我回答：“很好！”。他向我们解释道：“这是苗族人民赠给我的纪念品，我爱它！逢年过节，上北京开会都穿上它，回家乡更少不了它！那是刚成立自治县时，各族人民选我当第一任县长，赠送给我这一套宝贵的礼物啦！”听后我频频地点头说：“原来如此，有意义！很有意义……！”。这是杨专员旅行袋中的第一件物品。第二件物品，每当与他到各公社、村寨，他都很重视召开 5—7 人的座谈会，人人足膝倾心，畅所欲言，笑谈风生。每每晚上开完会后，都从旅行袋里掏出“中秋月饼”来，给到会的群众各 2 个，送到他们手中并说，“从大地方来，没拿什么，仅作点心意请收下吧”。人人感动不已，尤其是老大伯、老太娘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返回的路上，才弄明白他的旅行袋里所装的东西和来龙去脉。这“月饼”，当时

§ 290§

在一般城市没有大量供应，是他去广州开会时，在国际城市买了 200 个中秋月饼，有准备特意带回来的。正是：“礼仪虽轻情义重！”

（五）

1962 年秋末，杨专员知道我响应党的号召还乡支援农业生产的消息，并约我到他家中作客。有机会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并用一句古语勉励：只有青山在，那怕无柴烧！与此同时，还赠送“英雄”钢笔一支作为留念。乞今都保存下来，时时用着它，想到他。但文贵同志今何在？……当我还乡，各分南北，云山遥隔，与文贵同志会面之机更少了。

一场自天而降的旷古大劫——“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时，我写一封信给他，了解近况；他在回信中说：现已被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不仅被夺权，而且受日游夜斗着……。信末写了一首诗，诗云：休问存亡身外事，且衔哀乐手中杯；多情自有贝江水，喜叫天涯浪子归。此诗，写出他当时内心的处境……

往后，这股激浪也席卷到每个乡村角落，连我这一小小人物也被卷了进去。世事两茫茫，无处问生死。好几年没听到文贵的消息。一天，在三防医院，听到叶启德医师对我说：在南宁碰上杨文贵，排队入医院，见他变样了，面黄憔悴，身瘦如柴，他坦率地说：因在“文化大革命”遭受摧残，身体越来越跨了，可能……。并等了好几天没法入院。我见他实在可怜！便去告诉我伯叔——叶培。当天，解决他入院了。

这下，我听到这消息，心也宽些了。

大约一年多之后，一天看到《柳州日报》刊登卜文的消息：杨文贵同志因病治疗无效去世。这消息如同一声霹雳突然响在我耳边，心中十分悲痛。本想赶去参加追悼会，但自己还是“笼中”之鸟，有翅难飞，只得垂头泣泪……。这样一位为党为民作出有益奉献的好领导干部，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的年龄，竟然因“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受到难以忍受的重重折磨、摧残至死。凡熟悉杨文贵同志的人，无不深感可惜、悲痛和惦念啊。杨文贵同志，是一位乐观的人、事业心强的人、一位把个人一切贡献给党、给祖国、给人民的人。

今天，我已是八旬老人，在有生之年还报您的关爱，重拿您的礼笔，写下这篇回忆，留给后人评说。

文贵同志，您永安息吧！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时间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1	黄世华	男	汉	1941	融水县融水镇济安街	1959. 5	党员	1969. 5	河北省涞水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九三六七部队	副政治指导员	1969 桂烈字 003003 号	
2	胡攀琨	男	汉	1924. 6	融水县融水镇护城街	1949. 10		1956.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四九团机耕三连	战士		
3	胡绩基	男	汉	1929	融水县融水镇和平街	1949		1959. 4	融安县泗顶公社	融安县泗顶人民公社	副主任	1959 桂烈字 002967 号	
4	梁翠松	女	汉	1927. 11	融水县四荣公社雨卜大队	1949		1950. 4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罗城县妇联	主任	1950 桂烈字 002956 号	
5	罗楚城	男	汉	1927. 11	融水县融水镇护城街	1949		1950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师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65 号	
6	戴德乡	男	汉	1927	融水县融水镇大南街	1950		1951. 3	四川省	四川省川南人民公署	科员	1951 桂烈字 002943 号	
7	熊一新	男	汉	1932. 8	融水县融水镇拱城街	1949. 1	1949 入党	1951. 9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三团三连	战车驾驶员		立三等功两次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时间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8	陶树才	男		1918	融水县 融水公社 罗龙大队 割茅坡屯			1945. 5	融县 融水区 罗龙乡 滩底村	融县 人民抗日 挺进队	分 队长	1945 桂烈字 002991 号	
9	卫庆堂	男	苗	1932. 12	融水县 融水公社 新安大队 木茎村	1951. 1		1952. 5	朝鲜 战场	中国人民 志愿军 五七三团 三营六连	战士	1952 桂烈字 002932 号	
10	陶保桓	男		1910. 10	融水县 融水公社 罗龙大队 高沙屯	1936	1936 入党	1937. 9	桂林市	中共柳州 市支部	书记	1937 桂烈字 002990 号	曾用名： 陶保康 公开身份 为柳州中 学教师
11	栗神护	男	汉	1930. 10	融水县 融水公社 古鼎大队 新村	1949. 8		1949. 11	融县 融水镇	柳北人民 解放总队 第十二中队	战士	1949 桂烈字 002963 号	
12	路祖安	男		1930. 7	融水县 融水公社 古鼎大队 寺底屯	1949		1949. 9	融县 融水镇	柳北人民 解放 总队	战士		
13	曹福林	男	汉	1924	融水县 融水公社 新国大队 鲤鱼岩屯	1949. 10		1953. 7	朝鲜 金城川	中国人民 志愿军	战士	1953 桂烈字 002945 号	
14	谢明	男	汉	1930	融水县 融水公社 东良大队 贞吉村	1949. 12		1950. 3	融县 融水区 东良村	中国人民 解放军 融县大队 融水区中队	战士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15	陶保宁	男	汉	1917	融水县融水公社罗龙大队高沙屯	1943		1949. 11	罗城县三防区兴洞口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16	陶志经	男	汉	1924	融水县融水公社罗龙大队岭坪屯	1949. 6		1949. 9	融县大良区红岭乡东岭村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17	陶全河	男	汉	1928	融水县融水公社罗龙大队偏连屯	1949		1949. 9	融县大良区红岭乡东岭村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18	龙献金	男	汉	1922	融水县融水公社兴贤大队兴隆屯	1950. 1		1950. 3	融县永乐区北高乡认村	融县融水区兴贤村农会	主席	1950 桂烈字 003008 号	
19	陶雄	男	汉	1915. 6	融水县融水公社罗龙大队高沙屯	1944. 12		1945. 5	融县融水区罗龙乡滩底屯石人岭	融县人民抗日挺进队第二分队	战士	1945 桂烈字 002992 号	
20	莫英	男	壮	1931	融水县永乐公社下覃大队永乐街	1949. 7	党员	1968. 2	柳江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柳江县人民武装部	科长		
21	莫自南	男	壮	1932	融水县永乐公社兴隆大队兴隆屯	1949		1950. 11	罗城县小长安门豆坳	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城县大队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69 号	
22	周兆华	男	汉	1932	融水县永乐公社兴隆大队大座屯	1949		1950. 12	罗城县小长安柳木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城县大队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37 号	
23	卢彪	男	汉	1925	融水县永乐公社柴山大队山湾屯	1949. 6		1950. 2	融县永乐区毛潭乡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30 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时间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24	毛国川	男	汉	1940	融水县永乐公社毛潭大队洞口屯	1959.3		1961.3	福建省漳平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五部队一营二连	战士	1961 桂烈字 002958号	
25	梁刚	男	汉	1929	融水县永乐公社东阳大队山脚屯	1949.6		1949.9	融县永乐区东阳乡鸡笼山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26	杨鼎桥	男		1921	融水县永乐公社东阳大队永红屯	1942		1944.5	融县四荣区小东江乡	融县特支	战士		
27	杨超	男	汉	1921	融水县永乐公社东阳大队永红屯	1949.7		1950.2	融县永乐区落西村里泗洞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副班长		
28	黄勋	男	壮	1927	融水县永乐公社下覃大队四莫屯	1949.6		1949.10	融县永乐区鹅须坳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一中队	战士		
29	李光成	男	壮	1931	融水县永乐公社下覃大队思龙屯	1949.9		1949.9	融县永乐区下覃村将军山屯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30	覃嘉光	男	壮	1929	融水县永乐公社下覃大队下覃屯	1949.9		1949.9	融县永乐区下覃村思龙屯大桥江边	融县永乐区下覃村民兵队	民兵		
31	何明非	男	汉	1917	融水县永乐公社荣山大队山背屯	1949		1951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	副连长	1951 桂烈字 002927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32	卢正	男	壮	1933	融水县永乐公社白马村	1949.10		1950.2	柳城县古砦区	柳城县古砦区人民政府	通讯员		
33	覃菊芳	女		1929	融水县永乐公社下覃大队下覃屯	1949.8		1950.2	柳城县古砦区	柳城县古砦区人民政府工作队	队员	1950 桂烈士 002976号	
34	吴清	男	汉	1928	融水县和睦公社芙蓉大队山头屯	1948.12		1950	罗城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城县大队	战士		
35	何宣	男	汉	1929	融水县和睦公社和睦街	1949.12		1950.4	柳江县拉堡五里亭	柳江县人民政府	工作员		
36	韦恒亮	男	汉	1957.8	融水县和睦公社巷口大队山麻屯	1977.1	党员	1979.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一部队	排长	1979 桂烈士 002998号	
37	莫大美	男	汉	1958.6	融水县和睦公社古顶大队境脚屯	1977.1		1979.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七十三分队	战士	1979 桂烈士 002968号	
38	蒙志	男	汉	1932	融水县和睦公社和睦大队七里屯	1950.2		1952.9	融安县融江河	中国人民解放军融安县大队第六区中队	战士	1952 桂烈士 002972号	
39	张跃祥	男	汉	1955.11	融水县四荣公社雨卜大队令屯	1977.1	党员	1979.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七十二分队	排长	1979 桂烈士 002941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40	贾汉明	男	苗	1958. 2	融水县四荣公社雨卜大队令屯	1977. 1	党员	1979. 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	战士	1979 桂烈字 002979 号	
41	李保林	男	侗	1956. 8	融水县四荣公社江潭大队加牙屯	1977. 3	党员	1979. 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七十一分队	副班长	1979 桂烈字 002946 号	
42	黄翰书	男	壮	1924. 3	融水县三防公社本洞大队纳汉屯	1948. 9		1950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四师一〇〇团	誉写员	1950 桂烈字 003007 号	
43	韦世乐	男	壮	1959. 5	融水县三防公社新兴大队对河屯	1979. 2		1979. 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六〇三七部队六十一分队	战士		
44	韦家全	男		1939. 4	融水县三防公社乃文大队东风屯			1965	融水县三防公社乃文大队	融水县三防公社乃文大队东风屯	基干民兵	1965 桂烈字 002997 号	
45	韦绍养	男	壮	1939. 4	融水县三防公社乃文大队才杰屯	1959. 3		1960. 11	福建省国防建设工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五部队一中队	战士	1960 桂烈字 003001 号	
46	何继成	男	苗	1942. 9	融水县中寨公社东水大队东水村	1963. 3		1967. 4	援越抗美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六八三五部队	副班长	1967 桂烈字 002928 号	
47	林英	女		1928. 9	融水县中寨公社中寨大队上洞屯	1949. 5		1949. 12	罗城县四堡区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十三中队	战士	1949 桂烈字 002952 号	
48	黄桂芳	男	苗	1911. 6	融水县中寨公社中寨大队江口屯	1934		1953	安徽省（病故）			1953 桂烈字 003005 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49	何全	男	汉	1923.3	融水县中寨公社盘荣大队下坎屯	1949		1950.10	罗城县龙岸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城县大队龙岸区中队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25号	
50	彭忠德	男	汉	1925.8	融水县中寨公社九东大队九东屯	1949		1950.3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城县大队	司务长	1950 桂烈字 002942号	
51	银善喜	男	壮	1915	融水县汪洞公社腾合大队腾合屯	1950.3		1950.4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师	排长	1950 桂烈字 002987号	
52	廖喜重	男	壮	1940.3	融水县汪洞公社平时大队下更屯	1958.11		1961.2	福建省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九三五一部队	战士	1961 桂烈字 002939号	
53	廖树惠	男	壮	1931.2	融水县汪洞公社腾合大队	1949.3		1950.3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师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40号	
54	银金山	男	壮	1927.2	融水县汪洞公社腾合大队	1950.3		1950.4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师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88号	
55	银佑吉	男	壮	1932.8	融水县汪洞公社腾合大队	1950.3		1950.4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师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85号	
56	银佑珍	男	壮	1930.9	融水县汪洞公社腾合大队	1950.3		1950.4	罗城县龙岸区金猫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师	战士	1950 桂烈字 002986号	
57	贾立神	男	苗	1944.3	融水县洞头公社高安大队甲放屯	1965.8		1968.7	北京市房山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二一部队	战士	1968 桂烈字 002980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58	赵志堂	男	苗	1957. 3	融水县洞头公社六进大队良哉屯	1978. 11		1979. 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	战士	1979 桂烈字 002982 号	
59	唐明辉	男	侗	1957. 9	融水县安太公社洞安大队洞安村	1977. 1		1979. 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	排长		立三等功一次
60	贾绍庆	男	苗	1956. 7	融水县安太公社培地大队培地村	1977. 1		1979. 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四部队	司务长	1979 桂烈字 002981 号	立三等功二次
61	梁庆先	男	壮	1929. 8	融水县大浪公社大德大队大德屯	1949		1950. 3	三江县板江阴盆岭	中国人民解放军融县大队	战士		
62	覃文敏	男	壮	1936. 5	融水县大浪公社竹桥大队竹瓦村	1956. 3		1958. 4	宁明县峙浪公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边防独立团	战士	1958 桂烈字 002975 号	
63	梁世红	男	壮	1958. 10	融水县大浪公社潘里大队潘云村	1978. 11		1979. 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二营	战士	1979 桂烈字 002953 号	
64	潘志蒙	男	苗	1935. 4	融水县大浪公社潘里大队潘云村	1959		1968. 1	南丹县大厂公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	副连长	1968 桂烈字 002960 号	
65	韦有付	男	壮	1958. 9	融水县大浪公社桐里大队桐楼屯	1979. 3		1979. 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二营五连	战士	1979 桂烈字 003000 号	立三等功一次
66	韦日奎	男	壮	1958. 3	融水县大浪公社桐里大队桐楼屯	1979. 3		1979. 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二营	战士	1979 桂烈字 002999 号	立三等功一次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时间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67	韦启培	男	壮	1927.3	融水县大浪公社桐里大队瓦玦屯	1949.6		1949.9	三江縣丹洲区	三江縣民变武装部队	战士	1949 桂烈字 002996号	我党影响下的侗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自发武装
68	骆恩财	男	壮	1958.1	融水县大浪公社大安公社丹竹村	1979.3		1979.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二营五连	战士	1979 桂烈字 003002号	立三等功一次
69	马老吨	男	苗	1946.2	融水县拱洞公社大勾大队	1965.3		1965.10	龙州縣维新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四一部队七十分队	战士		
70	蒋士义	男	汉	1928.4	融水县大年公社	1951.8		1951.9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二师五七六团	战士		
71	万本芳	男	侗	1928	融水县大年公社高田大队群地屯	1956		1964.7	融水县大年公社	融水县大年供销社	营业员	1964 桂烈字 002922号	
72	林志仁	男	汉	1923.9	融水县大年公社归平大队平荣村	1953.3		1953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		
73	陈志刚	男	汉	1962.9	融水县大年公社良寨大队良寨街	1981.1		1981.8	凭祥市法卡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边防第九团一营	战士		立三等功一次
74	韦保英	男	苗	1926.3	融水县滚贝公社吉羊大队吉羊屯	1949		1951.9	宜山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士	1951 桂烈字 002995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团)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75	管玉安	男	苗	1962. 11	融水县滚贝公社滚贝大队滚贝屯	1981. 1	追认为共青团员	1981. 5	凭祥市法卡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边防第九团一营	战士	1981 桂烈字 002920 号	立二等功一次
76	石中良	男	侗	1928. 4	融水县滚贝公社吉羊大队大云屯	1950. 12	1951. 3 入团	1951. 11	罗城县龙岸区太和乡	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山军分区	副班长	1951 桂烈字 002962 号	曾用名 石宝良
77	杨老二	男	苗	1944. 5	融水县安陞公社九同大队	1963. 11		1968. 9	南宁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九一四部队九十一分队	战士	1968 桂烈字 002948 号	
78	云老二	男	苗	1944. 8	融水县安陞公社江门大队兰沟屯	1965. 11		1968. 9	南宁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九一四部队九十一分队	战士	1968 桂烈字 002923 号	
79	凤老守	男	苗	1951. 6	融水县白云公社保江大队九俄村	1969. 2	党员	1971. 4	陕西省白河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一十三师二十一团二营	副班长		
80	谢光荣	男	壮	1960. 4	融水县白云公社瑶口大队竹口屯	1979. 3	党员	1979. 3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三五五部队	战士		
81	毛振家	男		1903. 4	江西省安福县竹江公社	1931		1931	江西省吉安市	江西省吉安市苏维埃政府	肃反委员		
82	吴老水	男	苗	1926. 10	融水县杆洞公社杆洞大队高显屯	1950. 3		1950. 7	罗城县小长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城县大队	通讯员		
83	梁阿北	男	汉	1929	融水县和睦公社和睦街	1948		1950. 3	融县永乐区洛西村里洞	柳北人民解放总队	战士		
84	盘桂望	男	瑶	1929	融水县滚贝公社甲朵村	1949		1951. 2	罗城县黄金桥头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山军分区独立营	战士		
85	骆胜英	男	汉	1930	融水县大浪公社大安村	1950		1951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团)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86	廖荣光	男	苗	1933	融水县杆洞公社杆洞大队	1949		1953. 11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五四师五八〇团	战士		
87	李辉相	男	苗	1920	融水县白云公社枫木大队	1947		1952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四师二十团	战士		
88	何东生	男	汉	1924	融水县融水公社兴贤大队	1949. 11		1951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	战士		
89	韦云	男	壮		融水县三防公社新兴大队	1948		1952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四师	班长		
90	路训良	男	汉	1930	融水县融水公社古鼎村	1951	党员	1976	新疆乌苏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二二五四部队	军官		
91	罗汉	男	苗	1953. 3	融水县四荣公社雨卜大队	1977. 1		1979. 2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二二五四部队	排长		立三等功一次
92	凌云	男	汉		湖南省衡州	1926	党员	1930	融水县安太乡林东村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军部参谋		安葬于林洞小学后面
93	刘国海	男	汉		黑龙江省			1949	罗城县柳木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八师机枪排	排长		安葬于和睦镇南平山后
94	黄羞梅	男	汉		河北省			1949	融水县滚贝乡同乐村	南下部队	战士		安葬于同乐村重庙坡

融水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时间年月	牺牲年月	牺牲地点	牺牲时所在单位	牺牲时职务	新烈士证编号	备注
95	徐晋甫	男	汉	1928	湖北省汉川县			1951	融水县滚贝乡下头坪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师五十三团	战士		安葬于下头坪村
96	徐荣长	男	汉	1927	浙江省宁波县	1948. 8		1951	融水县洞头乡高芭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三六团五连	战士		安葬于洞头烈士墓
97	张义	男	汉	1921	松江阿城县	1945		1951. 4	覃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六师	班长		
98	杨之华	男	汉	1923	湖北省			1952	白云乡	南下工作团	干部		安葬于白云乡引架麻坡
99	梁世万	男	侗	1907	融水县大年公社扣寨屯			1937. 8	上海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五三五团迫击炮连	连长		
100	袁冬生	男	汉		湖北省郑县	1968. 3		1967. 7	融水镇融江河	九九分队	战士		
101	熊一新	男	汉	1932	融水县融水镇	1949	候补党员	1951. 9	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第三坦克团	战士		

注[英烈档案资料由融水县民政局提供。

编 后 语

《融水文史》第十一辑，自发出征稿启事后，得到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大力支持与帮助，踊跃来稿，值本辑付梓之际表示谢意！

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依照文史资料工作“征集无禁区，出版有选择”的原则，为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侧重从来稿和往期存稿中，遴选出以发生在本地区为主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柳北战事)等史料和重新整理的融水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一起，集中编成一辑。

按照文史资料“不做褒贬议论，不做虚构和艺术加工”的工作要求，我们对用稿进行了一定的删改。同时，鉴于文史工作的某些局限，本辑资料存在详略不均等问题，如该详

的没有深述，该略的没有删省，该有的续不上，不必要的却编了进来，同时也着意保留了原稿中的地名旧称谓、体现年代特色的常用语和标点符号用法等等，这基于保留史料原貌的初衷。校审、校对中，由于针对事件细节，能查阅到的融水革命斗争史方面的档案资料不多，加之水平有限，尽管一再努力，仍难免存在对史料核定出现差错和文史资料错误之处，恳请作者、读者和知情人士谅解和补充、匡正。此辑未用来稿，已存入文史资料档案，转为将来选编。

融水文史资料工作任重道远，特别是力争每年整理、编印、出版一辑以上的工作目标，用稿量大，我们殷切期望继续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阅历深、见识广的老前辈以及收藏、保存有资料的同志鼎力支持。

编 者

2015年3月



《融水文史》

地址：柳州市融水县融水镇寿星中路9号

电话：0772-5122570 0772-5132558

传真：0772-5130126 邮编：545300

邮箱：RSZX570@163.com

封面图片由融水县史志办提供

